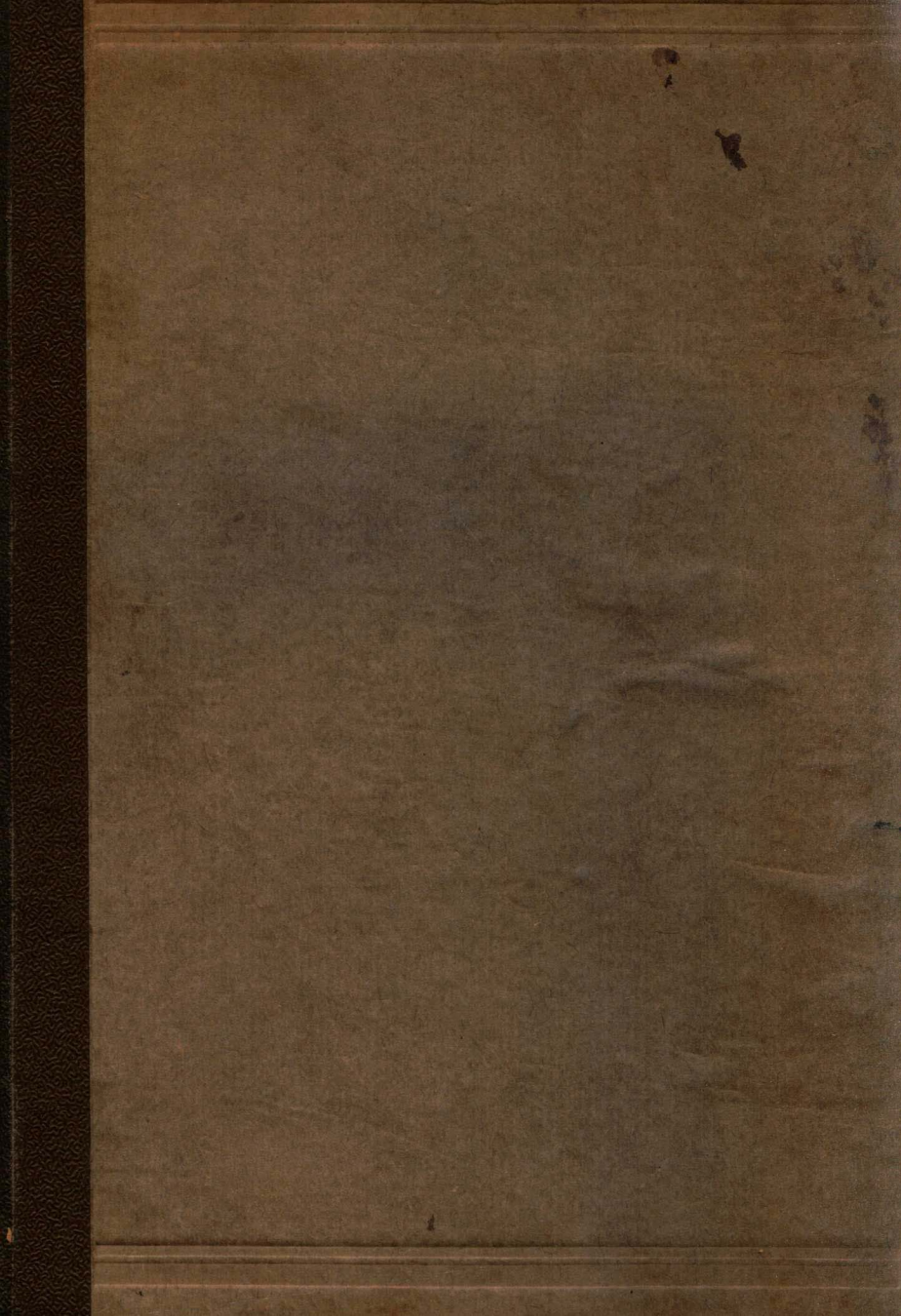


中國文學講座



中國文學講座

-
- | | | |
|---|--------|------|
| 一 | 中國文學汎論 | 劉麟生著 |
| 二 | 中國詩論 | 胡懷琛著 |
| 三 | 詩經學新論 | 金公亮著 |
| 四 | 詞學概論 | 胡雲翼著 |
| 五 | 元劇研究 | 吳瞿安著 |
| 六 | 文體論 | 顧藎丞著 |
| 七 | 中國歷代文選 | 周候于編 |

世界書局印行

小引

本書係選輯各專家對於中國文學研究的成果，加以編次而成，意在供一般研究中國文學者，以扼要的概念；同時引起其興趣，使進而作深入的探究。

中國文學的發展，奄有三千年的歷史，才人輩出，製作特盛，欲於簡編中，求其盡源徹底，纖屑靡遺，自不可能。本編中第一種中國文學汎論一書，即兼有「文學史」與「文學概論」二者之長，以文學上之類別爲經，以作家之時代爲緯，尤側重其史的發展，故列於首編，期先給讀者以幾個中國文學上根本的概念。

第二種中國詩論一書，涉及詩、詞、散曲、民歌、新詩、劇曲諸項，而着眼於中國詩歌一般的演化，及其形式上與實質上的蛻異。

詩經是中國文學首次的總集，給予後來的影響，非常之大。詩的內容如風雅頌，詩的形式如賦比興，實已奠定了詩歌不拔之基，故論到中國文學——尤其是詩歌，詩經須佔一重要的地位。詩經學新論一書，以新的理解與綜合的方法，研究詩經，替讀者開闢了一條新徑；雖其編斷

仍有可議的地方，但獨到處，亦往往而有。故次於「詩論」焉。

中國詩歌，肇自詩經，至楚騷一變，漢魏又一變，迨至有唐，蔚成大國，幾達詩歌發展的最高峯了。但到五代，詩體又起了一度變化，而所謂詞者代之而興。詞學概論一書，即依歷史的考察，說明從詩到詞嬗變的理由及其路向，以期闡明詞在文學史上所留的痕跡。

南渡以後，詞學漸衰，作者都陷入擬古的形式主義之下了。江山文藻，代出靡窮，代之而起的有元劇。元劇研究一書，要在說明元劇的來歷，作者的歷史，曲文的格式，劇情的結構等，務使讀者對於元劇得有較正確的知識。

以上各種，都偏於詩歌方面；文體論一書，則詳論各種文章的體例，推溯其來源，論列其體要，辨別其異同，而作一系統的研究。讀過本書，對於中國歷代的文體，便可知其大要了。

文學重在賞鑒，理論僅能增進其賞鑒之能力；徒有理論而不欣賞，無異寶積而遺珠。中國歷代文選一書，即所以彌此缺憾。雖所選未能攝盡精華，要之一櫛之嘗，亦可知味也。

本書雖彙輯而成，但內容詳略，前後次序，亦頗費聯絡之功。惟疏陋之處，殆莫之免，尙望進而教之焉。

中國文學汎論

劉麟生著

一 本書之編法，以文學上之類別爲經，以作家之時代爲緯；與普通文學史作法，稍有不同，可以做文學史的補充材料。

二 本書因篇幅上的關係，只注重每類文學中的重要發展；其不重要者，概從簡略，敘述時亦不另外標題。

三 作者希望讀過本書的人，對於中國文學，有幾個根本上準確的觀念，再進而爲博覽的或深研的工夫。所以每章的討論，自爲首尾，多半先有概論，後有敘述，最後有門徑書若干，以爲學者舉一反三之助。

目次

第一章 導言	一
一 文字與文學	一
二 如何研究中國文學	四
第二章 散文與韻文	五
一 古文與非古文	六
二 辭賦	一〇
三 駢體文	一三
第三章 詩	一五
一 詩經	一五
二 漢魏六朝詩	一八
三 唐詩	二三
四 宋詩	二八
第四章 詞	三一
一 唐五代詞	三一
二 宋詞	三四
第五章 戲曲	三九
一 戲曲之淵源	三九
二 元之北曲	四二
三 明清之南曲	四六
第六章 小說	五〇
一 晉唐小說	五〇
二 宋元小說	五三
三 明清小說	五六

第一章 導言

一 文字與文學

在這本小冊子裏，敘述中國的文學史，所謂尺幅之中見尋丈，是一件很難的事；只有向斷章取義那條路上走，不敢說是提要鉤玄咧。

但是近來著中國文學史的困難，可以減少一半。因為自從西洋文學觀念介紹過來，我們對於文學，漸有準確的觀念，知道什麼東西是文學？——不是一切好書，皆是文學。——什麼是純文學並且對於文學批評，文學欣賞，也改正了不少觀念。如此方可以用簡明的方法，研究中國文學。

文學的定義，有廣義狹義二種，這是古今中外所同的。廣義的文學，指一切用文字發表的書籍。釋名曰：「文者，會集衆字，以成辭義。」孔子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英文文學一字 Literature，亦有廣義的意義。如今 The literature of Chemistry，並非說化學的文學，實在是說化學的出版物。狹義的文學，指描寫人生發表情感的作品，而帶有美的色彩者。劉勰文心雕龍說：「今之常言，有文有筆。有韻者，文也，無韻者，筆也。」梁元帝金樓子說：「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是說

狹義的文學或純文學。英國文學家德昆賽 De Quincey 說：「文學之別有二：一屬於知，一屬於情。屬於知者，其職在教；屬於情者，其職在感。」這就是廣義文學與狹義文學的區別。本書是敘述中國的狹義文學。

文字是文學的工具，在上文已可看見。韓昌黎告人：「凡爲文，宜略識字。」這雖是作文秘訣之一，但是沒有說到文字對於文學發展的關係。我國文字，沿用象形文字，與世界盛行的拼音文字不合。或者以爲這是原始人的文字，不適於現代之用。不過就文學而論，中國文字，的確利弊皆有，否則中國也不成爲「右文之國」了。

此項象形的文字，在文學演進的功用，可如左述：

一、形式之美 有人說文學是有字的圖畫，象形文字，一見就給我們種種的印象或概念，全憑視官的作用，與拼音文字假借聽官而造成文字上的幻象者，雖然殊途同歸，或者更能直接了當些。所以中國的文學，真可以說是有字的圖畫。而且因爲中國字是單音的孤立的，使用的時候，非常不便利，文章便走到簡潔一路，又便於作對，造成無數的駢文；或者有韻，或者無韻。律詩的成立，一半也由於此。駢文和律詩，雖然有他們的缺陷，確是難能可貴的美文，也是中國文學中的特色。西洋文學，只有駢行的句子，沒有長篇的駢文，這是文字上的形式關係無疑了。

二、音節之美 中國文字，雖然是注重象形，而不注重拼音的。但是有平上去入四聲的分別。因此一

方面可以義取比對，一方面可以聲分陰陽，而後駢文律詩造成了。就是散文中格調音節之美，也是靠著平仄相間之法，不過沒有定律罷了。散文中有隨便用韻的，如易經乾卦文言，老子道德經等等，都足以表現文字上音節之美咧。

此外文學中音節之美，借雙聲疊韻重言諸法得著。學者不可不知。重言如關關形容雉鳩之音，夭夭形容桃花之色，可以不煩解說，雙聲疊韻之熟語，如用西文拼音解說，亦極容易。例如「丁東」爲雙聲，因爲丁東的發音都是ㄉ字；以拼法出之，卽爲 ding down，故名之爲雙聲。「丁寧」爲疊韻，因爲丁寧的收音，都爲 ing；以拼法出之，卽爲 ding ning，故丁寧爲疊韻。餘可類推。中國文學中，極多雙聲疊韻重言的成語，往往一首中，可以屢見而不一見咧。

關於文字上音節之美，最後要說到押韻。古韻與今韻，大有出入。這是專門之學，本書可以不論。簡單說起來，四聲起於梁之沈約，後來有隋陸法言之切韻，（分爲二百六）唐孫愐之廣韻，宋丁度等之集韻和禮部韻略，金平水王文郁之百七韻，南宋劉淵之平水韻，元陰時夫之韻府羣玉，分平聲爲上下平，共三十部，上聲二十九部，去聲三十部，入聲十七部，就是現在詩韻所自來，也就是以平水韻爲根據的。明代雖頒行宋濂等的洪武正韻，並不通行。

詞韻與詩韻不同的地方：（一）通韻較多，（二）上去可以互押。現在有詞林韻釋，詞林正韻，晚翠軒詞韻，學宋齋詞韻諸書。

元曲所用之韻，有元朝周德清所撰的中原音韻。後來南北曲，仍用這韻做根據，不過南曲有入聲，尚有遵守洪武正韻的地方。

中國的散文，因為文字上的關係，也有用韻的。易經中，這種例子很多。象形文字，對於文學的發展，有種種的阻礙力，也值得我們注意的。

一、同音的字太多。據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 *Thomas Wade* 的調查，北平話不過四百種音，而通用的字，大約有一萬。其中同音的字，未免太多。那麼異時異地之人，容易發生誤會，可以想見了。劉永濟文學論說：「透迤」二字，見於古書者，有三十三種不同的寫法。實則古代通假之字太多，很阻礙我們讀古書的能力，引起了無謂的紛爭錯亂不少。

二、文字不注重拼音，變化就少，用法較難，便於模擬，不便於創造。文章可以簡潔，而不容易通俗，並且為一般好堆砌字面的人所利用，皆足以阻礙文學上的自然發展。

二 如何研究中國文學

明白了文學與文字的關係，那麼研究中國文學的人自然應當有點文字學的根本知識。其次要知道中國文學上的門徑書。

文字學，包括字形，字義，字音等等。說文是注重字形的名著。爾雅是解釋字義的名著。廣韻是音韻的

名著，最好，都要瀏覽一過。說文有簡本很多，初學者可以置一二種不妨。

關於文學的門徑書，初學者可以參看梁任公胡適之諸人的審定的國學書目，便可以有點眉目。但是他們所提出的，仍舊是太多，不是目下青年人時間所能容納的。不過藉此可以知道文學書目的常識，也是很要緊的。未讀原書的時候，應當取近人所編的文學史一讀，雖然完美的文學史，還沒有告成；總之讀過文學史的人，可以多少知道點各時代的文學潮流。

中國最早最好最可靠的純文學，自然是詩經。這是應當從頭到尾，一一細讀的文學書。其次是楚辭，再其次讀昭明文選和姚姬傳古文辭類纂。如嫌太多，可以六朝文絜和梅伯言古文詞略代之。詩的方面，可讀沈歸愚古詩源，漁洋山人古詩選，姚姬傳今體詩鈔。詞的方面，可讀張皋文詞選。曲的方面，可選西廂記，琵琶記，牡丹亭，桃花扇，長生殿諸種讀之。小說方面，不可不先讀水滸傳，三國志，西游記，紅樓夢，儒林外史等等。短篇小說，可先選讀唐代筆記中之著名幾篇。

以上所說，都是爲初學者說法。有了這種知識，便可一步一步爲甚深的研究了。

古代關於文學史的著述，有劉勰的文心雕龍，嚴羽的滄浪詩話，徐鉉的詞苑叢談，甚可以一讀，也可幫助我們知道文體的源流，及其優劣。

第二章 散文與韻文

一 古文與非古文

沒有談這問題以前，先說文章的分類。敘述文章體裁最早的，要算文心雕龍。曾經說過：

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記傳銘檄，則春秋爲根。

這是中古時代有力量的主張，近代通行的文章分類法，是依照姚姬傳的古文辭類纂。他的十三類如左：

論辨 序跋 奏議 書說 贈序 詔令 傳狀 碑誌 雜記 箴銘 贊頌 辭賦 哀祭

文學上的分類，本來散文與韻文，是對待的；而韻文又包括詩歌詞曲。現在就文論文，姚氏的十三類中，後四種，實在是韻文；前面都是散文。讀者已可以想像古文是什麼東西了。

不過中國有一種畸形的文體，便是駢體或四六。（駢體與四六，大同而小異，這是後話。）其中有有韻的，有無韻的，卻不是散文罷了。

古文的定義，是從來沒有人下一個準確觀念的。這個名詞，實在是不幸！陸機生在民國紀元前一千六百年，不能算做古文；曾國藩是個大古文家，乃生在民國紀元前六十年，世間滑稽之事，殆沒有過於此了！原來古文兩字，是指周朝史籀的奇字。所以梁章鉅退庵論文說：「今人於散體文，輒曰古文。衆口一詞，其實未考也。」那麼何以說散文爲古文呢？這是韓昌黎以後始盛行的。昌黎的文章，矯六朝纖麗

的弊病，以五經史漢爲依歸；所以他的文，叫做「古文」。於是古文成爲一種文體了。章實齋文史通義說得甚好：

古文之目，始見馬遷。（五帝本紀贊：「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名雖託於尚書，義實取於科斗……自後文無定品，俳偶即是從時；學有專長，單行遂名爲古。古文之目，異於古所云矣！……

古文實在是一種託古改造的散文；到了後來古文門戶確立之後，不但駢體四六不是古文，凡是一切散文，不合古文家的意境氣勢格調，都是「非古文」了。（詳見姚叔節文學研究法，林琴南畏廬論文等書。）

所謂古代的散文，亦即古代的「古文」，可以分成兩時期：一爲經書中的散文，一爲漢魏的散文。後者包括史記漢書等文章。這都是古文的發源地，所謂「文必本於經史」便是。

經書是希望人人必讀的，或者擇要而讀亦可。四書中孟子，於散文幫助最大，文筆以馳騁見長，爲蘇東坡文章得力之處。五經中，除詩書二經，於韻文散文，有最早的最大的貢獻外，要算左傳，頂有影響於散文。

漢魏的散文家，以做政治的論文爲最多。西漢的賈誼鼂錯董仲舒匡衡劉向諸人，是最有名的。但是散文上的特殊貢獻，乃在歷史文學。就是敘事的散文。司馬遷的史記，班固和他的妹妹班昭的漢書，荀悅的漢紀都是不朽的名作。此外有蔡邕的碑板文字，崔駰崔瑗的箴銘贊頌，而王充的論衡，尤其是中

國很少見的批評派文字。

漢晉時代，只有曹丕的書札，陶潛的散文，可以算得好古文。其餘文章家，多走入駢偶的路上去了。間有一二篇的好古文，如諸葛亮出師表，李密陳情表，可惜其人作品太少，很難舉他們做代表咧。

南北朝的散文，散的實在太少，不能入本節範圍之內。他們走到整齊綺麗的極端，因此反動派的古文運動興起來了。古文界最早的秦斗，是唐代的韓愈，繼之以柳宗元，又繼之以宋代的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王安石，所謂「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是家絃而戶誦的東西了。

世間大偉人的成功，必定有他的先驅者。人人知道韓昌黎的文，可以說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蘇軾 韓文公廟碑語。）不知道做古文的人，唐初已有陳子昂 張說諸人了。不過韓的大處，一因為他的文筆汪洋奧衍，無所不包；一因為他宣傳儒教道統，以哲學為其根據地，不是空發議論，所以文名越大了。但是他的文章之美是真的，哲理是附屬品罷了。

韓退之的文，自有他雄奇浩瀚的特色。雖然是脫胎於三代西漢之文，方纔可以「閱其中而肆其外」（進學解）但是他不是模仿古人的文體，實則是借重古人的文體，而創造新文體。故一方面他與他至友柳宗元，是散文革命家，一方面卻是文學建設家咧！

韓柳文筆的不同，我引顧實說：「韓為論理，出自經中；柳為記事，出自史中。韓說盡其意，柳不說破。前者議論奔放，氣魄雄大；後者敘述精微，筆致雋潔。」柳子厚的山水游記，縝密精妙，是中國散文中，有數

的文字。

宋初的詩文，只求其眩目。又離開「古文」的領土了。歐陽修矯正風氣，做他的平淡紆徐丰韻獨絕之古文，他儼然是韓昌黎第二了。但是他超過韓昌黎的地方，就是除掉詩文之外，他又是一個大史家，大詞家，和金石學家！

永叔的古文，是神韻派的開山祖。當時蘇老泉的批評最妙：「執事之文，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他的文，雖學韓，也是由韓而創造一種新文體，這是可以不朽的。

三蘇之中，蘇洵是一個純粹散文家。就文格高古而論，他的二子都不能及他。就應用而論，蘇軾的散文，或者影響最大。他們的文，都從戰國策、孟子、史記化出來，帶一點縱橫捭闔的氣概。蘇老泉的文章，是唐以後最佳的議論文，自命知兵事。他的權書、衡論、二大組論文，有極好的兵事討論。老泉的文章，以古勁鍛鍊見長。東坡的文，以馳騁變化見長。他自己的批評最適當：「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其所當行，止於所不得止。」子由的文章，以明暢見長，其才氣究竟比不上他的父兄了。

東坡是中國文學界的怪傑。因為他是多方面的文人；舉凡政論、詩、文、詞、和書法，無一不精，無一不自成一格。王安石也是多方面的，現在單論他的散文。這位大政治家的性情，是執拗剛愎的。所以他的文體，也另是一格。峭拔鍊潔，所謂「精悍之氣，現於眉宇間」，真可以形容他的文章了。

曾鞏是模仿歐陽文忠公的文體，注重神韻，後人稱之謂歐曾體。清朝桐城派的古文家，甚推重之。實

則他的文章，典雅有餘，精彩不足，才氣終在歐陽公之下。

唐宋八家的優劣，在上文已可看見了。作者所要鄭重宣言的，就是他們所以有這種盛名，就是他們的文體，大半是創造而成功的，決不是後來元明清的古文家可比。單就古文而論，唐宋豈不是中國文學中黃金時代麼？

後來古文家，比較上不可不看的，有明代歸有光，清代桐城派中的方苞，姚鼐，曾國藩，陽湖派中的惲敬，張惠言等等。但是創造上的貢獻，漸漸少了。古文的「義法」，越講越精了。模仿者，甚至於只模仿他們的外貌了。乾隆時，章學誠已有古文十弊之說。（參看文史通義。）不等到白話文學風行，古文已到了強弩之末咧。不過我們不要忘記唐宋八家的古文，不要忘記他們所提倡的目的和精神纔是！

古文辭類纂古文詞略之外，可看曾文正公經史百家雜鈔。此書有簡編，也是研究中國散文的初學書。

二 辭賦

賦是什麼？這個定義，是很難下的。詩經的六義，曰風，雅，頌，賦，比，興。鍾嶸詩品說：「直陳其事，賦也。」這都是說賦是描寫的意思。文體上的賦，可看下列的幾個說明：

賦者，古詩之流也……（班固兩都賦序）

不歌而誦謂之賦……（漢書藝文志）

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陸機文賦）

賦，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劉勰文心雕龍）

概括言之，賦是介乎詩與文中間之物。是中國文學上一種特殊的產物。要對偶，要押韻；既不是詩，又不是文咧！

賦的種類，可分爲六種：

一、短賦 荀子中的賦篇，賦知賦雲，是最古最短的賦。就是成相篇，也有賦的雛形。班固說：「孫卿屈原作賦以諷，咸有惻隱古詩之意。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設其諷諭之義。一那麼賦之演進和趨勢，已可以看見了。」

二、騷賦 中國古代純文學，如詩經和楚辭，是研究中國文學者兩部基本書。詩經當然是詩，留待後說。楚辭究竟是詩還是賦呢？近人多說他是新體詩，這固然很有見解。但是這就淵源而論的，假是就結果而論，恐怕楚辭對於詩的方面少，對於賦的方面多。舉個例，後來古詩仿效楚辭的，究不及做賦的仿效楚辭的多。而且屈原手下的惟一健將宋玉，就是專門做「賦」的。文章流別說：「孫卿屈原，尙有古詩之意，至宋玉則多浮淫之病。」文章緣起說：「賦，楚大夫宋玉所作。」換句話說，屈原的文章，是爲怨諷而作的。宋玉是爲賦而作賦的。要之，屈原與宋玉的著作，都在所謂「楚辭」之中，那麼也無怪屈

宋爲中國辭賦的祖宗了。

屈原的作品，有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等二十五篇（內中九歌，遠遊，卜居，漁父諸篇，近人有疑他們是僞作的。）屈原在文學的貢獻，就是（一）句子以兮字爲讀，長短參差而自然。打破詩經的四言句子，這是創造的文體。（二）比喻極多。王逸說：「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配賢臣……」他的想像力之豐富，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三）修詞方面，可以說是「其文約，其辭微……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史記屈原列傳）加以音律和緩，遂成爲千古的美文了。

楚辭當中，除了屈原外，宋玉是最大的作者了。他的九辨和招魂，是悼其師屈原而作，是真正的騷賦。文選所載的，還有風賦，高唐賦，神女賦，是他創造的純粹賦的體裁。開漢賦的先聲，我們不可不注意的。三、古賦 兩漢魏晉之賦，屬於此。揚子雲說：「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漢魏的古賦，就是這種辭賦的正宗了。他們的賦，雖然壯偉古雅，往往堆砌太甚。著名的，有枚乘的七發，司馬相如的上林子虛，班固的兩都，張衡的兩京，左思的三都等等。

四、俳賦 俳是駢體的意思。六朝的賦，往往題目太小，雕琢字句，注重對偶，漸漸落小家的氣數。然而秀逸清新，音調漸漸能調暢，如鮑照的蕪城賦，謝惠連的雪賦，謝莊的月賦，江淹的恨賦，別賦。庾信的小園賦，枯樹賦，哀江南賦，實在在詞賦上，有嶄新的色彩。而哀江南賦的密麗典雅，哀感動人，居然有很大

的情緒，湧現出來。不可不說是庾子山和中國的詞賦大成功了。

五、律賦 唐代的賦，受了沈約四聲八病，和徐陵庾信駢句的影響，於是只知道平仄諧調，對偶精工，情感和古雅的韻調，都不顧了。科場且有限韻的制度，辭賦遂爲通人所不道。明清時代帖括式的詞賦，也是如此，這是詞的劫運。除了杜牧的阿房宮賦等等外，可看的很少。

六、文賦 宋代的賦，是唐賦的反動。因此以散文做賦，注重說理，注重自然，而不注重音韻。雖然不至於俗，也不能很美。如有名的歐陽修的秋聲賦，蘇軾的赤壁賦，很多人，以爲他不是辭賦的正宗，卻是辭賦上的新體裁咧。假是本著這種精神，也可以做白話賦了。

選賦的最好書，有張惠言七十家賦鈔，李兆洛駢體文鈔等等。

三 駢體文

辭賦是駢文的一種，駢文是一個概括的名詞。爲什麼駢文是中國的特產呢？這是因爲中國字是單音孤立，便於作對的原故。本來自然界中，多半是偶儷的。如天地，男女，動植物等等。駢行的語氣，各國文字皆有的，但是駢行的大文章，是中國所獨具的！

駢文有押韻的，有不押韻的。但是不押韻的駢文，也可以說是一種韻文。因爲他雖然不押韻，也須調平仄的，方纔可以發出很好的音調起來。音調本來是美文一種要素咧。

駢文的淵源，是很早的。易經中孔子所做的文言，子夏所做的詩序，均有駢文的氣格。漢代的詞賦，當然子駢文以不少的助力。但是駢文告成時代，實在是南北朝。那時候無論什麼文章，上至朝廷的詔敕，下至謝人贈物的牋啓，都是以駢偶出之。加以齊梁之際，聲韻之學大行，駢體文上，無異得了一個生力軍。這時候的文章，叫做永明體。王融，沈約，謝朓，皆是其中的健將。但是完美的時代，要推徐陵庾信的文章，所謂徐庾體是了。徐陵的玉臺新詠序，是古今極有名的四六文之一。學者要看這時代的駢文，可以先看六朝文絮一書。

唐宋的駢體，多稱四六。因為其中多四字六字的句子之故。駢體與四六，是大同而小異的名詞，可以概見了。現在先論唐之四六。

唐代的駢體，有兩大貢獻：一為陸宣公（贄）的奏議體裁，是一種明白曉暢流利非凡的四六文，用之於議論上的。一為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的三十六體。四六之名，即起於商隱。他作文的時候，「必聚書左右，檢視終日，人謂之獺祭魚。」後來因此有獺祭的典故。他們的文章，雖然清圓密緻，已經是體格卑下了。

宋朝是散文戰勝駢文的時代，所以駢體和辭賦，也有散文文化的傾向。最初的西崑體，仍舊是過於華贍，到了歐陽永叔，風氣為之一變。王荊公蘇子瞻，都有豪邁的四六文。南宋的作家，有汪藻，洪邁弟兄，孫觀等等。但是後來「貪用成句，而不顧其冗長，」（俞樾春在堂筆錄）也是宋四六的流弊。

元明時代的駢文，一味摹古，無特出之處，可以不論。清初有陳其年（維崧）毛西河（奇齡）工於駢文，尤西堂（侗）亦工駢文，但是游戲文章居多。後來的大家，有胡天游，洪亮吉，汪中，等等。

李兆洛駢體文鈔，曾燠駢體正宗，是選本中有名者。陳其年四六金鍼，是研究駢體文的好書。

古文的運動，是反對駢文的。到了提倡平民文學的今日，四六文更無安身之地了。但是狹窄的用處，不能說駢文是沒有的。至於中國濫用駢文的毛病，甚至於官府判語，亦大賣其掉書袋的濫調，這是大可以不必的。然此風在唐時已有了。

因為對偶的文，如此發達，中國遂發明對聯一種東西。他的用處，非常的廣大。官署，園林，庭院，閨闈，無處不可以張掛。慶祝，哀輓，無時不可以應用。這風氣起於宋代。到明清而大盛，也可以看得出中國人的文學癖了。對聯雖然不是重要的文體，或文學，然而好的對聯，實在很多，很可以供我們發生美感，觸動我們的幽情，所以也有他的普遍性與永久性咧！

第三章 詩

一 詩經

無論何國，韻文的發達，較早於散文，中國也是如此。堯時康衢擊壤之歌，舜的卿雲歌，都可以代表咧。但是是一部最早最可靠的詩選或詩集，只有詩經了！詩經要算中國純文學中第一本應讀之書，因為後

來的詩體和字彙，都是與詩經有淵源的。字彙不必說了，單說詩體。詩經雖然大半是四言的，可是也有三言（振振鷺）五言（誰謂雀無角）六言（我姑酌彼金罍）七言（交交黃鳥止於桑）等等，開後來歌謠詞曲之先聲。

修詞之美，對於後來文學的影響，可引用漁洋詩話：「詩三百篇，真如化工之肖物。如燕燕之傷別，籊籊竹竿之思歸，兼葭蒼蒼之懷人，小戎之典制，碩人次章，寫美人之姚冶，七月……寫閨閣之致，遠歸之情，遂爲唐人六朝之祖。」這是修詞方面，對於中國文學的影響。

用韻方面，更是變化莫測。有一句一韻者，有隔句用韻者，有換韻者，有全篇不用韻者（如頌詩清廟等）那簡直是英文文學中的「空白詩」Blank Verse了。

現在略論詩經的組織方面。詩經一共有三百零五篇，相傳爲孔子所編定的。除商頌外，都是周人所作，不過作者的名字，不知道了；這是時間方面。空間方面，風詩所列的十五國，都是中國北部的國家，以在陝西山西河南山東諸省爲多。

詩有六義：風，雅，頌，賦，比，興。風雅頌，是詩的分類。賦比興，是詩的體制。請分論之。

詩序說：「風，風也，歌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其實風就是民歌，就是民衆的文學；雅是朝廷的文學；頌是宗廟的文學。試看他詳細的分類。

詩

國風

周南

召南

邶

鄘

衛

王

鄭

齊

魏

唐

秦

陳

檜

曹

豳

雅

小雅

大雅

頌

周頌

魯頌

商頌

文字方面，風雅頌也有他們不同的地方。風詩多半能言近而旨遠，大小雅有抑揚頓挫之妙，頌詩有莊嚴深遠之趣。

但是風雅頌的分法，也是相對的分法，不是絕對的。其中錯亂的地方，也很多。

賦比興是什麼呢？朱子詩傳說：「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這話說得很清晰，這實在是作詩的方法了。

中國人讀詩經，因為孔子有了一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幾句話，於是處處拿道德眼光來批評詩。如鄭風中的純粹戀歌，變為刺淫詩了。我們以為詩能有教訓頂好，但是不必篇篇都有教訓。教訓時，是詩的一種。但是有幾種詩，是專寫熱烈的情感，也不失為妙詩。詩經也是如此。不必多所附會，方可存其真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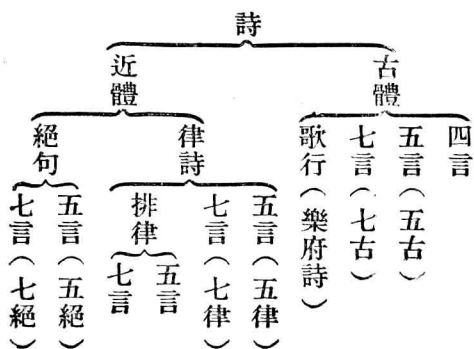
研究詩經的，毛傳鄭箋，是有最早的權威。梁任公說：「陳奐毛詩傳疏最好。」

四言詩，是以詩經為集大成的。後來做四言的也有，總不能使人十分欣賞。文選所載的頗多，只有曹操的短歌行，是漢以後四言詩惟一的傑作。其次要算陶潛的停雲詩為有名了。

中國沒有長篇敘事詩 Epic，假是詩經是專門敘事的，不參雜抒情詩，那麼可算得世界長篇敘事詩中傑作。但是他在文學上的價值，實在不比希臘的伊利亞德詩、印度的摩訶婆羅多詩小咧！

二 漢魏六朝詩

未討論各朝詩的長處以前，先略述現在中國普通的詩體。試列一表（不普通者，不列入，如六言詩）。



以上的體裁，到唐時始大備。所以唐詩爲詩學大成時代，今日所謂漢魏六朝詩——亦名八代詩——只有五古詩及樂府詩，而五古詩尤爲普遍發達。因爲這時候四言詩實在做不好了，五言詩是一種新體詩。

五言詩，起源於蘇武李陵。七言詩，起源於漢武帝柏梁詩，但是這些詩，經現代學者考量，都是僞作。古詩十九首中（此爲最好最早之五古詩）相傳有西漢枚乘東漢傅毅的作品，也是將信將疑的說法。可是漢武帝命李延年爲協律都尉，立樂府，創新聲，作十九章之歌，這是文學上的重要變化。無論如何，西漢不能沒有五古詩。李延年的舞歌，可見一般。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甯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到了東漢，模仿樂府詩便多了。五古可靠的名篇，如蔡琰（文姬）的悲憤詩，便不是爲音樂而做的詩，是爲詩而作的詩。到了曹魏的時代，大作家輩出。最有名的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這時候是五言古詩旗幟最鮮明的時代。

曹操的詩，慷慨沈雄，時露霸氣。北上行，是杜甫石龕詩來源。薤露篇蒿里篇，開李杜詠史詩的先河。曹丕的詩，古人說他便娟婉弱。燕歌行雜詩，是膾炙人口的。曹植的詩名，遠在他的父兄之上。抱着解放的心理，敘述他的愁思。加以鏗鏘的音調，富麗的字彙，對於六朝的詩，很有點影響。最著名的，如七哀詩，名都美女白馬諸篇，雖然工緻精密，已不是兩漢古雅的音了。總之三人各有他們的成功，是文學界的佳

話。

建安七子，爲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就五古詩而論，王粲是個大家。他的七哀詩，有人說是杜甫三吏三別的詩所從出，是頗可信的。（參觀顧實文學史）

晉詩的名家，有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就是張華，張載，張協，陸機，陸雲，潘岳，潘尼，左思。除了潘岳的悼亡詩，左思的詠史詩，嬌女詩外，他們的詩，多半是鍊詞而不造意，不足以居第一流的文學。

當時五古詩中，有新意境和新體裁的，要算阮籍。他是竹林七賢之一，世人只知道他的猖狂，實則他很謹慎。一肚皮的牢騷和感想，都在他詠懷詩中。詠懷詩共有八十二首。吟詠的背景，是司馬篡位時代的政治。措辭委婉，沒有火氣，而細膩的情感，曲曲傳出。古人說他「深得小雅怨誹而不亂之旨」，是很確切的。左思的詠史詩，已經是模仿他的五古，不要說陳子昂的感遇詩等等的了。

郭璞的遊仙詩，也是詠懷，但是材料不同，完全是取之於神話，爲遊仙文學放一大光明。「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使人讀之，飄飄欲仙。他的思想高超，也可以概見了。

東晉要滅亡的時候，出了五古詩中的大偉人，陶潛（淵明）我們對於他所做的歸去來辭及桃花源記等散文，早已能成誦的。知道他是一位全才的文學家，他的詩名非常之大，我們先研究他的五古。淵明的詩，非常的冲澹恬適，是中國詩中自然派的開山祖，田園詩中領袖人。他的詩，是他高尚純潔的人格之表現，也是他隱居遯世的生活上之反映。但是沒有他的豐富真摯之感情，優秀繁縟之想像

力和躬行實踐之哲理，也是做不到的！

研究陶詩的，有兩點不可誤解：（一）淵明是淡於名利，而不是消極的人。擬古九章，是他愛國的表現。詠荊軻詩，也有積極的思想。（二）淵明的詩，雖然清淡，而不致乾枯，是因為有意境的關係。東坡說得最好：「淵明作詩不多，然質而實綺，耀而實腴。」讀他的歸田園居、飲酒、移居、讀山海經，諸名作，可以知道了。

南北朝的詩，鍊字琢句，真意全然失去。這是第一種缺陷。自沈約發明四聲之後，作五古詩者，紛紛注意他所說的八病，於是五古詩變爲過渡的近體詩；一方面失卻五古中清剛之音，一方面又沒有完全得著近體詩和緩的音調，只在字面上用工夫了。現在舉幾個最好的作家。

劉宋大詩人，要推謝靈運鮑照。謝詩都是詠山水，但他愛好自然的詩，帶著雕琢氣，遠不如陶詩的自然了。鮑明遠的詩，杜甫批評頂好：「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庾信的清新詩，不過是過渡的近體詩。鮑照的俊逸，如行路難的七古，對於後來李杜的詩，頗有影響。他的五古詩，也有琢字的地方。但他有時「不避鄙言累句」，那又近於白話了。他的筆力矯健，實在是一位偉大不羣的詩人。

齊詩只有一個謝朓。李白最佩服他，曾經說過：「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又說：「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他的詩，非常的秀麗，工於發端。比謝靈運少流利而易讀一點。

梁代爲文運最盛的時代。然而偉大的作者，只有梁武帝一人。蕭衍的詩，風華艷麗，聲調宛轉，但是不

雕琢字句，且有幾分渾厚氣。這也是他人格的關係。有名的西州曲，河中之水歌，東飛伯勞歌，給唐人不少的影響。

陳詩有後主的艷歌，陰鏗何遜的近於律體之五言詩。其他氣格日卑，更不足深論了。現在略論樂府詩。先引郭茂倩樂府詩集的分類，便可以略知道他的性質與淵源了。

郊廟歌辭 燕射歌辭 鼓吹歌辭 橫吹歌辭 相和歌辭 清商曲辭 舞曲歌辭 琴曲歌辭 雜曲歌辭 近代曲辭
雜歌謠辭 新樂府辭

樂府詩與古詩，有何分別呢？參考古人的評論，可得四點：（用陳鐘凡中國韻文通論說）

一樂府可歌，古詩不能歌。

二樂府多長短句，古詩多五七言。

三樂府主紀功述事，古詩主言情。

四樂府詩質遒勁，古詩尚溫雅。

這是古代大概如此，後來樂府詩，多半擬作，與五七古很難分辨了。樂府的命題，也不一致。有歌，行，引，曲，吟，辭，篇，調等等名詞。所以後人詩中，有歌行體的名稱。

漢代最有名的樂府詩，爲陌上桑，羽林郎，廬江小吏妻三篇。分述秦羅敷，馮子都，劉蘭芝的故事。孔雀東南飛（廬江小吏妻的頭一句）一詩，共有一千七百四十五個字，是中國故事詩中頂長的一首。敍

述婚姻不自由的痛苦，描寫栩栩欲活，尤爲近代人所喜。故事是發生在漢末，未必是當時所作，或是漢魏間人所作的。（用胡適之說，梁任公說：「像孔雀東南飛和木蘭詩，都起於六朝。」陸侃如主張是作於宋少帝時，華山畿詩以後。）

南北朝的詩，雖然是綺麗文學的極端，但是樂府詩是不絕於書的。最有名的木蘭辭，其時與地，都是有人考證過的。（參看東方雜誌第二十三卷姚大榮的文章。）是北方的文學。此外樂府詩，還有企喻歌，隴頭歌，折楊柳歌，敕勒歌等等。

南朝的樂府詩，有子夜歌，碧玉歌，華山畿等等，都偏於戀愛方面，與北方悲歌慷慨的樂府詩不同。梁武帝便是其中的健將，也是一種很自然的文學咧。

選輯漢魏六朝詩最富的，有郭茂倩樂府詩集，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丁福保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初學可讀沈德潛古詩源和王士禛古詩選。

三 唐詩

唐詩，宋詞，元曲，是最膾炙人口的。先要說唐詩的偉大處。（一）以量論，清康熙時所編全唐詩，有二千二百餘作者，四萬八千九百餘首詩，皆是可讀的名作。（二）以質論，中國詩界上兩大明星——李杜，——都是生在此時中。其餘創造的作家，也比其他朝代爲多。派別豐富，五花八門，都是後來人們的導師。

就是以體裁而論，唐人很創不少的新體裁。七古詩在唐朝，可算得是新體詩。（胡編白話文學史上卷二百七十二頁。）否則也可以說七古詩的大成，是在唐朝。範圍較小的近體詩，也在唐初告成的，也可以說是新體詩咧。其他還有什麼木枝詞，柳枝詞，長短句的詞咧。所以唐詩是詩的大成時代，或黃金時代了。

爲什麼詩到唐時方纔大發達呢？這個原因很多，有自然的，有人爲的。譬如六朝詩，已太注重平仄。經沈佺期宋之間的提倡，近體詩的成立，遂不成問題了。這是人爲的。唐朝的社會，不受佛教的普遍約束，如南北朝；又不受儒教的重重支配，如兩宋；所以思想上自由些，解放些。做詩的人，可以放言高論，信筆直書，這也是自然的。

至於人爲的方面，還有人主的提倡。太宗，玄宗，文宗等等，都是詩家，玄宗詩尤好。提倡的方法，還有詩賦取士等等。此外唐詩的發展，與音樂有關係。李景伯的迴波詞，李白的清平調，都是先有音樂，後來方做詩的。至於仿效樂府做歌辭的，那更是指不勝屈了。竹枝詞柳枝詞，也是可歌的。總之唐朝的詩學，上下下，都會做一點，至少都能欣賞一點。詩變成一種娛樂品了。

唐詩的時代，嚮來分初盛中晚四期。

初唐——自高祖至玄宗

盛唐——自玄宗至代宗

中唐——自代宗至文宗

晚唐——自文宗至昭宣帝

這種的分法，是很笨的法子。初唐的派別，晚唐也未嘗不有。況且每一時期，並不能由一派代表。但是我們爲討論及記憶便利起見，姑且拿他做一種綱要。

初唐的詩，大都沿六朝綺麗的餘習。最可以代表這一派的詩，有號稱四傑的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但「王勃高華，楊炯雄厚，照隣清藻，賓王坦易」也不是一律的。不過他們的詩文，雖然華麗，倒是詩利曉暢，比較還可以讀。

當時樹反動的旗幟，是陳子昂。他的有名詩，有《感遇》三十八首。注重意境，而撇開詞藻，開唐代詩的先聲。

此外沈佺期宋之間的近體詩，也可以說是一種貢獻。因爲他們調平仄，不但是在五言上用功夫，（五律五絕）並且推廣到於七言了。（七律七絕）當時近於白話純任自然的詩，有王績、王梵志、寒山、豐干、拾得等等。

那麼說到盛唐的詩了，先比較兩大詩聖的生活，及其詩筆。

李白杜甫的生活，實在是大同而小異。太白是浪漫的生活，子美是亂離的生活；但是一生飄泊，他們兩人是從同的。兩人都有功名之念，都不得意。兩人都喜飲酒，太白是更甚的。兩人的詩名相同；兩人的

友誼，是極好的。

關於詩筆方面，太白則縹渺空靈，子美則沉鬱頓挫；一以飄逸勝，一以沉痛勝；這是一半由於性情，一半由於環境所致。太白爲人，狂放爽直；子美爲人，褊狹躁急；但是都有濃厚的感情。環境方面，太白的詩，表現當時解放和浪漫的生活；子美的詩，描寫當時兵禍及政治上的亂象，都能妙到秋毫。

關於詩體一層，五古則太白高古，子美深刻。七古是他們兩人最能發揮兩人個性的地方；一則非常豪放，一則非常沉著悲痛。至於五律五絕，皆有獨到之處。太白不長於七律，子美不長於七絕，是古人的定論。不過老杜的七絕，另有一種風趣，爲宋詩之所本。

李杜的名篇太多，不能一一舉出，讀者可以參考各種選本。他們的優劣，我們不能論定。因爲李杜的詩，是兩派的詩。各人的嗜好不同，當然是有偏向的。不過太白的詩，比較易讀，讀之使人手舞足蹈，飄飄欲仙。杜詩讀之，雖然叫我們唏噓不已，實在比較難讀一點，但是規矩容易捉摸，便於做詩的人。由杜詩變化出來的，比較多一點。在唐時已經如此。這是兩大詩人對於詩學上影響不同如此。

其他盛唐的詩人，可分作兩派：一派閒適自然，大美術家王維居首，孟浩然元結次之。一派是悲壯奇瑰，高適岑參都是這一派。王漁洋論詩，以李杜爲二聖，王維爲一賢，不爲無見咧。

中唐的創造詩人，只有韓愈白居易而已，兩人都是學杜，一學其奇險，一學其平易，都能自立一格。蘇子由說：唐人詩，當推韓杜；韓詩豪，杜詩雄。實則退之的詩，未免有散文化的遺憾。他的功勞，在掃盡六朝

艷麗的餘習。要能够作詩如作文，作詩如說話。宋詩便是如此。不過有時他用字用韻，都太險怪了。
白樂天同他的好友元微之（稹）所做的詩，抱了兩個大目的：（一）使人明白易曉，他們的詩，真是古代白話詩，真是作詩如說話了。（二）要寫民間疾苦，就是用寫實派的一枝筆，來寫社會上的實況，這也是老杜詩史的教訓。所以他們的詩，叫做元白體。

但是元的品格與詩的影響，都不及白樂天。樂天的爲人，真是「居易」而「樂天」的「君子」。趙甌北說：「香山歸洛後，益覺老幹無枝，隨筆抒寫，風趣橫生；視少年時與微之以才情工力競勝者，更進一籌矣。」至於影響方面，則白香山的詩，當時婦嫗能解。日本和雞林，均視同拱壁。則香山又有極長的敘事詩，如長恨歌，琵琶行等等。批評社會狀況的詩，以秦中吟爲傑作。

中唐也有一派閒適自然的詩。由陶淵明化出來的。如韋應物，儲光羲，孟郊，賈島，柳宗元等等。沈德潛的批評說：「唐人學陶：王右丞得其清腴，孟山人得其閒遠，儲太祝得其真樸，韋蘇州得其冲和，柳柳州得其峻潔。」可以舉一反三了。此外有李賀之怪麗，劉長卿之豪逸，張籍，王建之平麗，也是中唐詩中的大作者。

晚唐的詩家，多半傾向於香艷綺麗一派。大概文學的流弊，都是到了後來，重外形而不注重意境。晚唐的詩，也是如此。就中李商隱是最傑出的。義山的詩，王荊公說他，也是淵源於杜少陵。這是指他的詩能够感時傷事而言。但是他香艷之中，很多晦澀的地方。（關於這一點，可參看蘇雪林 李義山戀愛的

事迹）爲後來宋初西昆體所藉口，這是很不幸的。

其次綺靡派的大家，有溫庭筠，杜牧，韓偓。溫飛卿與李義山齊名，當時稱之爲溫李。溫的浪漫，不亞於李。他的詩詞，全堆著綺羅脂粉的句子，極典麗堂皇之能事。杜牧之的生活，有他的名句「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可以描寫了。他的詩，是於綺麗之中，寓豪縱之氣，所以可讀。小杜又是文章家。阿房宮賦，罪言，是膾炙人口的。韓冬郎的香奩集，是有寄託的香艷詩，他是一個忠直之臣，有人說其中的艷曲，是和凝詩竄入的。

晚唐詩中，有喜用俚語的一派。如羅隱，杜荀鶴，聶夷中，皆是。他們的白話詩，有很多的句子，到現在還成爲我們的口頭禪。如羅隱的詩，有「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來明日愁」等等句子，可見一般。聶夷中的田家詩，是寫實派的傑作。後來明代公安體竟陵體，便是仿效這一派詩，可惜只有俚語而意境不深，便近於打油詩了。

唐詩的選本，以全唐詩爲最多，其次有王安石的唐百家詩選，洪邁唐人萬首絕句，元好問唐詩鼓吹。最簡單的選本雖多，真正完善的尙少。

四 宋詩

唐代爲詩學大成時代，所以後來的詩，真有繼起爲難之歎。但是宋詩卻有他們憂憂獨造的地方，雖

然不是詩的正宗，卻是另闢一條新路。新路是什麼？便是清新生硬。清新是盡善盡美的，生硬卻有流弊了。

吳之振宋詩鈔序說：「宋人之詩，變化於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盡落，精神獨存。」宋以後的詩，不過模仿唐宋的詩體。明朝的詩，尤其是模仿外形，不注重意境。宋人的詩，有好的意境，有清新的句法。雖然對於平仄對偶等等，有時失之檢點，卻是不離本旨。所以宋以後的詩，在本書小冊子內，只好不詳論了。

宋代是散文統治時代。（黑格爾曾以此名詞，批評羅馬的文化。）四六是散文文化，詩也是如此。他們受杜的影響較多。歐陽修的詩，是韓愈的詩變化出來。黃山谷的詩，也是得力於杜。例。

宋初的詩，也是堆砌文字作梗。革新詩文的領袖，便是歐陽永叔（修）他的詩，有梅堯臣蘇舜欽做先鋒。試引歐公的詩幾句，可以見他的嗜好了。

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齧……近詩尤古硬，咀嚼苦難嚙。又如食橄欖，其味久愈在。（水谷夜行

詩）

世人說歐公的詩，以平遠疏暢制勝。實在他的詩筆，是非常的雄深雅健。讀永叔自負的廬山高明妃曲二篇，便可以知其一般了。

宋人詩，於後世影響最大的，要算蘇軾，黃庭堅，陸游，東坡與放翁並稱，號稱蘇陸體，東坡的詩，出入於

李杜韓，而自成其豪邁爽朗一派。沈歸愚說他：「窮極變幻。」趙甌北說他：「才思橫溢，觸處生春。」皆是說他的詩很多變化，所以宋詩又另闢一新境界了。

黃庭堅，是蘇門六君子之一。但是山谷的詩，倒是能夠創造一種詩體，非常的生新，爲江西派的祖宗。不過過於拗峭生硬，太沒有抑揚反復之妙了。東坡的批評最妙：「魯直詩文，如鱗鱗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餐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在晚近的中國，這派詩很盛行。油滑的詩，可拿江西派醫之；不過江西派的流弊，也要人醫咧！

同時大政治家王安石，以善做議論詩見長。且頗有筆力，能代表他拗直的性格。晚年的小詩，非常雅麗謹嚴，有渾然天成的妙趣。如「不是春風巧，何緣見歲華，」等句子，又是一種格調了。

南宋最大的詩家，當然是陸游了。放翁的詩，於清新刻露之外，能使之圓潤敷腴，自成一格。但是他的近體詩中，流連光景之作太多，雖然佳句不少，但是重複泄沓的句子，也不能免。後人因其易學，紛紛剽竊，於是流而爲率易庸滑了。實則讀放翁的詩，當注意其古體，悲壯沉雄，有老杜的遺意，是不可忽略的。此外有陳簡齋的簡嚴，是江西派中的最佳者。楊誠齋的奇峭，范石湖的清新，姜白石的雋永，都是一時之傑了。

總之，宋詩是富有革命精神的。最好的選本，有吳之振呂留良的宋詩鈔。呂留良宋詩紀事，乾隆時代所選唐宋詩醇，可以一看，不過代表的作家太少罷了。

元代的大詩家，有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號爲四傑。明代詩模仿唐詩居多，最初傑出者，爲高啓。後來有李夢陽，李東陽，何景明，李攀龍，王世貞等等。清代的詩，出入於唐宋者，各有其人。比較明代的摹擬，氣息較好。清初有江左三大家，爲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後來有王士禛之神韻派詩，朱彝尊厲鶚之浙派詩，袁枚之性靈派詩，其他不勝枚舉了。

第四章 詞

一 唐五代詞

詞與詩有何分別呢？就形式方面言之：（一）詩的句子，比較是整齊的。詞完全是長短句。（二）詞要依照詞牌填就，去聲字更要緊，遠沒有古詩的自由。（三）詞的押韻，有他的通韻法，與詩不同。就性質言之：（一）詩的範圍寬，詞的範圍狹，偏於抒情寫景爲多。（二）造句造意，都要比詩更能清新。

次論詞的起原：有人謂詞爲詩餘，梁武帝，江南弄，沈約，六憶詩，是最初的詞。有人說，詞是古樂府之流，由絕句化出，而加以和聲散聲等等。又有人說，因爲音樂上有新聲，於是有依譜填詞者。由五代到宋，詞沒有不可歌的。近世學者，且有人說詞是當時的新體詩。所以詩餘之說，大概不能成立了。

明白了這點，可以相信詞是起於中唐了。自唐玄宗以文學家兼音樂家，極力的提倡，於是教坊的音樂歌，流播於人間。（玄宗有好時光詞。）世人相傳李白的憶秦娥，菩薩蠻，是填詞之祖。但是胡氏筆叢

莊嶽委讀，早說這是僞作了。無論如何，到了晚唐，作詞的人，便漸漸地多起來，溫庭筠便是最好的代表。他居然有詞六十六首。（花間集所選。）詞的發達，可想而知了。

飛卿的文學，都是綺麗詞，也是如此。張惠言說：「飛卿之詞，深美閎約。」王國維說：「此四字惟馮正中（延巳）足以當之。劉融齋（熙載）謂飛卿精艷絕人，差近之耳。」飛卿的菩薩蠻十四首，張惠言說是感士不遇而作。但是章法雖好，詞旨未免少晦，不及他的南歌子更漏子好咧。

五代的詞，更進一步。作家和作品，都多了。但是詞牌方面，仍只有小令中調。長調是兩宋的產品了。陸游跋花間集說：「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後世莫及。」五代詞和後來詞的分別，便是渾厚得多，有含蓄自然之妙。

五代的最大詞家，當推李後主（李煜）其次為馮延巳，其次為韋莊，其餘只得略而不論了。

韋端己（莊）的詞，失去不少。只是就他有名的詞而論，如菩薩蠻及荷葉杯，都是清而麗，不是溫飛卿的豔而麗了。女冠子詞說：「四月七日，正是去年今日，別君時。」簡直是做詞如說話了。所以王國維說：「畫屏金鷓鴣，飛卿語也，其詞品似之。絃上黃鸝語，端己語也，其詞品亦似之。」胡適之說：「他的詞，一掃溫庭筠一派纖麗浮文的習氣，在詞史上，要算一個開山大師。」

李後主的詞，固然是大半由於天賦及環境所致，他也有點遺傳性。他的父親南唐中主（李璟）也是一位詞人。有「西風愁起綠波間」的好句，供我們吟哦。他的臣子馮延巳，更是一位韻逸調新的詞

家。他作謁金門詞說：「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中主問他說：「干卿何事？」對曰：「未若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也。」可見當時愛好文學的風氣了。

馮正中的詞，往往與歐陽永叔的詞相混在一處，至今莫能辨別。像他最出名的蝶戀花，便是如此。張昇文批評說：「延己爲人，專蔽固嫉，而其言忠愛纏綿，此其君所以深信而不疑也。」又有人說「非歐公不能爲此。」這都是可笑的話。小人多才，小人也未必沒有深的情感，怎能够說一定是他做的，一定不是他做的？無論如何，馮正中的詞筆，和歐陽永叔的詞筆，很相近，那是可以無疑了。換一句話說，他們的詞，都是清新蘊藉咧。

關於後主的詞，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和周止庵介存齋論詞雜著，批評最精。摘鈔幾段，我也可以不必詞費了。

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人間詞話）

毛嬙西施，天下美婦人也。嚴妝佳，淡妝亦佳。粗服亂頭，不掩國色。飛卿嚴姿也，端己淡妝也，後主則粗服亂頭矣。（介存齋論詞雜著）

溫飛卿之詞，句秀也。韋端己之詞，骨秀也。李重光之詞，神秀也。（人間詞話）

讀後主的詞，最好要比較他亡國以前的詞，和亡國以後的詞。亡國以前的詞，不過風華綺麗，艷語使人驚羨而已。亡國以後，身爲囚虜，「日夕以淚洗面，」於是哀感頑艷，兼而有之。蘇子由題他的臨江仙

詞說：「淒涼怨慕，真亡國之音也！」讀了他的「夢裏不知身是客」「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諸句，誰也不禁感傷起來！

樂府紀聞說：「後主歸宋後，賦浪淘沙虞美人諸詞，舊臣聞之有泣下者。七夕在賜第作樂，太宗怒，更得其詞，因命人賜牽機藥毒死之。」後主可以說是爲詞而犧牲性命了！

成肇磨的唐五代詞選很簡要，可以覽看。

二 宋詞

詞到宋代，是春秋鼎盛時期，真如唐之詩了。詞當中的長調，都起於宋代。種種的派別，也起於宋代。不必就量而言，已可知道詞是宋代的大貢獻了。

向來論詞的派別，有兩種說法，都是關於詞的常識，不可不知：（一）豪放派與婉約派。北宋的蘇東坡，南宋的辛稼軒，都是豪放派的領袖。至於婉約派的大家太多，不能徧舉。像北宋的晏氏父子，南宋的姜白石，都是做婉約的詞而有名。（二）北宋詞與南宋詞，周止庵（濟）的主張，最可引用，以見一般。

兩宋詞各有盛衰；北宋盛於文士，而衰於樂工；南宋盛於樂工，而衰於文士。

北宋主樂章，故情景但取當前，無窮高極深之趣；南宋則文人弄筆，彼此爭名，故變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門逕，有門逕，故似深而轉淺；北宋無門逕，無門逕，故似易而實難。

換一句話，就是北宋的詞淺而渾厚，南宋的詞深而細膩。(二)因爲有上兩種的分別，便叫婉約派爲南派，豪放派爲北派。南派爲正宗，北派爲變體。

以上的分類，就大體而論，似乎甚好。但一考其實際，也有拘泥的地方。譬如東坡稼軒的詞，也有婉約的。東坡的「花褪殘紅青杏小」(蝶戀花) 稼軒的「春已歸來」(漢宮春) 諸詞，便可以代表了。況且豪放婉約之外，未嘗沒有第三種詞。我以爲朱敦儒的樵歌，陸游的放翁詞，既不是豪放，又不是婉約，卻是一種欣賞自然的閒適詞。東坡稼軒的詞中，也有這一種的詞咧。

北宋南宋的分別，也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豪放的辛稼軒 劉改之，便是南宋的人。婉約派的秦少游 周美成，都是北宋的人，假如說南方作家多婉約派，北方的作家多豪放派，也很難說。婉約派的健將李易安，是山東濟南人。豪放派的健將，如劉龍洲 (過) 卻是江西廬陵人。那麼標準豈不是很難下嗎？至於說豪放派是變體，婉約派方是正宗，這也是因各人的嗜好或見解而分別。現在白話文盛行，當然豪放派是正宗了。喜歡自然主義的人，又可以說閒適派的詞是正宗了。

初學的人，應當曉得古人的分類，不是可以一筆抹煞的。但是只有相對可信，並非絕對的無誤咧。現在揀幾個宋代的大詞家，分別的敘述，並略略加以批評。

一 晏殊 珠玉詞 晏幾道 小山詞 晏氏 父子的詞，都是情致纏綿，不傷忠厚，開宋朝詞學之先聲。他們得力的地方，是南唐二主和馮延巳。小晏以相國之子，不大在政治上活動，他的工夫更勝。黃山谷說：「

叔原樂府，寓以詩人句法，精壯頓挫，能動搖人心。」

二歐陽修六一居士詞 政治家兼文學家的歐陽永叔，居然有很多的艷詞，這是有人不能相信的。曾慥說：「歐公一代儒宗，風流自命……乃小人或作艷語，謬爲公詞。」大概歐陽公的詞，與馮正中的詞，相混最多。但是不能說六一詞全是偽造的。因爲北宋不是道學時代，理學名臣，像寇準，司馬光，都有艷詞，流播人間。就是朱子，也是如此。這也是宋詞發達中普遍現象，不足爲奇呢。

不過歐陽公的詞，像那一寸寸柔腸，盈盈粉淚，實在香艷得很。不過他的艷詞，是有流利的句法，間適的態度，所以可貴。詠西湖的采桑子詞，可以爲證。所以周止庵說：「永叔詞，只如無意，而沈著在和平中見。」

三柳永樂章集 柳屯田是一個浪漫不得志的音樂家。葉夢得說：「凡有井水飲處，卽能歌柳詞。」可見得他詞的勢力了。吹劍續錄說：「東坡在玉堂日，問一幕士曰：『我詞比柳何如？』對曰：『柳詞只好十七八女郎，按執紅牙拍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綽板，唱『大江東去』。東坡爲之絕倒。』」屯田詞的香艷，可想而知了。

古人批評柳詞的，往往說柳詞太俚俗。（周止庵諸人說。）不知這是柳詞的通俗地方。鄙俗而有意境，則鄙俗不足爲病了。馮夢華說：「耆卿詞，狀難狀之景，達難達之情，而出之以自然。」所以他的詞婉約，是能以細密見長，所謂纖而麗了。

四蘇軾東坡樂府 東坡雖然是豪放派的領袖，這不過是就大體而論。其實東坡的詞是無所不可的。「莫聽穿林打葉聲」的詞，是非常的閒適；「水是眼波橫」的詞，是何等的香艷呢！

東坡的詞，有兩特點，可以知道他偉大處：（一）開拓一種新的意境，使詞的範圍擴大。胡寅說：「詞曲至東坡，一洗綺羅薺澤之態。」就是什麼話都能說了。（二）東坡的詞，增加詞的作法。陳師道說：「東坡以詩爲詞。」不但如此，東坡還以文爲詞，以白話爲詞。哨遍無愁可解，都是可以代表這一點。稼軒更能發展得好。

反對蘇詞的，說他的詞太粗獷，不協音律。不知道豪放有粗獷的弊，正如細膩有刻畫太過的病。況且東坡也不是常常豪放的。不協音律，是因爲要使詞脫離音樂而獨立，纔能够自由發展，而成爲一種詩體呀！

五秦觀淮海詞 秦少游的婉約，是完全娟秀一派。馮夢華說：「淮海，小山，古之傷心人也。其淡語皆有味，淺語皆有致。」王靜庵說：「此惟淮海足以當之。」但是有時未免刻畫傷氣。「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華倒影柳屯田。」是東坡的戲語，讀詞的人皆能知道的。

六周邦彥片玉詞 到了周美成，婉約派可謂大成功了。周止庵說：「清真渾厚，正於鈎勒處見。他人一鈎勒便薄，清真愈鈎勒愈渾厚。」他的詞，艷麗細密，不能說沒有刻畫，不過極其自然罷了。有人說他偷用古人詩句，但他的融化工夫太好，不足爲病。他又是個大音樂家。

七李清照漱玉詞中國女文學家，能够居第一流者，只有李清照了。他批評宋代的詞人，都不甚滿意，可見他的眼界很高了。南宋的婉約派，沒有一人能在他之上。他的修詞方面，新麗得異常，如「寵柳嬌花」，「綠肥紅瘦」等等，皆是。但是他的意境，又很清切。少年的戀愛，中歲後的淒涼生活，都能充分的新穎的寫出來，使人驚心動魄。他的丈夫趙明誠，是有名的金石學大家，這也是文學史中的佳話咧！

八辛棄疾稼軒長短句南宋第一大詞家，也恐怕是南宋第一大詞家，便是辛忠敏公了！他是一個愛國的軍閥，所以他的詞，像毛子晉說：「詞家爭鬪穠纖，而稼軒率多撫時感事之作。磊砢英多，絕不作妮子態。」詞中之有稼軒，真是詩中之有老杜了。稼軒的詞，有豪放的，有香艷的，有白話的，有散文化的。總之深厚的感慨，到處充分地發表出來，爲東坡詞所不及。這當然是南渡的環境所造成。周止庵說得好：「世以蘇辛並稱，蘇之自在處，辛偶能到之；辛之當行處，蘇必不能到……後人以粗豪學稼軒，非徒無其才，並無其情。稼軒固是才大，然情至處，後人萬不能及。」

稼軒同東坡一樣，做的很多，也有不滿人意的地方。南宋學他有名的，有劉過劉克莊等人。

九姜夔白石道人歌曲白石是一個詩人而兼音樂家。他的詞，實在是鍊字琢句，不過用筆高超，使人不覺。張玉田批評他「如野雲高飛，去留無迹」，是很對的。周止庵說：「白石脫胎稼軒，變雄健爲清剛，變馳騁爲流宕。」但是他的詞，雖然格調很高，不免有些生硬處。

姜派詞家，有史達祖，曹觀國，蔣捷，都是大家。

十吳文英夢窻甲乙丙丁稿，夢窻的詞，在當時已經有張玉田的攻擊。他說：「詞要清空，不要質實。……夢窻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夢窻的詞，太講究字面，往往失之生澀。雖然從周清真的詞出來，可是迴腸盪氣的地方，遠不如片玉詞了。只有唐多令風入松等詞，真是氣機流暢，可以一讀咧。

此外晚宋的大詞人，有周草窻的精妙，張玉田的深婉，王碧山的哀痛。但是，都不免有鍊字琢句之習，所以不深論了。

宋詞的選本，好的很多。但是都有成見或偏向。初學的人，可先參看朱彞尊詞綜，馮煦宋六十一家詞選，朱祖謀宋詞三百首，胡適詞選，然後可進而閱看宋六十名家詞和彊邨叢書等等。

元代的詞家，有薩都刺張翥等。明代的詞家，以陳子龍為最佳。兩代詞學上之出品，都不及清代。清代的詞家，有朱彞尊厲鶚之婉約，陳其年之豪放，納蘭容若之高華，張惠言張琦之疏快，項鴻祚蔣春霖之閑雅，可以說是詞學復興的時代了。

第五章 戲曲

一 戲曲之淵源

中國的戲曲文學，比較是發達很晚的。雖然關於優伶的紀載，如春秋楚國的優孟，是見於經傳的；但

是都不是正式演劇。正式演劇，到了唐朝方有。也不過是一種歌舞劇，無所謂戲劇文學。因為對於後來戲劇文學的發達，是有影響的，所以略略一述：

一代面 又叫大面，因為北齊蘭陵王長恭，常戴假面具以對敵，故名。這是戴假面劇的起原。

二撥頭 又叫鉢頭。戲者披素衣，扮作遭喪的狀況。

三踏搖娘 北齊時代，有人名蘇郎中，酒醉後，必打其妻。其妻每每搖頓她的身子，唱怨苦的歌。因此唱戲的，有人模仿她的舉動，有人說唐代女優，多扮踏搖娘。

四參軍戲 扮參軍戲者兩人。一人做綠衣秉笏的官人（參軍），一人做鶉衣鬢髻的蒼鶻，這是純粹的滑稽戲。

詩詞的發達，與音樂的發達，是有特別關係的。唐代有戲劇文學之萌芽，實在由於梨園樂之發達。玄宗最精音樂，設立外教坊與內教坊，并稱爲左右教坊。當時名伶，如李龜年等等，也是文人的好朋友。到了宋代，戲劇更大發達了。這也是由太宗徽宗都，曉音律後，來有大晟樂府管，理其事。大詞家周邦彥就做個提舉大晟府，可以見得文學音樂戲劇三樣藝術的攜手了。現在先說宋代的雜劇詞和鼓子詞。

關於宋金元的戲劇發達，王國維宋元戲曲史，說得最詳。他分宋朝戲劇爲三種：（一）滑稽戲（二）雜劇小說（三）樂曲。戲劇是靠著音樂，曲是詞的變像。宋詞的發達，淵源於音樂，當然幫助劇學的發展不少。現在節錄王氏宋元戲曲史若干於左：

宋之歌曲，其最通行而爲人人所知者，是爲詞……宋人譚集，無不歌以侑觴。然大率歌而不舞，其歌亦以一闕爲率……

其歌舞相兼者，則謂之傳踏，亦謂之轉踏……恒以一曲連續歌之。每一首詠一事，共若干首，則詠若干事，然亦有合若干首而詠

一事者……

此外兼歌舞之伎，則爲大曲……大曲遍數，多至一二十……

至合數曲而成一樂者，惟宋鼓吹曲中有之……若通常樂曲中，合諸曲以成全體者，實自諸宮調始……宋人樂曲之不限一曲者，諸宮調之外，又有賺詞……

樂曲的文字，現在存者很少。曾慥樂府雅詞前面，所載的調笑轉踏薄媚諸詞，都是很優美的文字。

宋代雜劇的段數，見於周密武林故事者，有二百八十餘本。這不過是目錄罷了，然而已經是極可貴的參考物。其中用大曲者最多。這是金人院本元人雜劇的先導，可以不言而喻了。

宋代又有所謂鼓子詞，宋安定郡王趙德麟（東坡的朋友）有商調蝶戀花詞十首，專詠元稹會真記中所載之事。原詞在侯鯖錄中。毛西河以爲是近代戲曲之祖。陸放翁有一首詩，很可以看見當時盛行鼓子詞的風氣。

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邨聽說蔡中郎！

金代的雜劇，叫做院本。院是行院，是當時娼妓所居的地方。見於陶九成輟耕錄者，有六百九十種；其發達可以想見了。

現存的金院本，只有董解元的西廂搗彈詞，又名弦索廂；因爲他的曲子，是用優人弦索彈唱，不是扮演的雜劇。董解元是金時的解元，他的名字已不可考了。這本戲劇的值（一）他有白有曲，不像鼓子詞，有詞而無白。（二）後來的著名戲劇文，如王實甫西廂記，便是以董西廂爲藍本，句子很多相同的。（參看焦循易餘籥錄）

董西廂是否是真的劇本，也很難說。因爲他雖然有詞有白，究竟是一人代言體，不是多人扮演體。不過在文學方面，他的詞句，有很出名的。如「莫道男兒心如鐵，君不見，滿川紅葉，盡是離人眼中血！」便是一個例子。

二 元之北曲

元朝作曲的人，多半是北方人。用北聲作曲，沒有入聲，所以叫作北曲。南曲也起於元，不過太少罷了，現在略論南北曲的異同。

王世貞藝苑卮言說：「北字多而調促，南字少而調緩。北則辭情多而聲情少，南則辭情少而聲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獨奏。北氣易粗，南氣易弱。」王氏又說：「大抵北主勁切雄麗，南主清峭柔遠。」這是文章音樂方面的不同。至於組織方面，北曲爲每劇四齣，南曲則沒有限制；北曲爲彈而唱的，南曲爲吹而唱的。

何以元曲有重要的發展，與巨大的影響呢？臧晉叔元曲選說，是由於元人以曲取士，後人已說是查無實據了。那麼發達的原由，不外乎曲是人人可以懂得的新文學，加以元人是蒙古人，不能領略古典文學，只好提倡戲劇文學了。蝨廬曲談說，有兩個理由：「（一）金代遺民，寫其牢騷。（二）元初科舉驟停，文人心思才力，大都用於散套新劇。」

元曲又叫做雜劇。他的體製甚嚴，現在分述之於左。

一 每劇四齣，四齣不足之時，方加一楔子，大概在一萬言左右。

二 一齣一調一韻。第一齣，多用仙呂點絳脣的調子，以後便不拘了。

三 一人獨唱，獨唱者爲戲曲中之主人翁。不是正末，便是正旦。其他雜色，只有說白而不唱曲。唱曲者爲主人，說白者爲賓客。所以他們的對話，叫做「賓白。」

四 一篇劇詞，是由科白曲三者組織而成。科是動作，白是對話，曲是唱辭。

元劇的作家，好的太多，大都和真定人才最盛。先取當時最有名的關白，馬鄭，及王實甫一述。

關漢卿大都人，做過太醫院尹。現在所知的，他所做有六十三種。以拜月亭，單刀會，竇娥冤，續西廂爲最有名。

白仁甫，名朴，真定人。能詩文。現在存者，有梧桐雨，和牆頭馬上，都有名。馬致遠，號東籬，大都人。漢宮秋，青衫淚等等，都以典麗清雅有名於時。

鄭光祖，字德輝。平陽人。以擲梅香，倩女離魂，王粲登樓諸劇有名。

王實甫，也是大都人。他的西廂記，是改作的董解元西廂。流傳極其廣遠。這是四本雜劇合成，所以有十六折。太和正音譜說：「鋪敘委婉，深得騷人之趣。」這是中國戲劇文學初次的大成功了。

喬夢符，名吉，太原人。有金錢記，揚州女，玉簫女，傳於現在。

此外不能不說高則誠。則誠名明，瑞安人。元至正進士。他所撰的琵琶記，爲南曲的祖宗。琵琶記敘蔡中郎與趙五娘的故事。這段故事，在宋朝已極盛行，也有點荒誕不經。但是他的好曲，實在可以描摹社會情形，惟妙惟肖。

元劇之文章，王靜安說得最好。他說：「元曲之佳處，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現在舉幾個

漢宮秋第三折

（梅花酒）呀！對著這迥野淒涼，草色已添黃，兔起早迎霜，犬吠得毛蒼，人攔起纓鎗，馬負著行裝，車運著餼糧，打獵起圍場。他他他傷心辭漢主，我我我攜手上河梁。他部從，入窮荒；我變輿，返咸陽。返咸陽，過宮牆；過宮牆，繞迴廊；繞迴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螿；泣寒螿，綠紗窗；綠紗窗，不思量。

（收江南）呀！不思量，便是鐵心腸。鐵心腸也愁淚滴千行。美人圖今夜掛昭陽。我那裏供養，便是我高燒銀燭照紅妝！

西廂記第四劇等四折

(雁兒落)綠依依牆高柳半遮，靜悄悄門掩清秋夜，疎刺刺林梢落葉風，昏慘慘雲際穿窗月。

南戲拜月亭第十三齣

(攤破地錦花) (旦) (襦鞋兒分不得幫和底，一步步提，百忙裏褪了跟兒。(老旦)冒雨衝風，帶水拖泥。(合)步遲遲，全沒些氣和力！

大概關漢卿的文章，偏於自然爲多。白仁甫以高華勝；馬東籬以雄渾勝；鄭德輝以秀麗勝；王實甫的西廂記，像一幅著色牡丹；高則誠的琵琶記，像一幅水墨梅花。古人已有言之了。(李卓吾說)

元人的文章，所以能自然，就是喜用白話。在現在有很多難懂的地方，在當時通俗文學上的影響，可想而知了。

此外還有小令散套，因爲戲曲發達，也有很好的文章。小令是短篇的詞，從前雖然有此物，不過這時候更加發展了。散套是幾篇詞成爲一組的，又叫做散曲。

至於元劇的角色，據明朝寧獻王說法，共有九種：(參用吳瞿安元劇略說)

一 正末 (卽正生) 二 副末 (今仍稱副末) 三 徂 (卽正旦)

四 狐 (卽外) 五 靚 (卽淨) 六 鶻 (卽老旦)

七 孫 (卽貼旦) 八 捷訊 (卽丑) 九 引戲 (卽雜腳)

選元曲最多的一部書，當然以臧晉叔元曲選爲最普通的。初學的人，看看程大衡的綴白裘，對於元

明清的劇本，也可以說管窺了。關於曲的藝術與批評方面，可看王靜安宋元戲曲史，吳瞿安元劇研究，ABC顧曲塵談詞餘講義，和任中敏詞曲研究法。

三 明清之南曲

明清的時代，是南曲戰勝北曲的時代，也可以說是戲曲漸漸貴族化時代。因為南曲的文章，雖然內容很好，有無數的佳作，卻是平民不能夠全體欣賞了。這時候劇本，叫做傳奇；後來傳奇變成劇本的普通名詞，不專指南曲的劇本了。

南曲的文藝，在今日舞臺上，仍可得見。不過普通稱他爲崑曲。因為明末嘉靖隆慶之間，太倉崑山，有魏良輔梁伯龍者。集南曲之大成，所以世人稱之爲崑曲。崑曲現在，受京劇的排擠，已不居重要地位。他的黃金時代，實在是在明清兩朝。

明代傳奇的發達，大半由於貴族提倡。其次則文人譏刺之作亦有之。明初寧獻王權，周憲王有燾，和後來的明武宗，都是妙解音律的。寧獻王所著太和正音譜，尤爲有名。文人譏刺之作，如李中農的寶劍記，指嚴嵩父子，顧曲雜言言之甚詳。

明初的四大傳奇，名荆，劉，拜，殺。荆，敘記，是寧獻王作，題爲丹邱子作。劉爲劉知遠，又叫白兔記，爲無名氏作。拜，月，亭，一名幽閨記，是元朝施君美（惠）所作。殺，狗，記，爲明初徐啞作。現在看起來，並沒有特殊

動人的地方。

中葉的作者，以王九思、杜甫游春、梁辰魚（伯龍）浣紗記，爲最負盛名。到了湯顯祖一出，明朝的戲劇文學，便到最高峯了！

湯顯祖，字義仍，臨川人，萬歷時代的進士，做過遂昌縣知縣。有玉茗堂集。所以他的著名四種傳奇，——牡丹亭、南柯夢記、邯鄲夢記、紫釵記，叫做玉茗堂四夢，因爲無一不關於夢。

牡丹亭，又名還魂記，敘述美女子杜麗娘的懷春，和書生柳夢梅的戀愛經過，情節是虛構的，但是文章非常妖冶動人。雖然字句有背格律的地方，究不足爲病呢。游園驚夢，是今日仍盛行的戲曲。試讀下列的一段：

（皂羅袍）旦貼合 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等都付與斷井頽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賞心樂事誰家院。朝飛暮捲，雲霞翠軒，雨絲風片，烟波畫船，錦屏人忒看得這韶光賤！

貼 （小姐杜鵑花開的好盛吓！）旦

（好姐姐）遍青山啼紅了杜鵑。貼（這是茶蘼架。）旦茶蘼外煙絲醉軟。貼（是花都開，牡丹還早哩。）旦牡丹雖好，他春歸怎占得先？（內鶯叫介）貼（小姐你看那鶯燕成對兒，叫得好聽吓！）旦閒凝盼，生生燕語明如剪，嚶嚶鶯聲溜的圓。

真是令人齒頰生香了！據說當日女子俞二孃酷嗜其詞，斷腸而死。薄倖佳人馮小青，也有「冷雨幽窗不可聽，挑燈閒讀牡丹亭」之句咧！

明末最出名的劇本，名燕子箋。作者爲阮大鍼，是偏安江南時代福王的宰相。讀過桃花扇傳奇的人，當無一不恨這個奸相，但是圓海的確是個戲曲文學家。所作的傳奇很多，燕子箋在當時扮演，歲無虛日，文筆亦雋永非凡，君子固不可以人廢言咧。

清初繼續做傳奇的人，卻異常努力。這因爲國亡之後，文人義憤填胸，借此澆胸中塊壘者很多。一時遂成爲風氣了。比方王船山吳梅邨，是最可以代表這類的作品了。最初露角頭的，要算李笠翁。

笠翁名漁，蘭谿人。也是明之遺臣。他所著以十種曲爲最有名。十種曲者：風箏誤，慎鸞交，奈何天，憐香伴，比目魚，意中緣，玉搔頭，唇中樓，巧團圓，鳳求凰，皆是喜劇。笠翁因爲中國多悲劇，所以極力提倡做喜劇。他又是一個批評家，注重白話與創造方面。他說：「不佞半生操觚，不讓他人一字。」可以見得他的胸襟了。

然而清代傳奇中的傑作，只有兩部：一是洪昇的長生殿，成於康熙十八年；一是孔尚任的桃花扇，成於康熙三十八年。讓著者略略一敘。

洪昇字昉思，錢塘人。他的長生殿，是根據於陳鴻長恨歌傳及白居易長恨歌做成的。全劇凡五十折。雖然拿長恨歌做劇本，他不是頭一個；但是他的成功，實在是在白朴的梧桐雨明人的驚鴻記屠隆的綵毫記諸書之上。第一件的成功，就是楊貴妃的人格表現。他刪却一切太真的穢事，完全寫一個嬌媚的美人，和她的戀愛事迹，與悲慘結局。第二是音調與譜法上的滿意。第三是詞采上的曲折盡致。譬如

聞鈴一齣中，明皇的唱詞，便可以舉例了。

當時長生殿初演，名流畢集；後被人告發，說是該日乃國忌日，設樂張宴，乃大不敬。於是洪昉思編管山西，詩人趙秋谷等，都被削職。時人有「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之句。王漁洋詩亦說：「海內詩家洪玉甫，禁中樂府柳屯田；梧桐夜雨詞淒絕，蒼苴明珠謗偶然。」卻是長生殿的戲曲，更是聲價十倍了。

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字東塘，亦號云亭山人，曲阜人，孔子之後，當時有「南洪北孔」之稱。桃花扇是中國最有名的歷史劇，內中所表現的亡國之感，兒女之情，全藉著酣暢淋漓悲歌慷慨的文字，充分的寫出來，真令人讀之歎噓欲絕了。那麼情節若何呢？

桃花扇共四十二齣，敘述秦淮名妓李香君及才子侯方域之事。這時候權臣馬士英，想拿李香君贈給要人田卿，香君立意不肯，用扇子拒使者，倒地傷頭，血濺扇上。後來楊龍友就拿這把扇子，點染血漬，化成桃花。寄給侯方域。到了崇禎帝殉國之後，南都迎立福王，侯李二人，都入山爲僧尼了，劇中夾敘明末偏安時之政治荒廢，黨派傾軋，令人起國家興亡之感。而且事實都有來歷，如香君小名香扇，見板橋雜記之類，不勝枚舉，實在是一部空前絕後的歷史劇。就背景論，可是比長生殿新穎得多。

至於文筆的沉痛秀麗，可與長生殿并美。如寄扇一齣中，香君所唱的，是一段極哀感頑艷的文字。

（甜水令）你看疎疎密密，濃濃淡淡，鮮血亂照。不是杜鵑拋，是臉上桃花，做紅雨兒飛落，一點點濺上冰綃。

（折桂令）叫奴家揉開雲鬢，折損宮腰。睡昏昏似妃葬波平，血淋淋似妾墮樓高，怕旁人呼號。捨著俺軟丟答的魂靈，沒人招。銀鏡裏朱霞殘照，鴛枕上紅淚春潮。恨在心苗，愁在眉梢；洗了胭脂，澆了鮫綃！

關於劇本的藝術，孔云亭也極其注重，極其提倡。在他的凡例中，他說：「舊本說白，省作三分。優人登場，自增七分。俗態惡謔，往往點金成鐵。今說白詳備，不容再添一字。」他又說：「詞曲皆非浪填，凡胸中情不可說，眼前景不能見者，則借詞以詠之。」可見他的藝術上有科學化了。

後來有名的傳奇，當推乾隆時代蔣士銓的九種曲，所演爲香祖樓，空谷香，桂林霜，一片石，第二碑，臨川夢，雪中人，冬青樹，四絃秋等。桂馥的後四聲猿，舒位的瓶笙館修簫譜，也頗有名。

可惜中國還沒有純粹說白的戲劇文學，這件事，只得暫時要讓西洋人獨步了。我們希望吾國文學家，對於這件文學，不久可以成功咧。至於盛行的京劇，很難發現極好的文學。改良的京戲劇本，不過文字典雅不少，還不足語於創造的戲劇文學咧。

第六章 小說

一 晉唐小說

中國的小說，可以說是淵源甚早，而發展甚遲。何以呢？古代子書中，有不少的神話和傳說。山海經的全部，便是很好的神話，敘述西王母之事。此外有偽造的穆天子傳，也是屬於同一性質的書。

小說的名詞，最初見於漢書藝文志。藝文志說：「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如淳注：「細米爲稗，街談巷說，其細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可知古人重視小說了。

據藝文志所載，有小說家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篇。內中有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虞初是河南人，漢武帝時代，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這是最早的小說家了。

漢代小說，現在多在漢魏叢書中有名的爲神異經，海內十洲記，漢武故事，漢武內傳，列國洞冥記，飛燕外傳，雜事秘辛，吳越春秋，越絕書等，十洲記，神異經，是假託東方朔做的。雜事秘辛，是明楊慎僞作的。是作品已經有問題了。再看內容，多半是怪誕不經的事實，也不能說是小說上的大發展咧。

六朝的小說，以晉代爲最要緊。晉干寶的搜神記，是明代剪燈新語清代聊齋志異的祖宗。和苻秦時代王嘉所做的拾遺記，大約都是很可靠的書。拾遺記也是敘述荒誕之事，不過文筆很豐富咧。此外有陶潛的搜神後記，任昉的述異記，都不甚可靠。有名的世說新語，是宋臨川王劉義慶所做的，專記漢晉以來的瑣事與雋言；雖然對於吾國文學上，有極大的助力，卻不足稱爲小說。

中國的筆記小說，——其中有很多好的，合於近世短篇小說的體裁。——到唐朝而始告大成。第一，唐代小說，有很曲折的情節，很雅潔的文筆，傑作非常的多。第二，唐代的小說，對於後來戲曲的發展，是非常的偉大。元朝的新劇，明清的傳奇，固然很多是根本於唐代的小說。甚至於近來梅畹華程玉霜等

新編的京劇，也多胎息於唐代小說。唐代的小說勢力，真是仍舊地如日方中了！

此外還有兩點：唐代小說的重要。就是他的範圍擴大。舉凡神仙鬼怪艷史軼聞，無不包羅完備。作者亦多名人，如張說是大政治家，元稹是大文學家之類，不勝枚舉。現在用鹽谷溫之法，參以己意，分類列舉若干如左，並加入作者的名字於其下：

一 別傳 海山記（韓偓）迷樓記（同上）李衛公別傳（闕名）高力士傳（郭湜）梅妃傳（曹鄴）長恨歌傳（陳鴻）教坊記（崔令欽）

二 劍俠 虬髯客傳（張說）紅線傳（楊巨源）劉無雙傳（薛調）聶隱娘傳（闕名）

三 艷情 霍小玉傳（蔣防）李娃傳（白行簡）章臺柳傳（許堯佐）會真記（元稹）

四 神怪 南柯記（李公佐）枕中記（李泌）非烟傳（皇甫枚）離魂記（陳元祐）

五 談諧 毛穎傳（韓愈）種樹郭橐駝傳（柳宗元）捕蛇者說（同上）

以上小說，對於後來戲曲最有影響的，要算會真記和長恨歌傳的一類。趙德麟的商調蝶戀花，董解元的西廂搗彈詞，王實甫的西廂關漢卿的續西廂，都是出於會真記。至於梅妃傳，長恨歌，太真外傳（宋樂史著）的影響，則為白仁甫的梧桐雨，屠長卿的綵毫記，吳世美的驚鴻記，和洪昉思的長生殿。

唐代的小說，多見之於唐代叢書，太平廣記，稗海，龍威秘書等等。中國筆記叢書的編定和出版，也受了唐代小說發達的影響不少。

二 宋元小說

在中國小說史中，宋代是一個大關鍵。換一句話說，是由文言到白話，由筆記小說（短篇小說）到章回小說（長篇小說）的過渡時代。宋朝仍極力模仿唐人小說，做的很多。譬如洪邁的夷堅志，也是比較有名的筆記小說，竟然有四百二十卷咧。但是宋人筆記小說的價值，遠不能超過唐人以上。他們的新貢獻，是白話的章回小說。雖然宋人留下的這種小說，首尾不全，遠不及元明清三代小說家成功之偉大；但是宋人實是開山之祖了。宋人的白話小說，叫做譚詞小說，又叫做平話。郎瑛七修類稿云：「小說起宋仁宗時，國家閒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迴之後，即云話說趙宋某年。」但是這還不是重要原因，重要原因是小說的發達，由於說書的發達。試看下面的紀載：

說話有四家：一曰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搏拳，提刀，趕棒，及發跡變態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謂參禪。說史，謂說前代興廢戰爭之事。（耐得翁古杭夢游錄）

那麼平話可以看得見麼？曰：可。現存的，有大宋宣和遺事，新編五代史平話，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詩話，京本通俗小說幾種，（宣和遺事是知道最早，在黃氏士禮居叢書內保存。有掃葉山房商務印書館刊本。京本通俗小說有江東老嫗刊本，有正書局影元人寫本，五代史平話，有武進董氏刊印本，三藏取經詩話有羅振玉刻本，商務印書館刊本。）

大宋宣和遺事，并非純粹白話文，乃是極淺近的文言，參以若干白話。文筆很像三國志演義，一共分四集。敘述徽宗、欽宗、高宗三代的軼事，關於二帝北狩的事，尤敘得悽愴可貴。水滸的故事，也最初見於這本書。

五代史平話本有十卷，現存者只有梁史一卷，唐史二卷，晉史二卷，（缺首葉。）漢史一卷，周史二卷。每卷皆有一詩，然後入正文，再以一詩作結。這是當時「講史」的話本，也是後來歷史演義一類小說的祖宗。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舊本，在日本，爲羅振玉借來影印。每章必有詩，所以稱爲詩話。西游記所述的孫行者事跡，皆由此書中蛻化而來。

京本通俗小說，是一部殘缺可貴的小說。現存的只有卷十至卷十六。每卷都有一篇小說，名稱不同。很像今古奇觀一類的書。七篇的名稱如左：

碾玉觀音，菩薩蠻，西山一窟鬼，志誠張主管，拘相公，錯斬崔寧，馮玉梅團圓。

馮玉梅團圓中，有一話須通俗方傳遠，語必關風始動人，二句話，真可以代表宋以後做小說的精神了。

到了元代，白話小說，更形發達。因爲蒙古人注重娛樂方面，所以雜劇與小說，有特別容易發展的機會。更加以蒙古人想知道中國的史事和人情風俗，更不能不借助於小說了。元代小說，至今有盛名者，

爲水滸傳和三國志演義。配以明代二大傑作，西遊記與金瓶梅，稱爲「小說界四大奇書。」

水滸傳的作者，傳說不一。胡應麟莊嶽委談，說是施耐庵所作，郎瑛七修類稿，說是羅貫中所作。李卓吾金聖嘆，說是兩人合作的。胡適之水滸傳考證說：「施耐庵是明朝中葉一個文學大家的假名。」今人仍多相信施耐庵是原著作人，生於元朝。

施耐庵爲什麼做這本書呢？他的書，很有歷史上背景。試看諸家的說法：

余偶閱一小說序，稱施某嘗入市肆，袖閱故書，於敝紙中，得宋張叔夜擒賊招語一通，備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潤飾成此篇。……世傳施耐庵，名字竟不可考。（莊嶽委談）

史稱宋江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周密載其名贊於癸辛雜誌。羅貫中衍爲小說，……以三十六人爲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七修類稿）

水滸傳乃是從南宋初年到明朝中葉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結晶。（水滸傳考證）

宋江的事，見於宋史和宣和遺事。而宣和遺事紀之更詳。做這本書的人，無非是出於崇拜英雄或「好漢」的心理，而搜集當時不少的故事，成爲一大傑作。世傳施耐庵做水滸時，畫三十六人像，「張諸壁，而日眺望之，故其人物躍躍如生。」這或是誇張的詞，但是作者的手腕，真是能够使各人栩栩如生。讀過之後，亦覺其文筆有爽快之妙處。難怪金聖嘆把他配莊騷馬史，稱爲天下第五才子書咧！

水滸有數種刊本，一種七十回，一種一百二十回。七十回是普通習見之本，一百回是李卓吾的忠義

水滸傳。此外還有一百二十回本子。（參看水滸傳考證）

次說三國志演義。說三國歷史給人聽的，在宋朝名「說三分」，演義是施耐庵弟子羅貫中做的。羅名本，字貫中，廬陵人，有人說是武林人。貫中又有漢晉隋唐以來演義，平妖傳和風雲會雜劇，他實在是一個小說家。可惜三國志的原本，也不易見。現在的通行本，是康熙時毛宗崗的評定本。

三國時代，是戰國以後吾國人才最發達的時期，所以背景是最好的一段歷史背景。本書所敘，多半根據於陳壽三國志及裴松之三國志補注。間有取之於民間的傳說，但不是很多。因為作者處處要顧慮到歷史上的事實，所以不能夠任情發揮。所以演義的成功，遠不及水滸之大。古人的書，如莊嶽委談，也有不滿意的論調。但是三國志在中國社會上所據的勢力，實在不減於水滸咧。（郎潛紀聞載李定國事，可見一般。參觀蔣瑞藻小說考證。）

三國演義敘述人物，有他的個性。譬如奸雄的曹操，變為天真爛漫的人；謙和的劉備，變為偽君子；忠貞的諸葛亮，變為策士。這也是引起人們反對的原因，但是文章雅馴而情節變化，卻不可不讀了。

三 明清小說

明代的文學，失之於模仿與浮誇。然拿這種手段做戲曲與小說，卻是大成功咧。殆因為戲劇小說，不是完全真的，所以能夠顯其所長了。先敘述明人最重大的小說，——西遊記，金瓶梅，今古奇觀等等。

西遊記相傳爲邱真人作。邱真人名處機，是山東的道士。曾隨元太祖西遊。又有邱真人的弟子李志常，做過長春真人西遊記，這當然是別本了。但是據學者的考察，西遊記實在是明吳承恩著的，共一百回。吳承恩字汝忠，號射陽山人，嘉靖中官長興縣丞。

西遊記的背景，是唐代名僧玄奘，遊歷印度後所發生的神話。玄奘三藏，入天竺取經，本來是中國文化史上一件最重要的事跡，所以因此附會了很多的異聞。三藏取經詩話之後，曾出過一次楊致和的西遊記傳，不過楊氏的書，不到吳氏十分之一，那麼吳氏幻想之偉大，可以見了。

西遊記的長處，第一在寫唐三藏孫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等人，各有他們的個性，敘述得活潑真切。第二在以佛理寓諸童話之中。他的結構偉大，寓意深切，也可算是無比的大著作了。

金瓶梅，是古今有名的淫書，曾在禁書之列。全書一百回，敘述水滸中西門慶與潘金蓮的艷事，是一部寫實的小說。水滸的缺點，就是不能描寫婦女。此書取出水滸上不重要的一段，加以煊染，成爲奇文，是作小說者的成功地方。但是材料卑鄙，究竟難登大雅之堂咧。

至關於作者的問題，有一極有趣聞的傳聞。相傳此書爲明朝文學家王世貞所著的。用以譏嚴世蕃者。世蕃的父親嚴嵩，將世貞的父親巡撫王忬害死。世貞知道世蕃好讀淫書，又知道他讀書的時候，歡喜用指頭蘸書葉翻書，因此用毒藥浸書葉中，世蕃以口涎翻書頁，中毒而死。又有人說，中毒死的，不是世蕃，乃是世蕃的朋友唐順之。順之是明朝的古文家，當時王忬有一古畫，嚴嵩索之，忬不與，送一摹本。

唐順之告以非真，需於是設法殺了王忬。這本書是爲害唐順之而作的。很多的筆記，以爲第二說是更加可信。總之作者是够上小說家的徽號咧。

明朝也有很好的短篇小說，著名的莫如今古奇觀。此書是一個選本書，有明代人著的，有清代人著的。日人鹽谷溫會將四十回的來歷，一一考出。（參觀商務印書館中國文學研究下卷今古奇觀之來源。）此外明代著名的小說，有封神傳，三寶太監下西洋記演義，東周列國志，好述傳，玉嬌梨，平山冷燕。後三者，有德法文的譯本，頗流行於西洋文學界中，真可算是一件奇聞咧。

紅樓夢，是清代小說中首屈一指的，也是吾國章回小說中登峯造極之作。因此研究的人，風起雲湧，頓成爲一種「紅學」。現在先說他的著作人和年代。

近來大多數學者仍以紅樓夢爲曹雪芹作。最初主張是說的，爲袁才子。隨園詩話云：「康熙間曹棟亭爲江寧織造，……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記風月繁華之盛。」雪芹名霑，鑲黃旗漢軍人。祖寅父類，都是江寧織造。雪芹是雍正乾隆間人，曾中個舉人，少時生長繁華之境，後來其家中落。

紅樓有很多別的別名，一名石頭記，一名情僧錄，一名風月寶鑑，一名十二釵。有八十回本，及一百二十回本，後者是通行的本子。胡適之紅樓夢考證說：八十回是雪芹的手筆。後四十回是高蘭墅（鷓）所增訂的。壽渠林紅樓夢本事辨證，引轉散軒叢談，以爲這書是康熙間某府西席，某孝廉所作。

紅樓夢的文字，全用北平話，以少年賈寶玉爲中心，配以金陵十二釵。其名字如左：

元春，迎春，探春，惜春，黛玉，寶釵，熙鳳，巧姐，李紈，可卿，湘雲，妙玉。

中間寫黛玉與寶釵的爭寵，寶玉雖以黛玉爲意中人，而受家庭與舊式婚姻的支配，卒不能不娶寶釵。所以紅樓夢是個言情小說。所以張船山贈高蘭墅詩，有「艷情人自說紅樓」之句。但是加以穿插，一共寫了男子二百三十五人，女子二百十三人。錯綜變化，各盡其妙。紅樓夢也是很好的社會小說了。因爲紅樓夢如此的有盛名，讀者於是欲考證其背景，究竟是什麼？傳說莫衷一是。今略舉有力的學說若干見智見仁，是在讀者了。

一 有謂紀故相明珠家事者。寶玉指明珠之子納蘭成德，字容若，是康熙時大詞家。（參看俞樾小浮梅閒話。）

二 有謂記清世祖董鄂妃故事者。董鄂妃爲曾嫁冒辟疆之秦淮名妓董小宛。有人說她被虜入宮，爲順治的妃子。寶玉指清世祖，黛玉等則影小宛。（參看王夢阮沈瓶庵紅樓夢索隱。）

三 有謂影康熙朝政治狀況者。寶玉指帝系，黛玉爲朱竹垞，寶釵爲高江村。（參看陳康祺郎潛紀聞，蔡元培石頭記索隱。）

四 有謂曹雪芹自述其生平者。（參觀胡適紅樓夢考證。）

五 有謂專演清世宗與諸兄弟爭立之事者。（參看壽鵬飛紅樓夢本事辨證。）

次於紅樓夢的偉作，要推儒林外史。此書沒有紅樓的香艷，是一部諷刺小說。作者吳敬梓，字敏軒，全

椒人據橋西雜記說，他在乾隆間，嘗以博學宏詞荐，不赴，襲祖父業甚富，然素不治生，不數年而產盡。吳敬梓此書，用寫實的方法，批評當時土風，并發表自己的理想社會。

清中葉以後的長篇小說，要推鏡花緣與兒女英雄傳七俠五義了。前兩部小說，都以女子爲中心人物，這是在中國很少見了。但是有一個異點，鏡花緣寫的人物，多富於幻想，兒女英雄傳的人物，比較少一點，但是結構較爲緊密。鏡花緣作者名李汝珍，是個多才多藝不得志的學者；兒女英雄傳的作者，爲滿州人文康，做個駐藏大臣。兩人都是道光時代的人。

七俠五義傳，出現於光緒五年。經俞曲園改訂，稱爲「事蹟新奇，筆意恣酣」爲一種英雄小說。其主角，爲宋朝的包拯；後來敘述施世綸黃天霸的施公案，敘述彭鵬的彭公案，都是仿效七俠五義的。

關於筆記小說，清朝的傑作，當推蒲留仙（松齡）的聊齋志異，和紀文達公（昀）的閱微草堂筆記。前者尤爲有名。兩書皆偏於談狐說鬼，但是聊齋的文字，更加典雅。閱微草堂筆記，以文筆犀利見長，都於修詞有很多的貢獻。

清末的長篇小說，有魏子安的花月痕，吳研人的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曾孟樸的孽海花，均頗有名，大約多半接近寫實主義咧。

關於中國小說史方面，有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最好，鹽谷溫的中國小說概論（見中國文學研究）亦甚可觀。蔣瑞藻的小說考證，是個小說史的原料書，可供我們參考之用。

中國詩論

胡懷琛著

一、本書的「詩歌」二字，包括詩、詞、散曲、民歌、新詩及詩歌的旁枝（即戲曲）等項。

二、中國歷代詩歌的變化，不單是形式上的變化，而在實質上變化得也很多。本書於形式、實質兩方面，一幷注意。

一、詩歌是情感的表现，因此，與民族有很大的關係。民族不同，情感就不同。在中國的詩歌裏，因民族關係而發生的變化也很多。本書曾把他提出來說，請讀者注意。

一、本書關於詩歌產生的原因一章，多取材於拙作中國民歌研究。原爲五個原因，今推廣爲七個，似較完備些。至於文字彼此詳略的地方，則因各書的體例而異，讀者鑒諸。

一、本書關於詩歌的旁枝一章，因爲他是旁枝，所以只求大綱完備，比較詳細的情形，不能多說。

一、本書有不妥的地方，請讀者指教。

一、著者所作關於詩歌的書，還有幾部，讀者可隨意取來參考，那麼，對於閱讀本書，也不無幫助的地方。書名如下：新詩概論 小詩研究 中國民歌研究 中國八大詩人 中國文學辨正 胡懷琛詩歌叢稿 以上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胡氏兒歌 以上由中華書局出版。歷代白話詩選 唐人白話詩選 以上皆由中原書局出版。

目次

第一編 何謂詩歌……………	一
第一章 從詩歌產生的年代及產生的原因說明何謂詩歌……………	一
第二編 中國詩歌形式上的變化……………	二二
第一章 從口訣到詩詞散曲新詩……………	一五
第二章 詩歌的旁枝（戲曲）……………	二九
第三編 中國詩歌實質上的變化……………	三九
第一章 因民族關係而發生的變化……………	三九
第二章 因哲學關係而發生的變化……………	四六
第三章 因政治關係而發生的變化……………	五二

第一編 何謂詩歌

全一章 從詩歌產生的年代及產生的原因說明何謂詩歌

一 總論

我們研究詩歌學，第一步，就是要把詩歌二字下一個定義。換一句話說，就是甚麼叫詩歌？我們要憑空把詩歌下一個定義，覺得很不容易；不如從詩歌的自身，看他如何產生的，那麼，詩歌是甚麼，也可以不言而喻了。

要研究詩歌爲甚麼而產生的，當然推尋到最初產生的詩歌作品，那麼，連帶發生一個問題，就是詩歌是甚麼時候產生的？

現在我們參考羣書，證以實例，對於這一正一副的問題，答復如下：

一、詩歌產生年代極早，是在有文字以前。

二、詩歌產生的原因，共有七種：

1. 爲男女愛情的媒介物。

2. 爲悲傷時發抒鬱結之用，或快樂時助興之用。
 3. 爲戰爭時鼓動尙武精神之用。
 4. 爲工作時唱來安慰自己及同伴。
 5. 祀神時唱來媚神。
 6. 將語言編爲整齊有韻的詩歌式，使得便於記誦。
 7. 將語言編爲巧妙的詩歌式，以當遊戲。
- 不過，凡是文學作品，都以情感爲主，詩歌爲文學之一，當然也以情感爲主，完全沒有情感，不能算是詩歌。所以由（6）（7）兩個原因而產生的，因爲沒有情感，不能算是詩歌；至多，只能說有詩歌的形式罷了。

這是一個大略，詳細的說明，請看下文罷。

二 詩歌產生的年代——在有文字以前

爲甚麼說詩歌的產生在有文字以前呢？原來詩歌是用口唱，不是必須用文字寫的；所以在沒有文字以前，可以有詩歌。而詩歌又是人民情感的表现，情感是天生成的，不必學而後能，所以太古人民或野蠻民族，其他的學術都不曾有，而詩歌總是有的。

再放寬一步說，不但人類有詩歌，有些動物也有詩歌。嚶嚶的鳥聲，就是鳥子的詩歌；唧唧的蟲聲，就

是蟲子的詩歌。鳥子、蟲子，且有詩歌，何況是人類。讀者如不信，請看下面詩歌產生的原因，就可以知道。如要引實例爲證，也不必引旁的例，只看中國社會上流行的民歌，創作的人，並不是甚麼有學問、讀書、識字的人。傳習的人，他們都是用耳朵聽來，用口唱。倘使把他們唱得爛熟的歌，寫在紙上，他們反而一字不識了。

總之，詩歌是人們情感的表現，情感發動了，自然而然的唱出來，自然而然的成了音節，自然而然的能感動他人。只憑口唱，不憑筆寫。所以同文字可以不發生關係。這一層說明白了，下文再說詩歌產生的原因。

三 產生原因之一——爲男女愛情的媒介物

爲甚麼說詩歌是男女愛情的媒介物呢？在太古時代或野蠻民族，男女相悅，多用唱歌做媒介。旁的不說，單說中國的苗、獠各族，就是這樣。他們結婚的方法，就是在風和日麗的時候，男女相與唱歌於山巔水涯，大家合意的，便約爲婚姻，當時就結婚。結婚以後，才各告訴他們的父母。名目叫做「跳月」也有的將情歌刻於刀上，寫於扇上，以相贈餽，謂之刀歌、扇歌。這就是野蠻人用詩歌做愛情媒介物的一個證據。如說到我們，在太古時代，大概也是如此。國風以前，不可考了，就是國風裏採蘭贈藥，多半是男女相悅之詞。到了後世，就變了一種艷詩，直到現在還盛行。

不但是人如此，就是鳥子和一小部份的蟲子也是如此。他們求偶的方法，就是唱出好聽的曲子來，

博他嘉耦的快樂，引起他嘉耦的愛情。人既是動物之一，所以求偶的方法，也是這樣。尤其是太古人及野蠻人和烏子蟲子更相近，故求偶的法子更相同。

苗、獠民族的情歌，從前人的書裏，也有把他記下來的。如苗歌云：

金龍妹，日夜相思路難通。寄歌又沒親人送，寄書又怕人開封。

遠處唱歌沒有離，近處唱歌離一身。願兄爲水，妹爲土，和來捏作一個人。（離字不可解）

獠歌云：

思狼猛！行路也思，睡也思。行路思娘留半路，睡也思娘留半牀。（娘，指情女）

鄧娘同行江邊路，卻滴江水上娘身。滴水上身娘未怪，要憑江水作媒人。（鄧譯言與）

就我們漢人說，現在江浙一帶流行的民歌，也就有一部份是情歌。如云：

竹公竹婆，竹爺娘！今年讓爾長，明年讓我長，爾長無用處，我長嫁兒郎。（爾，同你）

一年去，一年來！又見梅花帶雪開。梅花落地成雪片，開筍等雪待耶來。

這完全是真情流露，並非有意做出來的，所以不必要有知識的人，亦不必要有學問的人，也會做。他們做這樣的詩，就是爲男女愛情的媒介。

黃公度的詩集裏，載著一首「都踊」歌。是他在日本時做的，他看見日本西京民間的風俗，男女以歌舞爲愛情的媒介，就做他們唱歌的口吻，做這「都踊」歌。他們的序道：「七月十五至晦日，每夜巨

索街上，懸燈數百，兒女艷妝靚服爲隊，舞蹈達旦，名曰都踊。所唱皆男女猥褻之詞……」歌曰：

長袖飄飄兮鬢娥，荷荷！裙緊束兮帶斜拖，荷荷！分行逐隊兮舞僂僂，荷荷！往復還兮如擲梭，荷荷！回黃轉綠兮揆莎，荷荷！中有人兮通微波，荷荷！貽我釵鬢兮，餽我翠螺，荷荷！呼我娃娃兮，我哥哥，荷荷！柳梢月兮鏡新磨，荷荷！雖眠、貓睡兮，犬不呵，荷荷！來不來歡奈何，荷荷！一繩隔兮阻銀河，荷荷！雙燈照兮暈紅渦，荷荷！千人萬人兮，妾心無他，荷荷！君不知兮棄則那，荷荷！今日夫婦兮，他日公婆，荷荷！

荷百千萬化身菩薩兮受此花，荷荷！三千三百三十三座大神兮聽我歌，荷荷！天長地久兮無差訛，荷荷！

「荷荷」二字，有聲無辭，這樣有聲無辭的字，在中國樂府裏也有的。這可以見以詩爲男女愛情的媒介物，無論甚麼地方，無論甚麼時候的人，都是如此。

在中國的詩歌界裏，舊式詩人塗脂抹粉的香奩詩，卿卿我我的疑雨體，都是從這個原因產生出來的。新式詩人我愛你，你愛我，哥哥，妹妹的情詩，也都是從這個原因產生出來的。由這一個原因而產生的詩，當然要佔全詩歌的一大部份，誰也不能否認他不是詩。

不過有一個問題要解決，就是他們詩歌裏所表現的情，是不是真情？倘然是真情，那就是頂好的詩；倘然不是真情，那就是「肉麻的話」了。

四 產生原因之二——爲悲傷時發抒鬱結之用或快樂時助興之用

爲甚麼說詩歌爲悲傷時發抒鬱結之用，或快樂時助興之用。這句話不必要我自己回答，可以拿詩序（就是詩經的大序，相傳是子夏做的，但不能確知是誰做的）裏的一段話，來代我回答。詩序說：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後來朱子註詩經，做一篇序，也本著詩序的話，說道：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又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音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上面兩段話，同是一個意思；我們再用淺近的文字，把他申說申說，就是：

人心中有了喜怒哀樂的情感，鬱在胸中，不能再鬱，於是要說出來；卻又很婉曲，很微妙的，不是尋常的語言所能發表得出，於是帶歎帶唱的說出來，自然而然成了一種音節，那就是詩。做詩的人，把胸中的喜怒哀樂發表出來了，便覺得很舒服，很快活；叫他不要做，他便覺得沈悶不過。這便是詩爲發抒喜怒哀樂之用。

喜怒哀樂的情感，不論甚麼人都有的，不過，不感觸則不發。而愈是理智程度低的人，情感愈是真，所以在太古時代，或未開化的民族，本著他自然的情感，發而爲詩歌，往往有很好的作品。至於理智程度高的人，或者他沒有真的情感，而卻要做詩，那詩就不成詩了。可以送他一個名字，叫做「假詩」。因爲他詩中的喜怒哀樂，都是假的。

這一種詩的例子，可舉一首樵夫哭母歌爲例，歌道：

叫一聲，哭一聲，兒的聲音娘慣聽。如何娘不應？

樵夫是一字不識的人，他也不是有意要做詩，但是心裏有很深的悲痛，說不出，只唱得出。不唱出來，悶在肚裏，實在難受，唱了出來，就可以減少他心裏的悲痛。看這一件事，詩是痛苦時發抒鬱結之用，很明白了。反轉來說，快樂時唱來助興，也是一樣。

由這個原因而產生的，也要情感是真的，才算是好詩。情感不真，假哭，假笑，那是甚麼東西。

五 產生原因之三——爲戰爭時鼓動尙武精神之用

爲甚麼說詩歌爲戰爭時鼓動尙武精神之用？因爲詩歌含有一種刺激性，如酒和煙一般，能穀使人改變常度，能穀使人發狂。（專指一種激烈的詩歌而言）戰爭的時候，很用得著。這不但人類如此，就是其他動物也是如此。試看蟋蟀是好鬪的動物，他在遇著敵人的時候，往往振翼發聲，這種作用，一方面是嚇敵人，一方面是鼓動自己的尙武精神。人類的軍歌，就是根於這原理而作的。大家都知道，舊俄國的哥薩克兵，是不可當的。他們的勇敢，或者是得著蒙古的軍歌之助。舊友程善之嘗譯蒙古軍歌數章，自註謂，拔都西征，播以入俄，迄哥薩，無不知有誦之者。這歌的前五章云：

可汗如太陽，高高坐東方。威德之所被，燦爲天下光。部屬如草木，小醜如冰霜。草木日以長，冰霜日消亡。太陽有出沒，可汗壽無疆。

（可汗，音克寒。胡語，譯言王。）

惟我大可汗，手把旌與旗。下不見江海，上不見雲霓。天亦無條羅，地亦無靈祇。上天與下地，俯伏肅以齊。何物蠢小醜，而敢當馬蹄？

獅子夜吞月，可汗朝點兵。兵符一以下，千里不留行。壯士得兵符，中夜起秣馬。秣馬望天明，長嘯大旗下。

美人送壯士，手把黃金卮。朔風粟以冽，凜凜傾城姿。美人語壯士：此去無濡遲！生當立功名，死當隨鼓旗。無爲作降虜，令我無容儀！壯士拍手笑：何事多言爲？我有七寶刀，礪志與相期。恨望日已久，而今乃得之。躍馬一揚鞭，去去不復辭。白馬灑赤血，少女施焉支。壯士赴戰場，還似新婚時。（馮支，同胭脂）

前兩章寫國王的尊嚴，後三章寫戰士的勇敢，不怕死，就是我們不主張以武力侵掠他人的人，讀了這軍歌，也禁不住野心勃勃。這可見得他的刺激力之強烈了。各國多有軍歌，獨是我們中國，素來主張和平，所以沒有這樣的軍歌。就是唐人的詩裏，有些輕生敢死的話，也是在南北朝以後，胡人與漢人雜居，受了胡人的影響而變化的，不是漢族的本色。這話很長，待後面再說。（參看本書第三編第一章第四節）

由這個原因而產生的詩歌，以作者好鬪的程度的高下，斷定作品的好壞。例如前面所引的蒙古軍歌，可以爲證。他決非文弱書生所能擬作的。

六 產生原因之四——爲工作時唱來安慰自己或同伴

爲甚麼說詩歌爲工作時唱來安慰自己或同伴呢？凡人在工作的時候，總覺得很沈悶，尤其是用力的事，更覺沈悶。沈悶極了，禁不住要喊出來，我們尋常所聽見的扛東西的人，所喊的「杭育！杭育！」的聲音，可以說就是最簡單的詩歌。他們這樣的喊着，無非是藉此發洩他們胸中的沈悶，可以忘記了勞

苦，可以得到一種安慰。

再進一步，就是把工作的情形，或是另取一些故事，編成歌，在工作時，一面工作，一面唱。如此安慰了自己以外，還可以安慰同伴。

這一類的歌，在農人插秧時唱的，名爲「秧歌」，樵夫唱的，名爲「樵歌」，漁人唱的，名爲「漁歌」，牧童唱的，名爲「牧歌」，撐船的人唱的，名爲「櫂歌」。此外採桑歌，採茶歌等，又都是女子工作時所唱的了。

在中國古書裏，漁歌，如楚辭裏所引的，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水經注所引的湘中漁歌，

帆隨湘轉，望衡九面。

說苑所引的榜人女歌，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等歌，爲最早。後來在詩集裏看見這一類的詩更多，然已不是本來的面目，大多數是文人擬作的，或是文人取材於民歌而改作的。例如張志和的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

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這漁歌，就是文人擬的。

又如朱彝尊的鴛鴦湖權歌，也是文人擬作的。不過中間有一首，我疑心他是採用原來的權歌，而加以修飾的歌云：

勸郎莫飲黃支犀，勸郎莫聽花冠雞。聞琴橋東海月上，烏夜村邊烏未啼。

這一類的歌，直接歌詠工作的很少，大概都是情歌。如上面一首，就是情歌了。

七 產生原因之五——祀神時唱來媚神

爲甚麼說祀神時唱來媚神呢？在太古時代或野蠻民族，沒有不祀神的。祀神的儀式，除了拜以外，就是歌和舞。那麼很用得着這樣的媚神詩了。就西洋說，在希臘時，便有這樣的詩歌。叶以四絃琴，遇著節期，賽會祀神，便唱著給神聽。就中國說，楚辭裏的九歌，就是楚人祀神時所唱的曲子。屈原見他文詞鄙陋，把他改了一下，便成爲今日所見的楚辭裏的九歌。但是據我們的理想，在九歌以前，早已有了，不過沒有確實的記載。詩經裏沒有這樣祀神的詩，或說當時不是沒有，乃是被孔子刪詩時刪掉了。孔子是不語怪，不語力，不語亂，不語神的。祀神的詩，那有不被刪的道理。（詩經裏的頌，和祀神詩相似而不同。頌是祭祖宗時用的，不是祀神用的。子孫對於祖宗，還把他當一個人看待；所謂事死如事生，就是這個意思。所以頌裏的祖宗，和九歌裏的離奇怪誕的東皇太一、雲中君、河伯、山鬼，大不相同。這一層我們

要辨清楚)

九歌共有十一首，不能全錄，今錄山鬼一首在這裏，以代表中國最初的祀神的歌曲。

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薛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蘅，折芳馨兮遺所思。予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巖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漫漫。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聞。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三秀，就是芝草)

這種唱歌媚神風氣，中國直到現在，還沒有革除。試看鄉下每年迎神賽會時，必要演劇，這就是古時遺留下來的風俗，至今沒有改變。

由這個原因而產生的詩歌，要看作者迷信的程度如何。迷信程度愈是深，情愈是真，詩歌愈是好。迷信程度淺，情就不真，那麼，詩也就不好。

八 產生原因之六——將語言編爲整齊有韻的詩歌式使得便於記誦

爲甚麼說將語言編爲整齊有韻的詩歌式，使得便於記誦呢？就是因爲古時抄寫的工具沒有發達，印刷更談不到，要緊的語言，全要記憶在腦子裏。但是語言冗繁，記憶起來，很不容易，不得不用口讀熟了，幫助記憶。既然要讀熟了幫助記憶，那就不得不編成整齊有韻的詩歌式。不然，也就無法能讀熟。在中國古時候的諺語，就是這樣。(本來是謠，諺並稱，然謠與諺不同。謠，大概是含一點刺諷時事的意味，

如吳王夫差時童謠云：「梧宮秋，吳王愁。」就是一個例。諺，略近格言，或是一種閱歷有得之語，如云：「曲則全，」就是一個例。所以諺當歸入此類，而謠當歸第二類，就是本章前面所說的七個原因中之第二原因）

我國古代有名的諺語，略錄數則如下：

生相憐，死相捐。

衆心成城，衆口鑠金。

長袖善舞，多金善賈。

這些話，本不必要拿他編成整齊有韻的詩歌式，所以編成這個格式，無非是取其便於記憶罷了。

古代的識字書有急就篇，常識書有三字經，後世的醫書裏有所謂「湯頭歌」，珠算裏有「三三十一」，「二一添作五」的歌訣。尤足以證明是爲便於誦讀幫助記憶起見，才編成整齊有韻的詩歌式。就是記事詩，也是因此原因而產生的。

不過由這個原因而產生的，不能算是詩歌，除了記事詩以外，至多只可說有詩的形式。就是記事詩，也看如何記法，譬如著意描寫的，如木蘭詩之類，尙可說是詩；倘不是著意描寫的，如三字經中的「夏有禹，商有湯，周文武，稱三王。周轍東，王綱墮；逞干戈，尙遊說。」何嘗不是記事，何嘗不是整齊的句子，何嘗不是有韻？然而他沒有文學意味，恰和「三一三十一」「二一添作五」一般，決不能算是詩。

九 產生原因之七——將語言編爲巧妙的詩歌式以當遊戲

爲甚麼說將語言編爲巧妙的歌式，以當遊戲呢？這是除了遊戲以外，沒有第二個作用。在中國古時候，這樣詩歌式的遊戲語，要算『少所見，多所怪；見橐駝，言馬腫背。』（見東漢時牟融所引古諺）爲最有趣了。其次，爲漢樂府裏的「枯魚過河泣。」其詩云：『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鯉：相教慎出入！』

也滑稽可笑。後世詩歌裏的一切遊戲詩，都出於此。（我前幾年曾經調查舊詩中的遊戲詩，共有三十多種體裁）

這樣的遊戲詩，據我們的理想，也不是至漢時才有。他們的產生，應該很早。但是我們現在所能看見的作品，要算上面兩首最早而且最滑稽了。

由這個原因而產生的，除了滑稽的趣味以外，沒有甚麼。然而滑稽的趣味，含有些文學的趣味，而他的形式，又是詩，也勉強可認他是詩。若就情感說，那就不是詩了。

一〇 如何研究詩歌

我們讀了上面各節，可以知道詩歌是甚麼了。於是我們可以研究詩歌。但是，研究詩歌也有各方面的不同，我們不得不略說一說。

第一種，是普通的研究，或名初步研究。關於這種研究的書，普通稱爲「詩歌概論。」

第二種，是專門的研究，或名進一步的研究。關於這種研究的書，大概分爲三類如下：

一、詩歌原理。

二、詩歌史。

三、詩歌的藝術。

詩歌是爲甚麼而產生的？
詩歌和人生有甚麼關係？
研究這些問題的，是叫「詩歌原理」。
詩經曾經孔子刪過沒有？
古詩十九首是西漢人作的，或是東漢人作的？
李白、杜甫和唐以前，唐以後的詩關係如何，研究這些問題的，是叫「詩歌史」。

凡是關於字句的結構，音節的調和等問題。是叫「詩的藝術」。

說到專門研究，往往一個人只能研究三類中的一類，或是兩類。能於三類都能有精深研究的人很少。

因爲三類的性質不同，所以很難以一人兼顧。第一類，是要用研究哲學的方法去研究；第二類，是要用研究歷史的方法去研究；第三類，那就是文學的本身了。三類的性質如此不同，所以以一人兼顧三類，很不容易。

究竟三類有密切的關係，在初步研究的人們，還是要關於三類的常識，都有一些。所以初步必須讀「詩歌概說」一類的書。我這一書，就是預備供這個需要而作的。

第二編 中國詩歌形式上的變化

第一章 從口訣到詩詞散曲新詩

一 總論

我們研究中國詩歌，把他分爲(1)形式，和(2)實質兩面研究，比較容易明白。現在先講形式。中國詩歌的形式，從一般人說起來，最早的是四言，到後來變爲五言，七言，又由古詩變爲律詩，絕詩，再由詩變爲詞，詞變爲曲。其實，並不是這樣的情形。我以爲他的形式的變化，乃是「口訣」和詩歌分合的關係，不單是詩歌變化的關係。因此，我們說到詩歌的形式的變化，不得不先說明何謂口訣？何謂詩歌？現在分別說來。

一、何謂口訣？

二、何謂詩歌？

三、口訣和詩歌的混合。

四、口訣和詩歌的分離。

二 何謂口訣

口訣，是把一件事情，或一番意思，編成整齊而有韻的文字。他是理智的，他的形式是很整齊的，他的

目的是教人家容易念熟，念熟了，可以幫助人家的記憶力。（參看第一編第八節）

他和詩歌不同。詩歌是情感的，詩歌的形式，雖然可以整齊，但不必一定要整齊。詩歌的目的，不是要讀者由這首詩得到一些知識，是要讀者領會作者情感。

口訣發生很早，因為在上古時候，文字簡單，不設充分的應用，許多事情，往往不用文字記載，只憑腦力記憶，要用腦力記憶，就不得不用口訣來幫助了。

最早的口訣，流傳到現在，仍通行的，如老子上的「曲則全」，是一句很古的口訣。在老子時已稱是引用古語。此外周秦兩漢人書中所引的古語，也都是古代流傳下來的口訣。如：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左傳引古諺（諺為口訣的一種）

獸惡其網，民怨其上。

國語引諺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同上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史記黃歇傳引諺

三月昏，參星夕，杏花盛，桑葉白。

東漢崔寔四民月令引農語

射的白，斛米百；射的玄，斛米千。

水經注引諺（射的山名）

以上都是比較古的口訣。後世口訣更多，習珠算的有口訣；學醫生有湯頭歌；農人有占候天氣的口訣；有播種及收穫的口訣；小孩子讀書，在沒有教科書以前，開始就是讀口訣，在漢朝有急就篇，南北朝

有千字文，唐朝有蒙求，宋以後至清，有三字經。

急就篇，是漢朝史游撰的。是把人人必需的常識，編成七字有韻的文字。如中間記食品一段云：

稻黍稷，稷粟麻，餅餌麥飯，甘豆羹。葵韭葱，薤麥蘇，薑蕪荳，鹽豉醃酢醬。芸蒜薺，芥菜萹香。

蒙求，是五代時李瀚撰的。把歷史上名人的故事，編成四字有韻的文字。如云：

王戎簡要，裴楷清通。孔明臥龍，呂望飛熊。楊震關西，丁寬易東。謝安高潔，王導公忠。

又云：

初不起石，左慈擲杯。武陵桃源，劉阮天台。

千字文，是南北朝周興嗣撰的。三字經，是宋朝王應麟撰的。此二書至最近還很通行，不比急就篇和蒙求，不容易看見。（三字經到宋以後，有他人增補過）這裏不必多引。總之，急就篇至三字經，都是著名的口訣書。他們的效力，的確能幫助人家的記憶。後來除了幾部著名的口訣書而外，還有許多零碎的口訣。有的是普通的，有的是屬於一種職業的。如：

冷莫當風，窮莫借債。

活到了，學不了。

是普通的。又如：

大麥不過年，小麥不過冬。

六月不熱，五穀不結。

是農家用的。

就是研究文學的人，也有他們的口訣。曾國藩品評古人詩文的口訣云：

詩之節，書之括，孟之烈，韓之越，馬之咽，莊之跌，陶之潔，杜之拙。

我從前也有個讀詩的九字訣，云：

四言讀毛，五言讀陶，七言讀騷。（毛，謂毛詩）

以上把口訣說明白了，我們再要知道口訣只是口訣，不是詩歌，切不可把他誤認為詩歌。口訣為甚麼不是詩歌？且看下文。

三 何謂詩歌

詩歌的最簡單的界說，就是「詩言志，歌永言」，「志」字，當情字講。詩言志，就是說，詩是表情的文字。歌永言，就是說，把言志的詩，拿來延長聲音，慢慢的唱，就是歌。

由此可知詩的條件，必須是表情的。形式雖然可以整齊，卻不必一定要整齊。因為唱的時候，或緩，或急，字數可以任意增減，例如：「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迴合曲欄斜。」可唱作：「別夢依依，到了謝家，則見那小廊迴合，曲欄斜。」

「了」字，「則見那」三字，都是隨意加上去的。這就是由詩變成詞，詞變成曲的原因。

自從詩經中的詩，到後來的樂府，及民間流傳的山歌，除了極少的一部份而外，決不拘定全首都是四言，或五言，或七言。

拘定四言，或五言，或七言的詩，他是已經口訣化了。

今人很提倡散文詩，我也贊成此說。不過要是表情的散文，可以慢慢的唱的，才可以算詩。不是使寫幾句論說文，記事文，也可以算詩。舊文學裏，很可以尋出些散文詩來。例如：

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五代吳越王錢鏐寄婦書）

這分明是散文。然而他飽含着詩意，所以也就是詩。我們就是要把他硬改爲七言詩，也很容易。只消刪去無關緊要的「可」字「矣」字，改成：

陌上花開緩緩歸。

便是一句七言詩了。又如：

寒食近，小住爲佳耳！（晉人帖）

這分明是散文。然他也飽含着詩意，所以也就是詩。宋人辛稼軒利用他做成兩句詞云：

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爲佳耳！

略一改動，就成爲兩句絕妙好詞了。然以上兩例，都是本身含有詩意，所以無論散文，非散文，都是詩。如本身不含詩意，則雖然硬做成整齊而有韻的文字，終是口訣而不是詩。

我們再舉兩首民歌，說明詩歌和口訣不同的地方。

秋月一輪明似鏡。秋風兒陣陣，吹落了梧桐。秋雁兒聲聲，叫的傷悲痛。秋雨兒作人的淒涼，添人的病盼不到的五更。是怎的悲秋，更比傷春重？是怎的悲秋更比傷春重？

這一首民歌，最容易看得出和口訣不同的地方，就是最後「是怎的悲秋更比傷春重？」要重一句。倘然是理智的文字，一句說明一番意思，已經說過了，爲甚麼再要重說？這種重句，只有表情的文字裏有的。在表情的文字裏，有了這樣一句重句，能穀把滿肚子裏的情感，更充分的表現出來。讀者只要照著唱下去，就可以知道了。

這首民歌，也可以把他做成口訣化的詩，如下：

秋月一輪明如鏡，秋風陣陣落梧桐。雁聲叫得愁人病，卻比傷春更不同。

如此，整齊雖然整齊，卻不及原文活潑了。

再一首民歌云：

人兒，人兒，今何在？花兒，花兒，爲的是誰開？雁兒，雁兒，爲何不把書來帶？心兒，心兒，從今又把相思害。淚兒，淚兒，掉將下來。天兒，天兒，無限的淒涼，怎生奈！被兒，被兒，奴家獨自將你蓋。

這首民歌中的人兒，人兒，花兒，花兒等，重複的地方，也是表情文字所獨有的。倘把他做成口訣化的詩，前四句如下：

人今何在？花爲誰開？雁不帶書來，心把相思害。

如此，整齊雖然整齊，也不及原文活潑了。

高麗有幾首民歌，經高麗詩人申紫霞把他改爲七言絕句式的漢詩，我讀了，覺得他的情感很豐富，但未免被形式所束縛了，很不自然。雖然原文如何，不得而知，但終覺得改本太不活潑。因此，我把他再改回來，當然和原文不同，但是原有的情感，不但不曾失去，而且更能充分的表現出來。現在將申君的改本，和我的改本，並錄如下，以資比較：

水雲渺渺神來路，琴作橋梁濟大川。十二琴絃，十二柱，不知何柱降神絃？（申紫霞的改本）

雲渺渺，水迢迢。神來欲度，把琴作橋。十二條琴絃，十二枝柱，那條絃上是神來路？（我的改本）

茸茸綠草青江上，老馬身閑謝轡銜。奮首一鳴時向北，夕陽無限戀君心。（申紫霞的改本）

江邊芳草萋萋，閑殺江干老馬，鞍轡已全弛。他一片壯心未死，昂首長鳴，在夕陽影裏，戀君心切，臨風無限依依。

我們看了以上許多例，那麼，何謂詩歌？我們可以明白了。但是，在中國的舊詩裏，給研究者一件極困難的事，就是詩歌和口訣混合不分。待下一節再說。

四 口訣和詩歌的混合——五七言詩的成立

口訣和詩歌同時發展，到了漢、魏以後，以至最近，他們就混合起來。就是漢、魏以後的詩歌，大部份確定了爲五言，唐以後的詩歌，除了五言以外，又有一大部份，確定了爲七言，而且唐以後的律詩，絕詩，有

規定的字數，句數，是一步一步的做成機械式的文字。他的唯一的原因，就是要有規定的字句，確切不移，更便於記憶。這就是口訣化了。一方面，詩歌漸漸的口訣化了，一方面，本來是口訣的，也冒題著詩歌的名稱。於是口訣和詩歌混合不分，這是研究中國文學者極感困難的一件事情。我們現在先要把混在詩歌中的口訣認明白，把他屏諸詩歌之外；再把口訣化的詩歌解放，使他脫離了口訣的束縛。

考詩歌的口訣化，惟一之標準，就是整齊。甚麼叫整齊？就是每首有規定的句數，每句有規定的字數。於是就產生出最適宜的五七言律絕的詩來。

何謂五七言的律絕最適宜？如今先說五七言。因為每句有一言二言，以至九言，十言，無不可以。（指全首一律的一言二言，以至九言十言）但一言，二言，太簡，言不足以達意，故通首一言或二言的詩，是沒有的。而八言，九言，十言，又太累贅，故通首八言，九言，或十言的詩，也沒有。（全首八言和全首九言的詩，也有，不過是絕端的少見）此外二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都是有的。隨便舉幾個例。通首三言的，還是謠諺，不過含有情感而已。如：

生相憐，死相捐。（列子引諺）

直如絃，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後漢順帝時京都童謠）

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後漢時長安語）

曲有誤，周郎顧。（三國時吳謠）

梧桐秋，吳王愁。（吳王夫差時童謠）

以上五首都含有情感，而第五首所含的情感，更能深切的表出，雖是謠諺，實和理智的口訣不同。通首四言的，除了詩經及謠諺不算而外，如曹操的短歌行，陶潛的停雲等都是短歌行云：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雀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停雲四章之一云：

簫籥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幽邇，搔首延佇。

曹孟德和陶淵明的四言，是很有名的。此外晉、唐以後的四言詩很多，不及徧舉。

通首六言的，如王維的田園樂七首之二云：

採菱渡頭風急，策杖林西日斜。杏樹壇邊漁父，桃花源裏人家。

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烟。花落家童未掃，鳥啼山客猶眠。

五言和七言最通行，不必說了。照此看來，自三言至六言，都有人試過。而惟五言和七言，最得勝利。其餘，大概可說是失敗了。不過失敗的程度不一。大概是六言最爲失敗，次則三言，次則四言。

我們承認了五七言得了勝利，現在尋出他們得勝利的原來。我的意見，字數是單的，音調較爲銳

利，字數是雙的，音調較爲圓鈍。自然是銳利比圓鈍好，所以四言、六言失敗，而五言、七言勝利。三言雖是單數，但是太簡，不能充分的達意，所以也在失敗之列。

以上字數的關係，說明白了。再說句數。每首的句數，要做成口訣化了，都取雙數，而不取單數。除了極少數的幾首例外，是三句，其他都是雙數。雙數自兩句，四句，六句，八句，十句，以至十二句，十四句等，雖無限制；但以四句八句最爲適中。於是絕詩、律詩，就採取這種適中的格式，而在詩壇上各佔著一個重要的位置了。

總之，五七言律絕詩，是口訣化了。而他們在口訣化中更有特別的成績，其他五七言古詩等，雖不受句數的限制，但受了字數的限制，也是口訣化了。只有雜言的古詩，和後出的詞曲，是不受口訣化的。

五 口訣和詩歌的分離——雜言古詩的復活及詞曲的產生

雜言的古詩，和詞曲，不受口訣化，也就是詩歌和口訣脫離關係。誰也知道，詩歌一經口訣化了，便不自然。多了一個字，硬要刪去一個；少了一個字，硬要加上一個。這樣的做，怎樣能好多數不會做詩的人，固然弄僵了；就是所謂名家，也難免此病。例如孟浩然的送謝錄事之越詩云：

清旦江天迥，涼風西北吹。白雲向吳會，征帆亦相隨。想到耶溪日，應探禹穴奇。仙書倘相示，余在北山陲。

這首詩，本來很好，卻是第五句耶溪，本是若耶溪，浩然因爲被字數所限，不得不把「若」字割去，稱爲耶溪。他在別的詩裏，又稱黃鶴樓爲鶴樓，榮啓期爲榮期，都是同樣的毛病。

這種的束縛，大概起於漢魏，至南北朝、唐初而愈甚。於是有心人，不得不謀解放。首先解除這種束縛的人，就是李白。李白的成績，就是他的雜言古詩。如下面兩首，就是一個例。遠別離云：

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日慘慘兮，雲冥冥，猩猩啼煙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雲憑憑兮欲吼怒，堯舜當之亦禪禹。君失臣兮龍爲魚，權歸臣兮鼠變虎。或言堯幽囚，舜野死，九疑連詭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帝子泣兮綠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蒼梧山奔，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

又如幽泉澗云：

拂彼白石，彈我素琴。幽澗愀兮，流泉深。善手明徽，高張清心。寂歷似千古，松鸞颺兮萬尋。中見愁猿弔影而危處兮，叫秋水而長吟。客有哀時失職而聽者，淚淋浪以沾襟。乃緝商、緩羽，潺湲成音。吾但寫聲發情於妙指，殊不知此曲之古今。幽澗泉，鳴深林。

李白生於南北朝之後，能將當時的種種束縛，解放得乾淨，確是詩歌界的一次大革命。不過，李白的解放，乃是以散文之筆寫詩，和後來由詩變爲詞曲，又不相同。所以李白的解放，可說由口訣化的詩，回復到散文式的詩。我們試將他的詩，改變爲散文，是極容易的。就拿前面的遠別離前半首做個例罷，把他略加幾個字，便成爲散文，如下：

古有所謂遠別離者，乃皇、英之二女也。其別也，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遙深。誰不言此離苦耶？當夫白日慘慘，青雲冥冥，猩猩啼煙，而山鬼嘯雨於斯時也，我縱言之，亦將何補？蓋竊恐皇穹不照余之忠誠耳！

李白以後的第二次變化，就是唐末五代由詩變爲詞了。詩詞本是一物，詩變爲詞，不過脫離口訣式的束縛，而使他便於歌唱而已。我們試看初步的詞，只不過把一首詩加了幾個字，或減了幾個字，如下面兩首，便是個例：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張志和漁歌子）

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韓翃章臺柳）

第一首，是把絕詩的第三句，變化爲三言的兩句。第二首，是把絕詩第一句，截去四字，又把「章臺柳」重唱一遍。

這種變化的原因，完全因爲口訣式的五七言詩，不便於歌唱，所以在歌唱的時候，任意增減字數，這所增加的字，不必有意義，只不過是一種聲音罷了。（下文另詳）這種無意義的聲音，名爲「和聲」，或名「泛聲」，或名「散聲」，後人又把他填成實字，乃就變成宋人的詞。所以無意義的聲音，在詞裏已看不見，但在元明人的曲裏，又有了。如：

唱一聲水紅花也囉！

月明千里故人來也囉！

「也囉」二字，是沒有意義的，只是歌唱的時候，多唱此二字，則覺得聲調婉轉，格外好聽，也格外的能表現出情感。這一類的字，並不必在句尾，也有在句中的。

又宋人賀鑄的東山樂府，他往往借用唐人的詩句，其中有太平春一首，乃是全取唐人的絕句，於每句的下面，加三個字而組成的。原詞云：

秋盡江南草木凋，晚雲高。青山隱隱水迢迢，接亭皋。二十四橋明月下，（原註，一作夜）弭闌棹。玉人何處教吹簫？可憐宵！

就文字而論，每句下面所加的三個字，實在等於贅疣；卻不知這三字，本非實字，初不過只有聲音，後乃變爲實字。這就是詩變成詞的唯一原因了。

自唐末五代的第二次變化，以後就是元人由詞變爲散曲了。曲比詞更自由，字句更可以隨便伸縮，也更和白話接近。如元人無名氏的小令云：

問甚麼虛名利管甚麼閒非？想着他擊珊瑚，列錦帳，石崇勢，則不如卸羅衫，納象簡，張良退，學取他枕清風，鋪明月，陳搏睡。看了那吳山青似越山青，不如今朝醉了明朝醉。

又如無名氏喜梧桐四季閨怨之一云：

春來景色嬌，燕子歸來早。偏俺那有情人，一去無消耗。手抵着牙兒，交（同教）我好心焦。時景兒不相饒，辜負了人年少。這其間共誰，共誰，兩個歡樂。（音做）

自元人散曲第三次變化以後，接着四次，五次……有許多的變化，如元人的雜劇，明人的崑曲，清人的京戲，以及旁出的鼓詞彈詞等等，都是。不過，他已不是純粹抒情，已走入記事的範圍裏去了。待下章另說。

六 將來變化的推測——新詩的將來

以上所說的，是形式上已經過去的變化，是舊詩的變化，自從新文學產生以來，有了新詩，於是又有變化，而現在還沒有定，將來更不知有甚麼新的變化發生。不過，我可斷言一句：變只管變，總是和前面所說的變遷，同一個標準。向這標準而行的，是不錯；背這標準而行的，是不對。其他字句之間，是沒有限定的方式了。再舉兩首詩歌爲例如下：修人的聽高麗玄仁槿女士奏佳耶琴云：

沒處灑的熱淚，

向你灑了罷！

你咽聲低唱，

你抗聲悲歌，

你千萬怨恨，

都到指尖。

指尖傳到琴絃，

琴絃聲聲地深入人的心了；

* * *

又黎錦暉的寒衣曲云：

第一歌

你洩發了你的沈痛多少？

蘊藏在你心底裏的沈痛，還有多少？

啊！人世間還賸這哀怨的音，

總是我們的差罷！

我的高麗啊！

我的中華啊！

我的日本啊！

我的歐羅巴啊！

寒風習習，冷雨淒淒。鳥雀無聲，人寂寂。織成軟布，斟酌翦寒衣。母親心裏，母親心裏，想起嬌兒，沒有歸期。細尋思！小小的年紀，遠別離。離開父，離開母，離開兄弟姊妹們，獨自行千里。難記！難記！腰圍粗細，身段高低。尺寸無憑難算計。望着那灰線空着急，望着那剪刀無憑依，望着那針兒，只好嘆氣，望着那線兒沒有主意。記取，記取，哥哥前年有件衣，比一比弟弟。

第二歌

琴歌陣陣，笑語盈盈。課罷歡娛歡不盡。綠衣人來送到包和信。仔細看清，仔細看清，看罷家書，好不開心！是母親親做的新衣寄遠人。一千針，一萬針，千針，萬針，密密縫。穿來軟又輕。對鏡，對鏡，不短，不長，不寬，不緊。新衣恰好合身。穿起那新衣記起人，記起那人來。眼淚零零，記起那人來，不能親近，不能親近。親近，親近，且把新衣比愛親，親一親母親。

這兩首詩，我認爲是新詩中很好的代表作品。第一首、和前面由口訣式的五七言詩變成李太白散文式的詩是一樣。第二首、和前面由口訣式的五七言詩變成詞曲是一樣。此外，我也曾看見有人做新詩，硬做成全首都都是九言，又有人全首都做成十言。這樣，無論如何，都是由詩歌回頭變爲口訣式了。

第二章 詩歌的旁枝（戲曲）

一 總論

中國詩歌的形式，除了前章所說的變化以外，再有一條變化的路徑，就是從紀事詩到戲曲。戲曲的內容，極爲複雜，這裏不能多講，單講和詩歌相關的一部份。他所經過的變化路程，大概如下：

一、紀事詩。

二、紀事詞。

三、搗彈詞。

四、元曲。

五、崑曲。

六、京戲。

此外再有支流，別派，爲：

七、彈詞。

八、灘簧。

九、大鼓。

現在把他們大略說一說：

二 旁枝之一——紀事詩

今人都知道，中國有兩首著名的紀事詩，一首是木蘭詩，一首是「孔雀東南飛」。木蘭詩是產生在南北朝時，「孔雀東南飛」雖然一般的人說，是漢末的作品，但其中也有南北朝時通行的話。如「青廬」等就是。因此，也有人疑心他是南北朝時人的作品。其實，這種作品，是流傳在平民口上的，傳來傳去，也不知經過了多少增減和改變，我們似乎不能根據現在所看見的本子，斷定他產生於何時。

中國有紀事詩，在國風裏已開端了。如「碩人其頤」一詩，就是記莊姜的故事，而且很有些小說的意味。詩云：

碩人其頤，衣錦褻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嬖，譚公維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後二章略）

此詩共四章：第一章敘莊姜之家世，第二章敘莊姜之美，第三章敘莊姜自齊來嫁於衛，車馬之盛，第四章敘齊國之富庶。而第二章描寫得尤工。以後在漢初也有紀事詩，比「孔雀東南飛」爲早，如「陌上桑」如「上山採蘼蕪」都是今錄如下：

陌上桑（一名豔詩羅敷行）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東南隅。青絲爲籠系，桂枝爲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細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捫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着幘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好有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未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值千萬餘。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白皙，鬢髮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上山採蘼蕪

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指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

從閣去。新人工織練。故人工織素。織練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練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在木蘭詩以後，人人所知的紀事名著，就是白居易的長恨歌和琵琶行了。從白居易而後，做這一類的紀事詩的人很多，雖然題材不同，而方式幾乎一樣。像清初吳偉業的圓圓曲，就是一個例。長恨歌、琵琶行，人人皆知，這裏不必錄，以後的紀事詩，也錄不勝錄，故紀事詩一節，就此結束，下面再說紀事詞。

三 旁枝之二——紀事詞

在唐以後，普通的詩，由五七言變爲長短詞，因此也有紀事詞出現。不過用詞紀事，有一件困難的事，因爲五七言的詩，可以做得很長，他的長度，是沒有限制的，若詞，就不能沒有限制，一首詞的字數，受了詞調的限制，不可隨意伸長，那麼，拿詞來記事，就困難了。然而作者又想出一個法子來，就是拿一連幾首詞，記一件事，如此，就把這個困難問題解決了。宋人趙德麟他拿十首商調蝶戀花的詞，來紀張君瑞和崔鶯鶯的事，（按前後又各有一曲，共十二首）這就是紀事詞的代表。不過，這種紀事詞，卻不多見，我現在把他特別拿出來講，因爲他是由紀事詩變爲元曲的一個關鍵，所以不可不注意。爲什麼說他是由紀事詩變爲元曲的一個關鍵呢？你看自趙德麟的蝶戀花詞，就一變而爲董解元的西廂，再變而爲王實甫的西廂，那麼，趙德麟的十首蝶戀花，可算是西廂記的初步了。今錄其前二首如下：

麗質仙娥生玉殿。諫向人間，未免凡情亂。宋玉牆東流美盼，亂花深處曾相見。密意濃歡方有便。不奈浮名，旋遣輕分散。最恨多

才情太淺，等閒不念離人怨。

錦帳重簾深幾許。繡履彎彎，未著離朱戶。強出嬌羞都不語。絳唇頰掩酥胸素。黛淺愁深妝淡注。怨絕情凝，不肯聊回顧。媚眼未勻新淚污，梅英猶帶春朝露。

四 旁枝之三——搗彈詞

自從趙德麟有了那十首蝶戀花，記張君瑞崔鶯鶯的故事而後，就變而有董解元的西廂搗彈詞。以前雖有「搗彈詞」之稱，到現在只稱爲「董解元西廂」或簡稱爲「董西廂」。他和記事詞的分別是如下：（一）記事詞幾首用一個詞調。（二）紀事詞中間不夾雜說白，搗彈詞中間夾雜說白。今錄董解元的西廂搗彈詞借廂一節如下：

（白）氣合道和，如宿昔交。法本請其從來，生對以儒學進身，將赴詔選。遊學連郡，訪諸先覺。偶至貴寺，喜貴寺清淨，願假一室，溫閱舊書。

（般涉調）（夜遊宮）（唱）君瑞從頭盡訴小生是西洛貧儒。四海遊學歷州府。至蒲州，因而到梵宇。一到絕了塵慮。欲假一室看書。每月房錢并納與。問我師心下許不許？

（白）生日：月終聊備房錢二千，充房宿之資，未知吾師允否？

五 旁枝之四——元曲

由董解元的西廂，再變而爲王實甫的西廂，他們唯一的分別，就是董解元的西廂，是用說書人的口氣，敘述故事；王實甫的西廂，是用書中人的口氣，他就完全成爲戲曲了。今錄王實甫西廂借廂一節如

下，以資比較。

(石榴花)(張生唱)大師一問行藏。小生仔細訴衷腸。自來西洛是吾鄉。宦遊在四方，寄居在咸陽。先人禮部尚書多名望。五旬上，因病身亡。平生正直無偏向，至今留四海一空囊。(鬪鸚鵡)聞你渾俗和光，果是風清月朗。小生呵！無意求官，有心聽講。(白)小生途路，無可申意，聊具白金一兩，與常住公用，伏望笑留！(唱)秀才人情，從來是紙半張。他不曉得七青八黃，任憑人說短論長。他不怕掂斤播兩。(上小樓)我是特來參訪。你竟無須推讓。這錢也難買柴薪，不殺齋糧，略備茶湯。你若主張，對鸞牀，將言詞說上，還要來把你來生死難忘。

自王實甫的西廂而後，作者紛紛繼起，就產生中國文學中一部份重要的作品，就是我們所說的元曲。今有元曲選一書，其中包括元曲一百種，可說是洋洋大觀。今摘錄馬致遠的黃梁夢一節如下：

(正末離唱)(混江龍)當日個逢關尹，至今遺下五千元。大剛來玄虛爲本，清淨爲門。雖然是草舍茅庵一道士，伴着清風明月。兩閒人也不知甚的秋，甚的春，甚的漢，甚的秦。長則是習疏狂，耽懶散，作裝鈍。把些個人間富貴，都做了眼底浮雲。(金盞兒)上昆崙，摘星辰，觀東海，則是一掬寒泉滾。泰山一捻細微塵。天高三二寸，地厚一魚鱗。搖頭天外覷，無我一般人。

(醉中天)俺那裏自潑村醪嫩，自斬野花新。獨對青山酒一尊。問將那朱頂仙鶴引。醉歸去，松陰滿身。冷然風韻，鐵笛聲，吹斷雲根。(金盞兒)俺那裏地無塵，草長春，四時花發常嬌嫩。更那翠屏般山色對柴門。雨滋棕葉潤，露養藥苗新。聽野猿啼古樹，看流水繞孤村。

(洞賓三)聽他說甚麼，不覺神思困倦，且睡一會咱。(做睡科)(正末唱)(一半兒)如今人，宜假不宜真。則敬衣衫不敬人。還起修行耳怕聞。直恁的沒精神，一半兒應承一半兒盹。

六 旁枝之五——崑曲

元曲到了明朝，就分而爲二：一是北曲，一是南曲。北曲，就是原有的元曲，而高則誠所創的新曲，名爲南曲。南北二曲的分別，就是北曲多北方土話，南人聽不懂，南曲就全用南方話。南曲的第一部，是高則誠的琵琶記。後來崑山人魏良輔，又創爲崑曲，從明朝至清初，都很盛行。著名的崑曲集，是綴白裘，中間所收的崑曲戲本很多，是研究崑曲的人所必讀的。今摘錄西廂記遊殿一節如下：

(武二令)(小生)隨喜到僧房古殿。(付)請看七層寶塔。(小生)瞻寶塔。(付)打迴緩緩走。(小生)將那迴廊繞遍。(付)大殿浪哉！兩邊是十八尊羅漢。(小生)參了羅漢。(付)募化裝金，隨緣樂助。請拜子菩薩。(小生)拜了聖賢。(付)募化燈油，功德無量。吓！吓！看佛出，倒是個硬客。請相公法堂浪走走。(小生)行過了法堂前。(旦內)紅娘！(貼)呀！(隨旦上)(旦)紅娘！這是什麼佛？(貼)是三世佛。(旦)這一尊呢？(貼)是觀音菩薩。(小生)呀！正撞着五百年風流孽冤。

七 旁枝之六——京戲

京戲發於前清，現在通稱爲舊戲，有「西皮」、「二簧」等腔。坊間流行的京戲書，有戲考、京戲二百、年歷史、梨園佳話等書，今摘錄四郎探母一節如下：

(旦公主內白)丫環帶路！上唱搖板！芍藥開，牡丹放，花紅一片。鸚鵡天，春光好，百鳥聲喧。我本當與驃馬，同去遊玩。(白)嘎！(唱)怎奈他，這幾日愁鎖眉間。(白)丫頭！快稟驃馬，說咱家來了。(丫頭白)吓！驃馬公主來了。(生白)公主來了！請坐。(旦白)有坐。

又賣黃驃一節如下：

(西皮慢板)店主東帶過了黃驃馬。不由得秦叔寶兩淚如麻。提起了此馬來頭大；兵部堂黃大人相贈與咱。遭不幸，困至在天堂下。欠你的店房錢，莫奈何，我祇得來賣他。擺一擺手兒，你就去了罷！(搖板)但不知此馬落在誰家？

八 旁枝之七——彈詞

由董解元的西廂，漸變成崑曲而外，後來另有一種彈詞，直到現在，還是有的。這大概是搗彈詞的支派。而彈詞又分爲二：一是「直敘派」，一白一唱，純用表敘體裁，不作書中人口吻。一是「裝演派」，生旦丑末各作本人的口吻。今錄「直敘派」中著名的作品筆生花一節如下：

話說大明正德之年，有一段稀奇故事，絕妙新文。說來雖屬荒唐，敘出莫辭繁絮。其時浙江省，杭州首郡，仁和縣內，有兩個世家一文，一美，並稱甲族。真乃閨閣門高，不亞當時王謝，婚姻世結，猶如前代朱陳，詩禮相傳，簪纓克繼。這兩家之清望豪名，一時里巷，莫不生羨。看官且聽我逐次詳言，便知分曉。

這文家，其人年少即登瀛。連捷三元點翰林。官諱上林字杏圃。現今供職在燕京。才出衆，貌超羣。倜儻風流有盛名。常侍宸遊沾雨露，每傳鳳詔慶風雲。但將禮信交朋友，不作諛言結佞臣。早逝椿萱俱見背，自諧琴瑟喜同心。所婚姜氏同鄉女，芳諱閨中秀。繼稱才貌，雙全知禮法，治家處事頗賢能。連生子女多聰俊，是歲夫人又有娠。臨蓐之時來夢兆，上天星宿下凡塵。似聞音樂鳴霄漢，又見籬牆繞宅庭。驚醒果然生一子，頂平額闊美丰神。夫妻歡喜加憐愛，希冀將來勝別人。此處題名權按下，詞中再敘一家情。

九 旁枝之八——灘簧

灘簧盛行於南方，有人說：始於杭州，然今有「蘇州灘簧」的名稱，恐怕是由杭州傳到蘇州。據我所

見的灘簧考，說他是出於崑曲。大約崑曲不通俗，不能流行於平民社會，於是就不得不變爲灘簧了。有唱，有說白，略和彈詞相似。唱句皆爲七字，唱法中有「急板」、「慢板」、「起板」、「落板」、「長文」、「短文」、「疊句」、「三三」、「下路」、「水工」、「底泛」、「女工」等名目，這都是專門名詞，不是專門研究灘簧的人，是不能知道的。今摘關公單刀赴會開場一節如下：

單刀赴會

(付上白)呀喝！浩氣凌雲貫九霄，周倉隨駕顯英豪。父王獨赴單刀會，全仗青龍偃月刀。俺周倉東吳魯大夫，請俺父王過江飲宴。命俺駕一小舟，在此伺候。(淨內咳嗽介)道言來了，俺父王出艙來。(淨白)波濤滾滾渡江東，獨赴單刀孰與同。片帆瞬息西風力，管肅今日認關公。(白)周倉(付)有(淨)舟行已至那裏了？(付)前面已是大江了。(淨)分付水手：風帆不用扯滿，四面紗窗吊起，將舟緩緩而行，某家欲觀江景。(付)得令！吹水手聽者！父王有令：風帆不用扯滿，四面紗窗吊起，將舟緩緩而行，父王欲觀江景。(衆應介)(淨)吓！好一派江景也！(唱)(曲頭)大江東，(起板)浪滔滔，順風相送小舟搖。秋水長天渾一色，風帆緩緩渡東潮。復思二十年前事，隔江鬪志英豪。(曹操)數十萬雄兵屯赤壁，(曹操)個個如狼如虎逞咆哮。孔明妙算誰能及，霧中借箭道謀高。龐統巧獻連環計，蔣幹偷書反問曹。(如今)青山綠水依然在，(那)年少周郎一命銷。(他的)知勇雙全歸烏有，(可憐)赤壁威名一旦拋。(付)呀……好大 wat 也！(淨)周倉此非水也，乃二十年前曹操鏖兵赤壁，流不盡英雄之血也。(唱)(故而)江風撲面吹艙冷，浪打如同神鬼號。舟行已至江東地，(衆合唱)落定風帆拋定錨。(付)啓王父！已至東吳了。(淨)前去通報……

一〇 旁枝之九——大鼓

大鼓，產生於山東，繼行於平津一帶，今則上海各遊戲場，也沒有一處沒大鼓了。他本名「梨花大鼓」

後來又有「京音大鼓」、「時調大鼓」等名詞。大鼓的創作者，是一個女子，所以現在唱大鼓的，還多半是女子，稱爲「鼓娘」。

關於大鼓的話，在著名的小說老殘遊記裏，有一段說得很清楚。那時剛是大鼓初出現的時候，（離開現在約三十年）老殘遊歷到山東，親聽得這種妙曲，就把他記下來。我以爲這一段小說，可當「大鼓的小史」看，現在節錄在下面：

……進得店門，茶房便來回道：「客人用甚麼夜膳？」老殘一一說過，就順便問道：「你們此地說鼓書，是甚麼頑意兒，何以驚動這們許多的人？」茶房說：「客人，你們不知道，這說鼓書，本是山東鄉下的土調，用一面鼓，兩片梨花簡，名叫梨花大鼓，演說些前人故事，本也沒甚稀奇。自從王家出了白妞、黑妞姊妹兩個，這白妞名字叫做王小玉，此人是天生的怪物，他十二三歲時，就學會了這說書的本事；他卻嫌鄉下的調兒沒甚出奇，就常到戲園裏看戲，甚麼西皮，二簧，椰子腔等腔，一聽就會，甚麼于三勝、程長庚、張二奎等人的調子，他一聽也就會了，仗着他的喉嚨要多高，就多高，他的中氣要多長，就多長，他又把那南方的崑腔小曲，種種的腔調，他都拿來裝在這大鼓書的裏面；不過兩三年功夫，創出這個調兒，竟至無論南北高下的人，聽了他唱書，無不神魂顛倒。現在已有報子，明兒就唱，你不信，去聽一聽，就知道了。只是要聽還要早去，他雖是一點鐘開唱，着到十點鐘去，就沒有坐位的。」

大鼓特別長處，就是一口氣唱下去，中間沒有可停頓的地方，和一切的詩歌體不同。現在摘錄單刀赴會中間的一段在下面，讀者看了下文，自可知道大鼓的特點了。

一夜晚景休提論，次日就是五月十三。吩咐周倉快備馬，赤兔馬牢牢扣備紫金鞍。轅門以外把馬上，有周倉肩抗偃月刀步步緊相連。跟隨在後邊，來在江邊把馬下，有梢公搭跳板，夫子爺上了船。聖賢爺昂然虎坐船頭上，鳳目留神四下觀。但只見碧綠綠的青天，紅撲撲的日，威聲響的高山上下盤。孤零零的江亭，油漆漆的戶，疎落落的村莊樹木間。方方圓圓光閃閃，影影綽綽霧漫漫。還有滔滔繁繁的浪，蕩蕩的桅篷，穩穩的船。一望四野天連水，波濤滾滾浪花翻。風吹水湧千層浪，日映白光萬丈潭。聖賢爺觀罷江中景，頻頻嗟嘆五七番。長江水後浪推前浪，可嘆人生夢一般。光陰似箭催人老，轉眼更換了幾千番。青山綠水依然在，千古的英雄都被土埋。某家二十年前打天下，舍死忘生爲江山。年少的周郎今何在？能征的呂布在那一邊？此水並不是五湖四海流來的水，好似那英雄血一般……

第三編 中國詩歌實質上的變化

第一章 因民族關係而發生的變化

一 總論

前面第二編所說的，全是關於形式上的變化，現在再說實質。因爲實質的變化，和形式全沒關係。譬如同是一樣的情感，寫作：

寒食近，小住爲佳耳。（晉人帖）

在形式上就是散文。倘然改寫作：

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爲佳耳。（辛稼軒詞）

在形式上就是詞了。又如長恨歌，是紀事詩，長生殿，是戲曲。形式不同，實質相同。這可證明形式和實質必須分開來說了。

詩歌，是人們的情感的表現；詩歌實質的變化，就是人們情感的變化。這種變化，大約不外下面所說的三種關係：(1)民族的關係。(2)哲學的關係。(3)政治的關係。如今先說因民族關係而發生的變化。大略如下：

一、周民族的溫柔敦厚的情感。

二、南方民族的神話。

三、西北胡人的尚武精神，及粗豪情感。

二 周民族的溫柔敦厚的情感

中國的民族，極爲複雜；但是，現在不是研究民族，只是研究詩歌，只拿和詩歌有關係的幾個民族來說，和詩歌無關的，概從略了。

如今請從周民族說起。周民族，是從西方來的；周以前，住在黃河流域的人，和周民族不同。但是他們的詩歌無考，所以說到詩歌和民族的關係，是要從周說起。

周朝的詩歌作品，不用說，人人都知道是一部詩經。周民族從西方遷來，滅殷而有天下，他就拿他的文化，來感化前代的人民。這就是所謂「詩教」。詩教的目的，是要把一般的人，都養成溫柔敦厚的性

情。所以孔子說：

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禮記經解）

他又說道：

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禮記經解）

我們試看國風中的周召二南，就可以曉得這個意思。他國的國風，雖各有不同，總之，多少受了周民族的感化。

總之，當時候以詩爲教化之具，又以詩去觀察國政、民風，而執政的人，要拿詩去養成人民溫柔敦厚而不愚的性情，久而久之，人民受其感化，性情差不多都是溫柔敦厚，做出來的詩，非常的和婉，含蓄。所以孔子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司馬遷說：「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史記屈原列傳）如今所見的三百篇裏的詩，多半是比興，試看做詩的人，多少忠厚！此例甚多，不能遍舉，略舉數首如下：

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卷耳）

綠衣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衣）

兼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遊從之，宛在水中央。（兼葭）

河彼流水，朝宗于海。駛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河水）

『好色不淫，怨誹不亂』只讀上面諸詩，已可略見一斑了。這是我隨便舉的幾個例，其他尚多，讀者自己去讀罷。

以上各詩的作者，當然不都是周民族；但是他們所做的詩，確是受了周民族的影響。

三 南方民族的神話

詩經中的詩，不出黃河流域範圍以外，同時，長江流域民族的文化，沒有同他接觸，所以他的實質，是簡單的，只不過表現一種溫柔敦厚的情感。等到戰國末年，兩個流域的文化接觸了，於詩歌的實質，發生變化。

長江流域的大國，就是楚國，代表長江流域（或稱南方）的詩歌，就是楚辭。楚辭的特點，除了在形式上的開展而外，在實質上就是夾入離奇怪誕的神話。拿神怪的故事，夾入詩歌裏，在詩經裏是沒有的。（陳風中亦有巫詩，然神話的彩色，不及楚辭的濃厚，我另有文辨明他）直到楚辭出現以後才有。屈原的離騷，本來有人說他是在九歌之後，九歌完全是祀鬼神之作。王逸說：「昔者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樂歌鼓舞……屈原因為作九歌之曲。」九歌的名目，甚麼東皇太一，甚麼雲中君，甚麼湘君，湘夫人，都是神。甚麼山鬼，甚麼國殤，都是鬼。在詩經裏的頌，雖然和他相似，而實不同。（參看第一編第七節）九歌是楚人的俗歌，或是屈原本着楚人的俗歌而改作的，總之是南方（長江流域）的文學。離騷是在九歌之後，這話可信，離騷中的神話，乃是南方的彩色。如云：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又云：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

羲和、望舒、飛廉、雷師、宓妃，這許多名目，好像是後世封神傳、聊齋志異裏的話。

屈原拿這種神怪的故事，雜入詩歌以後，別人多受了他的影響。頂容易看出的，就是曹子建的洛神賦。

到了唐朝，李白、王維等人，詩裏都有這種色彩，而李商隱爲更甚。可舉例證明如下：

……列缺霹靂，邱巒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霓爲衣兮，風爲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迴車，仙之人兮列如麻。……（李白 夢遊天姥吟）

粉進御兮堂前，目眇眇兮瓊筵。來不語兮，意不傳，作暮雨兮愁空山。悲急管兮，思繁絃，蠶之鴛兮儼欲旋。倏雲收兮，雨歇，山青青兮，水潺潺。（王維 魚山神女祠送神歌）

神女生涯原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李商隱 無題）

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李商隱 嫦娥）

從此以後，中國詩歌的實質中，就多出一種神話來了。

四 西北胡人的尙武精神及粗豪情感

到了漢以後，以至南北朝，和北方胡人接觸，（即漢代的匈奴南北朝的五胡）中國詩歌的實質，又

發生極大的變化。就是多出一種尙武的精神，和粗豪的情感來。

先看在漢前的詩歌，是怎樣？例如荆軻的易水歌，悲而不壯；漢高帝劉邦的大風歌，雖然粗豪極了，然尙武的精神，比較南北朝時北方的民歌，相差得遠了。（南北朝時北方的民歌，另見下文。易水歌及大風歌，人所共知，故不錄）

自從漢武帝設立樂府，採用外國的樂器以後，中國的詩歌界，開始發生變化。但變化的痕跡，尙沒有顯著。從此經過若干時期，到了南北朝，有所謂「五胡亂華」之禍，於是華夏雜居，血統混雜，一切的风俗習慣，都發生很大的變化，在詩歌中，我們就可以看到像下面所舉的各詩了。

當時候的北方民族的民歌，如折楊柳歌辭云：

上馬不提鞭，反折楊柳枝。蝶坐吹長笛，愁殺行客兒。遙看上津河，楊柳鬱婆娑。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毖跋黃塵下，然後別雄雌。門前一株棗，歲歲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孫兒抱？

又如隴頭歌辭云：

朝發欣城，暮宿隴頭。寒不能語，捲舌入喉。

這些詩果敢剛決，樸質爽快，全是北方胡人的口吻。在中國人初次讀他，禁不起要嚇得吐出舌來。總之，只合胡人做，不合漢人做，還只能算是外國詩，不能算是中國詩。

但有了這樣的詩，加入中國詩歌裏以後，又經過若干時期，到了唐代，就受了他的影響，而發生變化。

於是唐詩中就有許多輕生敢死，尙氣任俠的詩了。例如李頎的古意最足以做這樣詩的代表。古意云！

男兒事長征，少小幽燕客。賭勝馬蹄下，由來輕七尺。殺人莫敢前，鬚如蝟毛磔。黃雲臨底白雲飛，未得報恩不得歸。遼東少婦年十五；慣彈琵琶，解歌舞。今爲羌笛出塞聲，使我三軍淚如雨。

這首詩，活畫出一個短衣窄袖，橫刀躍馬的健兒來，你試看他是何等粗豪。便如輕生敢死的荆軻，也沒有這樣氣概。以後有許多從軍的詩，大都如此。

如王翰的涼州詞道：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王昌齡的出塞道：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試看他是何等氣概！此外杜甫、陸游及其他等人，也有相似的詩，不必徧舉。

就如李白的豪放之處，或者是由這種氣概變化而來的。試看他的下江陵詩，就可知道了。詩道：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自此以後，雖然再有許多的民族，參加入中國民族史裏來。但是在詩歌上，就沒有變化了。（由印度輸入的思想，當歸入下文哲學的關係一章裏去說）因爲宋代的遼，宋後的金、元，明後的滿清，甚至於唐、宋時的阿剌伯、波斯，多少都和中國民族發生關係，但是他們在詩歌上所能貢獻給中國人的，不出

於前面所說的尙武的精神，粗豪的情感；所以沒有新的變化了。況且遼、金、元、清，更是他們同化於漢族的地方多，漢族同化於他們的地方少，因此，中國詩歌的實質，關於民族的變化，就停止了。一直到最近，和歐洲人接觸，才有變化的可能。

五 將來變化的推測

自從西洋民族和中國民族接觸以後，中國的文學，當然要發生變化。由已往推測未來，這是可以斷定的。不過，所謂發生變化，要等到血統發生關係以後；決不是抄襲皮毛，就能算是變化。這個唯一的原由，就是詩歌所表現的，是人民的真的情感，這種真的情感，非至兩個種族發生血統關係後，是不會變的。單是學一些外表，不算是變。

第二章 因哲學關係而發生的變化

一 總論

一個時代所流行的一種哲學，確能支配該時代人們的思想，而詩歌又是思想的表現，所以，哲學和詩歌也有關係。不過，哲學和所謂文人的關係較深，和平民的關係較淺，因此「文人詩」跟著哲學思潮而變化的地方較多，「民歌」跟著哲學而變化的地方就少了。中國的哲學思潮，本以周、秦時爲最盛，但是，詩歌的變化，卻不是以周、秦時爲最多，在周、秦時的詩，除了楚辭而外，只不過是儒家的詩，就是

只合於孔子所主張的溫柔敦厚的情感，直到晉、南北朝以後，才有變化。其大綱如下：

一、孔子的溫柔敦厚的情感。

二、老莊的玄談。

三、釋氏的覺悟語。

四、宋儒的理學語。

二 孔子的溫柔敦厚的情感

孔子的哲學詩，完全是周民族的哲學，他的哲學，簡直不能稱爲哲學，只算是倫理學。他所說的，都是關於父子、夫婦、朋友、君臣間應盡的職務。他的詩教，是要把人民造成溫柔敦厚的性情，所以詩歌裏所表現的，不外乎父子、夫婦、朋友、君臣間的情感，並沒有甚麼新奇的思想，高超的見解。

這一類的詩，在詩經裏，大都如此，前面第一章，已經舉過幾首做例，這裏不必再舉，讀者參看前文就是了。

在詩經以後，就不多見，就有的，也不大好。只有唐朝杜甫，他的思想，完全是儒家的思想，一點沒有旁的哲學思潮混入，所以杜詩可說全是這一類的詩。現在舉三首做代表如下：

如月夜云：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鬢溼，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

又如春望云：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又如月夜憶舍弟云：

戍鼓斷人行，秋邊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况乃未休兵。

杜甫的詩，大概是如此。我們試把他和李白的詩一比，就可以知道杜甫是儒家的思想，李白是道家的思想了。

杜甫以後，最著名的詩人，如清代的王士禎，他的詩大概也是如此，不過有時候不及杜甫純粹。現在錄王士禎的詩兩首如下：

如夜雨題寒山寺寄西樵禮吉云：

日暮東塘正落潮，孤篷泊處雨瀟瀟。疎鐘夜火寒山寺，記過吳楓第幾橋。

又如寄陳伯璣金陵云：

東風著意吹楊柳，綠到垂楊第幾橋。欲折一枝寄相憶，隔江殘笛雨瀟瀟。

三 老莊的玄談

老莊的學說，本來產生得很早，但是，和文學發生關係，是自晉朝起。晉朝的山林隱逸之士，放浪形骸，輕世肆志，造成一種晉人化的老莊思想；自此以後，將這種思想，表現在詩歌裏的極多，差不多佔了一

大部份。如陶潛的歸田園居，李白的春日醉起言志，白居易的閒適詩之大部份，最足以做個代表。現在各錄一首如下：

陶潛歸田園居之一云：

久去山澤遊，浪莽林野娛。試攜子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邱隴間，依依昔人居。井甕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李白春日醉起言志云：

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頽然臥前楹。覺來盼前庭，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感之欲歎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

白居易齊物云：

青松高百尺，綠蕙低一寸。同生大塊間，長短各有分。長者不可退，短者不可進。若用此理推，窮通兩無關。梓樹八千春，樅花不經宿。中間復何有？冉冉孤生竹。竹生三年老，竹色四時綠。雖謝樛有餘，猶勝樅不足。

這一類的詩，在中國的文人詩裏，佔了極大的部份。唐代的王、孟、韋、柳以及宋代的蘇、陸等人，都和這種思想有極大的關係。讀者可以向各人詩集裏去找來一讀，這裏不多舉例了。

四 釋氏的覺悟語

所謂釋氏的覺悟語，就是佛學。佛學輸入中國，本來極早，舊說是在東漢，但據我個人所考，周、秦時的

墨學，就是佛學。這是另外一個問題，這裏不能多說，也不必多說，但是佛學同詩歌發生關係，那是在晉南北朝時開始。

因為在那個時候，佛學最盛，而和文人發生的關係也最深。著名的文人，如謝靈運等，無不信佛，像劉勰，且至出家做和尚。當時詩歌裏，就充滿了佛學的彩色，以後唐、宋人的詩，也有大多數和佛學有關。在表面上，喜歡用佛書中字的，如王融詩道：

香風流梵瑤，澤雨散曇花。

王維詩道：

一悟寂爲樂，此生閒有餘。

孟浩然詩道：

導以微妙法，結爲清淨因。

柳宗元的詩道：

閒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

這些詩人，都是喜讀佛書的，所以詩中就用些佛書中的字。而說佛理說得頂透澈的，莫如白居易能將覺悟的見解，融化在詩歌裏，不着痕跡的，莫如蘇軾。試看白居易寄王山人的詩道：

聞君減寢食，日聽神仙說。暗待非常人，潛求長生訣。言長本對短，未離死生轍。假使得長生，才能勝天折。松樹千年朽，槿花一日歇。畢竟共虛空，何須誇歲月。彭殤徒自異，生死終無別。不知學無生，無生卽無滅。

蘇軾閒辨才法師復歸上天竺以詩戲問云：

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白雲不解笑，青松有餘哀。復聞道人歸，鳥語山花開。神光出寶髻，法雨洗塵埃。想見南北山，花發前後壑。寄語問道人，借禪以爲詎。何所聞而去？何所見而回？道人笑不答，此意安在哉！昔者本不往，今者亦無來。此語竟非是，且食白楊梅。

五 宋儒的理學語

自從印度的佛經，大批的輸入中國以後，經過晉、南北朝及唐，一個很長的時期，到了宋代，和中國原有的哲學，混合融化起來，產生一種新的哲學，普通稱爲「宋儒哲學」，舊稱爲「理學」。

講理學的人，本不注重文學，不多做詩歌，但是，偶有所作，他能把理學的精微，從詩歌裏表現出來，這不能說不是詩歌中的一種變化。不過，在詩歌界裏，不佔重要的位置罷了。

例如朱熹的觀書有感云：

半畝荒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

又水口舟行云：

昨夜扁舟雨一蓑，滿江風浪夜如何！今朝試捲孤篷看，依舊青山綠樹多。

林季仲的止鑑堂詩云：

莫道水清偏得月，須知水濁亦全天。請看風定波平後，一顆靈珠依舊圓。

他們的詩，是理多情少，甚至於沒有情感；而詩歌又是以情感爲主，因此，不免有衝突，所以宋儒的詩，

在詩歌裏不能佔重要的位置。而自宋代而後，便沒人再作了。

至如上面所引的三首詩，爲甚麼算是說理呢？我以爲也有說明的必要。所以不嫌煩瑣，再說幾句。譬如朱子的水口行舟一首罷，他完全不是描寫風景，他全是說理。所謂雨，所謂風浪，他是拿來比人們發怒時的情緒。他全詩的意思，是說人們在發怒的時候，須要忍耐，不可輕發，只消等到怒氣一平，依舊是心地光明，十分快樂。如風雨之後，天氣依然是清明的。我們把他的詩這樣看，就知道他是說理了。就可以看出宋儒的哲理詩是怎樣了。

以外兩首也應該如此一樣的看法。舉一反三，讀者自己可以明白，不用我多說了。

六 將來變化的推測

自從西洋的哲學輸入中國以後，中國的思想界，已經發生大變化。那麼影響到詩歌，當然也要發生變化。不過，將來的變化，是不很大的。爲甚麼呢？因爲有兩個原因：一則西洋的哲學，偏於求知，範圍太狹，和文學接觸的機會很少。二則哲學和文學的界限太嚴，很不容易把彼此不相安的融化而爲一。因此我敢說，將來他和文學所發生的關係，雖不能說完全沒有，但是不十分深的。

第三章 因政治關係而發生的變化

一 總論

一國的政治不良，和人民的生活，發生密切的關係；而詩又是人民生活的表現，那麼，政治和詩歌的關係當然很大。

中國的歷史，雖然有幾千年之久，但是在民國成立以前，所謂政治，不是以人民為主體，是以皇帝為主體，皇帝好，政治清明，謂之治世，皇帝不好，政治紊亂，謂之亂世；所以政治的變化，不外乎一治一亂，此外，便是被外國人的武力壓迫，呻吟於鐵騎蹂躪之下，如南宋以後的蒙古人侵入，明以後的滿洲人侵入便是。

因此，在詩歌裏，因政治而發生變化，不外乎下列的三種：

一、治世的歌頌。

二、亂世的呼籲。

三、外族壓迫下的呻吟。

一治一亂，反覆無常，所以，詩歌上的變化，也是一反一覆，並不是由一個系統變化下來的，也不是有甚麼新的思潮加入而發生變動的。

二 治世的歌頌

前面已經說過，中國的政治，是以皇帝為主體，遇到好皇帝，大家過太平日子，那麼，當然要感激他的「皇恩浩蕩」做些頌揚的詩。

不過在政治上說，這樣的時代，總算是好的；而在文學上說，這樣的文學，卻完全沒價值。因為文學這東西，是含有刺激性的，越是受壓迫，訴痛苦的文學，所含的刺激力越大，而感人越深。歌功頌德的詩，當然沒有多少刺激性，當然感動人的力量不大。清代趙甌北題吳梅村的詩集道：

國家不幸，詩人幸，說到滄桑句便工。

就是這個意思。反轉來說：國家幸，詩人就不幸了。所謂詩人不幸，換一句話說，就是做不出好詩。

治世的詩，當然是不好，但是我們研究詩歌的人，和賞鑒詩歌不同，不管他好不好，都是我們研究的資料。所以在這裏也把他拿來說一說。

這一類的詩，照舊說相傳，是以堯時的擊壤歌為最早。但是，這一首詩，在今日，無論何人，都知道他是假的那詩道：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擊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這首詩，當然是假的，但是，我們可以從假詩中，看出這一類的詩的大概情形。

此外可信的，詩經中的國風，有「正風」「變風」之別，正風，就是治世的詩，變風，就是亂世的詩，雅也是如此。至於頌，就都是治世的詩了。

漢以後，每一個朝代，時期稍長的，如唐，如宋，如明，在開國之初，或中興之際，都可稱為治世。產生在那個時期的詩歌，都含著歌詠太平的意味。等於國風中風、雅的，如北宋之初李昉的禁林春值云：

疎簾搖曳日輝輝，直闌春深半掩扉。一院有花春晝永，八方無事詔書稀。樹頭百轉鶯鶯語，梁上新來燕燕飛。豈合此身居此地，妨賢尸祿自知非。

前清盛時陳棗的山行云：

山行風暖落花輕，雨過田間野水鳴。自笑微官如布穀，年年三月勸春耕。

又汪繹的田家樂云：

短籬矮屋板橋西，十畝桑陰接稻畦。滿眼兒孫滿簷日，飯香時節午雞啼。

等於詩經中頌的，就要算漢、唐以來的樂府了。樂府始於漢武帝，武帝命文人和樂工合作詩歌，譜入絃管，那些樂章，無非是歌詠太平，或紀念戰功，或紀念特別的事情等等。例如漢大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雁，就作赤雁歌云：

象載瑜，白集西。食甘露，飲榮泉。赤雁集，六粉員。（音云）殊翁維，五彩文。神所見，施祉福。登蓬萊，結無極。

自漢以後，晉、唐各代，都有這樣的樂章。例如晉郊廟歌辭之一云：

宣文蒸哉！日靖四方。永言保之，夙夜匪康。光天之命，上帝是皇。嘉樂永薦，靈祚景祥。神祇降遐，享福無疆。

以上兩例，是國家命文人製定的樂章，彷彿如今日的國歌。此外也有文人私製，如唐代的柳宗元，宋代的姜夔，都有。不過沒有由國家正式的頒布，那就和今日私人自擬的國歌，而未經教育部正式公布的一樣。

總之，治世的頌歌的本身，在文學上的價值有限，好的作品，當然極少，所以我們這也不多說了。

三 亂世的呼籲

國家昏亂，政治不良，人民直接所受的痛苦，就是煩征、重斂。人民被壓迫不堪，把他們心底裏的悲痛，充分的說出來，就成爲這一類的沉痛的呼籲。在詩經裏如魏風碩鼠之一云：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汝，莫我肯顧。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又如唐風鴛羽三章之一云：

鴛鴦鴛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前一首，是作者困於貪殘之政，託言大鼠害己，欲去祖國，而至他邦。後一首，是人民久從征役，不得耕田以養父母，呼天自訴。無非是亂世人民流離失所的寫照。詩經中如這一類的詩極多，但他們所表現的，都不出這個範圍以外，我也不必多舉例了。

漢以後的文學，都變了貴族的文學，所以漢、魏、南北朝，未嘗沒有亂離的時候，但是，文學作品中絕不聽見有這樣的平民的呼聲。

直到唐朝的杜甫、白居易，才以文人而代替平民呼籲。杜甫生當天寶亂時，眼見的戰爭的痛苦，都把他很忠實的描寫出來。他的三別，三吏，尤爲著名。三別，是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三吏，是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現在各錄一首如下：

垂老別云：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爲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按土門、杏園皆地名）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人生有離合，豈擇衰老端。憶昔少壯日，遲迴竟長歎！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爲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場然摧肺肝。

石壕吏云：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看門。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我們讀了這兩首詩，可知道天寶亂離時人民所受的痛苦了。

白居易的時代，雖然比杜甫略好一些，但也是衰世，不是盛世。所以他的詩集中，有一部分「諷諭詩」也都是替人家呼籲的。其中新樂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尤爲著名。因此，今日的新詩人，都稱他爲「社會文學家」。新樂府是說國家不好的政治，秦中吟是說社會上不好的風俗。由所謂朝廷而推廣到社會，白居易似比杜甫又要進一步了。今錄數首爲例如下：

新樂府中的新豐折臂翁云：

新豐老人八十八，頭鬢眉鬚皆似雪。玄孫扶向店前行，左臂慙肩，右臂折。問翁臂折來幾年？筆間致折何因緣？翁云：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慣聽梨園歌管聲，不識旌旗與弓箭。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聞道雲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烟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耶孃，夫別妻。皆云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迴。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鎚折臂。張弓箠旗俱不堪，從茲始免征雲南。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人今獨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飛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塚上哭啾啾。老人言，君聽取，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邊功未立生人怨，請問新豐折臂翁。

秦中吟中的買花云：

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貴賤無常價，酬值看花數。灼灼百朵紅，萋萋五束素。上張帳幄底，旁織羅篋護。水灑復泥封，遷來色如故。家家習爲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嘆，此歎無人喻。一叢深花色，十戶中人賦。

秦中吟中的傷宅云：

誰家起甲第？朱門大道邊。豐屋中楹比，高牆外迴環。桑桑六七堂，簷宇相連延。一堂費百萬，鬱鬱起青烟。洞房溫且清，寒暑不能干。高亭虛且迥，坐臥見南山。繞廊紫藤架，夾砌紅藥闌。攀枝摘櫻桃，帶花移牡丹。主人此中坐，十載爲大官。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誰能將我語，問爾骨肉間。豈無貧賤者，忍不救飢寒？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不見馬家宅，今作奉誠園！

秦中吟所寫的，是社會上不好的風俗，爲甚麼認他和政治有關，而放在本節裏講呢？因爲風俗和政治有密切的關係，政治好，風俗自然好，風俗不好，也就是因爲政治不好。所以讀了白居易的秦中吟，可

以知道當時時候政治的腐敗，也可以斷定當時是衰世，而不是盛世了。

以後每遇亂世，衰世，詩歌中往往有這一類的呼籲的作品。但是，他們的範圍，總不能出杜甫、白居易之外。

人民生在亂世，當然要受到切身的痛苦，受了痛苦，當然要發表出來。但是，在中國卻有兩個特點，我們不可不注意。

其一，是文人代平民呼籲，而不是平民自己直接的呼籲。這個惟一的原因，就是平民教育不普及，一般的人，有了痛苦而不能用文字發表，必須借重於文人。假使當時沒有這樣的文人，那就默默無聲了。所以南北朝及五代詩，沒有這樣好的亂世的詩歌。

其二，這種詩，只是消極的呼籲，而不是積極的奮鬥。所以詩只管做得好，和社會國家不能發生甚麼關係。唯一的原因，還是受了溫柔敦厚的影響，人民都很忠厚和平，而失卻奮鬥之力。

以上兩點，確是值得注意的。第一點，可說是缺點。第二點，究竟如何，問題不是簡單的，是複雜的。因為不能和貪官污吏奮鬥，當然是不好；然忠厚待人，又不能說是不好。這個問題，很難解決。但是，他不在本書範圍以內，所以我也不多說了。

四 外族壓迫下的呻吟

中國人受外族的壓迫，在今日的帝國主義以前，已經有過三次了。第一次，是晉朝的「五胡亂華」

接著是南北朝，把半個中國，被外國人佔了去。第二次，是宋代金人南侵，接著被蒙古人到中國來做了八九十年的皇帝。第三，就是明末的滿洲人，趁著中國的內亂，打入山海關，來享了二百多年的福，直到最近十七年前，才把宣統趕退了位，改建成中華民國。每一次外族侵掠進來的時候，當然是逞著他們的武力，任意殺戮，我們漢人所受的痛苦，當然很深。在詩歌中，這種呻吟歎息的聲音，當然是有的。不過，在晉南北朝時，卻不多見，不知何故。宋末和明末，就很多了。宋末著名的對於外族侵掠抱不平的詩人，就是陸游。只讀他的詩，就可以知道。如醉歌云：

讀書三萬卷，仕宦皆束閣。學劍四十年，木血未染鏑。不得爲長虹，萬丈掃寥廓。又不爲疾風，六月送飛雹。戰馬死槽櫪，公卿守和約。窮邊指淮淝，異域視京雒。吁乎此何心！有酒吾忍酌？平生爲衣食，斂版靴兩腳。心雖言是非，口不給唯諾。如今老且病，鬢禿牙齒落。仰天少吐氣，餓死實差樂。壯心理不朽，十載猶可作。

又關山月云：

和戎詔下十五年，將軍不戰空臨邊。朱門沈沈接歌舞，厩馬肥死弓斷弦。戍樓刁斗催落月，三千從軍今白髮。笛裏誰知壯士心，沙頭空照征人骨。中原干戈亦亦聞，豈有逆胡傳子孫。遺民忍死望恢復，幾處今宵垂淚痕。

陸游像這樣的詩很多，所以近人稱他爲「百古男兒一放翁」，不是無故。此外如謝翱、鄧牧、鄭思肖、比放翁更後，眼見得國破家亡，欲哭無淚，所以他們的詩，乃由放翁的慷慨激昂，一變而爲呻吟哽咽了。如謝翱的秋日擬塞上曲云：

落日燼煌北，妖星太白西。涼風吹沙磧，帳下玉人啼。吹沙復吹草，嘶馬未知道。醉後聞塔鈴，胡天忽如掃。野駝尋水向，月行露下胡兒食秋棗。

又如他的哭肯齋李先生云：

落日夢江海，呼天野水涯。百年唯此死，孤劍託全家。血染楚花碧，魂歸蜀日斜。能令感恩者，狼藉慰荒遐。

又他的過杭州故宮二首之一云：

紫雲樓閣譙流霞，今日淒涼佛子家。殘照下山花霧散，萬年枝上挂袈裟。

又重過二首之一云：

隔江風雨動諸陵，無主園池草自春。聞說就中誰最泣，女冠猶有舊宮人。

此外汪元量的水雲詩，多記亡國之事，最著名的有湖州歌九十八首，如云：

長淮風定浪濤寬，錦櫂搖搖上下灣。兵後人烟絕稀少，可勝戰骨白如山。

又云：

兩淮極目草芊芊，野渡灰餘屋數椽。兵馬渡江人走盡，民船拘斂作官船。

以上是宋末遺民困頓顛連於外族鐵騎之下的呻吟。明末的情形，也恰和宋末一樣。所以明末遺民的詩歌，也是如此。今錄吳偉業題菖蒲石壽圖兩首爲例如下：

白髮禪僧到講堂，衲衣錫杖拜先皇。半杯松葉長陵飯，一炷沈煙寢廟香。有恨山川空歲改，無情鶯燕又春忙。欲知道老傷心處，月下鐘樓照萬方。

甲申龍去可悲哉！幾度東風長綠苔。擾擾十年陵谷變，寥寥七日道場開。剖肝義士沈滄海，警膽王孫葬劫灰。誰助老僧清夜哭，只應猿鶴與同哀。

五 將來變化的推測

中國詩歌，因政治而發生的變化，大概如此。如今引樂記上的幾句話，並以前引各詩爲證，來作這一章的總結。樂記云：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我們把上面三節所引的詩，來證明這話，那麼，北宋初年李昉的詩，可算是治世之音安以樂了。白居易和陸游的詩，可算是亂世之音怨以怒了。謝翱、吳偉業的詩，可算是亡國之音哀以思了。

我們從過去以推測將來，總不外乎這個公例。惟有一層應該注意，以前的治世，以君主爲主體，以後的治世，以人民爲主體，確是不同之點，然治世之音安以樂，總是一樣。我們離開文學而言政治，當然希望中國太平，世界大同；但是，真到那時候，詩歌的確是要退步的。我們雖然愛詩歌，卻也不得不讓詩歌被犧牲了。

詩經學新論

金公亮編

這本書是我從前在天津教書的講稿，那時我正講詩經，從各方搜集的材料，隨時就按類記在一本小冊子裏，因為功課忙，沒有工夫編講義，講時是叫學生筆記的，所以始終未曾寫定。不久我出國去了，很想把牠整理一下，就放在行篋中；但因環境的關係，終於沒有動筆，帶回來的，還是幾年前的原樣子。這次初從海外歸國，旅邸無聊，頗想乘此閒暇，寫點東西，於是發願完成此書，費了點時間，寫成這本冊子。使我最感困難的，是所有各種參考書都沒有帶在身邊，關於徵引原文的地方，祇憑藉筆記所錄；設有錯誤，倘承讀者加以指正，極所盼感。

詩經學上的問題很多，幾乎無論那一點都可以引起辯論的，而學人的專著，又無慮千百種，若使詳為論列，決非這樣一本小冊子所能容，但對於各項重要問題，本書已都與以相當的地位，讀者如能因本書而得到一個 *general idea*，那就很出於著者想望之外了。

著者個人對於詩經的主張，頗與朱熹、鄭樵、崔述相近，在本書中頗多採用他們的見解，但亦不是完全一致。朱子疑古而不敢放言抗論，鄭樵敢於抗言而不澈底，惟崔述獨標新解，能够不爲前人所束縛，言人之所不敢言，極有學者態度。我以爲研究詩經應該要有崔述的精神，要打破偶像，凡前人陋解，序文謬說，一概屏棄，就詩言詩；求其會通，如此所得，卽非真理，總還不失爲一家之言；若一爲舊說所囿，便終身不能自拔了。

在本書中提出的問題，著者都已妄加斷案，其中有爲多數學者所公認的，有爲前人所寡言的，有爲前人所未道的，（如與比之別，用聯想律去解釋）所言固未必盡合，亦不過表示著者個人的意思而已。

目次

第一章	詩經的來歷	一	第七章	詩的正變與大小雅	三八
第二章	詩經的年代	四	第八章	四始	四四
第三章	孔子與詩經	一〇	第九章	詩序	四八
第四章	詩興樂	一八	第十章	篇目次第	六四
第五章	詩經內容的分析和其作者	二一	第十一章	詩經學的流派	七七
第六章	六義	二七	第十二章	詩經的價值和讀法	八二
			附錄	參考書舉要	八六

第一章 詩經的來歷

何謂詩——詩怎樣產生——詩經以前是否有詩——詩經的編集

在我們研究詩經以前，第一先應該明白詩是什麼，怎樣會有詩，詩經又是如何產生的。這些地方明白之後，然後再研究詩經究竟是怎樣一件東西，自然格外清楚了。詩的定義很多，如果逐一條舉，加以評判，可以成一巨帙。非本書所能容。茲單就中國舊籍所見的，引用幾條：

說文：『詩志也。从言寺聲。古文作誣，从言之聲。』

釋名：『詩之也。志之所之也。』

梁簡文帝曰：『詩者思也，辭也。發慮在心謂之思，言見其懷抱者也。在辭爲詩，在樂爲歌。其本一也。』

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六藝論：『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

大序：『詩者志之所之也。』

班固曰：『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

內則注：『詩之言承也。』

春秋說題辭：『詩之爲言志也。』

詩緯：『詩者持也。』

朱熹曰：『心之所之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

綜上所述各條，雖意義有精粗大小之別，而大體一致。孔穎達綜合各說加以解釋，謂『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述己志而爲詩，所以持人之行，故一名而三訓也。』其說雖不甚圓滿，而舊說函義，略盡於是。總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是用文字所發表的喜怒哀樂之情，而具有一種規律的形式的東西。

詩的意義既明，我們再看詩是怎樣來的呢？

大序：『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歌詠之；歌詠之不足，故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

詩經集傳：『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

班固曰：『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

蓋既生而爲人，自不能無情感，情感之表現於外，咨嗟詠歎，於是發而爲詩。

黃樞曰：『有天地有萬物，而詩之理已具。雷之動，風之偃，萬物之鼓舞，皆有詩之理而未著也。嬰孩之嬉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蕢，鼓以土，籥以葦，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詩之義已備矣。』

那麼，詩可以說是與生俱來，是頂早產生的一種文學。

詩究起於何代，不得而知。詩經以前是否有詩，在今日亦很難下確定的判斷。虞書中的賡歌，夏書中的五子之歌，詞句大多與詩經相同，亦未必是中國最早的詩。

詩譜序：『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昉於此乎？』

六藝論：『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爲六詩。』

考經典言詩，莫先於舜典；然而古籍杳然，莫可究稽。孔穎達說得好：

上古之時，徒有謳歌吟詠；縱令土鼓蕤籥，必無文字雅頌之聲。如此則時雖有樂，容或無詩。

我們就直截痛快地把荒渺無稽的唐虞拋過一邊，以詩經作爲中國最早的詩集。

詩經的編集，全依賴政府的力量而成，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官書』。當虞夏之後，政府漸設採詩之官。周時太史掌六詩。每年孟春，行人振木鐸，巡行采詩。里巷之間亦規定老年男女若干人，坐辦采詩之事。由鄉以達於邑，再達於國。王者五載一巡狩，與太史、太師同車，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國史則錄其

史次。詩經的產生，就是這樣官民合作的結果。

第二章 詩經的年代

詩經著作的年代——周代何以詩盛

詩經是中國古籍中最可信的一部書，絕無虛偽，故欲考其年代，但就本書鉤稽，旁加考證，結論當無大謬。孟子：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那麼三百篇似乎都是春秋前的作品。大概各篇年代最古而可考的，當推商頌五篇，這大約是公元前一七〇〇以後一二〇〇以前的產物。據梁啟超的考證，以為這是商代郊祀樂章，留傳於後者——

國語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鄭司農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後世說詩者或以今商頌爲考父作，此誤讀國語耳。此五篇乃至十二篇，殆商代郊祀樂章，春秋時宋國沿用之，故得傳於後；猶漢魏郊祀樂府，至今雖失其調，而猶存其文也。

以商頌爲商代作品，學者間大多一致主張，很少懷疑的。至於早於商代的詩，詩經中是否尚有存在，此則很難論定。據梁氏之說，以為豳風七月，或係夏代作品，此亦不過一種推測，並無多大根據。其說曰：

豳風之七月一篇，後世注家謂周公述后稷、公劉之德而作，然羌無實據。玩詩語似應爲周人自豳遷岐之前之民間作品。且篇首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云云，所用爲夏正，故亦可推定爲夏時代作品。果爾，則三百篇中此爲最古；且現存一切文學作品中，亦以此爲最古矣。

其餘的詩都是周代作品，中多爲喪亂情形，大約在東遷前後。至於究迄何年爲止，則又極難確定。其中最晚的詩：如秦風的『我送舅氏，曰至渭陽』，相傳是秦襄公送晉文公的詩；陳風的『胡爲乎株林從夏南』，相傳是刺陳靈公暱夏姬的詩；那麼都是春秋中葉的作品了。然盡人皆可有的舅，不必定是秦康；『夏南』與夏姬雖極近似，但亦無必然關係。惟魯頌閟宮『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是魯僖公時作品無疑，從可推斷詩經中不乏春秋時作品。又國風有邶、鄘、唐、魏皆是春秋前舊國，二雅中有許多篇可以考定是周厲、宣時事，那麼全書大部分是西周末東周初時人的作品，最早的時代是商代。如其連夏亦算在內，詩經著作的年代應該是在距今三千四五百年到二千六七百年間。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有作詩時世圖，將三百篇按時代先後排列，其說一本『古序及毛、鄭、孔氏等舊義，而大指仍以朱子爲歸』，雖所列未必盡當，如十月之交篇，鄭樵詩辨妄說：

繼桓王者莊王也。按長歷『莊王二年十月辛卯日食』，又存秋魯桓公十七年書『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莊王二年歲在丙戌，卽桓之十七年也。

以爲這和本篇的『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是一件事。他又說：

十月之交言『孔父孔聖，作都于向』，向者都畿內地也。凡卿士采邑，必於天子畿內，則知此詩不爲西周詩矣。

依鄭說，此詩當爲莊王時詩，而彙纂列於厲王之世。又如正月，中有「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的話，鄭樵以爲是東遷後詩，或者是刺桓王的，而彙纂列於幽王之世，凡此皆其失當處。但採輯衆說，條分縷析，亦頗足以資參證。茲錄要如下：

作詩時世圖

一 商詩五

1 太甲之世

(一) 頌一——那

2 仲丁以後

(一) 頌一——烈祖

3 祖庚之世

(一) 頌一——玄鳥

4 祖庚以後

(一) 頌二——長發、殷武

二 周詩三百六篇

1 文王之世

(一) 正風 廿三

(一) 周南——關雎、葛覃、卷耳、樛木、蟋蟀、桃夭、兔置、采芣

芣、漢廣、汝墳、麟之趾

(2) 召南

鵲巢、采芣、草蟲、采蘋、行露、羔羊、殷其雷、標有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麕、騶虞

(二) 正小雅八

出車、杕杜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伐木、天保、采芣

(三) 正大雅三

2 武王之世

棫樸、旱麓、靈臺

(一) 正風 二

(1) 召南

(二) 正小雅 四

(三) 正大雅 三

甘棠、何彼穠矣

南陔、白華、華黍、魚麗

絲、思齊、皇矣

3 成王之世

(一) 變風 七

(1) 邶風——七月、鴟鴞、東山、破斧、伐柯、九罭、狼跋

(二) 正小雅十——棠棣、由庚、南有嘉魚、崇丘、南山有臺、
由儀、蓼蕭、淇露、彤弓、菁菁者莪、

(三) 正大雅十二——文王、大明、下武、文王有聲、生民、行
葦、既醉、鳧鷖、假樂、公劉、洞酌、卷阿、

(四) 頌卅一——清廟、維天之命、維清、烈文、天作、昊天有
成命、我將、時邁、執競、思文、臣工、噫嘻、振鷺、豐年、有瞽、
潛離、載見、有客、武、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載芣、良
耜、絲衣、酌、桓、賁、般、

4 懿王之世

(一) 變風五

(1) 齊——鷓鴣、還著、東方之日、東方未明、

5 夷王之世

(一) 變風一

(1) 邶——柏舟

6 夷王厲王之間

(一) 變風四

(1) 鄘——羔裘、素冠、隰有萋楚、匪風、

7 厲王之世

(一) 變風二

(1) 陳——宛丘、東門之汾、

(二) 變小雅四——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

(三) 變大雅五——民勞、板、蕩、抑、桑柔、

8 共和之世

(一) 變風一

(1) 唐——蟋蟀、

9 宣王之世

(一) 變風五

(1) 鄘——柏舟、

(2) 秦——車鄰、

(3) 陳——衡門、東門之池、東門之楊、

(二) 變小雅十四——六月、采芣、車攻、吉日、鴻雁、庭燎、沔

水、鶴鳴、祈父、白駒、黃鳥、我行其野、斯干、無羊、

(三) 變大雅六——雲漢、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

10 幽王之世

(二)變小雅四十——節南山、正月、小弁、巧言、何人斯、巷

伯、谷風、蓼莪、大東、四月、北山、無將、大車、小明、鼓鐘、甫

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鶯鶯、頌弁、車鄰、青

蠅、賓之初筵、魚藻、采芣、角弓、菀柳、都人士、采芣、黍苗

、隔桑、白華、絳蠻、瓠葉、漸漸之石、君之華、何草不黃

(二)變大雅二——瞻印召旻

11 平王之世

(二)變風廿八

(1) 邶——綠衣

(2) 衛——淇澳、考槃、碩人

(3) 王——黍離、君子于役、君子陽陽、楊之水、中谷有

蔞、葛藟

(4) 鄭——緇衣、將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羔裘、遵大

路、女曰鷄鳴

(5) 唐——山有樞、楊之水、椒聊、緇繆、杕杜、羔裘、鵠羽

(6) 秦——驕鐵、小戎、蒹葭、終南

12 平王桓王之間

(二)變風七

(1) 魏——葛屨、汾沮洳、園有桃、陟岵、十畝之間、伐檀

碩鼠

13 桓王之世

(二)變風卅二

(1) 邶——燕燕、日月、終風、擊鼓、凱風、雄雉、匏有苦蕒

谷風、式微、旄丘、簡兮、泉水、北門、北風、靜女、新臺、二

子乘舟

(2) 鄘——鶉有茨、君子偕老、桑中、鶉之奔奔

(3) 衛——氓、竹竿、芄蘭、伯兮、有狐

(4) 王——兔爰、采芣、大車

(5) 鄭——有女同車、褰裳

(6) 陳——墓門

14 莊王之世

(二)變風十五

(1) 王——丘中有麻

(2) 鄭——山有扶蘇、採芣、狡童、采芣們之墀、風雨、子

衿、揚之水。

(3) 齊——南山、甫田、盧令、敝笱、載驅、猗嗟。

15 釐王之世

(一) 變風五

(1) 鄭——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

(2) 唐——無衣、有杕之杜。

16 惠王之世

(一) 變風十二

(1) 鄆——定之方中、蠨蛸、相鼠、干旄、載馳。

(2) 衛——木瓜。

(3) 鄭——清人。

(4) 唐——葛生、采芣。

(5) 陳——防有鵲巢、月出。

(6) 曹——蟋蟀。

17 襄王之世

(一) 變風九

(1) 衛——河廣。

(2) 秦——黃鳥、晨風、無衣、渭陽、權輿。

(3) 曹——候人、鵲鳴、下泉。

(二) 頌四

(1) 魯頌——駉、有駉、泮水、閟宮。

18 定王之世

(一) 變風二

(1) 陳——株林、澤陂。

詩經的大部分是周代作品，我們已經知道了。然則何以那時詩爲獨盛呢？這不外乎：

一、社會文化的漸臻成熟——古代狃狃榛榛，完全是野蠻社會，絕無文明可言。到周代漸漸脫離鄙野狀態，典章文物，始臻完備。『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可以見出那時的文明，超越前代。社會文化，既經成熟，於是優美文藝，隨之產生。在周初猶屬啓蒙時代，故可傳之作品尙少；到東遷前後，人文益進，所

以名作漸多。

二、政局的不安定——詩本表情的工具。在周初政局安定，社會靜謐，自然激動情感之資料較少，因之詩的產量亦少。東遷前後，亂離頻仍，社會既不安謐，感觸遂多，於是發爲詩歌，以抒胸中積鬱，詩的創作量乃不期大增。且窮愁易工，此時的詩，質的方面，亦較前進步。

三、政府的採集——禮記：『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同時又專有采詩之官，從事採集，自然不致像前代那樣湮沒無聞了。詩經之輯集成書，或由於此。

第三章 孔子與詩經

刪詩問題——詩經何以祇有三百篇——孔子對於詩經的致力

詩經之成書，是憑藉政府的力量采集來的，那麼經過這樣長時期的采集，數量一定很有可觀，何以現在祇有三百五篇呢？於是發生所謂刪詩問題。許多學者以爲原來收集的詩很多，經過孔子的刪削，所以止剩了三百篇，最先這樣主張的是司馬遷。他在史記孔子世家裏說：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闕雅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其後文學家如班固、歐陽修、蘇轍等，經學家如毛公、鄭玄、朱熹等皆本史記立說，以爲詩曾經孔子刪

定。漢書藝文志：

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諛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漢書禮樂志：

古者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經典釋文：

孔子最先刪錄，既取周，上兼商頌，凡三百十一篇。

歐陽修曰：

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存三百，鄭學之徒，以遷爲謬，予考之，遷說然也。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詩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

王棖說緯：

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如『常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常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爲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尙絢，文之著也。』此鄘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夫子惡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此小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字爲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

蘇轍曰：

孔子刪詩三百五篇，其亡者六焉。

邵康節曰：

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善惡明著者存焉耳。

程子曰：

虞之君臣，迭相贊和，始見於書。夏殷之世，其傳鮮矣。至周而益文，所傳者多。夫子刪之，得三百篇，可以垂世立教。

朱子曰：

王迹熄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次，孔子自衛反魯，復得之，它國以歸，定著爲三百篇。

陸德明曰：

孔子刪錄周詩，上僉商頌，以授子夏。

顧亭林曰：

孔子刪詩，所以存列國之風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猶古之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而季札聽之，以知其國之興衰，正以二者並陳，故可以觀，可以聽。世非二帝，時非上古，固不能使四方之風，有貞而無淫，有治而無亂也。文王之化，被於南國；而北部殺伐之聲，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詩而存，而入夫子之刪，必將存南音以繫文王之風，存北音以繫紂之風，而不容於沒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子不刪，志淫風也。叔于田爲譽，段之辭，揚之水椒聊爲從，沃之語，夫子不刪，著亂本也。淫奔之詩，錄之不一而足者，所以志其風之甚也。一國皆淫，而中有不變者焉，則亟錄之。將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鷄鳴相譬以勤生也，出其東門不慕乎色也，衡門不願外也，選其

辭比其音，去其煩且濫者，此夫子之所謂刪也。

但另一派的學者，對於司馬遷刪詩之說，異常懷疑，以為孔子實未嘗刪詩，詩篇原來就祇有三百篇，史記所言，殊不足信。他們所持的理由，不外乎：

一、孔子刪詩的話，僅見於史記，孔子自己並沒有提起刪詩。

二、如果孔子真個把三千多首詩刪成三百，是對於古詩祇留了十分之一，豈能刪削得如此之多。

三、照司馬遷所說，孔子刪詩標準是『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何以鄭衛淫詩仍舊保存？

四、太史采詩近五百年，當時列國又有一千八百之多，何以詩經所載多後二百年的作品，而且又僅限於九國呢？

他們以此理由，攻擊史記。其中以崔東壁之說尤為透澈。他的讀風偶識很多創見，打破舊說不少！

孔子刪詩孰言之，孔子未嘗自言之也，史記言之耳。孔子曰：『鄭聲淫』是鄭多淫詩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是詩止有三百，孔子未嘗刪也。學者不信孔子自言而信他人之言，甚矣其可怪也！

他又說：

舊說周太史掌列國之風，今自邶以下十二國風，皆周太史巡行之所采也。余按克商以後，下逮陳靈，近五百年，何以前三百年所采殊少，後二百年所采甚多？周之諸侯千八百國，何以獨此九國有風可采，而其餘皆無之？曰孔子所刪也。然成、康之世，治化大行，

刑措不用，諸侯賢者多，其民豈無稱功頌德之詞，何爲盡刪其盛而獨存哀？伯禽之治，鄒伯之功，亦卓卓者，豈尙不如鄒、衛？而反刪此存彼，意何居焉？且十二國中，東遷以後之詩，居其大半，而春秋之策，雖微賤無不書者，何以絕不見采風之使？乃至左傳之廣搜博采而亦無之，則此言出於後人臆度無疑也。蓋凡文章一道，美斯愛，愛斯傳，乃天下之常理。故有作者，卽有傳者。但世近則人多誦習，世遠則就湮沒。其國崇尚文學而鮮忌諱，則傳者多；反是則傳者少。小邦弱國，偶遇文學之士，錄而傳之，亦有行於世者；否則遂失傳耳。不然，兩漢、六朝、唐宋以來，並無采風太史，何以其詩亦傳於後世也。

他不但不認孔子有刪詩之事，且連太史采詩亦加以懷疑。鄭樵、孔穎達則以爲刪詩不容十去其九。

刪詩辨

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之所錄，不容十去其九。

孔穎達曰：

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遷言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者，以見在爲數也。

江慎修則以爲詩亦自淫聲：

夫子未嘗刪詩，詩亦自淫聲；而史家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此史遷之妄說。

近人梁啟超對於史遷之說亦加抨擊。其實史遷去古不遠，父談受易於楊何，遷又問書於孔安國，問

春秋於董生，講業於齊魯之邦，對於孔門淵源至近，其所言照理似屬可信；但仲尼弟子無傳，諸子傳記，亦無旁證，獨遷一人言之，不能令人無疑。兩般秋雨盦隨筆所記折衷兩派之言，較爲公允：

阮亭司寇池北偶談謂孔子正樂而並未刪詩。其論云：「論語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家語載哀公問郊，亦曰

「臣聞誦詩三百，不可以一獻。」知古詩本有三百，非孔氏手定也。又左氏列國卿大夫燕饗賦詩，率皆三百篇中，多在孔氏之前，其非夫子刪定，了然可見。然其說亦有未盡通者，如茅鴉、河水、新宮、鸞之柔矣等篇，獨非賦詩也乎？今則全篇逸去。其他「素以爲絢兮」一句，「唐棣之華」四句，見於論語；「兆云詢多」二句，「周道挺挺」四句，「祈招之悒悒」六句，見於左傳；「昔吾有先正」五句，見於小戴記緇衣篇；「魚在在藻」六句，見於大戴記用兵篇；「國有大命」三句，見於荀子 臣道篇。至南陔等六篇有筮無詞，經首亦然，則謂三百篇外絕無刪動，亦未見其允當。大約或篇或章，均係舊逸；而單詞駢句，尙錯雜於簡端，孔子定詩時，則竟刪去，以成三百五篇完好之作，亦述而不作之意也。如謂古詩三千而刪存止於三百，則馬遷傳聞之誤，前人辨之詳矣，其說殊不足信。

綜括上面所說，我們可以決定孔子未嘗刪詩，其理由是：

一、孔子自己沒有說刪詩。

二、孔子不能刪削得如此之多。

三、刪詩以禮義爲標準，而鄭衛言情之作具在；如其說不刪鄭衛的詩，是『志淫風』、『著亂本』，乃未免是遁辭了。

四、所載限於九國，又多後二百年他的作品。

五、季札觀樂，事在孔子前，而當時所歌的詩，沒有在今本十五國以外的。

六、逸詩屢見於論語，論語是孔子門人所記，孔子刪去的詩，而門人存之，理不可通。

七、逸詩如論語的『唐棣之華』四句，左傳的『雖有絲麻』四句，『思我王度』五句，毫不悖於禮義，何以孔子必須刪去？

八、史記自序『詩三百，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史遷何以曉得三百篇是聖賢所作，其餘的便不是呢？如其亦有聖賢作品在內，孔子以何標準刪去呢？如其沒有，孔子又怎麼會知道呢？

九、刪詩的結果，頂多不過代表刪者個人的見解，孔子在論語中對於刪詩既絕不提，亦毫無如春秋的『微言大義』寓於字裏行間。

十、諸子言詩，皆舉三百之數。

孔子既沒有刪詩，那麼何以三千餘篇詩會祇剩得三百餘篇呢？還是別人刪削呢？還是本來祇有此數呢？就史記調查當時諸侯之數，成王之世只有七十餘國，平王東遷後，兼併攘奪，然而與晉、齊、鄭、宋、秦、陳、吳、魯相角逐的，還不下三十國。太史巡行天下，訪求三千餘篇的詩，事實上並非絕對辦不到。即使各國不盡在周室的統治之下，太史官如往訪詩，亦未必就遭拒絕，那麼古詩或者真有三千餘篇。退一步講，即使沒有三千之數，但亦決不致於祇有三百篇，此觀於逸詩可知。這許多詩篇有傳有不傳，大抵世近的，其國崇尚文學的，質美的詩篇，就行於世；反之，就湮沒無聞了。中間也許經過史官的一度編纂，到春秋時，就祇剩有三百篇了。孟子：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

史記伯夷列傳：

詩書雖缺，虞夏之文可知。

可見詩在孔子前，已經不全。我們再看諸子所說詩數：

荀子曰：『詩三百，中聲所止。』

墨子曰：『儒者誦詩三百，歌詩三百。』

莊子曰：『孔子誦詩三百，歌詩三百，弦詩三百，舞詩三百。』

都舉三百。家語哀公問郊，亦說『臣聞誦詩三百，不可以一獻。』孔子自己亦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可知當時大家所諷誦的，便是這三百篇，孔子並沒有刪削。

那麼孔子究竟作了點什麼呢？何以司馬遷硬要拉他去刪詩？大概孔子對於詩經確有濃厚興趣，你看他屢次提起詩經可知。在論語中記載的有：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關雖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因爲他是主張『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又因爲歷聘各國，不能行道，於是退而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對於詩自然亦有一番研究。史記孔子世家說：『詩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莊子說：『孔子誦詩三百，歌詩三百，弦詩三百，舞詩三百。』可知孔子對於詩合樂的問題，有過一番努力，或者順便把古詩的錯字改正幾處，因此『弦歌』之外，史遷又請他去當編輯主任刪詩了。大概前此的詩未必都能入樂，或者可以入樂而譜已經散失紊亂。孔子是最嗜音樂，最通音樂的人，所以在反魯之後，以樂理詔魯太師，又取三百篇之詩，闕者補之，舛者訂之。所謂『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所謂『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便是說孔子對於此事的努力。

第四章 詩與樂

詩與樂的關係很密切。『雅言詩書執禮』而無樂，樂在詩中，不可分析故。詩譬諸曲詞；樂譬諸曲譜，詩載貞淫正變之詞；樂訂清濁高下之節。詩是人的意志由文詞來發表；將此發表的文詞協之聲律便是樂。范家相詩瀋說明詩樂的關係極爲透澈：

生於心而節於音謂之詩。一言詩而樂自寓焉。委巷小兒，聯歌拍臂，皆可配以管絃。優伶俗樂，吹竹彈絲，亦能別翻聲調。一言樂而章曲亦自生焉。

三百五篇之詩，其初是否可以入樂，不得而知，或者詩樂合體，始於孔子？史記：『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又說：『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那麼孔子之後，三百五篇都已協於聲律，都已可歌了。所以三百五篇之詩，都可以稱爲樂詩。馬端臨在毛詩傳箋通釋裏說明三百五篇何以都是樂詩——

〔詩三百篇，未有不入樂者。〕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歌、聲、律，皆承詩遞言之。毛詩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又曰：『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此言詩所由作，即虞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也。若非詩皆入樂，何以被之聲歌，且協諸音律乎？周官太師教六詩，而云：『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是六詩皆可以調六律也。墨子公孟篇曰：『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鄭風青衿詩，毛傳云：『古者教詩以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其說正本墨子，是三百篇皆可誦歌弦舞已。若非詩皆入樂，則何以六詩皆以六律爲音，又何以同是三百篇，而可誦者，即可弦可歌可舞乎？左傳吳季札請觀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並及於十二國；若非入樂，則十四國之詩，不得統之以周樂也。史記言：『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雅頌。』非入樂，則三百五篇，不得皆求合於韶武雅頌也。六藝論云：『詩，弦歌諷諭之聲也。』鄭志答張逸云：『國史采衆詩，使

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所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據此則鄭君亦謂詩皆可入樂矣。

但亦有人以爲詩經三百五篇未必皆可入樂，宋程大昌便是主張此說者之一。詩論南雅頌爲樂詩，諸國爲徒詩篇說：

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擇取無辭。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鵙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也。

程說之非，已可由馬說反證。友人顧頡剛著論詩經所錄全爲樂歌，亦多所考證。（文會載北大國學週刊）可以參閱。

詩經所錄既是樂歌，那麼還是因詩合樂，還是因樂作詩呢？禮記：

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

王普說：

古者既作詩，從而歌之，然後以聲叶律，和而成曲是也。

詩籥：

是故人之有詩，非必緣樂而作；聖人作樂，必因詩以興。而詩爲人聲，金石絲竹爲物聲，各有相需之妙。聖人見其然，因之以詩入樂，以樂合詩，而樂與詩乃并之爲一。古之樂不可得聞矣。然觀四詩之中，短長參差，體製不一，明是因詩而合樂，非必因樂以作詩也。

我們再拿虞書來參證虞書說：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

孔穎達正義釋此：

詩言人之志意，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樂聲以此長歌爲節，律呂和此長歌爲聲。

據此，樂是由詩而作，詩卻不因樂而生。朱子亦有同樣主張：

詩之作本爲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

但朱子又說：

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衛有衛音，邶有邶音，鄘有鄘音。故詩有邶音者係之邶，有鄘音者係之鄘。若大雅、小雅，則亦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亦案其腔調而作耳。大雅、小雅亦古作樂之體格：案大雅體格作大雅，案小雅體格作小雅，非是作成詩後，旋相度其辭，目爲大雅、小雅也。

此則似有矛盾。

總之，古代詩樂合體，凡遇大典要奏樂的，所奏便是詩篇之一。私人交際，亦常有賦詩道志的。詩的地位，在那時不祇是供文學的欣賞，已變成一種應用的儀節了。

第五章 詩經內容的分析和其作者

內容的分析——作者

要把全部詩經詳細分析，求其的當而無誤，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體。我本來想作一個精密的分類表，條分縷析，把三百五篇的詩，一一係之於下；後來覺得這樣的分析並無必要，而且也是不可能，結果恐怕要在每條之下都安上疑問號的。在此我祇是概括的分析一下，或者確實性到要比細分的多些。詩經的分類可以有許多方法，我們可以：

一、從時間分類——依著作先後，按代排比。（見前二、詩經的年代）

二、從空間分類——依地域區分。詩經原來的編次，就是此種分法。（後面篇目次第章將詳說）

三、從章句分類——詩經多係四言，然亦有三言五言等。篇各若干章，章各若干句，雖無一定規律，然大體亦有拘束。依章句數量多少，亦可以作一分類表。

四、從性質分類——依內容的性質，加以區別。

第一第二兩種分類已分見本書章句分類，似無多大意義，故本章但就內容性質分析之。

依內容的性質來分析，詩經大體可以分爲：

一、詩人的創作 詩人的創作在詩經中究有若干，不是現在我們所能知道，或者數量很多；但作者既未明白指出，在千百年後的今日，自然無從懸揣。詩序曾說明某詩爲某人所作，但序的本身已不可靠，殊難信任。就我們能够推知作者姓名的確是不多。大抵詩人創作的詩，年湮代遠，姓名久已無從知道了。這類的詩如正月、十月、南山節、崧高、烝民等。

二、民間歌謠 這是流傳於大多數婦孺農工之口的作品。大抵在作者創作之後，經過相當時期，互相傳唱，便流行於一地而成爲一種歌謠。這時所傳的詩，變成某地方的詩而不是某人的詩，民衆祇知道地域，而不知作者的個人。從屬人主義到屬地主義，歌謠大都如此。此種詩篇的作者，不必定是文人，而且最後所流傳的詞句，亦未必完全同於原作，因此作者姓名，絕對無法考見。其中占最大數量的是戀歌。此又可分爲下列數類。

1. 戀歌 多爲男女相悅之辭，如靜女、中谷、將仲子等篇都是。戀歌在歌謠中本占極大位置，詩經爲古代民間文學的結集，所以戀歌亦獨多。

2. 結婚歌 桃夭般寧叮囑，善相夫壻，『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完全是一種結婚歌。鵲巢亦屬此類。

3. 悼歌 此如蓼莪等篇屬之。蓼莪示對親屬的哀悼，情致悱惻，至情流露。三百篇中，悼歌較少。

4. 祝賀歌 螽斯、麟趾祝其多子，屬於祝賀歌。中國人向來以多子當作是福氣，所以新婚之時，總拿螽斯、麟趾的話來祝賀。

5. 農歌 這類詩大多敘述農事情形，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完全是描寫一種田家生活。七月、甫田、大田、行葦等篇可以歸入此類。

6. 雜類 不屬於上列各類的詩屬之。其中有讚美、戒勉等等性旨的詩。

三、貴族樂歌 貴族樂歌大部分用於宗廟；有的是祭祀先祖先王；有的是禱歌或是頌神所用；此外一部分便是宴會歌等。大概雅頌所列，歌功頌德，多半是此類的詩。此又可分爲：

1. 宗廟樂歌 如下武、文王是。

2. 頌禱歌 思文、雲漢、訪落等或頌神，或禱祝，屬於此類。

3. 宴會歌 鹿鳴、娛賓，所以用於宴會。此外如庭燎、伐木亦是。

4. 田獵歌 如車攻、吉日。

5. 戰事歌 常武、敷陳武事，屬於此類。

6. 舞歌 舞時所歌。大都爲紀念先王而作，所以多頌揚的話。桓、賚，一般都是大武舞歌中的。

7. 雜類 除上列各項以外，還有警戒的詩，如烈文是戒諸侯的詩；敬之是王者自警的詩；此外還有好些性質不能獨立一類的，都屬之。

除了照上面的分類法外，我們還可以從別一方面把詩分爲：

一、抒情——以抒情發感爲主。

二、敘事——以敘述事實爲主。

三、描寫——以描摹景物情狀爲主。

三類。在三百篇中，以抒情詩爲最多，敘事詩次之，純粹的描寫詩幾乎可以說沒有。大概風多抒情，頌

多敘事，雅則抒情敘事參半。如果就上表所列來分，在『民間歌謠』中，『戀歌』、『結婚歌』、『悼歌』、『祝賀歌』多屬抒情；『農歌』則偏於敘事。在『貴族樂歌』中，『頌禱』、『宴會』大多抒情；『田獵』、『戰事』或可列入描寫詩；『舞歌』與『宗廟樂歌』以敘述爲主。不過這樣分法，並不是絕對的嚴格的。敘事詩中未嘗不抒情，抒情詩中又豈絕不敘事，我們須要活看才是。有許多詩我們一看就知道是屬那一類的。如關雎描寫一個男子對於女子如何想慕，至於連夜裏睡在牀上，亦是反來覆去的睡不着，這顯是一首抒情詩；又如長發敘商民族建國的歷史，顯然是一首敘事詩；但有許多詩，沒有這樣的顯明，我們便須仔細的研究才能明白。

關於詩經的作者，我們所能推知的是極少極少。因爲當時的作者，既沒有像現在人那樣在每篇上具上他的大名；在詩中又很少事實可以給我們作探討作者姓名的線索的。詩序雖然指出某詩爲某人所作，卻又不可靠。正義中間有述作者姓名的，但其可信程度亦不高於詩序。我們要知道作者何人，祇有從本文鉤稽，再與其他古籍參證，如此所得，比較可信。

在詩中作者有自說姓名的，此最可靠。如小雅：

節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誼，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巷伯，『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大雅崧高，『吉甫作誦，其作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大雅烝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魯頌闕宮：『奚斯所作。』

其次，雖不說出作者姓名，但在詩中說明作詩緣故，如：

魏風葛屨：『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小雅何人斯：『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小雅四月：『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大雅民勞：『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還有雖未說明緣故，而文義明白顯然可知的，如：

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

這三類都是可靠的。其次惟有從尚書、左傳、國語等古籍以及漢人之書去考，也可推知作者；但其可靠程度，已減少許多了。如周頌時邁，思文兩詩，曾見國語：

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時邁

周文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思文

可知兩詩爲周公所作。又如尚書、金縢篇載：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爲詩以貽王。

知鴟鴞爲周公作。還有雖見他書記載，而詞有歧義，若訓詁不同，世代立異，此其可靠程度，更爲低落了。如魯語：

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愷。』

如『校』字據魏源說，作『審校音節』解，那麼商頌即正考父所作；若依王國維說，讀『校』爲『效』而訓『獻』，則是正考父以前的作品了。

第六章 六義

風雅頌與賦比興的區別——風雅頌的解釋——南——何謂賦比興——比興的區別

周禮春官，『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六義即周禮中之六詩。詩大序，『詩有六義也。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風雅頌是詩的體裁；賦比興是詩的作法。賦比興就是包在風雅頌之中，並不是離開風雅頌之外，還有賦比興。朱子說：

風雅頌，聲樂部分之名；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

太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節奏指歸，皆將不待指說而直可吟詠以得之矣。
三經是風雅頌，是做詩底骨子；賦比興卻是裏面橫串底，故謂之三緯。

現在先講風雅頌。風雅頌是怎樣區分呢？其說甚多。單是朱子一人，已經沒有一定的主張。王栢說：

風雅之別，即朱子答門人之問亦未一。有腔調不同之說；有體製不同之說；有詞氣不同之說；或以地分；以時分；以所作之人而分；諸說皆可參考。惟腔調之說，朱子晚年之所不取。

可見衆說紛紛，聚訟莫決的樣子。大概區分風雅頌的標準，學者間的主張，不外下列幾種：——

一、就地域區分。崔述讀風偶識云：『向來諸儒不解風雅之分，但見東遷以後，雅音斷絕，降爲王風，因誤以雅爲天子之詩，風爲侯國之詠……不知風雅之分……不以天子與諸侯也？天子之畿，未嘗無風；諸侯之國，亦間有雅。故豳亦王國詩也，乃不爲雅而爲風；賓筵抑戒衛武公之詩也，列於二雅……非天子之畿，皆當爲雅；而不得爲風與南也。』崔述以諸儒之說爲不當而闢之，可見以地域區分風雅頌之主張確佔一時勢力。

二、就時間區分。讀風偶識：『諸儒不解風雅之分……遂謂克商以前，詩爲二南，克商以後，詩爲二雅，東遷以後，詩爲王風。』這是以時間爲區分風雅頌的標準。

三、就作者區分。此說主之者章俊卿、鄭樵、朱子、鄭樵詩辨妄：『風者出於風土，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而其言淺近重複，故謂之風。雅出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能道者，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誦，惟以鋪張勳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不敢瑣語藝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

章俊卿說：『風體語皆重複淺近，婦人女子能道之；雅則士君子爲之也。』

朱子說：『大抵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

四、就體製區分 此說崔述、呂祖謙主之。朱子亦曾主張以體製之不同區分風、雅、頌。崔在讀風偶識中說：『風雅之分，分於詩體，不以天子與諸侯也。天子之畿，未嘗無風；諸侯之國，亦間有雅。故豳亦王國詩也，乃不爲雅而爲風；賓筵、抑戒、衛武公之詩也，列於二雅。蓋由西周盛時，方當大雅，故風與小雅皆不甚流傳；惟周南、關雎之三，召南、鵲巢之三，與麟趾、騶虞及鹿鳴、魚麗等篇，乃燕射時所歌，是以人皆習之而流傳於世。此外或有一二傳者，然亦僅矣。其後大雅漸衰，小雅始盛；小雅又衰，而風始著。是以盛世之音少，衰世之作多；非天子之畿其詩皆當爲雅，而不得爲風與南也。』

呂祖謙曰：『得風之體多者爲風，得雅之體多者爲二雅，得頌之體多者爲頌。』

五、就詞氣區分 此說朱子主之。他在詩經集註中說：『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所謂『和而莊』者，是他區分風、雅的标准。

六、就音調區分 朱子說：『風、雅、頌乃是樂中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但此說朱子晚年又棄去不用。

惠周惕詩說：『風雅頌以音別也。』

七、就詩與樂、舞關係區分。同是主張就音樂來區分風雅頌，在朱子所主張的是同是樂歌，不過腔調不同；此地卻主張有諷誦樂歌、歌舞之分了。近人梁啓超便是如此主張的。他說：『風者，諷也。爲諷誦之諷字之本文。漢書藝文志云：「不歌而誦謂之賦。」風殆只能諷誦而不能歌者。故儀禮禮記左傳中所歌之詩，惟風無有。後此風能歌與否，不可知。若能，恐在孔子正樂後也。』

『雅者正也。殆周代最通行之樂，公認爲正聲，故謂之雅。儀禮鄉飲酒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工告於樂正曰：「正樂備」……」凡小雅、大雅之詩，皆用此體，故謂之正樂，謂之雅。』

『後人多以頌美之義釋頌，竊疑不然。漢書儒林傳云：「魯徐生善爲頌。」蘇林注云：「頌貌威儀。」顏師古注云：「頌讀與容同。」頌字從「頁」，「頁」卽人面，故容貌實頌字之本義也。然則周頌、商頌等詩，何故名爲頌耶？南雅皆唯歌，頌則歌而兼舞。周官「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禮記「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大武爲周頌中主要之篇，而其用在舞，舞則舞容最重矣。故取所重，名此類詩曰頌……三頌之詩皆重舞節，此其所以與雅、南之唯歌者有異，與風之不歌而誦者更異也。略以後世之體比附之，則風爲民謠，南雅爲樂府歌辭，頌則劇本也。』

八、就樂的種類區分。顧頌剛論詩經所錄全爲樂歌說：『看大雅崧高「吉甫作頌，其詩孔碩，其風

肆好。」又看左傳成九年說鍾儀「操南音」范文子說他「樂操土風」則風字的意義，似乎就是聲調。聲調不僅諸國之樂所具，雅頌也是有的，所以風的一名，大概是把通名用作專名的。所謂「國風」猶之乎說土樂。」

九、就所言內容區分 如大序：『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鄭康成說：『風言聖賢治道之遺化也。雅正也，言正者以為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德廣以美之。』王柏引楚詞集注說：『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燕享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

十、就所言性質區分 程子說：『風有風動之意。雅則正言其事。頌則稱美之言。』這是以風為諷諭之言，雅為正言，頌為稱美之言。

其中頂好笑的要算朱子。他一會兒這樣分法，一會兒卻又那樣去分，絕無一定標準。他在詩經集註裏所下風、雅、頌的解釋，更是東取一點，西拿一段，雜湊起來。如說：

『風者，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

這單是解釋「風」的字義，好像把風當作諷刺之言；但底下雅的定义說：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

卻又以音樂爲區分的標準；等到釋頌，說：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又以內容來區別了。

綜上十說，雖彼此所言互異，然亦未嘗不可相通。我們覺得要解釋風、雅、頌之所以爲風、雅、頌，第一不要老在字義上旋圈子。前人說法之所以不能圓滿，就因爲太看重字義了。鄭樵說得最好：

凡制文字，必依形象而立。風、雅、頌皆聲，無形與象，故無其文，皆取他文而借用。如『風』本風雨之『風』，『雅』本烏鴉之『鴉』，『頌』本頌容之『頌』，奈何序詩者於借字之中求義也！

我們丟開字義不管，於各說中求其貫通。我們知道詩樂是有密切關係的，那麼風、雅、頌之分，當然與音樂有關。詩經所錄既是樂歌，則三者區別所在，並不是誦、歌、舞的問題，而是曲調的不同了。至於曲調究竟怎樣不同，古樂失傳已久，現在無從考知；或者風是一種土樂；雅是正樂；頌則歌而兼舞，亦未可知。惟其有土樂正樂之別，所以應用的場合不同，立意措辭，隨之互異。這樣所謂『內容』、『性質』、『詞氣』、『體製』等問題，亦就迎刃而解了。大概風彷彿是現在的竹枝詞歌謠一類東西，作者多屬平民，所述當然不出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頌是要應用於隆重典禮如燕享朝會宗廟祭祀等的，所以作者多是公卿大夫，所述自然應該莊重一點，不能用諷刺口吻，而頌尤不能不鋪張勳德，出以稱美之言。至於時地的區分，不過是偶然的關係，即使實際上如是，亦不能據以作判別的標準。崔東壁辨之極

詳，可以毋庸置議。

風、雅、頌之義既如上述。但學者頗有疑古詩無國風名目，但有二南之稱。宋程大昌極主此說，其論點有三：

一、論語但說南、雅，不說風、雅、頌：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

二、左傳魯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事，亦無國風名目：

左氏記季札觀樂，歷敘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序諸國，自邶至豳，其數凡十有三，率皆單記國土，無今國

風品目也。

三、南、雅、頌是樂詩，風是徒詩：

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官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

世，無用標別也。……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鄭、曹，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

四、凡舉雅、頌，率參以南：

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箭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箭』雅也；『象舞』

頌之雅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

清顧炎武在日知錄中亦說：

周南召南，『南』也，非『風』也。幽謂之『幽詩』，亦謂之『雅』，亦謂之『頌』。（據周禮篇章）而非『風』也。『南』、『幽』、『雅』、『頌』爲四詩，而列國之風附焉，此詩之本序也。

清崔述讀風偶識亦以爲南是詩體之一種。自毛詩序不得南之解，將周召二南併於邶鄘以下之諸風，名爲十五國風，於是四詩餘其三，而析雅爲二以足之。大昌以南爲單獨一種詩體，自有見地；但以風爲徒詩，以及詩無國風，此則不無可議。詩經爲樂歌，前已言之。至於國風名目，雖前此未見，然禮記王制記『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那麼就說自邶至曹十二國爲風，亦屬無害。

那麼南究竟是怎樣一種體裁？詩大田篇『以雅以南』，南與雅對舉，可見是另外一體，而與雅、頌不同了。程大昌詩議說：

（語）曰：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爲』之爲言，有『作』之義。既曰『作』，則翁純嘏釋，有器有聲，非但歌詠而已。夫在樂爲作樂，在南爲鼓南。

照此說法，大概南是當時一種音樂的名稱，其節奏自爲一體，與雅、頌異。據儀禮鄉飲酒禮、燕禮都是於工歌、間歌、笙奏之後，終以合樂。合樂所歌是周南之關雎、葛覃、卷耳、召南之鵲巢、采芣、采蘋。論語亦說『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是在曲終所奏的綜合此種資料以推測，南或者是一種合唱的音樂，在樂終時歌之，歌者亦不限於樂工，所以說其『亂洋洋乎盈耳』。至於這種詩體何以叫做南，這卻無從臆斷，詩序以爲『南』言王化自北而南，這是一種望文生義的瞎說。崔述的解釋以爲起

於南方，所以名南，這是比較近情的說法。崔述曰：

南者乃詩之一體。序以爲化自北而南，亦非是。江沔、汝漢皆在岐周之東，當云自西而東，豈得云自北而南乎？蓋其體本起於南方，北人效之，故名以南。自武王之世，下逮東周，其詩而雅也，則列之於雅；風也，列之於風；南也，即列之於南，如是而已，不以天子諸侯分也。

詩的三經既明，再講三緯的賦、比、興。關於賦、比、興的定義，各家大多一致，殊少異說，茲錄正義、集註等諸家解釋於下：

一、賦

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其言通正變，兼美刺也。——孔穎達

賦者直陳其事，無所避諱，故得失俱言。——孔穎達

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朱子

直指其名，直敘其事者賦也。——朱子

賦之言鋪，鋪陳政教善惡。——鄭康成

賦則敷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程子

二、比

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謂刺詩之比也。——孔穎達

比者比託於物，不敢正言，似有所畏懼，故云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孔穎達

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朱子

引物爲說者比也。——朱子

比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鄭康成

比則直比之而已。蛾眉瓠犀是也。——程子

三、興

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鄭康成

興者託事於物。——鄭康成

興者興起志意讚揚之辭，故云見今之美以喻勸之。——孔穎達

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兔置之類。——朱子

本書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鉤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朱子

我們簡單地說：賦就是把要說的話，老老實實地照實寫去，所謂『直言其事。』比是拿別的東西來比方現前的事物，所謂『以彼狀此。』興是先講別的東西，然後才說要說的話，所謂『託物興詞。』前人的說法，頗有以比專主刺，興專主美的；其實美刺都有比興的。

賦、比、興是詩的作法，在理論上似乎可以把每一篇詩隸屬於一種方法，但在實際上常有兼用二種方法或三種全用的。

一、賦而比的——小弁八章。

二、賦而興的——野有蔓草、黍離、氓六章、溱洧、小弁七章。

三、比而興的——下泉、氓三章、綠衣。

四、興而比的——關雎、漢廣、椒聊、巧言四章。

五、賦而興又比的——頍弁。

六、賦其事以起興的——泂水首三章。

關於此等處所，須仔細辨別，方能清楚。大概賦與比興的不同容易辨別，比興的區別卻是難分。毛公言與與比而罕言賦，朱子就毛言興者，刪去四十八條，又加入十九條，可見他們亦辨不清楚。我們先看前人如何辨別，然後再說我們自己的意思。吳鶴林說：

賦直而比微，比顯而興隱。

陳眉公莫星卿文苑瀟湘說：

比興多取諸物，賦則多取諸事。

這是講賦與比興的區別。再看比興的區別如何？陳啓源說：

比興雖皆託諭，但興隱而比顯，興婉而比直，興廣而比狹。比者以彼況此，猶文之譬喻，與興絕不相似也。

又說：

興比皆喻，而體不同。興者，興會所至，非即非離，言在此，意在彼，其詞微，其旨遠。比者一正一喻，兩相比況，其詞決，其旨顯，且與賦交

錯而成文，不若興語之用以發端，多在前章也。

朱子說：

比意雖切則卻淺；興意雖闕而味長。

比興之中各有二例。興有取所興爲義者，則以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義者，則但取一二字相應而已；要之上句常虛，下句常實則同也。比有繼所比而言共事者，有全不言共事者，學者隨文會意可也。

詩中說興處多近比，如關雎、麟趾皆是興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且只是興。且如關關雎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方是入題說那實事。比則卻不入題了。如螽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了。下面宜爾子孫，依舊就螽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大率詩中比興皆類此。

說出那個物事來是興；不說出那個物事來是比。如南有喬木，只是說漢有游女；奕奕寢廟，君子作之，只是說他人有心，余付度之。關雎亦然，皆是興體。比體只是從頭比下來不說破。興比相近卻不同。

綜括上面所說，我們可以說，賦同比興的區別是：賦是一開頭就直說那件事；比興是拿別的東西做譬喻的。同是譬喻，興是先說別的東西，然後說本意；比就從頭比下來不說破了，興語之用以發端，多在前章；比則與賦交錯而成文。如其用心理學來解釋：比是類似的聯想；興是接近的聯想。

第七章 詩的正變與大小雅

正變的解釋——反對正變論——詩無正變——大小雅的分

正變之說，出於詩序。序說：『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有變風變雅作矣。』後來學者雖然亦有懷疑此說的，但以序爲古賢所作，終於不敢公然反對，於是詩有正變之論。不過一般所謂正變，祇限於風雅。至宋王栢獨以頌亦有正變。以商頌、魯頌爲變頌，其說本之唐成伯瑜毛詩指說，但和之者寡，在詩史上沒有什麼地位。其實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孔子亦沒有說過，不過是作序者的胡言亂道，絕無道理，原可以不必去管牠；但在詩史上頗有勢力，今姑錄舊說，以資參考。

大概正變的一般分界，以二南爲正，十三國風爲變；鹿鳴以下爲正，六月以下爲變；文王以下爲正，民勞以下爲變。然亦頗有不同的解釋，如惠周揚卽是反對這樣的分界的。條錄於下：

一、以世之治亂分正變——詩大序；孔穎達主之。

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有變風變雅作矣。國也，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詩序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治平累世，則美刺不興。故初變惡俗，則民歌之，風雅正經是也。始得太平，則民頌之，周頌諸篇是也。成王之後，其美不異於前，故頌聲止也。陳靈公之後，不復可言，故變風息也。然則變風變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尙可匡而復之，故執彼舊章，觀望更遷王道，所以變詩作也。王道盛諸侯無正風者，政出一人，太平非諸侯之力，不得有正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惡則民怨，善則民喜，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變風也。——孔穎達

二、以時代分正變——歐陽修、鄭康成主之。

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幽、厲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歐陽修

文、武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故皆錄之。詩之正經。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之事，謂之變風、變雅。——鄭康成

三、以入樂與否分正變——顧炎武主之。

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頌也，詩之入樂者也。邶以下十二國之附於二南之後而謂之風，騶以下六篇之附於豳而亦謂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於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之附於大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入樂者也。——日知錄

四、以美刺喻正變——惠周惕。

正變之說出於大序，而文中子取以說豳風，其後諸儒皆從之。漁仲始倡風雅無正變之論，而葉氏、章氏因之，二者反覆，莫能相一。以余觀之，正變猶美刺也。詩有美不能無刺，故有正不能無變。以其略言之，如美衛武、美鄭武、美周公、美宣王、刺鄭莊、刺時、刺亂、紫宣王、刺幽厲，此顯言美刺者也。如莊姜傷已，閔無臣，思周道，大夫閔周，衛女思歸，思君子，南征復古，此隱言美刺者也。美者可以爲勸；刺者可以爲懲；故正變俱錄之。編詩先後，因乎時代；故正變錯陳之。若謂詩無正變，則作詩無美刺之分，不可也。謂周、召爲正，十三國風爲變；鹿鳴以下爲正，六月以下爲變；文王以下爲正，民勞以下爲變；則序所謂美與刺者，俱無以處之，亦不可也。——詩說

五、以樂之應用場合分正變——朱子主之。

二南爲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

十三國爲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觀省，而垂鑒戒耳。

正小雅、燕饗之樂。

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詩經傳說彙纂

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至變雅則哀周卿士之作，以言時政之得失；而邶鄘以下，則太師所陳，以觀民風者耳，非宗廟燕享之所用也。——日知錄

以上各說中以康成之說最佔勢力，普通詩經正變的分類，大多根據於此。茲列表於後以清眉目。

正風——周南、召南二十五篇

變風——邶下十三國百三十五篇

正小雅——鹿鳴至蓼莪二十二篇

變小雅——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

正大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

變大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

正變的解釋，大體如右所述。學者囿於成見，但從世傳訓故，次第相受，雖有卓識，亦莫敢出衆擬議。頂可笑的是朱子。他明知『正變之說，經無明文』，然而終於『姑從』序說，不敢出頭反對。我們不能不佩服鄭樵、崔述的勇於疑古，他們力闢舊說，卓然自立；而東壁之說，尤爲澈底。鄭樵說：

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它經不載焉。獨出於詩序。皆以美者爲正，刺者爲變。則邶、鄘、衛之詩謂之變風可也。繡衣之美，武公、駟、鐵、

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之變風乎！不得已，從先儒正變之說，則當如穀梁春秋書築王姬之館於外書秋盟於首戴，皆曰變之正也。蓋言事雖變常，而終合乎正也。河廣之詩，欲往而不往；大車之詩，畏之而不敢；氓之詩，反之而自悔；此所謂變之正也。序謂變風出乎情性，止乎禮義，此言得之。然詩之必存變風何也？見夫王澤雖衰，人猶能以禮義自防也。見中人之性，能以禮義自閑，雖有時而不善，終蹈乎善也。見其用心之謬，行己之乖，倘反而爲善，則聖人亦錄之而不棄也。

鄭樵疑古而不澈底，仍舊爲正變之說，韓旋、崔述使更進一步，根本推翻。他在讀風偶識中說：

說毛詩者以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余按七月一篇，乃周王業之所自基；東山、破斧，敵王所愾，勞而不怨，非盛治之世，安能有此？固不得謂之變也。淇澳以睿聖得民，緇衣以好賢開國，鷄鳴之勤味爽，蟋蟀之戒逸游，皆足以見君德民風之美，何所見其當爲變風也者？蓋春秋之世，距成康時漸遠，故其詩佚者漸多；且當周初方尚大雅，故風與小雅，皆不甚流傳。雅音漸衰，而風始著。是以衰世詩多，盛世詩少，初未嘗以正變分也。惟二南中關雎、鵲巢之三，與麟趾、騶虞，以燕射時所歌，故不至於逸耳。安得因此數篇，遂斷以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也哉？且卽衰世，亦未嘗無頌美之詩。定之方中，紀衛文之新政，鴈鳴、美淑人之正國，以及于旄之下賢，羔裘之直節，無衣之勤王，較之行露，死麕之詩，果孰優而孰劣？卽君子行役之苟無、飢渴，亦何異於卷耳之實彼、周行？出其東門之匪我思存，豈不勝於漢廣之言秩其馬？何所見而此當爲正，彼當爲變乎？鄭漁仲曰：『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焉，獨出於詩序。緇衣之美武公，駟鐵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之變風乎？』其說是矣。然又爲變正之說，韓旋之，則猶未免依違於兩可也。朱子言『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然亦姑從序說，吾不知其爲何故也！

歸結上面所說，我們可以說詩無所謂正變。其理由是：

一、孔子不言，他書無載。

二、詩序是後人所作，謬誤百出，根本不見可靠。大概前人所以不敢推翻正變說的緣故，亦許因爲認序是孔子、子夏所作，故雖疑而不敢抗言。

三、如果照一般分界，認二南爲正，十三國爲變，則與序所謂美刺之義衝突。

四、若以美刺爲正變，那麼小戎、美襄、緇衣、美武不當爲變。

五、若以入樂與否爲標準，則三百篇皆爲樂歌。

六、七月乃周王業之所自基，非治世不能有此，那麼以治衰分正變，亦是不合。

雅分大小，或是後起。所以分的標準，亦有幾種說法：——

一、詩序以政分。

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二、朱子以樂分。

正小雅燕饗之樂，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詞氣不同，音節亦異。

詩古之樂也。……大雅、小雅則亦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調而作耳。大雅、小雅亦古作樂之體格，按大雅體格作大

雅；按小雅體格作小雅，非是作成詩後，旋相度其辭，目爲大雅、小雅也。

三、嚴粲以體分。

雅之大小，特以體之不同耳。蓋優柔委曲，道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

體者爲雅之小。

四、章俊卿以詞氣分。

風體語皆重複淺近，婦人女子能道之。雅則士君子爲之也。小雅非復風之體，然亦間有重複，未至渾厚大醇；大雅則渾厚大醇矣。

五、惠周惕以音分。

風、雅、頌以音別也。雅有大小，義不存乎小大也。自序之言曰：政有大小，故詩有小雅，有大雅。小大雅之名以立……序既以政爲言，則大小必有所指……按樂記乙師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季札觀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爲之歌大雅曰：『曠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據此大小雅當以音樂別之，不以政之大小論也。如律有大小呂，詩有大小明，義不存大小也。

我們在上面說過風雅頌之分是由於音樂，那麼雅之大小的區別，當然亦是在音樂方面，惠朱之說較爲可信。至於究竟曲調如何不同，古樂失傳已久，我們現在是無從考見的了。

第八章 四始

在風雅頌中選錄四首詩以爲篇首，說詩者稱爲四始。所謂四始，便是關雎、鹿鳴、文王、清廟四篇。惟齊詩四始，與此獨異，以『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前人以爲關雎等四詩放在篇首，是有一種意義在內的，其義則出於孔子。因此司馬遷在史記裏特地提出

來：

《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

表示這四首詩的地位，不同於流品。許多學者於是又手忙腳亂，挖空心思，想法子來解釋這所謂『四始』也者。你也演說一番大道理，我也講述一套大關節。孔穎達說：

《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是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

以四始爲興廢所關，成伯瑜把四始看得更高，他說：

詩有四始，始者正詩也，謂之正始。周召二南，國風之正始；《鹿鳴》至《菁莪》，小雅之正始；《文王》受命至《卷阿》，大雅之正始；《清廟》至《頌之正始》。此詩陳聖人之德，爲功用之極！

那簡直要把四始的位置擡到天上去了。『陳聖人之德，爲功用之極！』那還了得？王安石比較明白一點，祇是輕描淡寫地說：

《風》也，二雅也，頌也，雖相因而成，而其序不相襲，故謂之四始。

《風》、《雅》、《頌》三部分詩雖然排在一本書裏，互有關聯，但是自爲起訖的，所以叫做四始。其實連『四始』這個名稱都可以不要，王安石還是不徹底的說法。我們知道詩經是古代民間詩篇的總集，（像越諺一類的書）而集的編纂，不過是依類排比，把同一性質的作品，放在一處而已，孰先孰後，無足輕重，頂多亦不過按時代先後，或是思想線索編次，決無什麼微言大義存在其間。詩經中的詩篇，作者不同，時

代不同，比個人專集的編次，更無意義；除了可依時地排比以外，先後次序，絕沒有任何重大意義在內。即風雅頌的次序，恐怕亦是隨便安排，更不用說每一部分內的先後次序了。中國舊學者頂喜歡曲爲解釋，往往把毫不相干的兩件事體，冬瓜拉到豆棚裏，說得鄭重之至，像煞有介事。有時甚至於會把古書中的錯字，說得活靈活現，彎彎曲曲地提出一番大道理來，其實卻是一個錯字。底下我們抄錄一點前人對於四始的說法，不過使讀者知道有過那麼一回事而已。

一、關於毛詩的

毛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箋：『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

正義：『四始者，鄭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

毛詩稽古編：『大序歷言風雅頌之義，而總斷之曰是爲四始；則風雅頌正是始，非更有爲風雅頌之始者。』

二、關於齊詩的

詩緯汎歷樞：『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

詩古微：『漢時古樂未演，故習詩者多通樂。此蓋以詩配律。三篇一始，亦樂章之古法，特又以律配歷，』

分屬十二支而四之，以爲四始，與三期之說相次。如「大明在亥爲水始」，則知文王爲亥孟，縣爲亥季；「四牡在寅爲木始」，則知鹿鳴爲寅孟，皇皇者華爲寅季；「嘉魚在巳爲火始」，則知魚麗爲巳孟，南有臺爲巳季；「鴻雁在申爲金始」，則知吉日爲申孟，庭燎爲申季。其舉中以統孟季者，猶關雎之以首篇統次三也。」

三、關於韓詩的

韓詩外傳：「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化，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圖書，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天地之間，生命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

詩古微：「服虔解左氏，用韓詩者也。季札觀樂，爲之歌小雅、大雅。詩譜疏引其解曰：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樂且有儀，是爲正小雅。自文王以下至鳧鷖，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是爲正大雅。夫正大雅自鳧鷖以下，尚有公劉、行葦、沔酌、卷阿，皆召康公戒成王之詩，而韓論正大雅尙不數之，豈非以周公述文武者爲正雅乎？且鄭譜惟以大小雅首什爲文武詩，以南有嘉魚十六篇，生民下八篇，爲周公、成王詩；則前此非周公所作，後此則又於文武無與。韓詩皆不然，豈非二雅正始，皆周公述文武之德，而無成王詩，並無前人後人所作之詩乎？因是以推二南之例，則儀禮合樂，周南關雎之三，召

南鵠巢之三爲六終；而止曰合樂三終者，孔疏謂堂上工歌關雎，則堂下笙獻鵠巢和之；工歌葛覃，則笙獻采繁和之；工歌卷耳，則笙獻采蘋和之，故云合樂三終。豈非二南雖同鄉樂，而奏有堂上堂下之分；正以召南不言后妃身事，故亦僅爲周南之應，而不爲風始，與大雅召公一例乎？是知韓詩以周南十一篇爲風之始；小雅鹿鳴十六篇，大雅文王十四篇，爲二雅之正始；周頌當亦以周公述文武諸樂章爲頌之始。」

四、關於魯詩的

詩古微：「周禮「太師以六詩教國子，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一而六義興焉。故季札觀樂，已分風、雅、頌之名，其體用博矣。……司馬遷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蓋嘗深求其故，而知皆三篇連奏，皆上下通用之詩，皆周公述文王之德，皆夫子之所特定。曷言三篇連奏也？古樂章皆一詩爲一終，而奏必三終。故儀禮歌關雎，則必連葛覃、卷耳而歌之。左傳國語歌鹿鳴之三，則固兼四牡、皇皇者華而舉之；歌文王之三，則固兼大明、緜而舉之。禮記言升歌清廟，必言下管象舞，則亦連維天之命、維清而舉之。他若金奏肆夏之三，工歌蓼蕭之三，鵠巢之三，笙奏南陔之三，由庚之三，此樂章之通例。而四始則又夫子反魯正樂正雅頌，特取周公述文德者各三篇，冠於四部之首，固全詩之褒頌，禮樂之綱紀焉。」

第九章 詩序

詩經的傳授，在漢初有魯、齊、韓三家並列於學官，而古文毛氏傳最晚出。到東漢以後，毛傳盛行，而三家廢，即現在通行本是齊詩無序。唐書藝文志載韓詩卜商序，韓嬰注，注計二十二卷。清四庫全書總目詩序二卷條下說：『觀蔡邕本治魯詩，而所作獨斷，載周頌三十一篇之序，皆祇有首二句，與毛序文有詳略，而大旨則同。』鄭樵說：『魯詩之序，有無未可知。』那麼，齊詩本來沒有序的，魯詩有沒有序，不得而知，且原書在西晉時已亡，無從考見。韓詩雖有序，而書亡於北宋，現存惟毛詩序。茲單就毛序考證。毛詩在各詩之首都有序，說明詩中大意，或亦兼及作者。惟關雎一篇序文，是概說全書，凡千數百言，其餘各篇，短的不及十言，較長的亦不過數十言，於是詩序有大小之分。何謂大序，何謂小序，其說不一：

一、以關雎序起『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釋文舊說

二、以關雎序爲大序；其餘衆篇爲小序。——成伯瑜、二程子

三、以詩序發端兩語記作詩者之本義爲小序；兩語以外續而申之爲大序。——程大昌、范處義

四、以發端命題之語爲大序；其下序所作爲之意爲小序。——鄭樵

五、以關雎序『詩者志之所之也』至『詩之止也』爲大序；自『關雎后妃之德也』至『關雎之

義也』及各篇之序爲小序。——朱熹

其實詩序無大小之分，崔述於讀風偶識中論之甚詳；而且關雎序總論全詩綱領，亦不宜有所分割。必不得已欲分小大，則成伯瑜二程之說較爲妥當。

詩序的作者是誰呢？此是詩學上的一個大問題，衆說紛如，莫衷一是，有以爲子夏作的，有以爲孔子作的，有以爲……列舉於下——

一、子夏所作——主此說的有毛公、鄭玄、蕭統。

王肅家語註：『子夏序詩義，今之毛詩是。』

經典釋文序錄：『動天地，感鬼神，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莫近乎詩，是以孔子最先刪錄，既取周詩，上兼商頌，凡三百一十一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

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申公，申授魏人李克……根牟授趙人荀卿。』

陳奐毛詩傳疏：『卜子子夏，親受業於孔子之門，遂櫟括詩人本志，爲三百十一篇，作序。數傳至六國時，毛公依序作傳，序意有不盡者，傳乃補綴之，而於訓詁特詳。』

葉夢得曰：『世以詩序爲孔子作，初無據，口耳之傳也。惟隋書經籍志以爲子夏作，先儒相承云，毛公及衛宏潤益之。今定爲孔子作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傳之，是亦嘗經孔子所取，亦何傷乎？大抵古書

未有無序者，皆繫之於篇末，蓋以總其凡也。……况詩皆記其先王之政與列國之事，非見其序，蓋有全篇莫知所主意者。孔子雖聖人，人事之實，亦安能臆斷於數百載之下……所謂衛宏從謝曼卿受學而作者，范曄之言爾……吾謂古者凡有見詩，則有見序，如今之題目者。故太師陳之則可以觀風俗，邇人采之則可以知訓戒，學者誦之則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其藏在有司。孔子刪詩，既取其辭，因以其序命子夏之徒爲之，則於理爲近矣。」

二、孔子所作——主此說的有二程子。

程顥曰：『詩前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得此，則何緣知得此篇是甚意思？大序則是仲尼所作，其餘則未必然。要之皆得大意，只是後人觀詩者亦添入。』

程頤曰：『詩大序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詩大序孔子所爲，其文似繁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

王得臣曰：『詩序蓋出於孔子，非門弟子所能與也。』

范處義曰：『觀、賁序合於論語……栢舟、淇澳諸篇，合於孔叢子者甚多，以是知詩序爲孔子之言也。』

三、毛公或其門人所作——主此說的有曹粹中。

曹粹中曰：『毛傳初行之時，猶未有序也。意毛公既託之子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至宏而遂著之，後人又復增加，殆非成於一人之手。』

陸德明曰：『孔子刪錄周詩，上兼商頌，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或曰毛公作序）』
四、當時史官所作——主此說的有鄭樵。

詩辨妄：『詩之有序，亦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爲也。采詩之官，本其得於何地，審其出於何人，究其主於何事，具有實狀，致之太師，上之國史。國史於是采案所以綴辭其端，而藏諸有司。是以有發端兩語，而後世得目爲古序者也。』

程頤曰：『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知，况子夏乎？』

又曰：『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

又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則雖聖人亦辨不得。蓋一詩而茫然不知其爲何人何事，而可存之於經，且雅言之以示後世哉？』

姜炳璋詩序廣義曰：『古序爲國史之定論，學詩之津梁。』

范處義曰：『人皆知詩亡然後春秋作，以爲詩之美刺與春秋相表裏，而不知詩之美刺實繫於序。蓋詩有小序，有大序；小序一言，國史記作詩者之本義也；小序之下皆大序也，亦國史之所述，間有聖人之遺言，可考而知。』

五、詩人自製——主此說的有王安石。

王安石曰：『詩序詩人所自製。』

王魯齋詩疑：『世傳以爲序詩者子夏也。夫詩上及文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爲美，騶那之爲祀，成湯、殷武之爲祀，高宗，方其作詩，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得而知，况子夏乎？』

六、大序爲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主此說的有鄭玄。

詩譜序：『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

陸德明曰：『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

沈重曰：『據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不得援范氏後漢書衛宏作序一語爲證也。傳說皆子夏所傳，而毛公述之，則序亦子夏所傳，而毛公述之；正猶韓詩、采芣、漢廣、汝墳、賓之初筵諸序，散見於唐人所引者，多與毛異，亦必韓嬰所自述也。序爲毛公自述，故傳詩而不傳序也。』

成伯瑜曰：『今學者以爲大序皆是子夏所作，未能無惑。如關雎之序，首尾相結，冠束二南，故昭明太子亦云大序是子夏全制，編入文什，其餘衆篇之小序，子夏唯裁初句耳，至也字而止，葛覃后妃之本也，鴻雁美宣王也，如此之類是也；其下皆是大毛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辭也。詩人見序下有注，又云東海衛宏所作。』

七、子夏、毛公、衛宏合作——隋書經籍志有此說。

隋書經籍志：『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

八、衛宏所作——鄭樵等主此說。

後漢書儒林傳衛宏傳：「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

葉夢得曰：「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爲，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爲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爲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爲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也。」

程大昌曰：「謂詩序爲子夏者，毛公、鄭玄、蕭統輩也。謂子夏有不序之道三，疑其爲漢儒附託者，韓氏愈也。詩之作，託興而不言其所從興，美刺雖有指著，而不斥其爲何人。子夏之生，去詩亡甚遠，安能臆度而補著之歟？韓氏所謂知不及者，至理也。范曄之傳衛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而鄭玄作毛詩箋也，其敍著傳授明審如此，則今傳之序爲宏所作何疑哉？然以子夏而較衛宏，其上距古詩，年歲遠近，又大不侔，旣子夏不得追述，而宏何以能之？曰，曄固明言所序者毛傳耳，則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并無別，然有可考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鄭玄之釋南陔曰：「子夏序，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玄謂序出子夏，失其傳矣；至謂六詩發序兩語，古嘗合編，至毛公分冠者，玄之在漢，蓋親見也。今六序兩語

之下，明言有義無辭，知其爲秦火以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也。毛公於詩第爲之傳，不爲之序，則其申釋先序時義，非宏而孰爲之也。以鄭玄親見而證先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綴語而例三百篇序語，則古序宏序昭然黑白分矣。」

何楷曰：『毛詩至衛宏爲之序，鄭玄爲之箋，而毛序之學盛行，又非韓所能及也。……命篇大字當是出於當時探詩太史所題，而題下之序，則衛宏從謝曼卿受師說而爲之也。』

崔述曰：『詩序乃後漢衛宏作，唐人舊說以爲子夏毛公所作。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此說非也。何者？史記作時，毛詩未出，漢書始稱毛詩，然無作序之文。惟後漢書儒林傳稱「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則序爲宏所作，顯然無疑。其稱子夏毛公作者，特後人猜度言之，非果有所據也。記曰：「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今衛宏作詩序，現有後漢書明文可據。如謂爲子夏毛公所作，則史漢傳記，從無一言及之，不知說者何以不從其有徵者，而惟無徵之言之是從也？」

朱熹曰：『詩序之說，作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置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况

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尙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抵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傳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

九、劉歆衛宏合作——此獨康祖詒主張之。

新學僞經考：『毛詩僞作於歆，付囑於徐敖、陳俠，傳授於謝曼卿、衛宏，序作於宏，此傳最爲實錄，然首句實爲歆作，以其與左傳相合也。宏序蓋續廣歆意，然亦有時相矛盾者，如凱風序云美孝子也；續序以爲淫風流行，不安其室。將仲子序云，刺莊公也；續序反謂莊公小不忍以致大亂。椒聊序云，刺晉昭公也；續序乃云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箋則釋碩大無朋，爲桓叔之德美廣博，平均不朋黨。凡此皆與首句不合，而傷教害義者，而宏之爲序最確矣。鄭箋以衛爲主，則今日詩學，宏爲大宗矣。僞古經詩書出衛宏，傳馬鄭而大盛，其流別猶可溯也。至王肅孫毓徒爭毛鄭之訓詁，而不知其學皆出於衛宏，俱爲古學，爭難蠶起，一閔之市，君子所不道已！』

又『按劉歆僞撰毛詩，其七略但稱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已，不以爲子夏作序也。後漢書

儒林傳以爲衛宏受學謝曼卿，作毛詩序，尙得其實。自鄭元詩譜以爲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王肅家語注以爲子夏序，卽今毛詩序。按之兩漢書志傳，皆烏有子虛事也……考毛詩大序以風、大雅、小雅、頌爲四始，與三家詩不合。唐書藝文志載韓詩卜商序，如毛詩亦出子夏，何至歧絕且風、雅、頌爲六詩之三，以爲四始，豈非大謬……乃國風小序於史有世家者，皆傳之惡謚，至魏檜之史無世家者，則但以爲刺其君，刺其大夫，而無一諡號世次之可傳會。又漢廣德廣所及，白華孝子之潔白，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雨無正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正之類，皆望文生義，一味空衍……使子夏爲之，去其時不遠，安得謬悠若是乎？則大序及小序初句爲劉歆所僞，其餘則衛宏所潤飾，不特非子夏作，并非劉歆作矣。漢魏後毛詩獨盛，而辨序之說紛如，韓愈以爲子夏不序詩，成伯瑜以爲子夏唯裁初句，以下出於毛公；王安石以爲詩人所自製，甚至程明道以大序爲孔子所作，小序爲國史舊文；王得臣以首句爲孔子所題；曹粹中以爲毛傳初行，尙未有序，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師說，舉不足辨。唯鄭樵、王質、朱子掎擊其妄，識最高矣。恨未能得其故，令後人來反唇之稽，詩至今乃爲決其蘄耳。」

以上各說，主張各異，所假定的作者計有：子夏、孔子、毛公、史官、詩人、衛宏、劉歆等七人，那麼究以何說爲可信呢？我們覺得：

一、序非子夏所作。韓愈、歐陽修、鄭樵等已辨其非。鄭樵詩辨妄說：

設如有子夏所傳之序，因何齊、魯間先出學者卻不傳，反出於趙也？序既晚出於趙，於何處而傳此學？

在六經輿論中說：

或者謂大序作於子夏，小序作於毛公，此說非也。序有鄭註而無鄭箋，其不作於子夏明矣。

歐陽修在序問中說：

或謂詩之序卜商作乎衛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則作者其誰乎？應之曰：書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詩之序不著其名，安得而知之乎？雖然非子夏之作，則可以知也。曰：何以知之？應之曰：子夏親受學於孔子，宜其得詩之大旨，其言風雅有正變，而論關雎、鵲巢繫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詩，不爲此言。

清范衡洲、崔東壁二人持論更爲切當。范氏所據理由有二點：其一，漢志但說『毛詩源流出於子夏』，未嘗說子夏作序；就是毛公亦沒有說子夏作序，在序首標明子夏的名字；其二，序中聞見異詞，記錄舛誤，決不是子夏筆之於書以授學者。崔東壁以爲當時子夏的門人多在魯國，齊魯既傳其詩，亦必并傳其序；然而後世所傳魯詩遺序，齊詩解說都和毛序義不同，可見毛詩序非子夏所作。二序亦非孔子所作，此可於葉夢得、鄭樵、朱子、黃膺夫等說證之。朱子說：

孔子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謂樂而易淫，哀而易傷，獨爲是詩者，能有節而不過，所以能得性情之正。今乃析哀樂淫傷各爲一事，則已失其旨矣。至以傷爲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情，而全無文理也。

黃膺夫說：

大序之言，雖是深得風雅之旨，然其所以滋後世之異論者，以其言辭重複，前後失倫耳。若夫子爲之，必不若是也。

三、序亦非毛公作。『毛公於詩第爲之傳，其不作序明矣。』曹粹中詩說駁序非出於毛公，極爲確當。詩說謂：

毛傳不盡與序合，如羔羊之序，以爲在位皆節儉正直，而傳無是義；君子偕老之序，謂夫人淫樂失事，而傳亦無其訓。諸如此類，傳序不相應者甚多。序誠出於毛公，安得自相背戾？

（其實毛詩家所謂大毛公小毛公，是否有其人，尙是疑問；卽確有其人，而劉歆、班固亦未言二毛有作序之事；康祖詒更以毛詩是劉歆所僞託，根本推翻序之非出於毛公，更不成問題了。）鄭樵主張序出史官之手，但就推論所得，

四、序亦非史官所作。崔述說：

各篇之序，失詩意者甚多，其文亦殊不類三代之文。况變風多在春秋之世，當時王室微弱，太史何嘗有至列國而采風者，春秋經傳，概可見也。以爲太史所題，誣矣。

還有詩序果是國史所題，那麼序義必與經文同載簡篇，流傳於世。而前漢三家，無論魯詩傳自申公，齊詩傳自轅固生，韓詩傳自韓嬰，所傳之經文既同，序文亦應該沒有什麼殊異。然而魯韓遺序與齊詩遺說多有同毛序相背的。如關雎一詩，在魯派學者中，司馬遷以爲『周道衰而關雎作』，杜欽說『佩玉晏鳴，關雎刺焉』，揚雄說『關雎爲傷亂始』，韓詩薛士龍章句則以爲『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者』，齊派如匡衡又以爲是『生民之始，婚姻之禮』，又如黍離一詩，魯詩新序以爲『衛公子壽憫其兄見

害而作；『韓詩以爲』伯封傷其兄被殺之詩。『鹿鳴一篇』魯詩以爲『仁義凌遲』鹿鳴刺焉。『齊詩遺說』以爲『衰世之刺詩』。『十月之交』魯詩以爲『刺厲王無道』。『韓詩以爲』刺后族太盛。『這都是三家互異』與毛序不同的地方。若是史官所作，豈能互異若此？根據這同一理由，亦可斷定，五序非詩人所作。晁公武亦說：

詩序蕭統以爲下子夏所作，王介甫獨謂詩人自製。按韓詩序荅苴曰：『傷夫也』。漢廣曰：『悅人也』。序若詩人自製，毛詩猶韓詩，應不同若是？

而且三百篇之詩，作者數百人，有出於士大夫，有出於賤隸婦女；時代又歷千有餘年，如果序出詩人自製，體格文氣，亦斷無如此相似之理。我們更可引鄭樵的話來說明序非春秋以前的人所作。

諸風皆有指言當代之某君者，惟魏檜二風無一篇指言某君者，以此二國史記世家年表書傳不見有所說，故二風無指言也。若序是春秋前人作，豈得無所一言？

但序既非出於當時的詩人國史之手，亦不是孔子子夏所作，於是康祖詒認爲是劉歆與衛宏合作的。

六、序非劉歆所作。無論毛詩是否劉歆所僞託，還無定論；就認爲劉歆所託，序亦非歆宏合作。宏序既是續廣歆意，何致於自相矛盾，如凱風等篇所舉那樣呢？而且序與傳往往不相應，歆既僞作毛詩，不該連這種地方都不顧到。詩序詞調體格，頗像出於一人之手，若是二人合作，未必便相似若此？

諸說之中，我們覺得衛宏作序說，較爲可信。其理由是：

一、序中多引漢代所見諸書——關雎序中『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一段，出於樂記；都人士序『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本於公孫尼子；那序『有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出於國語；『自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亦出國語；『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本於金縢。此等書都在漢代方行於世，序必漢時人作，故多引用其文。有人以爲『諸書之與合者，安知非本於詩序乎？』但我們祇要『一讀關雎序情發於聲至其民困一段，上下頗不相銜，明由樂記原文割裂爲之，其餘諸文，概可見矣。』

二、與三家詩異義——由春秋末到漢初，傳經者多齊魯之人，詩序若出於漢世之前，應該先載在齊詩魯詩中。齊詩無序，上文所引魯韓詩序及齊詩遺說，見解各別，與毛序尤相背馳。足見毛序所以獨異，是出於毛派經師傳授之義。

三、序與詩不相應——如碩人采葛、褰裳、蒹葭、菁菁者，莪等篇，序文與詩舉相諍謬。還有許多篇名解釋，大都望文生義，極爲可笑。如雨無正序『雨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召旻詩首章言『旻天疾威』，卒章言『有如召公』，是取始卒的一字合爲題，別無意義，而序說『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此皆不可通。亦可見序是後出，因此有那樣荒謬的話。

四、毛詩在東漢盛於三家——自東漢初年，毛詩立入學官，傳授漸廣，三家忌之；至衛宏時，三家益衰，

惟毛詩後出，所以終不能使人無所詆毀。衛宏感於當時朝廷敦崇經術，又欲爲毛詩家張目，於是集師說作序。

五、漢文無引用詩序語——漢代文字未見有引用詩序中語的，惟黃初四年，有曹共遠君子近小人之語。可見序成於漢，而魏在漢後，序始流行。

六、毛詩名稱始見漢書——史記成書時，毛詩尙未出；漢書始有毛詩名稱，但並無作序明文；後漢書始記宏作范曄去漢不遠，對於漢代經學流傳情形，當然聞見較詳，故可徵信。

詩序有怎樣的價值呢？大概讀詩的人，總喜歡知道作者姓名，同作詩的旨趣，詩序逐篇告訴我們『那個作的？』爲什麼作的？的話，似乎很有幫助我們的地方，但實際上我們研究詩經時，如果信任詩序的話，簡直要上大當的。前人對於詩序的錯誤，指出許多，抄錄於下，以見序是不能依賴的：——

鄭樵說：

凡詩皆取篇中之字以命題。雨無正取篇中之義，故作序者曰：『雨無正，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此何等語哉！

何人斯言維暴之云者，謂暴虐之人也。且二周畿內皆無暴邑，周何嘗有暴公？

召旻詩首章言旻天疾威，卒章言有如召公，是取始卒章之一字合爲題，更無他義。序者曰，旻闕也，闕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蕩是蕩蕩上帝者，謂天之蕩蕩然無涯也，故取蕩名篇；彼亦不知所出，則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其乖脫有如此者！

以茅首爲婦人樂有子者，據采芣詩中全無樂有子意，彼之言之者何哉？蓋書生之說，例是求義以爲所，此語不徒然也，故以爲樂

有子爾。且采芣之作興采之也，如後人之采芣，則爲采芣之詩，采芣則爲采芣之詩，以述一時所采之興爾，何它義哉？

何彼穠矣言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不知王姬不嫁諸侯嫁何人？

彼以候人爲刺共公，共公之前則昭公也，故以蜉蝣爲刺昭公。昭公之實無其述，但不幸代次迫於共公，故以爲言。

今觀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至數句者，有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有委曲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牽合爲文，取譏於世，此

不可不辨也。

朱熹說：

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道是衛宏作，後來經意不明，都是被他壞了。

因論詩，歷言小序大無義理，皆是後人杜撰，先後增益湊合而成，多就詩中採摭言語，更不能發明詩之大旨……後世但見詩序

巍然冠於篇首，不敢復議其非，至有解說不通，多爲飾辭以曲護之者，其誤後學多矣。

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性情，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說，將詩人

意思盡穿鑿壞了。且如今人見人纔故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是甚麼道理？

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况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

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及至毛公引以入經……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

遂爲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紕戾破碎，不成

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

小序於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爲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爲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傳會書史，依託名諡，鑿空妄語，以誑後

人……且如栢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過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

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爲衛頃公之時……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考者，諡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諡又爲甄心動懼之名，意其必有忌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與之……又其爲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一時，偶無賢君美諡，則雖有辭之美者，亦例以爲陳古而刺今。

小序大無義理，是後人湊合而成，多就詩中探摭言語，不能發明大旨。見有漢之廣矣之句，以爲德廣所及；有命彼後車之言，以爲不能飲食教職；行葦之序，見牛羊勿踐，謂仁及草木；見戚戚兄弟，謂親睦九族；見黃考台背，謂養老；見以祈黃耆，謂乞言；見介爾景福，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卷耳之序，以求賢審宜知臣下之勤勞，爲后妃之志，固不倫矣；况詩中所謂嗟我懷人，其言親暱太甚，寧后妃所得施於使臣者哉？桃天之詩，謂婚姻以時，國無饑民，爲后妃所致；不知文王刑家及國，其化固如此，豈專后妃所能致耶？……桑中之詩，止是淫者相戲之詞，豈有刺人之惡，反自陷於流蕩之中？子衿詞意輕儇，豈刺學校之詞？有女同車等皆以爲刺忽而作，鄭忽不娶齊女，亦是好底意思，見後來失國，便將許多詩盡爲刺忽而作。考之於忽，所謂淫暴之類，皆無其實，至目爲狡童，豈詩人愛君之意？况其失國正坐柔懦，何狡之有？

崔述說：

見有仲字則曰祭仲，見有叔字則曰共叔段，其餘連篇累牘皆曰刺忽。鄭立國數百年，豈其於仲、段、忽外遂無他人；而詩人謳歌，豈其於美刺仲、段、忽外遂無他情感？

總之，我們研究詩經，應該求之本文，序中偶有可信的，取以爲旁證資料，這樣，方不致爲古人所誤了。

第十章 篇目次第

詩經詩歌共三百零五篇，據相傳之說，還有南陔、白華等六篇笙歌，有目無辭。（鄭樵詩辨妄：『六七詩不曰六亡詩而曰六笙詩，蓋歌主人必有辭，笙主竹，故不必辭也，但有其譜耳。』其說可信）三百五篇的詩，分爲風雅頌三類，（今本毛詩，南列入國風）今據毛詩正義本篇目次第列表於下：

類		別		篇數		篇名舉例		朱子本篇目	
周	南	11	關雎、葛覃、卷耳	周南					
召	南	14	鵲巢、草蟲、野有死麇	召南					
邶		19	柏舟、燕燕、終風	邶					
鄘		10	牆有茨、桑中、相鼠	鄘					
衛		10	淇澳、碩人、伯兮	衛					
王		10	黍離、君子于役、葛藟	王					
鄭		21	將仲子、子衿、出其東門	鄭					
齊		11	鷄鳴、東方未鳴、南山	(有本文無目)					
魏		7	園有桃、葛屨、陟岵	魏					
唐		12	蟋蟀、山有樞、揚之水	唐					

國風凡五十國風共一

雅 凡 大 小 二 雅 共 一 百 零 五 篇										百 六 十 篇				
大 雅 凡 共 十 三 篇			小 雅 凡 小 雅 共 七 十 四 篇											
蕩之什	生民之什	文王之什	魚藻之什	甫田之什	谷風之什	節南山之什	鴻雁之什	南有嘉魚之什	鹿鳴之什	豳	曹	檜	陳	秦
11	10	10	14	10	10	10	10	10	10	7	4	4	10	10
蕩、抑、烝民	生民、既醉、民勞	文王、大明、緜	魚藻、采芣、都人士	甫田、大田、青蠅	谷風、蓼莪、小明	節南山、正月、十月	鴻雁、黃鳥、無羊	南有嘉魚、淇露、車攻	鹿鳴、四牡、常棣	七月、鴟鴞、伐柯	蟋蟀、鳩鳩	羔裘、素冠	東門之楊、月出、澤陂	東鄰、蒹葭、黃鳥
蕩之什	生民之什	文王之什	都人士之什	桑扈之什	北山之什	小旻之什	祈父之什	彤弓之什	鹿鳴之什白華之什	豳	曹	檜	陳	秦

頌凡三頌共四十四篇

周		凡周頌共三十篇		商	
清廟之什	10	閔予小子之什	11	頌	5
臣工之什	10	閔予小子、小毖、良耜	11	魯頌	4
清廟、維天、天作	10	那、烈祖、玄鳥	4	商頌	5
臣工、振鷺、豐年	10	魯頌	4	商頌	5
清廟之什	10	閔予小子之什	11	商頌	5
臣工之什	10	閔予小子之什	11	商頌	5

今通行本多宗朱子，而朱本篇目頗有與正義不同。其中小雅篇數係并六亡詩計之，篇目次第，亦有殊異，祇就小雅一部列表明之：

小雅篇目比較

毛詩正義

一、鹿鳴之什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六章章六句

天保

詩經備旨（據朱本）

一、鹿鳴之什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三章章十二句

天保

采薇

出車

杖杜

魚麗

南陔 無詞

白華 無詞

華黍 無詞

二、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由庚 無詞

崇丘 無詞

由儀 無詞

蓼蕭

湛露

采薇

出車

杖杜

南陔 有聲無詞

二、白華之什

白華 無詞

華黍 無詞

魚麗

由庚 無詞

南有嘉魚

崇丘 無詞

南山有臺

由儀 無詞

蓼蕭

湛露

三、彤弓之什

彤弓

菁菁者莪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三、鴻雁之什

鴻雁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斯干

第十章 篇目次第

彤弓

菁菁者莪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鴻雁

庭燎

沔水

鶴鳴

四、祈父之什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四、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

正月

十月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五、谷風之什

谷風

蓼莪

大車

無羊

節南山

正月

十月

雨無正

五、小旻之什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車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鐘

楚茨

信南山

六、甫田之什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臺

四月

六、北山之什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鐘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七、桑扈之什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臺

青蠅

賓之初筵

七、魚藻之什

魚藻

采芣

角弓

苑柳

都人士

采芣

黍苗

臨桑

白華

緜蠻

瓠葉

漸漸之石

君之華

何草不黃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芣

角弓

苑柳

八、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采芣

黍苗

臨桑

白華

緜蠻

瓠葉

漸漸之石

君之華

何草不黃

兩本雖略有不同，差別尙少，這是現今毛詩的篇目次第。以前詩經的篇目次第，是否和現在的一樣呢？此有二說：

一、鄭樵詩辨妄幽風辨說，

周、召、邶、鄘、衛、王、洛、邶、齊、邠、秦、魏、唐、陳、曹，此夫子未刪之前，季札觀周樂國風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曹、邠，此今國風詩之次第。

二、章俊卿詩次論中引歐陽修說：

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邠、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邠，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邠，此鄭氏詩譜之次第也。

茲將各說列成一表，以醒眉目。

今本次第	古時篇目次第	
	鄭樵說	歐陽說
周 召 邶 鄘 衛 王 鄭 齊 魏 唐 秦 陳 檜 曹 邠	周 召 邶 鄘 衛 王 洛 鄭 齊 邠 秦 魏 唐 陳 檜 曹	周 召 邶 鄘 衛 王 鄭 齊 邠 秦 魏 唐 陳 檜 曹
周 召 邶 鄘 衛 王 鄭 齊 魏 唐 秦 陳 曹 邠	周 召 邶 鄘 衛 王 鄭 齊 邠 秦 魏 唐 陳 檜 曹	周 召 邶 鄘 衛 王 鄭 齊 魏 唐 秦 陳 曹 邠

次序先後有無意義，亦頗有異說：——

歐陽修說：『大抵國風之次，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爲比；周召以淺深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秦陳以祖裔比也，檜曹以美惡比也，邠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

孔穎達說：『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爲首，自周而下十有餘國，編次先後，舊無明說。蓋迹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爲其次。邶鄘衛者，土地既廣，詩又早作，故以爲變風之首；邶鄘則衛之所滅，美刺則同，依其作之先後，故邶鄘先衛。周則平王東遷，王爵仍存，不可過於後諸侯，故次於衛。鄭桓武夾輔平王，故次王。齊則異姓諸侯，又以太師之後，國土仍大，故次鄭。魏國雖踵虞舜之舊封，有夏禹之遺化，故次齊。唐者叔虞之後，故次魏。秦爲強國，故次唐。陳以三恪之尊，國無令主，故次秦。檜曹則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次之於末，宜哉。邠者周公之事，次於衆國之後，小雅之前，欲兼其上之美，非諸國之例也。』

又曰：『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於召南，雅見漸積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

程子曰：『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周南召南陳正家之道，人倫之端，王道之本，風之正也，故爲首。及乎周道衰，政教失，風遂變矣。於是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鄘之地，故爲變風之首。且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爲衛，得於邶鄘者爲邶鄘，所以見其首亂也。刑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并滅，王迹熄矣，故雅亡而爲一國之風。廢法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鄭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自爲列國，故次以

鄭君臣上下之分失，則人倫亂，其風可知，故次以濟。天下之風至於如此，則無不亂之國。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歷二叔之世而遺風尙存，今亦變矣；故因其舊名而謂之唐，所以見意。唐魏之風且變，則先代之風化禮義，消亡極矣，故次以秦。秦之始封秦谷西戎之地，國亂乃東侵而始大，故美其始有車馬禮樂，而刺其未能用周禮也。禮義之俗亡，先聖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以陳。陳舜之後也，聖人之都，風化所厚也，王澤竭而風化熄矣。天下之所以安且治者，聖人之道行也；聖人之道絕，則危亡至矣。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檜曹懼於危亡而思周道，故爲亂之終。自昔天下何嘗不拯亂而興治，革危而爲安。周家之先，其居豳也，趨時務農，以厚民生，王業之所以興也，故次以豳。王業成而爲政於天下，故次以雅。雅王者之政也，小之先大，固其敍也。政之衰則至於亡，詩之亡，王道之亡也。天下之治始於以正風風天下，其終也，盛德之著而成功可以告於神明，始終之義也，故次以頌。頌之有魯，蓋生於不足，王道之隆也，所歌頌者如是；及其衰也，如魯之事，亦已足矣，商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附其後焉。』

梁紹壬兩般秋雨齋隨筆：『變風終以周公，變雅終以召公；周開王化之始，召贊王化之成，思之深，故望之切也。』毛詩終商頌……商以啓周之先……其旨微故其文顯也。』

張子曰：『詩固有次敍，然不可一例，惟二南之後次衛，衛後次王，此有意，若非以衛分之，則王無異於正風也。其它不必次一國之詩，其首尾固有先後，其中未必然，當刪定之時，只取得者置於其間。』

朱子曰：『十五國風次序恐未必有意，而先儒及近世諸先生皆言之，故集傳中不敢提起；蓋詭隨非所安，而辨論非所敢也。』

顧炎武日知錄：『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詩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十詩皆爲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姜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渭陽、秦康公爲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漢興之初師移其篇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釋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爲武，而其三爲賚，其六爲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歌采蘋，正義以爲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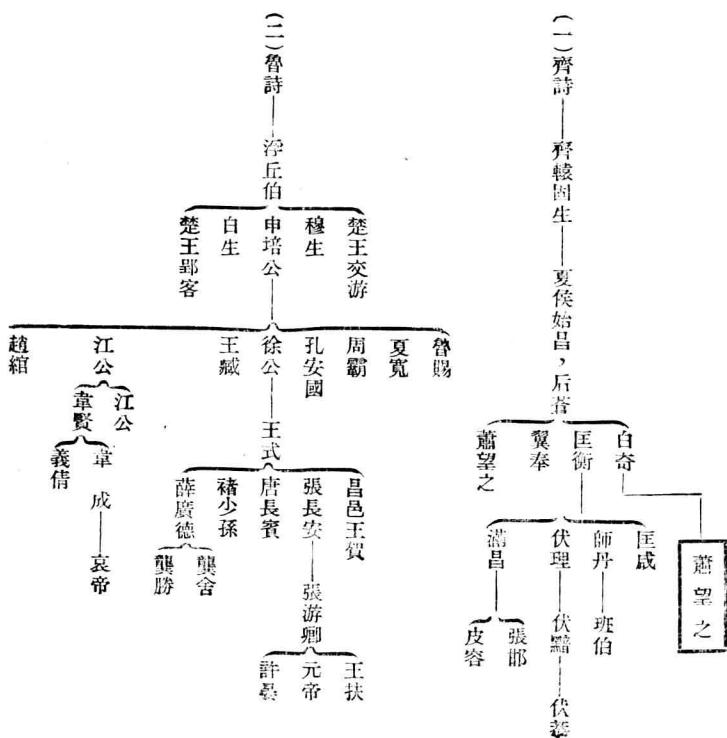
歐陽修、孔穎達、程子、梁紹壬以爲篇目先後是有意義的；張子則以爲不是全部有意義的；朱子以爲並無意義；顧炎武則以爲今詩已非古時的篇次。我們覺得詩經篇目次第的排列，絕對沒有什麼意義在內，祇是『取得者置於其間』、『以類聚』、『以羣分』而已。在前面論四始時，我們已經說過，集子的編纂，不過是依類排比，孰先孰後，並無意義，詩經的編次，也不會是例外。大概詩經的編輯方法，是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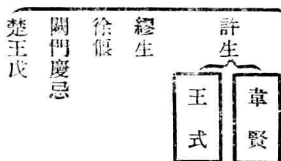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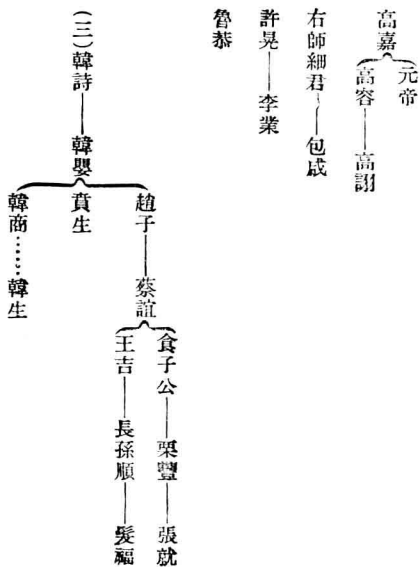
地主義，以地方來類分，得之於邶，列於邶，得之於陳，至於邶、陳、秦的先後次序，絕對沒有什麼意義，只是隨便安排，正同後人專集中碑銘傳記的編次先後沒有標準一樣。前人頗有以詩經是按時代先後編次的，但就今本詩經論，時代先後倒置，如顧亭林所舉者甚多；或者古代曾經如此編次，後來散亂，非復舊觀了。孔程拘泥成見，曲爲解說，支離牽強，不足信也。

第十一章 詩經學的流派

三家詩——漢代詩學傳授系統——唐宋明清詩經學概況

詩經在春秋之世，純粹應用於音樂語言，很少拿來講學，到戰國時，賦詩道志的事，已經不大了，孟子所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此後漸有詩學之傳。秦始皇焚書坑儒，詩因爲口耳相傳，得以不滅。漢興於魯，齊、魯、韓三家。魯人申公作訓詁，號魯詩；齊人轅固生作傳，號齊詩；燕人韓嬰作內外傳，號韓詩，三家詩並列於學官，是爲今文學。又有河間人毛公作故訓傳，號毛詩，爲古文學，於是詩分爲四派。魯詩出於浮丘伯，申公與楚元王俱事浮丘伯，於是傳詩。毛詩自言源出子夏。三家詩和毛詩的分別，有人以爲在序，魏源詩古微辨其非，其實齊詩多用緯說，怪誕不經，與魯、韓、毛不同，據鄭樵說，四詩土音不同，訓詁亦異。毛詩在平帝時始列於學，其後馬融、賈逵、鄭玄等發明毛氏，其學遂盛。茲將漢代四家傳詩源流列表於下：





附例

- 一、虛線表傳授可疑
- 二、方圈爲已見於他處之人名，蓋受業於二人以上者

薛方丘

薛漢

澹臺敬伯

杜撫

韓伯高

召馴

楊仁

趙擘

鄭衆

孔子建

尹敏

賈逵

馬融

謝曼卿

宏衛

徐巡

(四)毛詩

毛公

貫長卿

解延年

徐敖

陳俠

毛詩來源有二說，但人名怪誕不經，顯是偽託，表故斷自毛公。

自毛詩盛行，三家詩漸衰，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到唐代經學統一，孔穎達又專取毛傳鄭箋作疏，於是毛詩學大盛。但在隋唐之世，猶有韓詩可據，到五代時，韓詩內傳亦亡，現在祇存外傳，非嬰傳詩之詳者，其遺說亦時見於他書，與毛義絕異。

三家詩既亡，祇存毛詩獨行於世，又經孔穎達作疏，於是毛說成爲詩學界中的權威，凡研究詩經的

人，沒有敢於反抗的，直到歐陽修、蘇轍、鄭樵、朱熹出來，才開始對於舊說加以攻擊。歐陽修作詩本義，蘇轍作詩集傳，已經表示對於舊說不信任；鄭樵詩辨安更是澈底痛罵詩序的荒謬，極多創見，傳統的詩經學，在學術上的地位，因之大為動搖。朱熹的詩序辨說、詩集傳、廢序言詩，別出新解，遂起而握詩學界的牛耳。此外如程大昌、王質、楊簡等，亦都是新派健將。當時正統派的學者有范處義、呂祖謙、嚴粲、馬端臨等，仍舊擁護毛鄭，不過勢力不大，終不能戰勝新派。

元明的詩經學，完全是新派的勢力，大概都是朱子學派，祇有極少數的學者如袁仁、郝敬、李先芳等，反對朱學，此外便是折衷新舊的調和派如姚舜牧、唐汝諤等是。獨何楷、陳子龍、季本頗有新義發明。等到清代陳啓源出，而詩經學研究的方法一變。

清代學者治學，崇尚考據，與宋明不同，所謂「漢學」、「樸學」的名詞於是成立。陳啓源作毛詩稽古篇，訓詁準爾雅，篇義準小序，詮釋經旨準毛鄭，名物以陸疏為主，辨正朱熹集傳、歐陽修詩本義、呂祖謙讀詩記、嚴粲詩緝，培擊劉瑾詩集傳、通釋、輔廣詩童子問，完全是漢學家的態度。這時的學者如朱鶴齡、諸錦、劉青芝、許伯政、毛奇齡是反對朱派的；姜兆錫、王承烈是攻擊毛鄭的；調和漢宋二派之間的有李光地、范家相、姜炳章等；而李鍾儒謂孔子未嘗刪詩，言人之所不敢言，可謂勇於疑古。乾嘉以還的學者，幾乎完全致力於毛鄭三家的探討，可以說是漢學的全盛時代。戴震於詩學還偶探朱子之說；馬瑞辰、胡承珙則專主毛鄭；陳奐、孫燾且宗毛傳而駁鄭箋。這時對於三家詩的搜集，亦很有一番成績。范家

相繼宋王應麟詩考輯三家詩拾遺，較之詩考材料充實許多；嚴虞惇、惠棟等亦從事於輯佚工夫，陳喬樞對於四家異文多所考證，古詩能够在今日還可以見到一點，清代學者之功爲多。至於崔述、姚際恆，不爲舊說所囿，超越漢宋諸家窠臼立言，極有科學家的精神，尤非他人所能及。

關於詩經學傳授源流，大致如是。若言其詳，俟之專史。

第十二章 詩經的價值和讀法

詩經在古代的價值——詩經在現代的價值——研究方法——應該避免的毛病

我們現在在這裏研究詩經，不免要引起疑問：詩經是值得研究的麼？詩經有點什麼價值呢？我的答案是詩經是值得研究的，詩經是有價值的。詩經的價值可分爲二種：古代的價值和現代的價值。古代的價值又可分爲：

一、教育方面的價值

詩序說：『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詩集傳序說：『學者即是（詩）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世，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論語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程子說：『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詩序說：『正得失，動天地，

感鬼神，莫近乎詩，先王以是正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禮記說：『溫柔敦厚詩教也。』古代的確把詩當作修身教科書用的。這是關於訓育方面的。

論語說：『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說：『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這是把詩經當作博物教科書用了，這是關於知識方面的。

論語說：『不學詩無以言，』又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這是關於實際生活方面的應用了。

古代以詩經爲一本教科書，無論品行方面，知識方面，都根據這本書來訓練，學養兼修，牠在古代教育方面是有何等的價值呀！

二、文學方面的價值

關於文學方面的價值，我們不必詳徵博引，祇要一看有多少古書在那裏引用詩經，有多少前人在那裏歡喜贊歎詩經，便可知牠在文學上的價值了。

三、音樂方面的價值

我們從季札觀樂這件事，可以知道詩在音樂方面有怎樣的價值。季札所贊歎的話，可以說是贊歎詩的文詞，也可以說是贊歎聲音。

詩經在古代理有這些價值，在現在呢，這種價值依然存在。我們固然現在並不致於因爲讀詩而可

以『動天地感鬼神』或者也不會『厚人倫美教化』甚至於并不會師善改惡『思無邪』但讀詩可以陶養性情這一點總不否認的，那麼詩在訓育方面仍舊有相當的價值。我們從詩經上可以知道不少的東西，在知識方面亦未始沒有長進。古樂失傳已久，要知道一點古代的音樂，詩經是一部極重要的參考書。至於詩經在文學上所給與我們的禮物，那更無須說得。詩經在古代有教育方面的價值，有文學方面的價值，有音樂方面的價值；在我們現在看來，詩經還有歷史方面的價值。

研究詩經應該用怎樣方法呢？第一先定好一個目標，要想從詩經裏得到點什麼；然後再揀擇一種方法來應用；同時注意到研究時應該避免的毛病。讀詩的目標可以有：

一、情意方面——並不爲學術上的研究，祇在身心受用。

1. 情感的陶養——但欣賞其藝術，同時亦可陶養情感。

2. 德性的鍛鍊——通吾之所感於作者之所感，可以觸類旁通，鍛鍊德性。

二、知的方面——專從學術方面去研究。

1. 文學——不徒欣賞藝術，還要研究文章的結構等等。

2. 史學——範圍最大，凡詩人時代的社會生活狀況、思想、政治等都可於此中求之，而收穫亦最

確實有效。

3. 社會學——社會學的史的研究，亦是史學的一部分。

4. 政治學——詩中描寫亂離情狀，可以考見當時政治。

5. 文字學——四家異文，可以明假借之旨，音韻通假，可以知聲音轉變。

6. 文法學——詩經爲最可靠的古書，措辭用語，自成體格，研究文法修辭。

7. 修辭學——可從此得許多材料。

8. 博物學——詩中植物有七十種，獸類約有三十種，鳥類數略等，魚約十種，蟲約二十種，很可供

古物學的參考。

9. 音樂——詩樂合體，詩是研究古代音樂的重要材料。

我們讀詩如果不是爲學術的研究，那祇要如朱子所說熟讀涵詠，便已足矣；若是目的在乎求知，那應該另有一點方法。方法不外乎綜合、分析、比較。我們綜合其全體，分析其局部，比較其異同，三者交相爲用，或是觀察全部而加以批判，或是就時代、區域、性質、篇章各別的研究，或篇與篇參較，或就四家鈎稽，或將詩經與他書印證，並無定法，要在讀者會心。

前人告訴我們有幾點應該避免的毛病，是值得注意的，錄於下。

孟子說：『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鄭樵說：『善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

朱子說：『詩本是恁地說話，一章言了，次章又從而詠歎之，雖別無義理而意味深長，不可於名物上

尋義理。後人往往見其言如此平淡，只管添上義理，卻窒塞了他。」

又說：『今若觀詩，不若且置小序及舊說，只將原詩虛心熟讀，徐徐玩味，見箇詩人本意，卻從此推尋將去，方有感發。若被舊說局定，便尋不出，今雖說不用舊說，終被他先入在內，不期依舊從他法。某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處，亦曲爲之說，後來覺得不安，第二次解者，雖存小序，間爲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活。』

附錄 參考書舉要

詩居六藝之首，從漢以來，說詩者千百家，即現存的箋釋書籍，亦不下千百種；欲一一盡讀，勢有未能。本篇所舉，但就較爲重要而易得的列之如下：

一、注釋及討論書

毛詩傳箋三十卷	詩譜一卷	毛亨傳鄭玄箋陸德明音釋	詩集傳八卷	朱熹
音義三卷			詩經疑問十二卷	姚舜牧
毛詩正義四十卷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	魯申培詩說一卷	豐坊	
毛詩指說一卷	成伯璵	毛詩稽古編三十卷	陳啓源	
詩經傳二十卷	蘇轍	詩傳詩說駁義五卷	毛奇齡	
詩論一卷	程大昌	詩說四卷	惠周惕	
非詩辨妄一卷	周孚	詩經通論十八卷	姚際恒	

讀風偶議

崔述

毛詩傳箋通釋三十二卷

馬瑞辰

詩篇義一卷

牟庭

詩古微十七卷

魏源

詩經原始八十卷

方玉潤

詩經通論一卷

皮錫瑞

二、音韻名物的研究及異文的校勘

1. 疏釋草木鳥獸蟲魚的

陸璣

毛詩草木鳥獸魚疏二卷

2. 疏釋地名的

王應麟

詩地理考六卷

3. 疏釋天文氏族及其他器物制度的

毛詩天文考一卷

洪亮吉

詩氏族考六卷

李超孫

毛詩品物圖考

日本岡公翼

4. 音韻

詩本音十卷

顧炎武

5. 異文校勘

三家詩異文疏證二卷

馮登府

毛詩校勘記

阮元

四家詩異文考五卷

陳喬樞

三、詩經輯佚

詩考一卷

王應麟

三家詩遺說考十八卷

陳喬樞

詩三家義集疏二十八卷

王先謙

魯詩故三卷

申培

齊詩傳二卷

后蒼

韓詩故二卷

韓嬰

韓詩內傳一卷

韓嬰

四、參證書

詩辨妄二卷

鄭樵

韓詩外傳十卷

韓嬰

經典釋文三十卷

陸德明

經傳釋詞十卷

王引之

樂詩考略一卷

王國維

詞學概論

胡雲翼著

一 什麼叫詞？已是頗不易回答的問題，本書從詩詞的分野上，從詞的特質上，而下一定義。

二 本書依歷史的考察，最先說明從詩到詞嬗變的理由及其路徑，以期闡明詞在文學史上所留的痕跡。

三 詞的起源，衆說紛紜，莫衷一是，本書一一加以批評，並從詞與樂的關係上作一答案。

四 詞的發展歷史，乃爲研究詞學最切實重要之部份，本書詳加敘述，並指示著名作品，以助欣賞。

目次

本書的主旨	一
第一章 從詩的時代到詞的時代	二
第二章 詞的起源	四
第三章 何謂詞	九
第四章 晚唐五代詞的發展	一二
第五章 北宋詞的四時期	一九
第六章 南宋的白話詞	三一
第七章 一羣珍貴的女詞人	三七
第八章 南宋的樂府詞	四二
第九章 五百年來詞的末運	四八
第十章 論詞體之弊	五四
附錄 詞的參考書舉要	五六

本書的主旨

市立圖書館

首先，我得向本書的讀者申明兩點：

第一，我寫這本書，並沒有意思提倡中國舊文學。這是最要辨明的。我們爲什麼要研究詞？乃是認定詞體是中國文學裏面一個重要的部分，牠有一千多年的歷史，遺留下來了許許多多不朽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讓我們去賞鑑享受。我們當然不願意拋棄這種值得賞鑑享受的權利。可以說，我們的和詞發生關係，完全是建立在讀詞的目標上面。因爲要讀詞，便得對於詞作一點粗淺的研究，懂一點詞的知識。我寫這本小冊子的主旨，便只是想告訴讀者一些詞的常識，做讀詞和研究詞的幫助。目的僅僅如是而已。我絕不像那些遺老們，抱着「恢復中國固有文學之宏願」來「發揮詞學」的，這是讀者必須認清的一點。

第二，我這本書是「詞學」而不是「學詞」，所以也不會告訴讀者怎樣去學習填詞。如果讀者抱了一種熱心於學習填詞的目標，來讀這本書，那便糟了！因爲我不但不會告訴他一些填詞的方法，而且極端反對現在的我們，還去填詞。爲什麼我們不應該再去填詞？讀者不要疑心我是看不起詞體才

說這種話。我們對於曾經有過偉大的光榮的詞體，是異常尊重的。可是，這種光榮已經過去很久了，詞體在五百年前便死了！

「怎樣說詞體在五百年前便死了呢？」要答覆這個問題，便牽涉到文學進化與時代的關係上去，且讓下一章來解答吧。

第一章 從詩的時代到詞的時代

現在的文學史家，都認定文學是時代的。無論那一種文學，牠的形式與實質，都是永遠跟着時代在轉變。每一種文體自有牠「自然底風行」的時候，等到這個「自然底風行」時期過去了，這種文體的時代性便消失了，就是用任何威權，也不能再挽回這種文體的頹勢回來的。所以顧亭林說：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勢也。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能不變者……（日知錄）

何以詩文體有不得不代變之勢呢？王國維解釋得最好：

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一切文體所以始盛而終衰者，皆由於此。（人間詞話）

一種文體流行太久了的時候，用也用舊了，變也變盡了，若還儘留着這種文體的軀殼不變，那末，只

有產生些濫調子的作品，只有產生千篇一律的作品，決不能創作新的文藝出來。新的文體比如一所荒蕪未開闢的園地，用得着你們的智慧機巧，去盡量的開闢創造，去種些奇異的花草。但等到這所園地種遍了奇花異草，成爲美麗的花園以後，後來的人在這花園裏已無所用其技，便要另找新的園地來發揮他們的創造力了。

文體的變遷完全是這一樣的道理。牠的起來，因爲是一種新的玩意，大家都愛好，便變成「自然的風行」。這個「風行」的時候，便是這種文體的黃金時代。如唐詩、宋詞、元曲，這都是表明一個時代文體的特色。

中國最初的文學是詩歌。由先秦時代的自由歌謠，變爲漢魏六朝的五七言古詩；由漢魏六朝的五七言古詩，變爲唐代格律嚴整的新體詩。算起來已經有近兩千年的歷史，歷代名家輩出，各極光輝。發展到了唐代，詩體的進展已經登峯造極了。由自由變爲嚴整，由四言變到七言，沒有法子再往下變了。詞體便代替詩體的作用，起來流行了。這就是說，詩的時代已盡，往後是詞的時代了。

詞的黃金時代，大約是從第八世紀的末年，到十三世紀的末年。有五百年的光榮史。在這五百年內，也不是沒有人作詩，也不是沒有偉大的詩人，可是詩的「自然的風行」時期已經過去了，不是詩的時代了；在這五百年後，也不是沒有人作詞，也不是完全沒有值得珍貴的詞人——我們不是在前面說過，詞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嗎？——可是，第十四世紀已經不是詞的「自然的風行」時期了，不是詞

的時代了，所以我說詞體在五百年前便死了。

既然詞體在五百年前便死了，爲什麼現代的我們還要去留戀這已死的軀殼，去提倡詞，去學填詞？讀者也自然知其不可了。

說到這裏，我們已經明白了由詩體變到詞體，完全是時代這個大力量在那兒作主動的。但是，詞的起來究竟是如何的情形呢？詩體爲什麼不衍爲其他的文體，而獨變爲詞呢？這兩個問題要讓下一章「詞的起源」來解答。

第二章 詞的起源

詞的起源，古人有很多的說法。黃昇的花菴詞選序說：

李太白菩薩蠻憶秦娥二闋，爲百代詞曲之祖。（鄭樵通志亦有此說）

徐鉉的詞苑叢談說：

填詞原本樂府。菩薩蠻以前，追而溯之，梁武帝江南弄，沈約六憶詩，皆詞之祖，前人言之詳矣。

汪森的詞綜序說：

自有詩而長短句卽寓焉。南風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頌三十一篇，長短句居十八；漢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居其五；至短齋纓歌十八篇，皆長短句。誰謂非詞之源乎？

這三位古人把詞的起源，一個比一個說得遠。你看：他們從唐代的李太白，說到六朝的梁武帝沈約；從六朝的梁武帝沈約，竟說到悠遠的先秦時代去了。這真是錯誤得可笑。原來我們講詞的起源，是要追尋一條詞的發生的線索脈絡出來。如果說詞起源於先秦時代，而事實上詞的發展又晚在五代兩宋中間竟孤絕了一千多年毫無詞的消息，如何講得通？即使說起源於六朝的梁武帝沈約，中間也隔絕了百多年，毫無線索可尋。我們可要疑問：既然梁武帝沈約已經作詞，何以初唐盛唐全無詞作者，直到中唐才有詞呢？可見詞的發展顯然是另有泉源了。至於說詞起源於李白的菩薩蠻憶秦娥，那也是錯誤的。因為這兩首詞並不是李白之作。證據很多：

第一，蘇鶚杜陽雜編說：「太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錦。其國人危鬢金冠，環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效其詞。」南郭新書亦載此事。則太白之世，唐尚未有斯題，何得預填其篇耶？

第二，後蜀趙崇祚編花間集，遍錄晚唐諸家詞，而不及李白。

第三，郭茂倩的樂府詩集遍錄李白的樂府歌辭，並收中唐的調笑、憶江南諸詞，而獨不收菩薩蠻憶秦娥詞。

這些都是很強的證據，使我們明白菩薩蠻憶秦娥二詞並不是李白的作品。實在說，當時不但李白沒有作詞，盛唐時代的作者沒有一個曾經作詞的。我們只有整齊的五七言歌辭，沒有長短句歌辭。如

李白的清平調，完全是幾首七言絕句；王昌齡、高適、王之渙的詩，爲伶人妓女所爭唱，也是五七言絕句；王維的詩也爲梨園所盛唱，而所作「紅豆生南國」和「秋風明月共相思」一係五言，一係七言。他如杜甫、孟浩然輩，則未嘗著名於樂部教坊，絕少歌辭。直到中唐的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這些詩人起來後，才有長短句的歌辭。韋應物的歌辭不多見，惟三台令與轉應曲流傳。試舉他的一首轉應曲作例。

河漢，河漢，曉掛秋城漫漫。愁人起望相思，塞北江南別離。離別，離別，河漢雖同路絕。

白居易則相傳他的歌辭甚多，形式是長短句的，有憶江南、如夢令、長相思、花非花、一七令等調。但這些詞都不載於白氏長慶集，我們只好存疑。只有一首憶江南是可以確定是白居易的作品，其詞是：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

這是劉禹錫和過的一首詞，劉氏曾經依着這首詞的曲拍，填過一首傳唱當時的憶江南：

春去也，多謝洛城人。弱柳從風疑舉袂，叢蘭挹露似霏巾；獨坐亦含顰。

據草堂箋所載，劉禹錫尚有斑竹枝詞；古今詞話載戴叔倫有轉應曲；太平廣記載韓翃有章臺柳。此外中唐時期尚有一位不甚有名的作家張志和，有一首很好的歌辭：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有了中唐許多名詩家來寫長短句的歌辭，詞體便確立了，詞的趨勢便造成了。後來便造成晚唐五代詞的發展。

說到這裏，我們不免要問：在盛唐時代，歌辭還都是整齊的五七言，何以到了中唐便忽然產生長短句的歌辭出來呢？要答覆這個問題，就不能不拿音樂的關係來解釋了。如果要說到明白一點，話就不能不從遠一點的地方講起來。

中國最初的詩歌就和音樂結合了密切關係。先秦時代的詩，今所傳者以三百篇爲最古。我們從左傳「季札論樂」和史記孔子世家「凡詩皆可入樂」之說，便知道先秦時代的「詩」與「樂」，原不是分離的。自屈原作九歌諸篇「侑樂」，九章諸篇「抒情」，則只有前者包括「樂」的意義，而後者乃僅僅是「抒情」的詩，不復能「侑樂」了。迨漢武帝創立樂府，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後來遂以樂府所采的詩，可被之聲歌者，別叫做樂府，於是詩與樂的關係便分離了。自此詩歌自走詩歌的路，樂府自走樂府的路了。詩歌因爲文學的意義居多，故在文人方面的製作特別發展；樂府因爲音樂的意味深長，故民間樂府的作品最多。二者是平行着發展的。但到隋唐時代，所謂古樂府者散佚了甚多。據唐書藝文志說：「江左宋梁之間，南朝文物，號稱最盛。人謠國俗，亦世有新聲。後魏孝文宣武，用師淮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隋平陳，因置清商署，遭梁陳亡亂，所存蓋鮮。隋室以來，日益淪缺。武太后之時，猶有六十三曲，今其辭存者，（略）惟四十四曲焉。」這四十四曲裏面，唐初所存，有聲有詞者凡三十七曲，有聲無詞者亦有七曲。王灼碧雞漫志云：「隋氏取漢以來樂器、歌章、古調，併入清樂，餘波至李唐始絕。唐中葉雖有古樂府，而播在聲律則尠矣。」可見唐人所擬古樂府，但借題抒意。這時古樂府蓋

已跟着樂之亡而成爲過去，唐代又有一種新的樂府起來了。唐人的新樂府便是當時的五七言新體詩。這是在前面說過的。但是，我們知道五七言新體詩字句是很整齊的，音樂的曲拍卻不一定如此整齊。所以拿樂調來合詩，音調裏面免不了有許多無字的虛聲。這種虛聲，詞曲家叫做「泛聲」、「和聲」或「散聲」。他們以爲將這種泛聲填以實字，變成長短句，便成功詞。如朱熹說：

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朱子語類）

朱熹的這種說法，權威很大，向來的詞話家都跟着他這種見解跑。可是，他這種說法並不十分正確。因爲「泛聲」不但歌詩的音調裏面有，就是歌詞的音調裏面也是有的。我們只要看晚唐五代的詞，往往一個腔調有很多字句不同的詞。單是河傳一調，便有十七八體之多。花間集所錄均爲晚唐五代的詞，裏面卻很多調同體異。既然同是一個樂調，可以有很多字句不相同的詞，則這個樂調的伸縮性一定很強；既然樂調的伸縮性很強，則詞調裏面一定會有「泛聲」、「和聲」或「散聲」來調節字句的。既然詞調裏面也有泛聲，則朱熹的「泛聲填以實字便成詞」的說法，不攻自破了。

往下且提出我們修正的答案：

我們以爲在中唐以前，文人自文人，樂工自樂工。文人自作他的詩，樂工自作他的歌辭。文人的詩是給人誦讀的，所以他們寫成整齊的五七言詩；樂工的歌辭是要合音樂唱的，所以他們依曲拍填成長短句的歌辭。但是樂工不是文人，他們的歌辭往往做得俚俗不雅，所以常常拿着文人現成的詩，去合

着樂來唱，以擡高樂的價值；文人方面也樂得自己的詩給樂人去唱，以廣佈自己的文名。二者相互爲利，相互爲用，關係便發生出來了。我們看盛唐的詩人，多以自己的詩給伶人妓女歌唱爲榮。到了中唐，則樂工們竟以賄賂來求詩人的新作了。那些著名詩人，如李賀、李益、韋應物、劉禹錫、白居易、元稹的詩，都給伶人妓女們去唱了。文人與樂工關係更密切了。於是文人一方面自己寫詩給他們去唱，一方面也會高興地去依着樂調的曲拍來試填長短句的歌辭了。白居易偶然戲填了一首憶江南，劉禹錫便跟着填起來了。韋應物偶然填了一首轉應曲，戴叔倫便跟着填起來了。二三個文人嘗試了，十幾個文人便跟着來嘗試了，便成爲新時髦了。後世無數的文人便都趨向到這一條路來了。我們看着後來詞的發達，以爲詞的起來必經過很有意識的提倡，那知大謬不然。考究起來，才知道原不過是一兩個文人偶然發了興，依着曲拍戲填了幾首長短句的歌辭，恰好那時許多文人都作整齊的詩作厭了，看着這樣新鮮的玩意兒，都覺得可愛，便爭着去做，於是長短句的歌辭便自然的風行起來了，因以造成幾百年的詞的發達。

詞的起來是如此的。

第三章 何謂詞

何謂詞？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詞者文字形聲之合也。」又云：「詞者

從司言，此摹繪物狀及發聲助語之文字也。」這所謂詞，明明是解釋詞的本義，並不是詮釋詞體的「詞。」原來詞體晚出，詞的本義並沒有指一種文體的意思。到後來詞體成立，這個詞字已經用來代表一種詞體的界說，變爲新義，自然非本義所能詮釋。

張炎詞源跋云：「詞與辭通用。」段注云：「辭謂篇章也。」這也解釋不通。若謂詞體卽篇章之辭，實不免過於籠統，並不會說明詞的特性。詞固是成篇章的，但成篇章的豈僅是詞呢？

那末，詞的特性究竟在那裏？

我看，求之於古人對於詞的解釋，決不能使我們充分了解詞的真義。如你不信，請再舉幾個明清學者的話來看：

李東琪說：「詩莊詞媚，其體元別。」

王士禛說：「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定非香奩詩；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定非草堂詞也。」

劉公戡說：「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叔原則云：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此詩與詞之分疆也。」

古人對於詞加以界說的本來就沒有，卽像這樣說得不明瞭的關於詩詞比較的言論，也就很少。我們看了上面這些話，不但不會懂得詞是什麼，連詩詞的分界，也要被他們說糊塗了。譬如詩，固有莊詩，

亦何嘗沒有媚詩：如詞，固有媚詞，亦何嘗沒有莊詞？作品之莊或媚，原是由於作者的性情與態度決定的，文體的本身絕不會有這種差別出來。所以「詩莊詞媚」的說法，完全是謬妄的。至於王士禛和劉公戡的話，則說得神乎其神，使我們莫能領悟其妙旨，只好不談。但說到這裏，我們卻不妨問問：詩詞的分野究竟在那裏。詞是由詩進化來的，如果我們能够明白詩詞的分野，也就能明白詞了。

可是，我們這種去追求詩詞分野的努力，也是失敗的。我們簡直沒有方法把詩詞劃分一條明顯的界限出來。因為詩和詞同是一種文體，並沒有差別的義界可尋。王昶論詩詞二位一體的言論最好：

不知者謂詩之變，而其實詩之正也。

詞就是詩，就是詩的一體，並不是與詩對立的文體。詞的起來原是由詩與樂府的分離，這是我們在前面講過的：自從詩不適於樂，詞便代替了詩的作用，與樂府結合起來，成爲一種新體詩。只因為這種新體詩與唐代那種整齊的五七言新體詩（即律絕）其形態格律，又不相同，便另名爲「詞」，爲「詩餘」，爲「長短句」。實在呢，詞與詩名異實同，既不能說是「詩餘」，也不好定名爲「長短句」。詞怎樣不能說是「詩餘」，汪森在詞綜序上說得很明白：

古詩之於樂府，近體之於詞，分鑿並馳，非有先後。謂詩降爲詞，以詞爲詩之餘，殆非通論矣。

詞既不是詩之餘，自然不能說是「詩餘」了。

何以詞也不能定名爲「長短句」呢？這是很淺顯的，長短句並不是詞的特點，詩裏面長短句便不

少。詩經裏面的作品，從二言到九言都有，並不是整齊的四言；漢魏的樂府，更不少長短句，最顯著的如戰城南、木蘭辭……裏面有三言句，有四言句，有五言句，有七言句，有九言句，長短至不齊。唐代詩人的擬古樂府，還是喜歡用不整齊的句子。律詩和絕句雖是整齊的五七言句，但這只是詩的形式之一種，不能說凡是詩都是整齊的句子。翻過來說，詞的形式也不一定是長短句，也有整齊句子的腔調。如紇那曲、長相思、生查子，均爲完整的五言；清平調、小秦王、陽關曲、阿那曲、浣溪紗、瑞鷓鴣，均爲完整的七言。不過，就大體說，詞多半是長短句罷了。

我們能够因爲詞的形式多半是長短句，便名詞爲「長句短」嗎？即一讓步，我們就說詞是長短句，也還不能表明詞的特性呢！

本來，既說詞即是詩，那末，詩的定義卽可以範圍詞，不必再去另定新義。但在詩體的範圍裏面，詞也就有牠的特性可得而述，我們不妨綜合起來說幾句，可以使讀者比較的明瞭詞體的意義一點：

詞是一種樂府詩。牠的形式，因爲協樂的緣故，往往是長短句；牠的韻律，也因爲協樂的緣故，比詩更嚴格；但實質却是與詩一樣的，以情感爲牠的靈魂。可以說是詩的一體。只因唐以後，這種文體非常發達起來，其形式韻律也與過去的詩體相異，便另名爲詞，以別於詩。

第四章 晚唐五代詞的發展

我們既然大體明白了詞的意義，現在可以進一步來敘述詞之史的發展了。

在前面詞的起源一章曾經說過，自中唐的詩人戲填了一些小詞，填詞便漸漸的在文人裏面流行起來。到了晚唐五代，這種填詞的風氣便風行一時了。在中唐，填詞還只是詩人偶爾的遊戲，晚唐五代便有許多純粹的詞人了。這真是一個令人可驚的發展！

溫庭筠是詞史上第一個詞人，他是遲白居易不到四十年的作家。字飛卿，太原人。爲人不修邊幅，終身放蕩潦倒。舊唐書稱其「能逐絃吹之音，爲側艷之詞。」他也能詩，但他的詩遠不如他的詞。胡仔若溪漁隱叢話稱他的詞「工於造語，極爲綺麗。」黃昇花菴詞選也說：「飛卿詞極流麗，宜爲花間集之冠。」其作品有握蘭集和金荃集。例如憶江南：

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

這位詞人的兩部作集，現在都失傳了，（其作品散見於花間集及其他選本）但他在詞史上的貢獻，是永遠埋沒不了的，他導引了五代許多詞人出來。

五代詞人，錄於花間集者凡十六家：

韋莊四十七首

薛昭蘊十九首

牛嶠三十一首

張泌二十七首

毛文錫三十一首

牛希濟十一首

歐陽炯十七首

和凝二十首

顧夔五十五首

孫光憲六十首

魏承班十五首

鹿虔扈六首

閻選八首

尹鶯六首

毛熙震二十九首

李珣三十七首

錄於尊前集者又有八家：

李存勖四首

李煜十四首

成彥雄十首

庾傳素一首

劉侍讀一首

歐陽彬一首

許岷二首

林楚翹一首

此外的作家，如前蜀後主王衍、南唐中主李璟、昭惠后、馮延巳、徐鉉、吳越王錢俶、後蜀後主孟昶、花蕊夫人費氏，都有詞流傳下來。

我們知道這些作者，都是當代上層階級的人物，有了他們來作詞，提倡詞，詞那得不風行起來？所以在短促的五代，竟產了許多名貴的詞人，寫下許多名貴的詞。陸游花間集跋上說：

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後世莫及。

王士禎也說：

五季文運衰敝，他無可稱。獨所作小詞，濃艷穩秀，盛金結繡，而無痕跡。

五代是政治極紊亂的時期，也就是文藝道統墮落的時期。這時候，韓愈的復古運動已經過去了，近體詩也給人家作厭倦了，五代文人要走詩文兩途實在走不通了。剛巧此時詞體方起來不久，正是需要天才去運用，需要創造的時候，正如一塊未開闢的荒地，需要開闢的時候。五代文人看中了這個新玩意，大家便都向這條新路跑，用他們在詩文裏面不能發揮的天才，向詞裏面來發揮，因此便造成五代詞的絕大成績。這時期的代表詞人，如韋莊、馮延巳、李煜，都是偉大的創造者。

韋莊字端己，杜陵人。唐乾寧元年進士。後入蜀爲王建掌書記。王建稱帝，他官至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有浣花集。其所作詞，風流倜儻，自具風格，與溫庭筠齊名，號稱「溫韋」。詞如：

春日遊，杏花吹滿頭。陌上誰家年少足風流？
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思帝鄉）

傳韋莊有妾，爲王建所奪，韋莊爲作女冠子詞：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別君時。忍淚佯低面，含羞半斂眉。
不知魂已斷，空有夢相隨。除却天邊月，沒人知。

昨夜夜半，枕上分明夢見，語多時。依舊桃花面，頻低柳葉眉。
半羞還半喜，欲去又依依。覺來知是夢，不勝悲！

周濟論詞雜著說：「端己詞清豔絕倫，『初日芙蓉春月柳』令人想見風度。」近人胡適詞選小序說：「他的詞長於寫情，技術樸素，多用白話，一掃溫庭筠一派的纖麗浮文的習氣。在詞史上要算一個

開山大師。」這種批評，於韋莊實在是很恰當的。

馮延巳字正中，其先彭城人，徙家新安。事南唐官至左僕射同平章事。有陽春集詞一卷。例如：

誰道閑情拋棄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裏朱顏瘦。河畔青蕪堤上柳，爲問新愁，何事年年有？獨立小

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後。（蝶戀花）

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蘆花千里霜月白。傷行色，來朝便是關山隔。（歸國謠）

玉鈎鸞柱調鸚鵡，宛轉留春語。雲屏冷落畫堂空，薄晚春寒，無奈落花風。翠簾燕子低飛去，拂鏡塵絲舞。不知今夜月眉彎，誰佩

同心雙結倚闌干？（虞美人）

馮延巳的詞也是長於寫情的，但他的作風與韋莊兩樣。應該說馮延巳的詞比韋莊詞艷麗一點，較接近溫庭筠一派。陳世修序陽春集說：「馮公樂府，思深詞麗，韻逸調新。」王國維人間詞話說：「馮正中雖不失五代風格，而堂廡特大，開有宋一代風氣。」這是不錯的，在五代詞人中，影響宋代詞風最大者，要算馮延巳。因爲馮延巳的詞，婉約清麗，別饒情致，便於學習模擬。宋代詞人晏殊、歐陽修、晏幾道、李清照，都是屬於他這一派。

從韋莊、馮延巳已進到李煜，五代的詞已登峯造極了。人間詞話說：「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爲士大夫之詞。」一洗五代曼艷綺靡的詞風。

煜字重光，南唐中主李璟的第六子。建隆二年嗣位，在位十五年。開寶八年，宋遣曹彬攻陷金陵，煜出

降，南唐遂亡。世遂爲南唐後主。他沒有亡國以前的詞，也多是綺艷輕浮的。五代作風。亡國以後，宋帝封他一個違命侯，他才感覺人間的悲苦，才發爲哀吟，他的作品才得到最大的成功。例如：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

一江春水向東流。（虞美人）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鈎，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
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相見歡）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
獨自莫凭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浪淘沙）

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輕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鈎羅幕，惆悵暮煙垂。
別巷寂寥人散後，望殘煙草低迷。嬾烟閑曩鳳凰兒。

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臨江仙）

李後主的詞真是聖品了。拿溫庭筠、韋莊來和李後主一比較，便越表出李後主的偉大。周濟說：「毛嬙西施，天下之美婦人也，嚴妝佳，淡妝亦佳；麤服亂頭，不掩國色。飛卿嚴妝也，端己淡妝也，後主則麤服亂頭矣。」（論詞雜著）

王國維也說：「溫飛卿之詞，句秀也；韋端己之詞，骨秀也；李重光之詞，神秀也。」（人間詞話）

這都是能够認識李後主的批評。實在李後主不但是五代最偉大的詞人，簡直可以稱爲「詞聖」呢。五代的詞，盛於西蜀與南唐，尤以西蜀爲最盛。花間集所著錄，多半蜀人。他們的作風，都是接近韋莊

一派，用清婉的文字，寫淺顯的情思，別具風味。如顧夔（仕蜀爲大尉）的訴衷情：

永夜拋人何處去？絕來音。香閣掩，眉斂，月將沈。爭忍不相尋？怨孤衾。換我心爲你心，始知相憶深。

毛熙震（蜀人，官祕書監）的河滿子：

寂寞芳菲暗度，歲華如箭堪驚。緬想舊歡多少事，轉添春思難平。曲檻絲垂金柳，小窗絃斷銀箏。深院空聞燕語，滿園閑落花輕，一片相思休不得，忍教長日愁生。誰見夕陽孤夢，覺來無限傷情。

李珣（梓州人，蜀秀才）的南鄉子：

乘綵舫，過蓮塘，棹歌驚起睡鴛鴦。帶香遊女偎人笑，爭窈窕，競折團荷遮晚照。

鹿虔扈（後蜀太保）的臨江仙：

金鎖重門荒苑靜，綺窗愁對秋空。翠華一去寂無蹤。玉樓歌吹，聲斷已隨風。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闌還照深宮。藕花相向野塘中，暗傷亡國，清露泣香紅。

歐陽炯（一作歐陽迴）也是西蜀的詞家。益州華陽人。少事王衍，爲中書舍人。後事孟知祥和孟昶，官至同平章事。入宋爲左散騎常侍。宋史稱其「性坦率，無檢操，雅善長笛。」後人因他歷事四朝，甚不取其人。但他的詞是值得讚美的，例如：

玉闌干，金甃井，月照碧梧桐影，獨自箇，立多時，露華濃。邊衣，一向凝情望，待得不成模樣。雖叵耐，又尋思，爭生嗔得伊？（更漏子）

此外五代詞人入宋的，還有孫光憲和張泌，也是值得稱許的作者。孫光憲字孟文，陵州貴平人。受知於荆南高從誨，官至御史中丞。入宋爲黃州刺史。其詞亦散見花間尊前等集，例如：

如何遣情情更多。永日水堂簾下斂雙蛾。六幅羅裙，翠地微行曳碧波，看盡滿池珠雨打團荷。（思帝鄉）

陳亦峯稱他的詞：「氣骨甚適措，語亦多警鍊。」此語可謂知言。

張泌字子澄，淮南人。仕南唐爲內史舍人，入宋爲郎中。其詞頗涉纖艷輕薄：

晚逐香車入鳳城，東風斜揭繡簾輕，慢迴嬌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計，便須佯醉且隨行，依稀聞道太狂生！（浣溪沙）

說起來，「纖艷輕薄」四個字，不但是張泌詞的毛病，晚唐五代詞人通不免有這個毛病。晚唐五代原是文風纖艷的時代，詞亦襲其流風。填詞原出於民間歌辭，自亦不免輕薄。卽如李後主，也是入宋以後，才開始用詞來抒寫悲哀的身世，才有深摯的感慨，當他在五代的時候，其作品還是纖艷一流。這是時代如此，無怪其然，絕不能因此而貶削五代詞的價值。我們知道晚唐五代還是詞的草創時代，並沒有先進作家來作模範，他們只有憑着自己的天才去創造。而結果竟有這麼一部好成績出來，還有什麼壞話好說。我們對於一個草創時代的成績，是不能過分去吹求的，只要能夠表現充分的創造精神，以開闢後時代發展的先路，便是絕大的成功了，我們讚美晚唐五代的，也就是因爲：

晚唐五代是詞的創造時代，牠替宋詞開闢了一條偉大的先路。

第五章 北宋詞的四時期

北宋繼續着五代的詞風而更加發展。那時，上自帝王名相，下至販夫走卒，都知作詞。真是詞的極盛

時代，我們且把這時代的詞分作四個時期來講。

這四個時期是怎樣分的呢？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說：

詞自晚唐五代以來，以清切婉麗爲宗，至柳永而一變，如詩家之有白居易；至軾而又一變，如詩家之有韓愈。遂開南宋辛棄疾等一派。

照紀昀的話，北宋應該只有三個時期：（一）初宋因襲晚唐五代的時期；（二）柳永的時期；（三）蘇軾的時期。他可是忘記了蘇軾以後，還有一位詞人周邦彥起來，倡導一種樂府詞，開南宋姜夔一派，也是一變，應該劃爲一時期的。往下我們便分期來敘述吧。

第一個時期的北宋詞，一方面是繼續使用晚唐五代小詞的形體，一方面又保留了晚唐五代清切婉麗的詞風，如紀昀所說。這個時期的詞人可以晏殊、歐陽修、晏幾道爲代表。

晏殊是這個時期的先進作家。字同叔，江西撫州臨川人。生於太宗淳化二年（九九一）景德初，以神童召試，賜進士出身。仁宗時，官拜集賢殿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卒於至和九年（一〇五五）諡元獻。有珠玉詞。

檻菊愁烟，闌泣露；羅幕輕寒，燕子雙飛去。明月不諳離別苦，斜光到曉穿朱戶。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欲寄彩鸞無尺素，山長水闊知何處！（蝶戀花）

小徑紅稀，芳郊綠遍，高臺樹色陰陰見。春風不解禁楊花，濛濛亂撲行人面。翠葉藏鶯，珠簾隔燕，爐香靜逐遊絲轉。一場愁夢酒

醒時，斜陽却照深深院。（踏莎行）

碧海無波，瑤臺有路，思量便合雙飛去。當時輕別意中人，山長水遠知何處。綺席凝塵，香閣掩霧，紅箋小字憑誰附。南樓目盡欲

黃昏，梧桐葉上蕭蕭雨。（踏莎行）

晏殊的詞婉約而瞻麗，風格頗高。劉敞中山詩話說：「元獻尤喜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不錯，他的詞風全從五代人詞中得來，而受馮延巳的影響特大。

歐陽修也是很具有五代風味的作家。字永叔，廬陵人。生於真宗景德四年（一〇〇七），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以太子少師致仕。卒於神宗熙寧五年（一〇七二），諡文忠。他是一位有名的文學家。生平事蹟詳見宋史本傳，這裏不贅。有六一居士詞三卷。他的艷詞寫得極好：

鳳鬢金泥帶，龍紋玉掌梳；走來窗下笑相扶，愛道「畫眉深淺入時無？」弄筆俚人久，描花試手初，等閑妨了繡工夫，笑問鸞鴛

二字怎生書。（南歌子）

今日北池遊，漾漾輕舟，波光瀲灩柳條柔。如此春來春又去，白了人頭。好妓好歌喉，不醉難休。勸君滿滿酌金甌。縱使花前常病

酒，也是風流。（浪淘沙）

有許多人以為歐陽修是一位純正莊嚴的古文家，決不會寫這樣綺艷的小詞。這真是不懂得歐陽修而輕蔑他的話。北宋初期的詞壇完全是因襲晚唐五代綺艷的風氣，作者習為故常。歐陽修是個文人，不是理學家，高興起來寫幾首綺艷詞是毫不奇怪的。我們不妨再舉他的幾首詞來作例：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烟，嫩寒無重數。玉勒雕鞍遊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

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蝶戀花)

何處笛聲？深夜夢回情脈脈，竹風簷雨寒窗隔。離人幾歲無消息。今頭白，不眠特地重相憶。(歸國謠)

歐詞的風格也很似馮延巳，所以他的詞往往與馮詞相混。不過歐陽修的才氣較大，所作詞意境沈著，情致纏綿，要勝馮延巳一籌。

晏幾道字叔原，號小山。晏殊的第七子。曾監顏昌許田鎮。以他的年代論，本不能列入這個時期；但他的作風，還是隸屬於這時期的旗幟之下的。江西通志稱他：「能文章善持論，尤工樂府。其小山詞清壯頓挫，見者擊節，以爲有臨淄公風。」他的詞比他父親的詞，做得更好：

西樓月下當時見，淚粉偷勻，歌罷還聲，恨隔爐烟看未真。別來樓外垂楊綠，幾換青春。倦客紅塵，長記樓中粉淚人。(采桑子)

醉別西樓醒不記，春夢秋雲，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還少睡，畫屏閒展吳山翠。衣上酒痕詩裏字，點點行行，總是淒涼意。紅燭自

憐無好計，夜寒空替人垂淚！(蝶戀花)

小令聲前見玉簫，銀燈一曲太妖嬈。歌中醉倒誰能恨，唱罷歸來酒未消。春悄悄，夜迢迢，碧雲天共楚宮腰。夢魂慣得無拘檢，又

踏楊花過謝橋。(鷓鴣天)

晏幾道是一個浪漫不喜拘檢的人，他的個性與晏殊完全不同，所以作風也是兩樣。周濟論詞雜著說：「晏氏父子，仍步溫韋，小晏精力尤勝。」陳質齋則簡直說：「叔原在諸名勝集中，獨可追逼花間，高處或過之。」這都不是誇張的批評。有謂「小山矜貴有餘，」此實皮相之語，晏幾道實詞中之狂者也。

在這個時期的詞壇裏，除了這幾個名詞家以外，亦有不是詞人，間作小詞，往往清新可愛。如寇準的江南春，錢惟演的玉樓春，韓琦的點絳脣，范仲淹的蘇幕遮，漁家傲，趙抃的折新荷引，陳堯佐的踏莎行，王琪的望江南，葉清臣的賀聖朝，宋祁的浪淘沙，賈昌朝的木蘭花令，司馬光的西江月，都是字句清麗，情思纏綿的作品。小詞發展到了這時期，已經是登峯造極了。

由第一時期的北宋詞進爲第二時期的北宋詞，就是由小詞推衍而爲長詞的發展。原來，小詞自晚唐做到五代，由五代又做到北宋初期，大家已經做厭了，感覺味兒太單調了。正是需要長詞起來的時候。但長詞究竟怎樣起來的？吳曾能改齋漫錄有一段很清楚的記載：

按詞自南唐以來，但有小令，慢詞當起於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臺舞席，競賭新聲。耆卿失意無俚，流連坊曲，遂盡收俚俗語言，編入詞中，以便伎人傳習。一時動聽，散播四方。其後東坡少遊山谷輩，相繼有作，慢詞遂盛。

在這一段話裏面，我們最要注意「歌臺舞席，競賭新聲」這句話。記得李清照的詞論裏面也有「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於世」的話。我們把這兩段話合攏來看，便知道當時歌小詞的舊聲已經不流行了，又有一種新聲起來。這種新聲的歌辭便是慢詞。慢詞是什麼？樂府餘論說：「慢者曼也，謂曼聲而歌也。」曼含有「曼豔」與「曼延」二義，我們讀了慢詞的代表作樂章集，便知道慢詞即是曼豔的長詞。

在柳永的樂章集以前，還沒有慢詞。草堂詩餘錄、李後主、秋霽詞一百四字體，萬樹詞律已證明其僞；

被稱爲唐莊宗作的歌頭，載於尊前集，也不足徵信；至於歐陽修的摸魚兒慢詞，字句錯誤，西清詩話已指明其爲劉焯僞作。並且，我們知道慢詞出於當代的新聲，歐陽修決不會突然去擬作當時的新聲的。所以我們決定慢詞的首倡者是柳永。

永初名三變，字耆卿，福建崇安人。仁宗景祐元年進士。他的生卒不甚可考。大約是十一世紀上半期的人。官至屯田員外郎，故世號柳屯田。葉夢得避暑錄話稱他：「爲舉子時，多遊狹邪。善爲歌詞。教坊樂之。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詞，始行於世。」可見他少年時詞譽已經很高了。但他一生的落拓，就是受了作詞之累。他因爲寫了一句「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仁宗便很不高興他。後來幾次想做官，都沒有做成。他從此便真的流落歌場，花前月下淺斟低唱了。他死後很蕭條，葬資都是歌伎們湊出來的。一代詞人，便如此淪落以終！他的樂章集是一部很美妙的白話歌詞，但許多人竟指爲「淫冶之曲」，真使我們替作者惋惜。

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是處紅衰綠減，苒苒物華休。惟有長江水，無語東流。不忍登高臨遠，望故鄉飄渺，歸思難收。歎年來蹤跡，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妝樓長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爭知我倚闌干處，正恁凝愁！（八聲

甘州）

洞房記得初相遇，便只合長相聚。何期小會幽歡，變作離情別緒。況值闌珊春色暮，對滿目亂花狂絮。直恐好風光，盡隨伊歸去。

一場寂寞憑誰訴？算前言總輕負。早知恁地難拚，悔不當初留住！其奈風流端正外，更別有繫人心處。一日不思量，也攢眉千度。（畫

我們的詞人雖不見稱於士大夫，但一般民衆卻很謳誦他。陳師道后山詩話說：「柳三變作新樂府，馮馥從俗，天下詠之。」葉夢得避暑錄話也說：「嘗見一西夏歸朝官云：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由此可見柳詞傳播之廣，遠非同時諸詞家所能及。柳詞的好處是這樣的；他最長於運用俚俗的話語，把很平常的意境鋪敘得很美。看着是敘景物，而情感即溶化於景物之中。他也沒有什麼新的創意，格調也不高，但形容曲致，音律諧婉，工於羈旅行役，則是柳永的大本領。

屬於柳派的詞人有張先、秦觀。

張先字子野，烏程人（或作吳興人）生於太宗淳化元年（九九〇）少遊京師，得晏殊的賞識，辟爲通判。嘗知吳江縣，官至都官郎中。因有「桃李嫁春風郎中」和「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之名。他自號張三影。卒於神宗元豐元年（一〇七八）有安陸詞一卷。

這是一位跨北宋第一時期和第二時期的作者，他的小詞接近晏殊歐陽修一派，他的長詞則接近柳永一派，與柳齊名。詞如：

溪山別意，煙樹去程，日落采蘋春晚。欲上征鞍，更掩翠簾回面相眄。惜彎彎淺黛，長長眼。奈畫閣歡遊，也學狂花亂絮飛散。水影橫池館，對靜夜無人，月高雲遠。一餉凝思，兩眼淚痕還滿。難遣恨私書，又逐東風斷。縱夢澤層樓萬尺，望湖城那見。（卜算子慢）

張先才短，所以詞不及柳永，但先詞韻高，是柳永所乏處。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因蘇軾薦，除祕書省正字。兼國史編修官。後坐黨籍，屢遭徙放。卒於古藤。（公元一〇四九——一一〇〇）有淮海詞一卷。他本是蘇門四學士之一，在四學士中，蘇軾尤與他相善，稱爲今之詞手。但他的詞卻與蘇軾完全不同調，而傾向柳永的作風。長詞尤其與柳相似。

山抹微雲，天黏衰草，畫角聲斷譙門。暫停征棹，聊共引離樽。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烟霧紛紛。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遠孤村。消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漫贏得青樓薄倖名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染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滿庭芳）

西城楊柳弄春柔，動離憂。淚難收。猶記多情，曾爲擊歸舟。野寺朱橋當日事，人不見，水空流。韶華不爲少年留，恨悠悠。幾時休。飛

絮落花時候，一登樓。便做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江城子）

晁无咎說：「近來作者皆不及少游。」蔡伯世說：「子瞻辭勝乎情，耆卿情勝乎辭；辭情相稱者，唯少游而已。」平心而論，秦觀詞長於情韻，而短於氣格，與柳永詞同病，所以李清照批評他：「專主情致，少故實，譬諸貧家美女，非不妍麗，終乏富貴態耳。」（詞論）

第三時期的北宋詞，是詞體大解放的時期。詞體之得着解放，自蘇軾始。

柳永雖然倡導了慢詞，還是因襲晚唐五代詞的曼豔風氣，還沒有打破「詞爲豔科」的約束。到蘇軾便把詞體的束縛完全解放了。他一方面超越了「詞爲豔科」的狹隘範圍，變婉約的作風爲豪放的作風；一方面又擺脫了詞律的拘束，自由去描寫。胡寅說：

詞曲至東坡，一洗綺羅鄉澤之態，擺脫網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爲是隸，而蒼

軀爲輿臺矣。

因爲蘇軾的詞奔放不可拘束；所以人家都說他以詩爲詞，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甚至稱之爲「別派」，看輕他的詞。陳師道后山詩話便說：

子瞻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太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紀昀四庫提要上面的話比較說得好點：

尋源溯流，不能不謂之別調，然謂之不工則不可。

總之，他們認定蘇軾的詞無論怎樣好，只能說是別派，絕不能加以正統派的尊稱。我們則認定這種「別派」是詞體的新生命。這種新詞體離開了百餘年來都是這樣溫柔綺麗的舊墟，而走向一條雄壯奔放的新路。這條新路可以使我們鼓舞，可以使我們興奮，而不是叫我們昏醉在紅燈綠酒底下的「靡靡之音」。這是蘇派詞的特點。

軾字子瞻，眉山人。（公元一〇三六——一一〇一）自號東坡居士。他的事蹟詳見宋史本傳。是一位有多方面造詣的作家。詞有東坡樂府二卷。例如：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雲，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念奴嬌，赤壁懷古）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水調歌頭）

我們讀蘇軾的詞，看他說來說去，奔縱放肆，越翻越奇，句有盡而意不窮，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這是作者天才獨到處，別人是不能企及的。他的長詞和小詞都寫得很好，可惜我們不能在這裏多舉例了。號稱蘇門的詞人，除了秦觀外，尚有黃庭堅、陳師道、晁補之、張耒；受知於蘇軾的詞人，有李之儀、程垓、毛滂諸人。但他們大都沒有蘇派的風味，只有一個黃庭堅，略具軾風。

庭堅字魯直，號山谷老人，洪州分寧人。（公元一〇四五——一一〇一）官至祕書丞。著有山谷詞二卷。

他的詞很受了點蘇軾的影響，喜豪放而脫略音律，所以晁補之譏其詞是「著腔子唱好詩」。不過他的詞不甚抒寫壯闊的襟懷，而喜歡描繪男女之私情。例如：

把我身心，爲伊煩惱，算天便知。恨一回相見，百回做計，未能偈倚，早覓東西。鏡裏拈花，水中捉月，覩着無由得近伊。添憔悴，鑲花銷翠減，玉瘦香肌。奴兒又有行期。你去卽無妨，我向誰？向眼前常見，心猶未足；怎生禁得，真個分離？地角天涯，我隨君去，掘井爲盟無改移。君須是，做些兒相度，莫待臨時。（沁園春）

這種詞寫得並不壞，但嫌牠風格低了一點。黃庭堅的詞具有豪放之致的，要算念奴嬌的「斷虹霽雨」和水調歌頭的「瑤草一何碧」幾首詞，可以說是蘇派的作品。

同時，還有一位賀鑄（字方回，有東山樂府）他的詞也寫得很好，可是也沒有蘇派的風味。蘇黃以後，這一派在北宋便無繼承的作者了，直到南宋辛棄疾等繼續有作，這一派的詞才發揮光大起來。

第四時期的北宋詞，簡直就是對蘇派詞的反動。原因是由於蘇黃這般詩人，大刀濶斧的去做淋漓肆放的詞，不屑咬文嚼字，不管聲律格調，便越離樂府越遠了，他們的詞不復可歌了。詞的起來原是歌辭。許多懂得音律的詞人，看不慣蘇黃這種「別派」詞，便起來倡導歌詞，特別注重詞的聲律格調，把詞和樂府再合攏起來，造成樂府詞的復興。這一個時期的詞，便可以說是樂府詞的復興期。

第一個倡導樂府詞的是宋徽宗，他創設一個大晟府，叫一般懂得音律的詞人去主持。他們的詞完全照着歌調的曲拍去做。

宋徽宗自己便是很懂得音樂的人，他的詞也做得很好：

簾旌微動，峭寒天氣，龍池冰泮。杏花笑吐香猶淺，又還是春將半。清歌妙舞從頭按，等芳時開宴。記去年對着東風，曾許不負鶯

花願。
（探春令）

這首詞是代表徽宗前期生活的，其詞曼豔；我們且再舉一首代表他後期的俘虜生活的作品，其詞淒涼！

裁翦冰綃，輕燂數重，淡著燕脂勻注。新樣靚妝，豔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困院落、瀟瀟涼涼，幾番春暮？

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裏有時會去。無據！和夢也新來不做。
(燕山亭，北行見杏花)

徽宗能詞，可惜作品太少。最能夠代表這時期的樂府詞的特色的，要推周邦彥。

邦彥字美成，號清真，錢塘人。（公元一〇六〇——一一二五）元豐初，以大學生進汴都賦，神宗召爲大學正。其後浮沈州縣三十餘年。徽宗頒大晟樂，召邦彥提舉大晟府。他深通音樂，宋史文苑傳稱他「好音樂，能自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有清真詞。（一名片玉詞）

正單衣試酒，恨客裏光陰虛擲。願春暫留，春歸如過翼，一去無跡！爲問花何在？夜來風雨，葬楚宮傾國。釵鈿墮處遺芳澤。亂點桃蹊，輕分柳陌。多情更誰道惜？但蜂媒蝶使，時叩窗牖。東園岑寂，漸蒙籠暗碧。靜邊珍叢底，成數息。長條故惹行客，似牽衣待話，別情無極。殘英小，強簪巾幘。終不似一朶釵頭顛裏，向人欲側。漂流處，莫趁潮汐。恐斷鴻尚有相思字，何由見得？（六醜，薔薇謝後作）

周邦彥的詞在當時很有名的，南宋陳郁藏一話牋稱他：「二百年來以樂府獨步。貴人、學士、市僧、妓女，皆知其詞爲可愛。」與柳永齊名，有「周情柳思」之稱。他的長詞「窮極工巧」，小詞則「無窮清」

新：葉下斜陽照水，捲輕浪沈沈千里。橋上酸風射眸子。立多時，看黃昏，燈火市。古屋寒窗底，聽幾片井桐飛墜。不戀單衾再三起。誰知爲蕭娘，書一紙？
(夜遊宮)

幾日來真個醉！不知道窗外亂紅已深半指，花影被風搖碎。擁春醒乍起。有個人人生得濟楚，來向耳邊問道：今朝醒未？情性兒慢騰騰地，惱得人又醉。
(紅窗迥)

他的清眞詞，因爲協律的原故，後來的作者把牠當作詞律看待。於是他便成爲樂府詞壇的泰斗了。屬於這時期的詞人，還有晁端禮、康與之等，後開南宋姜夔一派。

第六章 南宋的白話詞

詞到了南宋，發展得更有勁了。有專集流傳下來的詞人，至少有一百五十家以上。其無專集而有作品流傳的更多了。不過「詞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弊。」（宋徵璧語）除了少數的天才作家有成就外，大多數的作者，都是討生活於模擬因襲的路上去了。大體分析起來，可以說南宋有兩種詞人：一種是白話詞人，一種是樂府詞人。南宋的前期，是白話詞發展的時候；南宋的後期，則是樂府詞盛行的時候。

請先講南宋的白話詞人。

在北宋末年盛行的樂府詞，跟着北宋之亡而消衰了。那時許多南渡詞人，都是滿懷感慨，要盡量表白出來而後快，那還有心思去調音韻，講嚴格的詞律？就是說，這時的詞人不是爲燕樂而作詞，乃是爲抒寫自己的胸懷而作詞了。因此，詞便自然而然的脫離樂府的關係了。如張元幹、楊炎正、呂渭老、張孝祥、葉夢得、楊无咎、陳與義、周紫芝、陳克、趙師秀、趙長卿、侯寘、曾覿、趙彥端這般詞人，都是喜歡用白話來寫詞的，都是拿詞來表自己的。到了朱敦儒、辛棄疾等起來，更專向白話詞一方面努力了。

他們這一派詞人的好處，就是能够用活潑的文字，來表現作者的眞性情。用詞而不爲詞所使。使每一個詞人的個性的風格，都能在詞裏面活繪出來。這一方面把詞的應用的範圍擴大了，一方面把詞的文學的價值也擡高了。

南宋的白話詞人，最偉大的要算朱敦儒、辛棄疾、陸游、劉過、劉克莊幾位。

朱敦儒字希真，河南洛陽人。他的生卒年不可考。大約生於神宗元豐初年，死於孝宗淳熙初年。他年少時，志行很高，以布衣而負朝野之望。初不肯做官。高宗時，屢次召他，才應徵爲祕書省正字兼兵部郎官。遷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後以「專立異論」的罪名，爲諫議大夫 汪勃劾免。秦檜當國的時候，喜用文人，除敦儒爲鴻臚少卿。檜死後，敦儒也被廢了。著樵歌三卷。

敦儒是一位樂天自適的詞人，他的詞很有清淡蕭疎之致。例如：

搖首出紅塵，醒醉更無時節。活計，綠蕪青等，慣披霜衝雪。晚來風定釣絲閑，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鴻明滅。（好事近

漁父詞）

先生筇杖是生涯，挑月更擔花。把住都無憎愛，放行總是煙霞。飄然歸去，旗亭問酒，蕭寺尋茶。恰似黃鸝無定，不知飛到誰家。

（朝中措）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懶慢帶疏狂。曾批給露支風敕，累奏留雲借月章。詩萬首，酒千觴，幾曾着眼看侯王。玉樓金闕慵歸去，且

插梅花醉洛陽。（鷓鴣天）

敦儒的詞，真是詞中的逸品。許多詞論家都稱讚他的詞。黃昇花菴詞選說：「希真京都名士，詞章擅名，天資曠遠，有神仙風致。」汪叔耕稱樵歌：「多塵外之想，雖難以微塵，而其清氣自不可沒。」近人胡適則拿朱敦儒比陶潛。（詞選）

辛棄疾是南宋第一大詞人。字幼安，號稼軒，濟南歷城人。與女詞人李清照是同鄉。生於宋高宗紹興十年（一一四〇）。那時宋室已經南渡十餘年，造成偏安之局了。他二十歲時，適金主亮大敗北返，被殺；耿京在山東起兵，自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諸軍，用棄疾掌書記。後棄疾勸耿京歸附南宋，耿京便派他奉表南歸。不幸這時耿京忽為其部下張安國所殺以降金。棄疾馳返海州，立即召集舊部，夜襲金營，生擒張安國回來，戮之於市。這件事很受高宗的賞識，差他為江陰簽判。後來一級一級的升官，到四十歲時，他已做到湖南安撫使了。那時正湖湘盜起，聲勢浩大，棄疾以最敏捷的手段討平之。並創設飛虎營，雄鎮一方。他做江西安撫使的時候，恰遇江右大饑，他也用很簡單的方法救濟了多數的民衆。朱熹稱贊他「雖只蠱法，便有方略。」後韓侂胄倡議伐金，棄疾此時年已很老，卻是最主張恢復中原的一個，極力贊成韓侂胄北伐的主張。我們讀了他的鷓鴣天，便知道這位老英雄緬想少年時代的抱負，真有無窮的感慨！

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娖銀胡轆，漢箭朝飛金僕姑。追往事，歎今吾，春風不染白鬚鬢。却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

棄疾死時，正是韓侂胄的北伐軍敗後，主和的人殺了韓侂胄的頭，向金人求和的那年（一二〇七）。他身後的恩榮都被主張北伐的關係全被剝削了。直到宋末德祐初年，朝廷始允許謝枋得的請求，追贈少師，諡忠敏。著有稼軒詞。

棄疾的詞，方面最多，造詣也至高。許多人都把他目爲豪放派的作家，這是只看着他的一方面。棄疾的那枝筆是無施不可的。他的詞有悲壯，有蒼涼，有哀艷……也有放浪、頹廢、遊戲、談諧……他的懷古長調，固然是激揚奮厲，極迴蕩豪放之能事；他的抒情曼詞，也極其悱惻纏綿，呢狎溫柔；特別是他的那些抒寫性情，描繪山水田園風物的詞，最足以代表作者的藝術。例如：

萬事雲烟忽過，百年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遊，宜睡。早趁催科了納，更量出入收支。乃翁依舊管些兒。管竹，管山，管水。（西江月，示兒曹以家事付之）

茅簷低小，溪上青青草。醉裏吳音相媚好，白髮誰家翁媪？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最喜小兒無賴，溪頭看剝蓮蓬。（清平樂，博山道中卽事）

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稻花香裏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舊時茅店社林邊，路轉溪橋忽見。（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

千峯雲起，驟雨一霎兒價。更遠樹斜陽，風景怎生圖畫？青旗賣酒，山那畔別有人家。只消山水光中，無事過者一夏。午醉醒時，松窗竹戶，萬千瀟灑。野鳥飛來，又是一般閑暇。却怪白鷗覩着人，欲下未下。舊盟都在，新來莫是別有說話？（醜奴兒近，博山道中效李

易安體）

昨日春如十三女兒學繡，一枝枝不教花瘦。甚無情便下得雨，儻風鐵，向園林鋪作地衣紅繡。而今春似輕薄浪子，難久記前時。送春歸後，把春波都釀作一江醇酎。約清愁，楊柳岸邊相候。（粉蝶兒和人賦落梅）

辛棄疾天分極高，才氣極大。又有繁複迴盪的生活做背景，自然會產生偉大的成就。他的長詞和小詞都做得好，具有縱橫豪放，淋漓恣肆的創造精神，亦間有溫婉穠麗之作。王國維《人間詞話》稱他爲南宋第一詞人；周濟《論詞雜著》則說他的詞還在蘇軾之上；紀昀《四庫提要》則說他「能於剪紅刻翠之外，屹然別立一宗。」這都是很確當的批評。

陸游是辛棄疾一派的詞人。字務觀，越州山陰人。生於北宋宣和七年（一一二五）以蔭補登仕郎，賜進士出身。范成大帥蜀時，游爲參議官。嘉泰初，詔同修國史兼祕書監，以寶章殿待制致仕。卒於嘉定三年（一二二〇）有劍南詞。

游爲人浪漫不拘禮法，自號放翁，他的詞也如其人：

一竿風月，一蓑煙雨，家在釣臺西住。賣魚生怕近城門，况肯到紅塵深處。潮生理，棹潮平繫纜，潮落浩歌歸去。時人錯把比嚴光，我自是無名漁父。（鷓鴣仙）

采葉歸來，獨尋茅店沽新釀。暮煙千嶂，處處聞漁唱。醉弄扁舟，不怕黏天浪。江湖上，這回疎放，作個閑人樣。（點絳脣）

陸游不但會做疎狂頹放的詞，他也能做慷慨多感的詞，如：

雪曉清笳亂起，夢游處不知何地。鐵騎無聲望似水。想關河，雁門西，青海際。睡覺寒燈裏，漏聲斷，月斜窗紙。自許封侯在萬里。有誰知鬢殘，心未死！（夜游宮，記夢）

當年萬里覓封侯，匹馬戍梁州。關河夢斷何處，塵暗舊貂裘。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洲。（訴衷情）

原來陸游也是一位極力主張北伐的老英雄，他是「驚壯志成虛」才「灑清淚」的。他的詞境界很多。劉克莊後村詩話說他：「其激昂感慨者，稼軒不能過；飄逸高妙者，與陳簡齋、朱希真相頡頏；流麗綿密者，欲出晏叔原、賀方回之上。」此語信然。

劉過也是辛派的詞人。字改之，號龍洲道人，襄陽人。（一說太和人，又一說新昌人）他也是極力主張北伐的一個，會上書請光宗過宮，並致書宰相陳恢復方略。不用。乃放浪江湖，嘯傲自適。宋子虛稱爲天下奇男子。他沒有做過什麼大官，生卒年月也不可考。著有龍洲詞。

他所作長詞，跌宕淋漓，異常有力，很受棄疾的影響。小詞尤明快可愛：

情高意真。眉長鬢青。小樓明月調箏，寫春風數聲。思君憶君，魂牽夢縈。翠綃香煖雲屏，更那堪酒醒。（醉太平）

別酒灑離魂，薄易醉，回過頭來三十里。馬兒不住去如飛，牽一翹，坐一翹，斷送煞人山與水。是則是功名終可喜，不道恩情拚得未？

雲迷村店酒旗斜，去也是住也是，煩惱自家煩惱你！（天仙子，初赴省，別妾於三十里頭）

劉過的詞，也不是詞律所能拘束的，他不喜雕琢模擬，要說什麼便直說什麼，那般自由放肆的磅礴精神，幾乎要壓倒辛棄疾。

劉克莊字潛夫，號後村，福建莆田人（公元一一八七——一二六九）以蔭仕。因做落梅詩被劾免官，閑居很久。後理宗賞其才華，賜同進士出身，除祕書少監。從此知遇日隆，官致龍圖閣直學士。詞有後

村別調。

克莊最喜歡用白話寫詞，張炎樂府指迷稱其詞「直致近俗」。他的長詞悲壯有氣力，很似辛棄疾的境界。小詞則另具新鮮風味：

宮腰束素，只怕能輕舉。好築避風臺護取，莫遣鷺鴻飛去。一團香玉溫柔，笑顰俱有風流。貪與蕭郎眉語，不知舞錯伊州。（清平樂，贈陳參議師文侍兒）

風蕭蕭，雨蕭蕭，相送津亭折楊柳。春愁不自聊。烟迢迢，水迢迢，爭擬江邊駐畫橈。舟人頰報潮。（長相思，舟上餞別）

束縵宵行十里強，挑得詩囊，拋了衣囊。天寒路滑馬蹄僵。元是王郎，來送劉郎。酒酣耳熱說文章，驚倒鄰牆，推倒胡牀。旁觀拍手

笑疏狂。疏又何妨！狂又何妨！（一剪梅，余赴廣東，實之夜餞於風亭）

辛派的詞人，沒有一個不帶幾分疏狂氣的，也沒有一個不是表現幾種詞的境界的。大概他們都是天才橫溢的作家，決不是一種作風關得他們住的。白話詞到了這個時候，已經是最高的發展了。

第七章 一羣珍貴的女詞人

在前面所敘述的，全是男性的詞，這裏要講到女作家的詞了。我們說過，宋詞的發展是普遍的，在當代成了流行的風氣，所以不但貴人學士能詞，卽市儈遊民也能詞。這時具有藝術天才的婦女自然要在詞裏面發揮她的才華了。

詞本來是給歌伎們唱的，她們爲應歌的需要，容易通文。故在婦女裏面能詞的以妓女爲最多。她們通文的目的，並不是要做到讀破萬卷書，有鑄經鎔史的工夫。她們只要懂得一點通俗的文字，能够表情達意，人人聽得懂便够了。因此她們寫出來的詞，只是白話詞。卻是很美妙的白話詞。例如蜀妓的市橋柳（送行）

欲寄渾無所有，折盡市橋官柳。看君著上春衫，又相將放船楚江口。後會不知何日？又是男兒休要鎖長相守。荷富貴，毋相忘。若相忘，有如此酒！

蜀妓向來是不少能文的，蓋出於薛濤之遺風。詞苑叢談載，有客自蜀挾一妓歸，蓄之別室，率數日往。偶以病稍疎，妓頗疑之。客作詞自解，妓用韻答之云：

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位先生教底？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閑，又那得工夫咒你！（鷓鴣仙，此詞洪邁夷堅志作陸放翁妾作）

宋代詞人喜歡作婦人語的實在很多。我們只看見他們搖頭擺尾的在那裏模擬女性的心靈，體會小兒女的情態。老着面皮來作嬌聲情語，這如何會像樣呢？自然遠不如這些聰明的女孩子自己描繪出來的情趣濃厚多了。我們不妨再舉幾首詞爲例。如聶勝瓊（長安名妓，後歸李之問）的鷓鴣天：

玉慘花愁出鳳城，蓮花樓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陽關曲，別個人人第幾程？尋好夢，夢難成，有誰知我此時情？枕前淚共階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

嚴蕊（字幼芳，天台營妓）的卜算子：

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

最聰明的還要算杭州妓琴操，她能够隨口把秦觀「元」韻的滿庭芳改爲「陽」韻的滿庭芳。

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斜陽。暫停征棹，聊共飲離觴。多少蓬萊舊侶，頻回首，煙霧茫茫。孤村裏，寒鴉萬點，流水遶紅牆。魂傷！當此際，輕分羅帶，暗解香囊。漫贏得青樓薄倖名狂。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有餘香。傷心處，高城望斷，燈火已昏黃。

文人作詞，往往粗製濫造，無病呻吟，雖名家難免此弊。妓女的詞，我們也嫌她多爲應酬而作，不容易有真摯的情感。至一般人家的「閨秀」「名媛」她們向來是以「舞文弄墨」爲忌，必至有了真摯的

實感，逼着她不得不表現的時候，才抒寫出來。這種作品自然是很有力的。如陸游妻唐氏的釵頭鳳：

世情薄，人情惡。雨送黃昏花易落。曉風乾，淚痕殘。欲箋心事，獨語斜闌，難難難！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嘗似秋千索。角聲寒，夜闌珊。

怕人尋問，咽淚妝歡，瞞瞞瞞！

唐氏本是陸游的愛妻，因不爲游母所喜而逼着離異的。這首詞是唐氏再離後在一個沈園遇着陸游以後做的。我們看她那種萬千心事要說而又說不出來的光景，讀了真是令人欲淚！又如戴復古妻的憐薄命：

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你。揉碎花箋，忍寫斷腸句。道旁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愁緒。指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墳土。

這是她和她的愛人戴復古生離死別的時候寫的詞，所以這麼沈痛！

兩宋的女作者，大都只有一兩首詞流傳下來。可是這一兩首詞則往往是「血」和「淚」的結晶，是作者全生命的湧現。

能够稱爲詞家的，在兩宋女性中，只有李清照和朱淑貞。只有她倆的詞能裝成卷帙。

李清照號易安居士，濟南歷城人。生於神宗元豐五年（一〇八一）與大學士趙明誠結婚，夫婦感情極好。明誠也能詞，自恨不如清照，嘗把自己苦吟的幾十首詞，雜以她的重陽醉花陰詞，呈示於友人陸德夫。經陸德夫玩誦再三後所指出的妙句「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卻正是清照的作品。在清照的生活史上，曾經有一段很美麗的青春之夢，所以她的早年詞很有些曼艷的作品。最不幸的是她的丈夫先她而死，使她晚年的生活變爲寂寞，蒼涼！我們的女詞人便從此飄泊，落拓，以終她的殘年！

清照是女性裏面最偉大的作家。她的漱玉詞，擬之於李後主、辛棄疾的詞，都無遜色。不信，請看她的作品：

香冷金猊，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日上簾鉤。生怕離懷別苦，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關病酒，不是悲秋。休休！這回去也，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念武陵人遠，烟鎖秦樓。惟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鳳凰臺上

憶吹簫）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却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而今有誰堪擔？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聲聲慢）

簾外五更風，吹夢無踪。畫樓重上與誰同？記得玉釵斜撥火，寶篆成空。回首紫峯，雨潤烟濃。一江春浪醉醒中。留得羅襟前日淚，彈與征鴻。（浪淘沙）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武陵春）

讀漱玉詞好像是一顆顆冰瑩晶潤的珠玉，令人把玩不忍釋手。有人說李清照的詞是「大珠小珠落玉盤」，這個話是很確切的。

朱淑貞號幽棲居士，錢塘人。她的生卒年不可考。有說她是朱熹的姪女，不甚的確。但我們知道她的境遇很壞，嫁給一個市僧爲妻，一生便這樣的悒鬱無聊，消磨她的青春美景了。其詞題名斷腸集，即可想見其命運之淒苦。詞如：

春已半，觸目此情無限。十二闌干倚遍，愁來天不管。好是風和日暖，輪與鶯鶯燕燕。滿院落花簾不捲，斷腸芳草遠。（謁金門）
樓外垂楊千萬縷，欲繫青春，少住春還去。猶自風前飄柳絮，隨春且看歸何處。滿目山川聞杜宇，便做無情，莫也愁人意。把酒送春春不語，黃昏却下瀟瀟雨。（蝶戀花）

除了李清照和朱淑貞，工詞的婦女，還有曾布妻魏夫人，她的詞也寫得很好：

溪山掩映斜陽裏，樓臺影動鶯鶯起。隔岸兩三家，出牆紅杏花。綠楊堤下路，早晚溪頭去。三見柳綿飛，離人猶未歸。（菩薩蠻）

還有一位鄭文妻孫氏也會寫詞：

花深深，一鉤羅襪行花陰。行花陰，閑將柳帶，試結同心。日邊消息空沈沈，畫眉樓上愁登臨。愁登臨，海棠開後，望到如今。（憶秦

娥）

這種詞在當代都是傳播秦樓楚館，很負盛名的。她們也不是文人，她們的作品也不能裝訂成冊，僅有一兩首詞流傳人間。可是她們這一兩首詞卻都是極可珍貴底，都是訴之於真摯的情思的。所以才能够傳播當時，流行後世。

第八章 南宋的樂府詞

北伐的夢成爲幻望了，南宋偏安之局已經定了。許多南宋的士大夫文人都把「亡國之痛」忘記了，大家又走上享樂主義的路去，據洪爐而高歌了。於是詞又變成了笙歌宴樂的工具，樂府詞又在這時候發展起來。

白話詞特別注意詞的內容，樂府詞特別注意詞的表面。白話詞是拿詞來表現自己，樂府詞是拿詞來協音樂。所以樂府詞興，白話詞便衰了。我們讀了那些樂府詞家的詞，只看着華美的字面，鏗鏘的音調，完全沒有南渡詞人辛棄疾陸游那一派感慨悲涼的作風了。

吳文英說：

音律欲其協，否則長短句耳；下字欲其雅，否則纏令體耳。

這幾句話把樂府詞的意義說得很明。樂府詞的好處在這裏，樂府詞的壞處也就在這裏。

自宋寧宗至南宋末年，完全是樂府詞的風氣支配了整個的詞壇。屬於這一派的詞人，著名的有姜夔、高觀國、史達祖、吳文英、王沂孫、蔣捷、周密、陳允平、張炎諸人。

姜夔是南宋樂府詞的主壇。字堯章，鄱陽人。生於紹興末年，死約在嘉定末年。自號白石道人，又號石帚。因秦檜當國，即隱居箬坑之千山不仕。與范成大、楊萬里諸人相吟咏酬唱，嘯傲山水。他精通音樂，嘗作自度腔。每製新詞，即自吹簫，其妾小紅則歌而和之。晚年，他帶着小紅遍遊江南諸勝地。卒於蘇州。有白石道人歌曲。

姜夔的詞喜歡雕琢，往往「過句塗稿始定」，故不免過於刻畫，削減了詞的情感與意境。例如：

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過春風十里，盡齊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賞，算如今，重到須驚。縱豈楚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爲誰生？（揚州慢，作者自序云：「淳熙丙申至日，余過維揚，夜雪初霽，齋麥彌望。入其城則四顧蕭條，寒水自碧。暮色漸起，戍歌悲吟。予懷愴然。感慨今昔，因度此曲。千巖老人以爲有黍離之悲也。」）

他的詞譽向來是很高的。黃昇說：「白石詞極精妙，不減清真。高處有美成所不能。」張炎對於他的詞幾乎首首稱讚，說「讀之使人神情飛越。」其評他的暗香、疎影二詞，至稱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自立新意，真爲絕唱。」（詞源）

姜夔和周邦彥本來是一派的，論格調則姜夔尤高。他的詞主「清空」，「不重」，「質實」，其妙處是「如野雲孤飛，來去無跡」；「壞處是」如霧裏看花，終隔一層。」這是我們對於姜詞最公允的批評。

高觀國字賓王，山陽人。有竹屋癡語一卷。詞如：

春風吹綠湖邊草，春光依舊湖邊道。玉勒錦障泥，少年遊冶時。煙明花似繡，且醉旗亭酒。斜日照花西，歸鴉花外啼！

觀國作詞不十分刻畫，他的小詞多清新可喜。與史達祖齊名，號稱「高史」。

史達祖字邦卿，號梅溪，汴人。生約當高宗紹興末年，死於寧宗嘉定初年。他曾經做過韓侂胄的堂吏。有梅溪詞。他的詞最長於詠物：

過春社了，度簾幙中間，去年塵冷。差池欲住，試入舊巢相並。還相離梁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飄然快拂花梢，翠尾分開紅影。芳徑芹泥雨潤，愛貼地爭飛，競誇輕俊。紅樓歸晚，看足柳昏花暝。應是棲香正穩，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損翠黛雙蛾，日日畫闌獨凭。（雙

雙燕）

姜夔稱史達祖的詞「奇秀清逸，有李長吉之韻，蓋能融情景於一家，會句意於兩得。」拿史達祖來比李長吉是錯了，至多只能說他是李商隱一流吧。

吳文英字君特，號夢窗，四明人。其生平事蹟不甚可考。有夢窗詞稿四卷。他是姜派詞人中的健將，所作詞專門用典使事，盡堆砌雕琢之能事，所以沈伯時樂府指迷說他的詞「用事下語太晦處，人不易

知。」他的長調幾乎沒有一首可讀的。間有小詞，脫下古典的衣裳，則清蔚可誦：

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縱芭蕉不雨也颼颼。都道晚涼天氣好，有明月，怕登樓。年事夢中休，花空煙水流。燕辭歸客尚淹留。垂

柳不繫裙帶住，漫長是繫行舟。（唐多令）

迷蝶無踪曉夢沈，寒香深閉小庭心。欲知湖上春多少，但看樓前柳淺深。愁自遣，酒孤斟，一簾芳景燕同吟。杏花宜帶斜陽看，幾

陣東風晚又陰。（鷓鴣天）

尹惟曉序夢窗詞說：「求詞於吾宋，前有清真，後有夢窗，此非予之言，四海之公言也。」周清真的詞，已經值不得我們過分去推重了；至於吳文英的詞，可訾議的地方更多，如張炎所說「夢窗詞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本來姜派詞人的詞，多半是「拆碎下來，不成片段」的，但以吳文英陷溺最深。不過在當時姜派詞盛行的時候，吳文英的詞譽的確是很高的。

蔣捷字勝欲，宜興人。（或作陽羨人）德祐年間進士。宋亡之後，他遁跡不仕，隱居竹山，人稱爲竹山先生。有竹山詞。他的詞雖號稱姜派，卻能不爲格律所拘束，自由放肆，很有辛棄疾的精神。在晚宋詞人中他要算是最能超拔的一個。詞如：

人影窗紗，是誰來折花？折則從他折去，知折去向誰家？簷牙枝最佳，折時高折些。說與折花人道：須插向鬢邊斜。（霜天曉角）

絲絲楊柳絲絲雨，春在溟濛處。樓兒忒小不藏愁，幾度和雲飛去覓歸舟。天憐客子鄉關遠，借與花消遣。海棠紅近綠闌干，纔卷

朱簾，却又晚風寒。（虞美人）

王沂孫字聖與，號碧山，又號中仙，會稽人。宋亡後，仕於元，爲慶元路學正。有花外集，一名碧山樂府。他

的詞頗爲後人所推重。周濟說：「中仙最多故國之感，故着力不多，天分絕高，所謂意能尊體者也。」其詞如：

殘雪庭陰，輕寒簾影，霏霏玉管春葺。小帖金泥，不知春在誰家！相思一夜窗前夢，奈個人、水隔雲遮。但淒然、滿樹幽香，滿地橫斜。
江南自是離愁苦，況遊驪古道，歸雁平沙。怎得銀箋，殷勤與說年華。如今處處生芳草，縱憑高、不見天涯。更消他、幾度東風，幾度飛花！

（高陽臺和周草窗寄越中諸友韻）

王沂孫的詞不能算很好。周濟說他：「碧山胸次恬淡，故黍離麥秀之感，只以唱歎出之，無劍拔弩張習氣。」正因爲作者缺乏一點劍拔弩張氣，所以哀感的表現，沒有力量。

周密字公瑾，號草窗，濟南人。流寓吳興，居弁山。自號弁陽嘯翁，又號蕭齋，又號四水潛夫。（公元一二三二——一三〇八）他曾仕宋爲義烏縣令。宋亡後，遁跡不仕，以詩詞自遣。著有鬲洲漁笛譜。詞例如：

燕子時時度翠簾，柳寒猶未褪香綿。落花門巷家家雨，新火樓臺處處烟。情默默，恨恹恹，東風吹動畫秋千。刺桐開盡鶯聲老，無

奈春風祇醉眠。（鷓鴣天）

周密的詞與吳文英齊名，合稱二窗詞。

陳允平字君衡，一字衡仲，號西麓，四明人。德祐時授沿海制置司參議官。宋亡後，以人才被徵至北都，不受官放還。詞有日湖漁唱及西麓繼周集。西麓繼周集完全是和周邦彥的清真詞，毫無可觀。即日湖漁唱裏面也不少堆砌的長調和無意義的應酬詞，只有一部分的小詞清潤可誦：

休去採芙蓉，秋江煙水空。帶斜陽一片征鴻。欲頓閑愁無頓處，都著在兩眉峯。心事寄題紅，畫橋流水東。斷腸人無奈秋濃。回首層樓歸去懶，早新月掛梧桐。（唐多令，秋暮有感）

這位作者不甚有才氣，故寫下來的作品很平庸，沒有值得贊美的地方。

張炎是宋詞最後的一個殿軍。

炎字叔夏，號玉田，又號樂笑翁，原籍西秦，家居臨安。生於宋理宗淳祐八年（一二四八）宋亡時他只有二十九歲。他本貴介子弟，後來資產盡失，晚年落拓，到處飄流。活到了七十多歲才死，在元朝生活四十多年，他的詞大部分是在元朝做的。有山中白雲詞。

張炎對於詞的研究是費了苦心的，他自稱「生平好爲詞章，用功踰四十年。」他著了一部詞源，完全是發揮樂府詞的理論，推崇姜夔。他的詞在當代很有名，嘗以春水詞傳誦一時，人稱爲張春水；後又以孤雁詞膾炙人口，又被稱爲張孤雁。可是這兩首負盛名的詞，都不甚佳，我們且另舉他幾首詞爲例：

接葉巢鶯，平波捲絮，斷橋斜日歸船。能幾番遊，看花又有明年。東風且伴番薇住，到番薇春已堪憐。更凄然，萬綠西冷，一抹荒煙。

當年燕子知何處？但苔深草曲，草暗斜川。見說新愁，如今也到鷗邊。無心再續笙歌夢，掩重門淺醉閑眠。莫開簾，怕見飛花，怕聽啼鴉。

（高陽臺，西湖春感）

采芳人杳，頓覺遊情少。客裏看春多草草，總被詩愁分了。去年燕子天涯，今年燕子誰家？三月休聽夜雨，如今不是催花。（清平

樂）

樂府詞到了張炎，已經是告一段落了。可以說他是樂府詞人的最後的權威，但也沒有表現什麼好成績出來。宋詞的生命便從此沒落了。

詞體本來是很狹隘的，經過晚唐五代詞人的開闢創造，經過北宋詞人的發揚光大，經過南渡詞人的展拓遷變，到了李清照、朱敦儒、辛棄疾、陸游一般詞人起來，詞的發展已經登峯造極。後來姜夔、吳文英輩找不着詞的出路了，便走上調弄音韻，講究文字技巧的路上去了。詞本是從音樂的關係起來的，現在又被一般樂府詞人把牠葬送在音樂裏面。

第九章 五百年來詞的末運

元代是戲曲流行的時期，明清是傳奇與章回小說流行的時期，再沒有詞的世界了。五百多年來的詞史再沒有光輝了。因此，我們只簡略地在這裏敘述一下。

一金元詞 宋南渡後，中原便爲金人所佔有。金主大都是喜歡中國文化的，如金主亮、世宗、章宗，都極力引用宋朝的文人去做官，他們自己也能寫詩詞。因此，當南宋時代，北國的詞壇也是很熱鬧的。據中州樂府著錄，有三十六位詞人。其最負盛名者，如吳激有東山集詞，蔡松年有明秀集詞，劉仲尹有龍山集詞，王庭筠有黃華山人詞，趙可有玉峯散人集，劉迎有山林長語，韓玉有東浦詞，黨懷英有竹溪集，王寂有拙軒集，段克己有遁庵樂府，段成己有菊軒樂府，李俊民有莊靖先生樂府，元好問有遺山樂府。

我們且舉幾首詞爲例，如吳激的人月圓：

南朝千古傷心地，猶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

恍然一夢，仙肌勝雪，宮鬢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濕，同是天涯。

蔡珪的江城子：

鶯聲迎客到庭除，問誰歎？故人車，千里歸來塵色半征裾。珍重主人留客意，奴白飯，馬青芻。東城入眼杏千株，雪模糊。俯平湖，與子花間隨分倒金壺。歸報東垣詩社友，曾念我，醉狂無？

這都是具有豪放恣肆精神的詞，很傾向辛棄疾這一派。後來元好問輩所作詞還是這派的風味。直到元代才改變詞風。

元代戲曲大盛，許多有天才的作家都向戲曲方面發展去了，詞壇便冷落起來。最初還有宋代遺留的詞人撐撐門面，後來這些詞人死了，便只有一些才氣平庸的作者在那裏搖旗吶喊了。比較著名的作家如王恽有秋澗樂府，仇遠有無絃琴譜，程鉅夫有雪樓集，趙孟頫有松雪齋詞，詹玉有天籟詞，白樸有天籟集，張翥有蜕巖詞……他們的詞完全因襲南宋姜張一派的作風，喜歡過分的刻畫，故做不出好詞來。我們且舉一個蒙古古人薩都拉的少年遊做例：

本年在鳳凰池，銀燭夜彈絲。沈水香消，梨雲夢暖，深院繡簾垂。今年冷落江南夜，心事有誰知？楊柳風柔，海棠月淡，獨自倚欄時。

這種詞雖不能算頂好，卻沒有什麼惡劣氣味。元代張翥一般詞人，沒有南宋詞人的才氣，又陷入專

門雕琢刻畫的魔道，所以毫無成就可言。

二明詞 由元至明，詞益不振。雖然許多詞人都高標「北宋」或「晚唐五代」的旗幟，其如沒有才氣何？最負盛名的詞家如楊慎、王世貞、張綆、陳子龍諸人，在明代都算是傑出的詞手，其所作亦不能振拔，自出新意，徒有抄襲偷竊古人詞的本領，無足觀者。如果我們要從明代詞裏面舉幾個詞例出來，倒是那些不十分從事於詞的作者，往往有很好的詞。如劉基的千秋歲：

淡煙平楚，又送王孫去。花有淚，鶯無語，芭蕉心一寸，楊柳絲千縷。今夜雨，定化作相思樹。憶昔歡游處，觸目成今古。良會遠，知何

許？百杯桑落酒，三疊陽關句。情未已，月明潮上迷津渚。

又如楊慎的夫人黃氏的巫山一段雲：

巫女朝朝豔，楊妃夜夜嬌。行雲無力困纖腰，媚眼量靈潮。阿母梳雲鬢，檀郎整翠翹。起來羅襪步蘭苕，一見又魂銷！

明代本是文學的衰落時期，無論那一方面的成績，都不是值得我們讚美的，除了傳奇小說以外，詞之不能在明代表現什麼成績，也是毫不足怪的。

三清詞 在詞史上，清詞號稱復興的時期。就詞的發達這一點說，我們是應該承認這種說法的。清代的詞人實在太多了。王昶的清詞綜編到嘉慶初年止，王紹成的清詞綜二編編到道光時止，黃燮清的清詞綜續編編到同治末年止，丁紹儀的清詞綜補編編到清亡為止。四書共錄詞家有三千餘人，兩宋尚無此盛！

可是，詞的時代早已過去了，清詞雖然發達，只是「量」的擴張，論「質」則遠不及宋詞的價值了。最初的清詞還是繼續明代的詞風，尊奉花間草堂爲詞裏面的聖經。至朱彝尊改宗南宋，詞風始變，後來便造成所謂「浙派」的詞。

說起來，浙派詞的首倡者還要算曹溶。他看着清初人詞，多以明人爲法，痛心詞學失傳，乃搜輯遺集，崇爾雅，斥淫哇。朱彝尊力倡其說，便形成後來「浙西填詞者，家白石而戶玉田」的風氣。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秀水人。康熙十八年以布衣召試鴻博授檢討。自號小長蘆釣師。著述甚富。詞有江湖載酒集三卷，靜志居琴趣一卷，茶煙閣體物集二卷，蕃錦集一卷。中以靜志居琴趣詞，能自出機杼，描寫豔情，價值最大。他的詞可有一個大毛病，就是專門模擬張炎。看他的詞。

十年磨劍，五陵結客，把平生涕淚都飄盡。老去填詞，一半是空中傳恨。幾曾圍燕鏡，蟬鬢！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落拓江湖，且分付歌筵紅粉。料封侯白頭無分。（解佩令，自題詞集）

朱彝尊本是天分最高的才人，但爲姜張一派所陷，不能自拔，實在可惜！同時屬於浙派的詞人，有李良年、沈皞日、李符、沈岸登、龔翔麟諸家，其後有厲鶚、郭麐、王策、項鴻祚等。浙派至厲鶚而最盛。鶚字太鴻，錢塘人。乾隆元年薦舉鴻博。有樊榭山房詞二卷，續集二卷。他的詞要算浙派中的白眉，最爲世所稱道。項鴻祚也是浙派中的健將。他原名繼章，字蓮生，錢塘人。道光時舉人。有憶雲詞甲乙丙丁稿。譚廷獻稱他的詞「有白石之幽澀，而去其俗；有玉田之秀折，而無其率；有夢窗之深細，而化其滯；殆欲前無古

人。」依我們看來，鴻祚也和其他的浙派詞人一樣病在陷溺於南宋 姜張一派太深。雖有才華，不能充分的開展。此外，浙派更沒有可述的詞人了。

我們上面說了許多關於浙派的話，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詞。其實，自清初至乾嘉時期，最值得讚美的並不是浙派詞，而是浙派以外自具風格的詞人。清初如吳偉業與王士禛，都是詩人兼詞人。吳有梅村詞，王有衍波詞，他倆的小詞都是寫得很美的。隨後則產生幾個偉大的詞人，如納蘭性德、陳維崧及女詞人吳藻。

納蘭性德可以說是清代第一大詞人。他原名成德，字容若。其祖先原居葉赫地。生於順治十一年（一八一—）十七歲，補諸生，貢入大學。授三等侍衛，旋進一等侍衛。年少才華，極得清帝的隆遇。所交無錫顧貞觀、慈谿 姜宸英，皆一時才人。卒於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只三十一歲。著有飲水詞與側帽詞。例如：

昏鴉盡，小立恨因誰。急雪乍翻香閣絮，輕風吹到膽瓶梅。心字已成灰！（憶江南）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關那畔行，夜深千帳燈。風一更，雪一更，聒碎鄉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長相思）

而今才道當時錯，心緒瀟迷，紅淚偷垂，滿眼春風百事非。情知別後來無計，強說歡期。一別如斯，落盡梨花月又西。（采桑子）

納蘭性德真是一個天生的殉情主義者，陳維崧說他的飲水詞「哀感頑艷，深得南唐二主之遺。」這是說得不錯的，納蘭性德的個性與作品很似李後主。他的小詞在清代是莫與倫比的。可惜天不

子年！

陳維崧字其年，宜興人。康熙十八年舉鴻博，授檢討。著迦陵詞至三十卷之多。他的詞與朱彝尊齊名而風格不同。所作雖不免粗率處，而波瀾壯闊，氣象萬千，遠非陷溺於姜張一派。只知考究聲調格律之朱彝尊可比。識者尊爲清初巨擘，蓋以其具有蘇辛之豪壯精神云。

吳藻女士字蘋香，仁和人。嫁與同邑黃某爲室，晚年寡居，生活淒苦。著有花簾詞與香南雪北詞。例如：

燕子未隨春去，飛到繡簾深處。軟語話多時，莫是要和儂住。延佇延佇，含笑回他不許！（如夢令）

她是道光年間的作者，當時詞譽遍大江南北，爲清代女詞家中第一人。

此外如曹貞吉有珂雪詞，吳綺有藝香詞，顧貞觀有彈指詞，彭孫遹有延露詞，均稱大家。然無足述。乾嘉道光，詞人濟濟。考其作品，都屬平庸。浙派詞則陷溺愈深，其敝益甚！武進張惠言、張琦兄弟起而力矯其風，宗尙北宋，一時從之，於是又造成所謂「常州派」的詞。

張惠言字皋文，著有茗柯詞及詞選。其詞以深美閎約爲旨。尊周邦彥而薄姜夔張炎。嘉慶以後詞人，皆從此風。至周濟力主張惠言之說表而出之，常州派詞乃益盛，支配了嘉慶道光以後整個的詞壇。

周濟字保緒，一字介存，號止庵，荆溪人。有止庵詩、詞辨及論詞雜著。大抵張惠言周濟一般人，對於詞的研究是很深的，詞的見地也往往很高，但創作的才氣不大，所作詞大都失之凡庸，故譚廷獻稱之爲「學人之詞」。

當常州派詞盛行的時候，比較值得我們注意的有蔣春霖。這是一位富有才氣，常州派所不能牢籠的作者。字鹿潭，江陰人。曾任兩淮鹽大使，著水雲樓詞。他的詞是比較能够不傍門戶，而自具境地的。論者稱其爲「詞史」。

此外的詩人，如周之琦有金梁夢月詞，莊棫有蒿庵詞，戈載則著翠薇花館詞，至三十九卷之多，均無可取。

到了清末，詞益疲敝。如譚廷獻、王鵬運、鄭文焯的詞，除了模擬以外，別無成績可言。可以說都是些古董貨。大概清代人的詞不是古董的很少。只看着他們不厭麻煩地去講究「詞法」和「詞律」，各立「詞派」，以競模古以爲能事。除了兩三個天才作家外，大多數的作者都拚命去練習造成一個模擬的「詞匠」。結果，他們的詞裏面只有古人的字句和作者的一點技巧，全沒有表現一點創造精神，全沒有表現作者的個性和情感。這是清詞的大毛病，也就是五百多年來詞的厄運呢。

第十章 論詞體之弊

詞之史的發展，敘述到這裏算完畢了。在這最後一章，且讓我們來談談詞體在文學裏面的價值吧。我們堅決的相信：詞體的本身實在是沒有什麼意義和價值的。這是事實告訴我們：詞體在詞史上只有五百多年的黃金時代。換言之，就是詞體只够用了五百年便完結了。

詞體爲什麼被運用的時期很短？就是因爲詞體的本身過於狹隘，不適於自由的描寫所致。就是說詞體的落伍，是因爲詞體的形式限制過嚴所致。

一音數的限制 在詩歌裏，近體詩的音數是有限制的。如絕句只有二十字和二十八字兩體，律詩只有四十字和五十六字兩體。因爲近體詩有這樣嚴格的限制，所以近體詩只盛於有唐一代。古詩則不然。你要寫多少全聽你的自由，你可以把你一刹那的感興寫成一首一二十字的小詩，你也可以將你繁複的情感和想像寫成一首幾千字的長詩。古詩之所以在文學史上得着長期的發展，也就是由於古詩體裁較適宜於自由描寫的緣故。詞體雖有小令，中調和長調之別，每一個詞調的音數卻是固定的。作者必須照固定的字句的長短去填，絕不能變動增減。你看填詞是多麼麻煩！並且小令和中調都是百字以內的小詞，最長的長調如《鶯啼序》也不過二百多字。我們想，如果有繁複的思想情感，層疊的意境事實，能够在二百多字以內盡致的表現出來嗎？那當然是不可能的。於是爲了填詞，便不能將繁複的情思和層疊的意境刪削一部分了，便成削趾適履了。這可要得？又有時作者的情感意境已盡，而詞句未完，也不能不硬湊上幾句，來完成這個詞調的字句，於是便成畫蛇添足了，這又可要得？蘇辛一派的詞，內容太豐富，往往不免削趾適履，姜張一派的詞，內容太貧乏，往往不免畫蛇添足。這都是陷於詞體音數長短限制太嚴，無法避免的毛病。

二聲韻的限制 在中國的韻文裏面，聲韻格律最嚴的要算詞體了。李清照在她的論詞裏面說得

最清楚：「詩文只分平仄，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音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中花喜鶯遷，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去聲韻，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這是何等嚴格的詞律！要顧及嚴格的詞律，就不能顧及作品的內容。如張炎詞源說他的父親作了一句「瑣窗深」，覺「深」字不協，改爲「瑣窗幽」；覺「幽」字還是不協，又改爲「瑣窗明」。這樣，律是協了，但詞的意義則全改了。在音樂的立場看，也許應該如此，但文學的價值全然沒有了。又如蘇軾辛棄疾輩，他們爲了要表現自己的個性情感，大刀濶斧的做詞，儘管別人罵他們是「詞詩」是「詞論」，而他們的作品卻有很大的文學價值。所以我們說，詞體那種嚴格的音律，也是很妨礙詞的文學價值的發展的。

既然詞是這樣一種桎梏作家的狹隘文體，其壽命自不會久長。故經過五代兩宋的發展，後來的詞人在詞體裏面便無所用其技了；故到元代，便有體裁內容比詞體更濶大繁複的戲曲代興了。

在最末，我們歸納起來說一句：詞體並不是一種有多大意義和價值的文體，牠的生命早已在幾百年前完結，成爲文學史上的陳物了。我們現在所謳歌的，只是那些堅苦卓絕地從事創造工程的偉大詞人及其不朽的作品！

附錄 詞的參考書舉要

- 一 趙崇祚：花間集（有四部叢刊本和四部備要本，坊間石印本亦可用）
- 二 李煜：南唐二主詞（有晨風閣叢書本，無錫圖書館有箋本，商務印書館有李後主詞亦可用）
- 三 毛晉：宋六十一名家詞（有汲古閣刻本，博古齋石印本）
- 四 王鵬運：王氏四印齋所刻宋元人詞（桂林王氏刻本）
- 五 朱祖謀：彊村叢書（朱氏刻本，商務印書館代售）
- 六 朱彛尊：詞綜（坊間通行本）
- 七 張惠言：詞選（通行本）
- 八 萬樹：詞律（通行本）
- 九 王國維：人間詞話（有樸社印的單行本）
- 十 胡適：詞選（商務印書館出版）
- 十一 劉麟生：詞絮（世界書局出版）

這是十一部重要的詞書，喜歡研究詞的人是應該備的。爲了讀詞的方便，詞律是不能不隨時擱在案頭。最好你不妨先去買一本胡適的詞選去讀讀，那是代表現代人的脾味的。如果你覺得僅僅讀了這三百多首詞的詞選，覺得還不夠，你要求欣賞詞的味兒，那末，你可以去讀朱彛尊的詞綜和張惠言的詞選，他倆是各有見解的，選的作品都不壞。不過選本總歸是選本，每一個選者總免不掉他的偏見的。這時，你最好直接去讀名家的詞集，不使自己爲選者所蔽。中國的名家詞集大都刊在宋六十一名家詞、四印

齊所刻詞和彊村叢書裏，除了明清詞家以外。你如高輿讀明清的詞，則朱彝尊選的明詞綜和王昶選的國朝詞綜都可用。我以爲明清的詞是可以讀也可以不讀，晚唐五代的詞則非讀不可，所以花間集和南二主唐詞，我建議讀者，一定是要買來讀的。詞話本是胡說亂道的東西，沒有什麼意義，但王國維的人間詞話，見地至高，也得看看。此外，讀者如有閒，則我編的一本宋詞研究（中華書局出版）也可以一看。不過那本書是好幾年前寫的，內容簡陋，不足代表我的見解。新近寫一部中國詞史大綱，是預備能夠給讀者作充分的參考的。

十八，十一，二七，脫稿於上海。

元劇研究

吳瞿安著

一 本書研究元劇之來歷，元劇作者的歷史，曲文的格式，劇情的結構，以及戲場裏面動作，舉凡元劇研究所必要的都說及。

一 正音譜講元劇家最多計有一百八十七人，但是夾七夾八頗有些糊塗處，著者把這一百八十七人，加以整理，每人列一小傳，無考者闕之，卽此小小考證，煞費苦心了。

一 本書研究元劇的來歷，現在元劇的數目以及元劇家，務使讀者能得元劇最正確的知識和一般的概念。

目次

緒論	一
第一章 元劇的來歷	一
第二章 元劇現存數目	八
第三章 元劇作者考略(上)	一二
第四章 元劇作者考略(下)	三一

緒論

我嘗說白話文章，有時間關係，往往一時普通的說話，到了後人看來，容易不懂。試看唐宋以來文章，至今讀去，還是明明白白，獨有元朝一代通俗文，簡直無從解釋，如大元璽書碑，（見金石萃編未刻稿，近有石印本）真是一句不懂。其他就是劇曲，他們做劇曲的人，隨使用方言填砌成文；在當時固然了解，可是到了現在，就要用許多方法，來一句一字的解釋；但是各人解釋，各有不同，於是要揀擇一頂可靠的說頭，作他定論，這可是不容易！這還是文章一方面的關係，還有許多作者的歷史，曲文的格式，劇情的結構，以及戲場裏面動作，又當一樣一樣的研究，可不是更難麼？吾這部書，就是考究這一類事，待吾慢慢說來。

第一章 元劇的來歷

大凡一種文字，必非憑空生出來的，推究原故，一定有許多原因。元劇的來源，是從宋人大曲變化來的；至金董解元西廂，方全是曲調，但尙是坐唱。至元則扮演出場，於是五花八門，演得非常好看，吾先把

宋人大曲一講。

宋代大曲是歌舞相兼的，先由一人登場，指揮各伶工，叫做「參軍」。這參軍實是戲提調。他先開口，說些吉祥話，然後招呼各伶工做戲。這種戲曲，叫「傳踏」，亦叫「轉踏」，又叫做「纏達」。演時帶歌帶舞，先慢後快，統叫做「隊舞」。照宋史樂志裏說，分作男女兩隊，男叫小兒隊，女叫女弟子隊。那隊舞的制度，男女各有十種，吾先把十種寫出來：

小兒隊（共七十二人） 一、柘枝隊 二、劍器隊 三、婆羅門隊 四、醉鬚騰隊 五、譚臣萬歲樂隊 六、兒童感聖樂隊 七、玉兔譚脫隊 八、異域朝天隊 九、兒童解紅隊 十、射雕回鶻隊 女弟子隊（共百五十三人） 一、菩薩蠻隊 二、感化樂隊 三、拋球樂隊 四、佳人剪牡丹隊 五、拂霓裳隊 六、採蓮隊 七、鳳迎樂隊 八、菩薩獻香花隊 九、綵雲仙隊 十、打球樂隊

這種隊名，都是就子弟藝術上分配的。如柘枝隊專舞柘枝，劍器隊專舞劍器，菩薩蠻隊專扮菩薩幻化狀況，採蓮隊專舞採蓮。這是朝廷宴會用的，所以規模闊大；民間伎樂，沒有這樣完備的。到扮演的時節，先由參軍登場，召集小兒隊，叫做「勾」；隊舞已畢散班，叫做「放」。女弟子隊舞，亦是如此。宋人文集中，有樂府致語一種，就是代參軍說話，吾節錄一篇，加以說明如下：

春宴樂語 宋祁作，見《補餘譜》卷四。

一、教坊致語（這就是參軍登場，對皇帝說的）

臣聞璿杓東指，披寶典以開年；玉節南馳，重歡鄰而講好。國美春臺之享，期推宴俎之慈；用洽樂康，式昭熙盛。恭維（尊號）皇帝陛下，（這尊號兩字，是用當時紀元年號，故僅寫此二字，若上過美德名字者，亦要加入）紹承丕烈，奄宅中邦。（中略）屬歲朔之申儀，加使華之修聘，爰開廣殿，胥慶佳辰。（中略）式均蒙湛之仁，普詠叢雲之且，臣濫中法部，旅進神庭，竊抃亨期，敢進口號。（文中臣字，即參軍自謂）

二、口號（這口號是參軍當場歌念的，七絕七律不拘）

千官星拱侍凝旒，紫殿餘寒已暗收。日湛露華浮宴席，天回春色遍皇州。雲韶三闋翔朱鷺，錦幕千層舞翠虬。拭玉鄰邦通使節，萬齡享會慶洪猷。

三、勾合曲（這一段是招教坊樂工合奏一曲）

玉色凝溫，盛慶儀於瑞日；葵心委照，同華宴於需雲。矧韶律以方融，顧羣萌之將達，宜陳備奏，用洽太和。徐韻宮商，教坊合曲。（末二句總是如此，合曲即和曲，如今日吹打樣子）

四、勾小兒隊（這時候，小兒隊女弟子隊分立殿東西，參軍先招小兒隊，入殿廷中間）

綵袖容曉，爛仙葩於曉日；霞裾轉炫，曜華鼓於春雷。烏漏未移，鸞觴在御，宜進游童之列，俾陳逸綬之妍。上奉宸歡，教坊小兒入隊。五隊名（這隊名，即前所列小兒隊十隊名。中間橫匾寫隊名，兩邊寫楹聯二句，此時小兒隊排隊前進。居首兩人，各持一聯，橫匾搭在聯上。小兒持之以進，如今日學校諸生全體出行，首排兩人持校旗一樣的）

紫殿開慈宴，青襟綴舞行。（此二語寫在聯上，參軍不念）

六、問小兒（這是參軍問小兒，到此何幹）

便娟躡履，皆行馬之髻齡；蹀躞交竿，盡鬪鱗之雅飾。既樂陶姚之化，盍陳象勺之因。進叩天階，雍容敷奏。

七、小兒致語（這是小兒自言，謂欲來此做劇了）

臣聞慶朔履端，儼鸞雍而四會；寶鄰馳騁，拭虹玉以申歡。嘉乃禮成，眷茲作首。爰詔夏渠之鑿，尤昭交泰之期。恭維（尊號）皇帝陛下，德總右文，功宣下武，順四時之和燭，濟萬世於夷侯。海不揚波，地無愛寶。屬以階冀肇曆，律鳳回春，順邦令以布和，修國儀而行慶。（中略）臣等雖愧妙年，同欣盛際，既造觀備之地，願陳秉覆之容。未敢自專，伏候進止。（末二句通套）

八、勾雜劇（這是參軍叫小兒做劇）

回鸞逗節，已徧於餘妍；舒雁分行，聊停於合奏。天顏益粹，日舍方徐。宜參優孟之滑稽，式助都場之曼衍。童裳卻立，雜劇來歟。（末二句亦通套語，自此以後，小兒隊即扮演劇文，如柘枝隊即舞柘枝，劍器隊即舞劍器。所有劇本，皆當時教坊編就的。照武林舊事官本雜劇，多至二百八十本，今一本都沒有傳留，真是可惜）

九、放隊（這是隊舞已畢，叫小兒隊散班歸去）

金徒漏改，玉霽巡周。既禪雅舞之容，復罄歡謔之樂。宜遵矩步，歸詠零風，再拜天階，相將好去。（至此皇帝或更衣略事休息，等再御寶坐，參軍再召女弟子隊）

十、勾女弟子隊 此下節王珪秋宴樂語

華燈照席，再殿百辟之趨；寶帳更衣，復覩中天之坐。宜度仙韶之曲，更呈舞袖之妍。上奉皇慈，女弟子入隊。（一切與小兒隊同，不再說明）

十一、隊名

宮錦祥鸞下；仙髻綵鳳來。

十二、問女弟子隊

金徒緩刻，延麗日於壺中；翠羽飛騰，醉流霞於天上。何仙姿之綽約，叩丹陛以踟躕。須有剖腹，近前敷奏。

十三、女弟子致語

妾聞候凝霜降，屬百工之告休；歌起鹿鳴，見羣臣之合好。矧萬幾之多豫，復千載之盛期。啓燕良辰，騰歡錦寓。恭維（尊號）皇帝陛下，嚮明紫極，儲思岩廓，邁三皇五帝之風，紹一祖二宗之烈。（中略）感福休於靡極，召和樂以無窮。妾等幸遇昌時，預陳法部，舉聽鏗純之節，來參蹈厲之容。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十四、勾雜劇

鸞拂宮茵，極七盤之妙態；鳳儀仙曲，終九奏之和聲。方鎬飲之窮歡，宜秦儷之進伎。宸顏是奉，雜劇來獻。

十五、放女弟子隊

宮花剪綵，恍疑天上之春；海日啣規，忽覺人間之暮。宜整羽衣之綬，卻回雲島之遊。再拜彤庭，相將好去。

右是隊舞排場，以參軍一人，爲劇場中主腦。所演曲本，可惜無存。但是民間所用大曲，今尙存一二，見

曾慥樂府雅詞中，王灼碧鷄漫志，說大曲有散序、鞞、排、鬪、正鬪、入破、虛催、實催、袞遍、歇拍、殺袞等名。始成一曲，叫做大徧。今按樂府雅詞，確有此等名目。（恕不備錄）可見大曲一種，實宋詞元曲過渡的作品。惟所用曲名，多半是薄媚或水調歌頭，與元劇牌名，截然不同。所以雖說是元劇的祖宗，卻是很遠的。遠祖宗，非嫡親的祖父母，要求嫡親的祖父母，不能不把董西廂講一遍了。

董解元西廂，爲諸宮調體，王靜安宋元戲曲史中說得清清楚楚，我也不再引證了。要知道元劇所用各牌名，都本於董詞。如點絳脣、端正好、鬥鶻鶻等等，那一個不是董詞裏面的？並且還沒有用得完全，如文序子、倬倬威、牆頭花、渠神令等名，元人從來沒有做過。可見董詞，纔是元劇的嫡親祖父母。

董詞所以與元劇不同處，約有數端：第一是董詞不分齣數，從頭至尾，是一篇大文章，各種刻本，或分四卷，或分兩卷，皆非正稿分段；第二是董詞不分角色，末旦淨丑等名，至王實甫方有之，因爲董詞是摺彈詞，體格與評話彈詞相類，由一人彈唱，通體是旁人敘述口氣，不似元劇替本人代爲說話；第三是套數極短，往往一二曲後，就用尾聲，尾聲以後，又接他調，最長的套數，亦不過五六支，與元劇的洋洋灑灑文章，大不相同；第四是董詞各曲，都是兩疊全備，至元劇便單用上半曲，不用下半曲，卽或用下半曲，又別書爲么篇，不似董詞每曲上下疊整整齊齊的；第五董詞白文，止有說話，卻無科介，因爲是摺彈體格，一切動作，概自口中說出，非若元劇扮演登場，要檯步戲容的，有此幾端，所以董詞算不得戲劇，別叫做諸宮調體。然而戲劇的祖宗，卻非董解元不敢擔任。

現在要講董解元是什麼人。太和正音譜但說他「仕元始製北曲」。輟耕錄裏邊，說他是「金章宗時人」。毛西河詞話說他是「金章宗時學士」。吾以爲皆不可信，但知他是金朝人罷了。因爲解元的名字，金元時人，當他讀書人普通稱呼。如鬼董第五卷末，有秦定丙寅臨安錢孚跋，內中說「關解元之所傳」云云，是關漢卿亦稱解元。王實甫西廂第一折云：「風魔了張解元」，是張珙也稱起解元來。就可知解元兩字，是金元方言，不可同後世舉人第一，方稱此名的。吾這樣武斷，倒可以息多少爭端了。至於董詞的文章，實是天下古今第一，此話從前人也曾講過。可是我贊他好的原故，卻與前人不同。前人贊他好，是揀他詞藻美豔處；我贊他的好，在本色白描處。大凡看曲子，要如此看法。倘如王弇州、梅禹金、屠赤水等人的眼光看曲子，那就糟了。我且寫他幾支出來，讀者就曉得了：

雙調豆葉黃

「薄薄春陰，醜花天氣，雨兒廉纖，風兒浙瀝，葉闌兒邊，水窗兒外，又妝點新晴，花染深紅，柳拖輕翠。」探蕊的遊蜂，兩

兩相攜；弄巧的黃鸝，雙雙作對。對景對懷，是病裏逢春，四海無家，一身客寄。

攪箏琶

「窮愁淚，窮愁淚，掩了又還滴。多病的情懷，孤眠况味，說不得苦厭厭。一個少年身，多因爲那薄情種，折倒得不起。」千般風韻，一捻兒年紀，不惟道生得箇龐兒美，那堪更小字兒可人意。蟲蟻兒裏多情，鶯兒第一，偏稱纓金衣。你試尋思自家，又沒天來大福，如何消得。

尾

「心頭懶着待不思憶，口中強道不憔悴，怎瞞得青銅鏡兒裏。」

中呂牧羊關

「適來因把紅娘問，說夫人怎般情性，作事威嚴，治家廉謹，無處通佳耗，無計通芳信，料想今生也，沒分成秦晉。」呆答孩倚着窗臺兒盹，你尋思闕也不闕，安放不下，猜疑不定，得呵是自家采，不得呵是自家命，更打着黃昏也，兀的不愁殺人！

尾「倘或明日見他時分，把可憎的媚臉兒飽看一頓，便做受了這悽惶也正本。」

南呂應天長「無語悶會孩，淫淫的兩淚盈腮。淒涼夜好難捱，愁損這情懷。睡不着萬聲感喟，勉強的把旅舍門開，披衣獨步，在月明中，凝睛看天色。」瀟微雲，籠素魄，野水連天天竟白。見衰楊折葦，隱約映漁臺，新愁與舊恨，此際越教人無奈。柳陰裏，忽聽得有人，在，低聲道快行也娘咳！

尾「張生覷了失聲驚怪，見野水橋東岸南側，兩個畫不就的佳人趁月來。」

照此看來，董詞文章，就是平鋪直敘，卻不全用詞藻，方言俗語，隨手拈來，另有一種幽爽清朗的風致。於是元劇文章，也就照式填就，全以白話為主體，即有一二支用文言，他全套總是白話爲多。因爲多白話，後人遂有許多不明白處，所以要研究他。

吾此篇總結一句，老實說：元劇的來歷，遠祖是宋時大曲，近祖就是董詞。

第二章 元劇現存數目

元人雜劇，共有多少，實無可計算。但就現在所可見者，有幾種書可以供參考的：

一、錄鬼簿 共四百五十八種

三、雕蟲館元曲選 共百種

二、太和正音譜 共五百六十六種

四、元人雜劇選 共三十種

五、古名家雜劇 共四十種中有明人作

六、新續古名家雜劇 共二十種中有明人作

七、覆刊元雜劇 共三十種

據此七種書，元劇目錄，盡在這裏了。但是這七種內，彼此俱有差誤，不必把他比較。就現在世上所存的元劇，總算起來，實不過一百十有九種，我且記他出來：

- | | | | | |
|--------|-------|------|------|-----|
| 關漢卿十三本 | 西蜀夢 | 拜月亭 | 謝天香 | 金線池 |
| 望江亭 | 救風塵 | 單刀會 | 玉鏡臺 | 詐妮子 |
| 寶蟻冤 | 魯齋郎 | 續西廂 | | 蝴蝶夢 |
| 高文秀三本 | 雙獻功 | 翠范叔 | 遇上皇 | |
| 鄭廷玉五本 | 楚昭王 | 後庭花 | 忽字記 | 看錢奴 |
| 府君 | | | | 崔 |
| 白樸二本 | 梧桐雨 | 擲頭馬上 | | |
| 馬致遠六本 | 青衫淚 | 岳陽樓 | 陳搏高臥 | 漢宮秋 |
| 薦福碑 | 任風子 | | | |
| 李文蔚一本 | 燕青博魚 | | | |
| 李直夫一本 | 虎頭牌 | | | |
| 吳昌齡二本 | 風花雪月 | 東坡夢 | | |
| 王實甫二本 | 西廂記四本 | 麗春堂 | | |
| 武漢臣三本 | 老生兒 | 玉堂春 | 生金閣 | |

第二章 元劇現存數目

- | | | | | |
|-------|------|------|-----|-----|
| 王仲文一本 | 救孝子 | | | |
| 李壽卿二本 | 伍員吹簫 | 月明和尚 | | |
| 尚仲賢四本 | 柳毅傳書 | 三奪槩 | 氣英布 | 尉遲恭 |
| 石君寶三本 | 秋胡戲妻 | 曲江池 | 紫雲庭 | |
| 楊顯之二本 | 臨江驛 | 酷寒亭 | | |
| 紀君祥一本 | 趙氏孤兒 | | | |
| 戴善甫一本 | 風光好 | | | |
| 李好古一本 | 張生煮海 | | | |
| 張國賓三本 | 汗衫記 | 薛仁貴 | 羅李郎 | |
| 石子章一本 | 竹塢聽琴 | | | |
| 孟漢卿一本 | 甕合羅 | | | |
| 李行道一本 | 灰闌記 | | | |
| 王伯成一本 | 貶夜郎 | | | |
| 孫仲章一本 | 勸頭巾 | | | |

康進之一本 {李逵負荊}

岳伯川一本 {鐵拐李}

狄君厚一本 {介子推}

孔文卿一本 {東窗事犯}

張壽卿一本 {紅梨花}

馬致遠、李時中、花李郎、紅字李二合作一本 {黃梁夢}

宮天挺一本 {范張雞黍}

鄭光祖四本 {獨梅香} {周公攝政} {王粲登樓} {倩女離魂}

{魂}

金仁傑一本 {蕭何追韓信}

范康一本 {竹葉舟}

曾瑞一本 {留鞋記}

喬夢符三本 {玉簫女} {揚州夢} {金錢記}

秦簡夫二本 {東堂老} {趙禮讓肥}

蕭德祥一本 {殺狗勸夫}

朱凱一本 {昊天塔}

王擘一本 {桃花女}

楊梓二本 {霍光鬼諫} {豫讓吞炭} {此種新發現，今藏江蘇}

第一圖書館

李致遠一本 {還牢末}

楊景賢一本 {劉行首}

羅貫中一本 {風雲會} {此種新發現，今藏江蘇第一圖書館}

無名氏二十八本 {七里灘} {博望燒屯} {替殺妻} {小張屠}

{陳州糶米} {鷓鴣破} {風覽關通} {爭報恩} {來生債}

{硃砂擔} {合同文字} {陳蘇秦} {小尉遲} {神奴兒} {謝金吾}

{馬陵道} {漁樵記} {舉案齊眉} {梧桐葉} {隔江關智} {盆兒鬼}

{百花亭} {連環計} {抱妝盒} {貨郎旦} {碧桃花} {馮玉蘭}

{赤壁賦} {此種新發現}

以上共百十九種，(西廂作五種算)吾輩要研究元劇，只有這許多了。倘若要研究總數，祇須將前列七種書，細細校勘，便可知各種名目。但有許多難處：第一件，時代模糊，正音譜所列五百六十六本，內中不盡是元人所作。如丹邱先生、王子一、劉東生、谷子敬、湯舜民等，皆是明初人，當然不能排在元劇

裏；第二件，作者失考，無名氏一百十本中，尚有許多種，可以考出作者姓名，如霍光鬼諫、豫讓吞炭、爲楊梓作（已見前目）、繼母大賢、蟠桃會、爲周憲王作、氣英布、爲尚仲賢作、風雲會、爲羅貫中作，今一概列入無名氏內，未免失檢；第三件，重複不少，既列誤元宵於曾瑞卿，又列留鞋記於無名氏，既列趙禮讓肥於秦簡夫，復列趙宗讓肥於無名氏，又未免失察。所以研究元劇總數，須要把各種劇目，逐一考訂，方無差誤。至於百十九種以外，如晚進王生補西廂圍棋闔局一折，見李卓吾評本西廂內，白樸之箭射雙雕，費唐臣之貶黃州，李進取之變巴、饌酒，趙明道之范蠡歸湖，鮑天祐之死、哭秦少游，雍熙樂府中，各有一折，王實甫芙蓉亭，見王伯良西廂校注本，零星搜集，要亦不多了。還有一事，是極無法整理的，明朝人刻書，好多妄改詞句。一切經史，都遭此厄。至於詞曲，尤其隨意動筆改削。元人百種曲，是臧晉叔所刻的。論他功勞，塙是不小，許多祕本，賴此流傳下來，這是功德無量的。可是元劇原本，被他盲刪瞎改，弄得一場糊塗。吾鄉葉懷庭先生說：「元曲元氣淋漓，直與唐詩宋詞爭衡，惜今之傳者絕少。百種係臧晉叔所編，觀其刪改四夢，直是一孟浪漢；文律曲律，皆非所知，不知埋沒元人許多佳曲。惜哉！」此話真是不差。刪改本四夢，他明明說是刪改，還可原恕。（此書極少見，雕刻至精，余亦有藏本）論到百種曲，他是從劉延伯借得二百種後，並自己家藏祕劇，一同選擇出百種，分甲乙等十集刻的。他自序裏頭說：「錄之御戲監，與今坊本不同。」此句明是鬼話。因爲改得太不像樣了，遂作此文過之談。何以見得呢？他自序裏又說道：「若曰妄加筆削，自附元人功臣，則吾豈敢！」這「筆削」二字，就不知不覺的露出馬腳來了。

但是證據在何處呢？日本西京帝國大學，覆刊元藪古今雜劇三十種，內中十七種，爲臧選所無，其十三種，則與臧本同。試把他互相校勘，不要說詞句間，差不多句句有異，卽科白中亦大有不同。（此書惟正未正且有白，餘俱作「云了」略之）此書本元朝坊刻，晉叔怕此等坊刻，流傳出來，與自己精刻有異，於是「說錄之御戲監，與今坊本不同，」自以爲一手掩盡天下目了，豈知尚有元刊本復出可以燭其僞乎？倘有人就此十三種內，一一與臧本細校，別作一書，豈不是一場快事！但是還有八十七種，如何辦法呢？這不是極無法整理的麼？

第三章 元劇作者考略（上）

正音譜列古今羣英樂府名字，元人共一百八十七人。其中有作劇者，亦有不作劇單作散套者，亦無可考證者。吾從前曾整理過一次，欲就羣籍參考，每人列一小傳，無考者闕之。人事雜遯，無暇動筆。今約略具書於左，卽此寥寥數語，已煞費苦心了。

馬致遠，字東籬，大都人。江浙行省務官。元有兩馬致遠，一秦淮人，不作曲者；東籬有十四種雜劇，（見錄鬼簿正音譜）今存者僅六種，具見前篇。正音譜評其詞：「如朝陽鳴鳳。」又云：「其詞曲雅清麗，可與靈光景福相頡頏，有振鬣長鳴，萬馬皆瘖之意。又若神鳳飛鳴於九霄，豈可與凡鳥共語哉。列羣英之上。」堯山堂外紀，錄秋思夜行船一套，稱爲元人第一。（詞見正音譜卷末）余尤愛其天淨沙一支云。

（詞云：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張可久，字伯遠，號小山，慶元人。以路吏轉首領官。有北曲聯樂府三卷，外集一卷，補遺一卷，吳鹽一卷，蘇堤漁唱一卷，小山小令二卷。正音譜評其詞：「如瑤天笙鶴。」又云：「其詞清而且麗，華而不艷，有不喫烟火食氣，真可謂不羈之才，若被秦華之仙風，招蓬萊之海月，誠詞林之宗匠也。當以九方皋之眼相之。可久不作劇，而散曲之多，終元一代，莫能過之。」

白樸，字仁甫，又字太素，號蘭谷，澳洲人，後寓金陵。少經壬辰之難，其父賁以事遠適。元遺山遂挈養之。元白爲中州世契，兩家子弟，每舉長慶故事，以詩文相往來。而太素爲後進之翹楚，雖遺山亦首肯也。中統初，開府史公，將薦於朝，再三遜謝而罷。著有天籟集，元王博文明孫大雅，各有一序，可以覘其身世焉。正音譜評其詞：「如鵬搏九霄。」又云：「風骨磊塊，詞源滂沛。若大鵬之起北溟，奮翼凌乎九霄，有一舉萬里之志，宜冠於首。」所作雜劇有十七種，（名見錄鬼正音）今存二種。

李壽卿，名無考，太原人，將仕郎除縣丞。正音譜評其詞：「如洞天春曉。」又云：「其詞雍容典雅，變化幽玄，造語不凡，非神仙中人，孰能致此。」所作雜劇十種，（名見錄鬼正音）今存二種。

喬吉，字夢符，號笙鶴翁，又號惺惺道人，太原人。美容儀，能詞章，以威嚴自飭，人敬畏之。居杭州太乙宮前，有題西湖梧葉兒百篇，名公爲之序。江湖間四十年，欲刊所作，竟無成事者。至正五年二月，病卒於家。輟耕錄云：「喬孟符吉，博學多能，以樂府稱。嘗云作樂府亦有法，曰鳳頭豬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概起要

美麗，中要浩蕩，結要響亮，尤貴在首尾貫串，意思清新，能若是斯可以言樂府矣。」正音譜評其詞：「如神驚鼓浪。」又云：「若天吳跨神鰲，喫沫於大洋，波濤洶湧，截斷衆流之勢。」所作雜劇十一種，（見錄鬼正音）今存三種。

費唐臣，名無考，大都人。君祥之子，正音譜評其詞：「如三峽波濤。」又云：「神風聳秀，氣勢縱橫。放則驚濤拍天，歛則山河倒影。自是一般氣象，前列何疑。」所作雜劇三種，（見錄鬼正音）今皆不傳。

宮天挺，字大用，大名開州人。歷學官，除鈞臺書院山長。爲權豪所中，事獲辨明，亦不見用，卒於常州。鍾嗣成幼嘗見之，其吟詠文章，筆力人莫能敵。樂章歌曲，特餘事耳。正音譜評其詞：「如西風雕鷲。」又云：「其詞鋒穎犀利，神彩燁然。若健翻摩空，下視林藪，使狐兔縮頸於蓬棘之勢。」所作雜劇六種，（見錄鬼正音）今存一種。

王實甫，名無考，大都人。事實不概見，王靜庵謂其由金入元，與關漢卿同，並以麗春堂劇末詞句爲證。詞云：「早先聲把烟塵掃蕩，從今後四方八荒萬邦齊仰，賀當今皇上。」以頌禱金皇作結，決其非完全元人，其說可從也。正音譜評其詞：「如花間美人。」又云：「鋪敘委婉，深得騷人之趣。極有佳句，若玉環之出浴華清，綠珠之采蓮洛浦。」所作雜劇十三種，（見錄鬼正音）今存二種。

張鳴善，字無考，揚州人。官宣慰司令史。錄鬼簿列入方今才人內，是與鍾醜齋同時矣。正音譜評其詞：「如彩鳳刷羽。」又云：「藻思富贍，爛若春葩。郁郁焜焜，光彩萬丈。可以爲羽儀詞林者也。誠一代之作

手，宜爲前列。」所作雜劇二種，（見錄鬼正音）今不傳。（輟耕錄云：張明善作北樂府水仙子譏時云：「鋪眉苦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萬鍾，胡言亂語成時用，大綱來都是烘，說英雄誰是英雄？五眼雞岐山鳴鳳，兩頭蛇南陽臥龍，三腳貓渭水飛熊。」蓋指張士誠據吳時事也。當淮張盛時，其弟士德，攘奪民地以廣園囿，侈肆宴樂，席間無張明善則弗樂。一日，雪大作，士德設盛宴，張女樂，邀明善詠雪。明善倚筆題云：「漫天墜，撲地飛，白占許多田地。凍殺人民都是你！難道是國家祥瑞！」書畢，士德大愧，卒亦莫敢誰何。事見堯山堂外紀）

關漢卿，號已齋叟，大都人。金末官太醫院尹。金亡不仕，好談妖鬼，著有鬼董。元曲以漢卿爲大家，所作亦至多，有六十三種。自有曲家，無此魄力也。楊維禎元宮詞云：「開國遺音樂府傳，白翎飛上十三絃，大金優諫關卿在，伊尹扶湯進劇編。」此關卿當指漢卿，則漢卿猶逮事金矣。詩中所云白翎，蓋謂教坊大曲白翎雀也。（此雀生於烏桓朔漠之地，雌雄和鳴，自得其樂。世皇因命伶人碩德閭製曲以名之）至伊尹扶湯一劇，據錄鬼簿正音譜，皆列鄭德輝作。或鐵厓誤記焉。正音譜評其詞：「如瓊筵醉客。」又云：「觀其詞語，乃可上可下之才，蓋所以取者，初爲雜劇之始。故卓以前列。」今存十三種。

鄭光祖，字德輝，平陽襄陵人。以儒補杭州路吏。爲人方直，不妄與人交，故諸公多鄙之。久則見其情厚，而他人莫之及也。病卒，火葬於西湖之靈芝寺，諸弔送者，各有詩文云。正音譜評其詞：「如九天珠玉。」又云：「其詞出語不凡，若咳唾落乎九天，臨風而生珠玉，誠傑作也。」所作雜劇十九種，（見錄鬼正音）

今存四種。

白无咎，字里未詳。官學士。正音譜評其詞：「如太華孤峯。」又云：「孑然獨立，巋然挺出。若孤峯之插晴昊，使人莫不仰視也。宜乎高薦。」无咎以散套名，無劇。

貫雲石，阿里海涯之孫。父名貫只哥，遂以貫爲氏，號酸齋。初襲父官，爲兩淮萬戶府達魯花赤，鎮永州。一日解所佩黃金虎符，讓弟忽都海涯。北從姚燧學，燧見其古文，峭厲有法，及歌行古樂府，慷慨激昂，大奇之。俄選爲英宗潛邸說書秀才。仁宗立，拜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修國史。旣而稱疾，辭歸江南，泰定元年五月卒，年三十九。酸齋晚年，爲文日遜，詩亦冲澹。草隸等書，變化古人，自成一家。其視生死若晝夜，絕不入衾。臨終有辭世詩云：「洞花幽草結良緣，被我瞞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秋月一般圓。」洞花幽草，蓋二妾名也。酸齋休官後，或隱屠沽，或侶樵牧。嘗於臨安市中，立碑額，貨賣第一人間快活丸，人有買者，展兩手一大笑示之，領其意者，亦笑而去。一日，錢塘數衣冠士人，游虎跑泉，飲間賦詩，以泉字爲韻。中一人但哦泉泉泉，久不能就。忽一叟曳杖至，應聲曰：「泉泉泉，亂迸珍珠個個圓，玉斧斫開頑石髓，金鉤搭出老龍涎。」衆驚問曰：「公非貫酸齋乎？」曰：「然然然。」遂邀同飲，盡醉而去。其依隱玩世多類此。生平不作雜劇，喜作套數，粉鯉兒西湖游賞一套，最膾炙人口。正音譜評其詞：「如天馬脫羈。」亦指套數言也。

鄧玉賓，字里無考。官同知。散曲見北宮詞紀，正音譜評其詞：「如幽谷芳蘭。」

滕斌，字玉霄，黃岡人。或云睢陽人。風流篤厚，見者心醉。往往狂嬉狎酒，韻致可人。其談笑筆墨，爲人傳誦，寶愛不替。其謝徐承旨啓，有云：「賈誼方肆於文才，諸老或忌其少。阮生稍寬於禮法，衆人已謂之狂。」可知其風趣矣。至大間任翰林學士，出爲江西儒學提舉。後棄家入天台爲道士。一日，訪白雲平章於西山，不值，戲題壁間，有「後夜月明騎鶴來」句，白雲詭爲呂誦詩，一時傾動。厚賂玉霄，使勿泄。白雲平章察罕也。正音譜評其詞：「如碧漢閒雲。」玉霄亦不作劇，以散曲著。

鮮于必仁，字去矜，漁陽郡人，太常典簿樞之子。與海鹽楊氏昆仲善，（二人爲楊梓之子長國材次少中）盡以樂府作法授之。故楊氏家樂，有海鹽腔之名，皆去矜教之也。（詳樂郊私語）平生無詞劇，以散曲著。堯山堂外紀錄其塞兒令一曲殊佳，餘不多見。正音譜評其詞：「如奎壁騰輝。」

商政叔，名里無考。官學士。散曲見北宮詞紀。正音譜評其詞：「如朝霞散彩。」

范康，字子安，杭州人。明性理，善講解，能詞章，通音律。因王伯成有李太白眨夜郎，乃編杜子美遊曲江，一下筆卽新奇，蓋天資卓異，人不可及也。正音譜評其詞：「如竹裏鳴泉。」所作劇二種，（杜甫游春、竹葉舟）今存一。

徐甜齋，名再思，字德可，嘉興人。好食甘飴，故號甜齋。與貫酸齋並稱「酸甜樂府」。其子善長，頗能繼其家聲。其詞略見堯山堂外紀，及太平樂府中。折桂令二支，水仙子三支，尤傳述人口云。正音譜評其詞：「如桂林秋月。」

楊朝英，字澹齋，青城人。曾選陽春白雪，太平樂府二集，爲散曲淵藪。邀貫酸齋作序，貫曰：「我酸則子當澹矣。」遂自號澹齋云。正音譜評其詞：「如碧海珊瑚。」

李致遠，字里無考。正音譜評其詞：「如玉匣昆吾。」今僅存還牢末一種。太平樂府有新水令一套，平。

鄭廷玉，彰德人。正音譜評其詞：「如佩玉鳴鑾。」所作雜劇共二十四種，（見錄鬼正音）今存五種。劉庭信，字里無考，南臺御史劉庭翰族弟，俗呼爲黑劉五。正音譜評其詞：「如摩雲老鶴。」今讀其水仙子二首，洵然。詞云：「秋風颯颯撼蒼梧，秋雨瀟瀟響翠竹。秋雲黯黯迷烟樹。三般兒一樣苦。苦的人魂魄全無。雲結就心間愁悶，雨少似眼中淚珠，風做了口內長吁。」又云：「蝦鬚簾控紫銅鉤，鳳髓茶閒碧玉甌。龍涎香冷泥金獸。遠雕闌倚畫樓。怕春歸綠慘紅愁。霧濛濛丁香枝上，雲淡淡桃花洞口。雨絲絲梅子牆頭。」其他各詞，散見各選本者，亦不多云。

吳西逸，字里無考。正音譜評其詞：「如空谷流泉。」

秦竹邨，名里無考。正音譜評其詞：「如孤雲野鶴。」太平樂府有行香子一套。

馬九皋，名無考，畏吾人。正音譜評其詞：「如松陰鳴鶴。」詞不多見，陽春白雪有幾支。

石子章，名無考。大都人。正音譜評其詞：「如蓬萊瑤草。」今僅存竹塢聽琴一種。

蓋西村，名志，盱眙人。正音譜評其詞：「如清風爽籟。」不作雜劇，以散曲著名。余曾見其春讌一套，至

佳。如脫布衫云：「柳花風微蕩香埃，梨花雪亂點蒼苔。錦繡雲紅窗漂渺，麝蘭烟翠簾鬢。」頗近小山云。

朱廷玉，字里無考。正音譜評其詞：「如百卉爭放。」其詞散見各選本。北宮詞紀采錄尤多。茲錄其詠梅一套，以見一斑。「大石青杏子客裏過黃鍾。阿誰道冷落窮冬。玉壺怪得冰漸凍。雲低四野，霜摧萬木，雪老千峯。歸塞北尋梅友，聯轡控青驥。乘興不辭溪路遠。賞心相約灞橋東。臨水見幽叢。么篇清更雅，裝就道家風。蕾破嫩黃銀的礫，枝橫柔碧玉玲瓏。不與杏桃同。尾果爲斯花堪珍重。時復暗香浮動。蕭然鼻觀通。依約羅浮舊時夢。」

庾天錫，字吉甫，大都人。中書省掾，除員外郎，中山府判。正音譜評其詞：「如奇峯散綺。」所作雜劇十種，（見錄鬼正音）今皆不傳。惟金陵懷古一套，尙存陽春白雪中，錄見一斑。「黃鶯兒懷古懷古廢興兩字，干戈幾度。問當時富貴誰家，陳宮后主。踏莎行殘照底西風老樹。據秦淮終是帝王都。愛山圍水繞，龍蟠虎踞。依稀覩六朝風物。蓋天旗光陰迅速。多半晴天變雨。待揀搭溪山好處。吞一壺。噓數語。身有歡娛。事無榮辱。垂絲釣引一僕。着兩壺。謝老東山，黃花時好去。適意林泉游未足。烟波暮。堪凝佇。謫仙詩句。尾一線寄烏衣，二水分白鷺。臺上鳳凰遊，井口胭脂污。想玉樹後庭花，好金陵建康府。」

楊立齋，名里無考。正音譜評其詞：「如風烟花柳。」

楊西庵，名果，字正卿。廬州蒲陰人。金正大初，登進士第。元初爲河南課稅及經略司幕官。中統元年，拜

北京宣撫使，明年入拜參知政事，至元六年，出爲懷孟路總管，是年薨，年七十三，諡文獻。正卿美風姿，善諸謔，文采風流，照映一世。工爲詩文，尤長於樂府，著有西庵集。正音譜評其詞：「如花柳芳妍。」今讀其賞花時一套洵然。

胡紫山，名未詳，又號少凱。官至宣慰使。正音譜評其詞：「如秋潭孤月。」詞不多見。歿後宋梅洞題輓之云：「搏虎鬼猶泣，屠龍地亦沈。無兄寧有昔，有弟必無今。鐘鼎他人手，舟車過客心。不堪回首處，殘月墮花陰。」可略見其生平也。詞見陽春白雪。

張雲莊，名養浩，字希孟，濟南人。自幼有才名，遊京師，獻書於平章不忽木，大奇之。累辟御史臺丞相掾，選授堂邑縣尹，擢監察御史。疏時政萬餘言，爲當國者所忌，除翰林待制，尋罷之。恐禍及，變姓名遁去。及尙書省罷，召爲右司都事，遷翰林直學士。延祐設科，以禮部侍郎知貢舉，累拜禮部尙書。天曆二年，關中旱災，特拜陝西行臺中丞。到官四月，傾囊以賑飢民，每撫膺痛哭，遂得疾不起。諡文忠。著有雲莊類稿。正音譜評其詞：「如玉樹臨風。」詞今散佚。

元遺山，名好問，字裕之，太原秀容人。七歲能詩，有神童之目。年十四，從陵川郝天挺學，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爲近代無此作也。由是名震京師。金宣宗興定三年，登進士第，久之，除南陽令，調內鄉，歷尙書省掾，左司都事員外郎。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金亡不仕。築亭於家，顏曰野史。又就順天張萬戶家，取金源歷代實錄，晨夕鈔集，欲成一代信史，未成而卒。先生實非元

人，惟寧獻王既列入元曲家內，因略述之。正音譜評其詞：「如孤松絕壑。」

高文秀，東平人，府學生，蚤卒。正音譜評其詞：「如金瓶牡丹。」所作雜劇三十四種。（見錄鬼正音）今存三種。喜談水滸事，黑旋風劇，多至八種，可云奇矣。散曲不多見，余僅讀惜花春起早一套，妍麗動人，無愧評語也。（詞見北宮詞紀卷五）

阿魯威，字叔重，號東泉，蒙古人。官南劍太守，內召作經筵官。參知政事。時歌伎郭氏名順時秀者，爲阿所眷。而郭氏尤重王學士元鼎。郭有疾，思得馬腸充食，元鼎卽殺千金五花馬，取腸供之。都下傳爲佳話。一日阿問郭曰：「我比元鼎何如？」對曰：「參政宰相也；學士才人也。變理陰陽，致君澤民，學士不如參政。嘲風詠月，惜玉憐香，參政不如學士。」阿大笑而罷。正音譜評其詞：「如鶴唳高空。」余曾見其折桂令九首，櫟括屈原九歌，極沉博可喜。

呂止庵，名里未詳。正音譜評其詞：「如晴霞結綺。」止庵以後庭花十首得盛名，北詞譜、陽春白雪皆載其詞，今錄其二，以見一斑。「後庭花 六橋烟柳翠，兩峯雲樹分。羅襪移芳徑，華裾生暗塵。冷泉春賞心樂事，水邊多麗人。」又塔標南北峯。風聞遠近鐘。佛國三天竺，禪關九里松。冷泉中。水光山色，岩花換倒紅。」

荆幹臣，名里無考。正音譜評其詞：「如珠簾鸚鵡。」雜劇未見，散曲見北宮詞紀者僅一套，今錄其一。「刮地風 想當初，斲賺我的言詞，都是說。害的人倒枕垂牀，鸞臺上塵鎖無心傍。有似風狂，寂寞了綠窗。」

朱幌空閑了繡榻蘭房。行時思，坐時想，甚時撇漾。你比那題橋的少一行。閃得我獨自支當。指望禹門三級桃花浪。你爲功名紙半張。」

薩天錫，名都刺。雁門人。薩都刺者，漢言猶濟善也。弱冠登泰定丁卯進士第，應奉翰林文字。出爲燕南經歷，擢御史，以彈劾權貴，左遷鎮江錄事。歷閩海廉訪司知事。進河北廉訪經歷。明張習書其詩集後云：「元詩之盛，倡自遺山，而趙子昂、袁伯長輩附和之。繼而虞楊、范揭者出，號爲大家。間有奇才天授，開闔變化，莫可端倪，以駭人之視聽者，初則貫雲石、馮子振、陳剛中，後則楊廉夫，而薩天錫亦其人也。」是薩都刺實是詩人，不當僅以曲家目之。正音譜評其詞：「如天風環珮。」余曾見其伎女蹴鞠一套，妝點飽滿，無愧大家。其梁州第七一支尤佳。詞云：「素羅衫垂彩袖低籠玉筍。錦鞞襪襯烏靴款蹴金蓮。占官場立站下人爭羨。似月殿裏飛來的素女，甚天風吹落的神仙。拂花露榴裙荏苒。滾香塵繡帶蹁躚。打着對合扇拐全不斜偏。踢着對鴛鴦扣且是輕便。對泛處使穿賺抹膝的攏搭。揆俊處使拂袖沾衣的撇演。妝翹處使迴身出鬢的披肩。猛然笑喘。紅塵兩袖纖腰倦。越丰韻，越嬌軟。羅帕香勻粉汗妍。拂落花鈿。」讀此詞可見元代蹴球之風，故圓社頗盛一時云。實卽女子隊中打球樂隊。

薛昂夫，名里無考。正音譜評其詞：「如雪窗翠竹。」余見其楚天遙帶清江引至佳。詞云：「花開人正歡。花落春如醉。春醉有時醒，人老歡難會。一江春水流，萬點楊花墜。誰道是楊花，點點離人淚。回首有情風萬里，渺渺天無際。愁共海潮來。潮去愁難退。更那堪晚來風又急。」

顧均澤，名德潤，道號九山，松江人。以杭州路吏，遷平江。自刊九山樂府詩隱二集傳世。正音譜評其詞：「如雪中喬木。」今北宮詞紀有憶別願成雙一套，詞亦平平。（太平樂府亦有數曲）

周德清，字挺齋，高安人。著有中原音韻。韻分陰陽者，自德清始，但止及平聲，未及上去也。至明范善臻中州全韻乃分去聲陰陽，至王鶴音韻輯要周少霞中州全韻，方及上聲。但論輩路山林之功，當推德清也。正音譜評其詞：「如玉笛橫秋。」余見其廬山朝天子一曲，至佳。詞云：「早霞晚霞，妝點廬山畫。仙翁何處鍊丹砂？一縷白雲下。客去齋餘。人來茶罷。嘆浮生指落花。楚家漢家，做了漁樵話。」

不忽木，一名時用，字用臣，世爲康里部人。康里，卽漢高車國也。父燕真，從元世祖征伐有功。不忽木娶稟英特，進止詳雅，世祖奇之。命給事東宮，師事贊善王恂，祭酒許衡。至元十四年，授利用少監。十五年，出爲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二十一年，召參議中書省事，擢吏工刑三部尙書，以疾免。二十七年，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欲用爲丞相固辭，拜平章政事。成宗卽位，拜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大德二年，特命行中丞事，兼領侍儀司事，四年卒。武帝時，謚文貞。正音譜評其詞：「如閒雲出岫。」余讀其辭朝一套，中天下樂云：「明放着伏事君王不到頭，休休難措手，遊魚兒見食不見鈎，都只爲半紙名一筆勾。急回頭兩鬢秋。」又寄生草云：「但得黃鸝嫩，白酒熟。一任教疏籬墻缺茅庵漏，則要窗明坑煖蒲團厚。問甚身寒腹飽麻衣舊，飲仙家水酒兩三甌。強如看翰林風月三千首。」其恬退之懷，亦是不可及。杜善夫，名仁傑，字仲梁，濟南長清人。金正大中，嘗偕麻革張澄，隱內鄉山中，以詩篇倡和，名聲相埒。元

至元中，屢徵不起。子元素，仕元，任福建閩海道廉訪使。仁傑以子貴，贈翰林承旨資善大夫，諡文穆。仲梁性善謔，才宏學博，氣銳而筆健。與李欽叔、冀京父二人，最爲友善。遺山送仲梁出山詩：有「平生得意欽與京，青眼高歌望君久」之句。其相契之深，從可知矣。正音譜評其詞：「如鳳池春色。」今流傳絕少。余見其雁兒落得勝令數支，文字極平。（見太平樂府卷三）

鍾繼先，名嗣成，號醜齋，汴人。醜齋爲鄧善之、曹克明高弟，累試有司，命不克遇。從吏則有司不能辟，亦不屑就。因作錄鬼簿二卷以寄意。自序云：「人之生斯世也，但以已死者爲鬼，而不知者未死者亦鬼也。酒罌飯囊，或醉或夢，塊然泥土者，則其人與已死之鬼何異。此固未暇論也。其或稍知義理，口發善言，而於學問之道，甘于暴棄。臨終之後，漠然無聞。則不若塊然之鬼爲愈也。余嘗見未死之鬼，弔已死之鬼，未之思也，特一聞耳。」其言亦令點可喜。上卷記前輩才士，有雜劇者略記姓字爵里及劇目。下卷則記並世才士，各作一小傳，記其劇目，又作凌波曲弔之。蓋亦風雅好事者也。正音譜評其詞：「如騰空寶氣。」余讀其凌波各曲，極惆悵低徊之旨，不似幽并俠少氣概。正音所評，亦未必塙當。其自序醜齋一套，又談諧可寶。如梁州云：「只爲外貌兒不中擡舉，因此內才兒不得便宜。半生未得文章力，空自胸藏錦繡。口吐珠璣，爭奈灰容土貌。缺齒重頰，更兼着細眼單眉。人中短髭鬢稀稀，那裏取陳平般冠玉精神。何晏般風流面皮，潘安般俊俏容儀。自知就裏，清晨倦把青鶯對，恨殺爹娘不爭氣。有一日黃榜招收陋醜的，准奪黃魁。（餘略）」

王仲文，名里無考，正音譜評其詞：「如劍氣騰空。」所作雜劇十種，（見錄鬼正音）今存一種。

李文蔚，真定人。江州路瑞昌縣尹。正音譜評其詞：「如雪壓蒼松。」所作雜劇十二種，（見錄鬼正音）今存一種。

楊顯之，大都人，與漢卿爲莫逆交，凡有珠玉，與公較之。正音譜評其詞：「如瑤臺夜月。」所作雜劇八種，（見錄鬼正音）今存二種。

顧仲清，東平人。官清泉場司令。正音譜評其詞：「如鵬鷲沖霄。」所作雜劇二種，（見錄鬼正音）今不傳。
趙文寶，名善慶，饒州樂平人。善卜術，任陰陽學正。文寶一作文賢，善慶一作孟慶。傳鈔誤也。正音譜評其詞：「如藍田美玉。」所作雜劇七種，（見錄鬼正音）今不傳。

趙明遠，大都人。一作明道。正音譜評其詞：「如太華晴雲。」所作雜劇二種，（見錄鬼正音）今不傳。
李子中，大都人，知事除縣尹。正音譜評其詞：「如清廟朱瑟。」余讀其怨別賞花時一小套，至佳。詞云：「情淚流香淡臉桃。高髻鬆雲，驪鳳翹。鴛被冷鮫綃。收拾煩惱，準備下捱今宵。賺煞篆烟消，銀釭照，和這瘦影兒無言對着。一自陽臺雲路杳，玉簪折難覓鸞膠。最難熬，更漏迢迢。線帖兒翻騰耳慢搔。愁的是斷腸人病倒。盼殺那負心人不到。將一紙寄來書乘恨一時燒。」此詞頗輕倩流利云。

李進取，大名人，官醫大夫。亦作取進。正音譜評其詞：「如壯士舞劍。」所作劇三種，（見錄鬼正音）今不傳。

吳昌齡，西京人。正音譜評其詞：「如庭草交翠。」所作雜劇十一種，（見錄鬼正音）今存二種。

武漢臣，濟南府人。正音譜評其詞：「如遠山疊翠。」所作雜劇十三種，（見錄鬼正音）今存三種。

李直夫，女直人。德興府住。卽蒲察李五，官至湖南廉使。元明善與之交，送直夫至湖南憲使詩云：「君去湖南我上京。思君欲見又蕪城。滄波留月能歸海，江雁拖雲不到衡。一代豪華誰遠識，百年驚畏護靈名。好來不作男兒事，有水可漁山可耕。」正音譜評其詞：「如梅邊月影。」作劇十二種，（見錄鬼正音）今僅存虎頭牌一種，餘十一種不傳。

馬昂夫，字未詳，色目人。官三衢路達魯花赤。遷建康總管。有詩名，與薩都刺唱和。元僧大訖，亦有詩才。曾有次昂夫飲仙橋詩，爲一時傳誦云。詩見蒲室集正音譜評其詞：「如秋蘭獨茂。」余讀其贈小園春梁州一支，有「眼空大劉晨未識，腳步長杜甫先迷」之句。又云：「楚陽臺雲雨無三尺，桃源洞光陰減九分。」極形容小字亦佳。

梁進之，字未詳，大都人。官警巡院判，除縣尹，又除大興府判，除知和州。與漢卿世交，正音譜評其詞云：「如花裏啼鶯。」作劇二種，（見錄鬼正音）今不傳。

紀君祥，一作天祥，大都人，與李壽卿鄭廷玉同時。事蹟無考。正音譜評其詞：「如雪裏梅花。」作劇六種，（見錄鬼正音）今存趙氏孤兒一種。

子伯淵，平陽人。事蹟無考。正音譜評其詞：「如翠柳黃鸝。」作劇六種，（見錄鬼正音）今不傳。北宮

詞紀，有伯淵點絳唇一套，李中麓以爲妝點飽滿，自是元人丰度者，略可見一斑云。

王廷秀，字未詳，山東益都人，淘金千戶。正音譜評其詞：「如月印寒潭。」作劇四種（見錄鬼正音）今不傳。

姚守中，字未詳，洛陽人。牧庵學士姪，官平江路吏。正音譜評其詞：「如秋月揚輝。」作劇三種（見錄鬼正音）今不傳。惟太平樂府卷八，載有牛訴冤一套，大爲耕犢訴苦，用意頗奇特云。

金志甫，名仁傑，杭州人。鍾嗣成云：「余自幼時，聞公之名，未得與之見也。公小試錢穀，給由江浙，遂一見如平生歡。交往二十年如一日。天曆元年戊辰冬，授建康崇寧務官。明年己巳正月，敍別，三月，其二子護柩來杭，知公氣中而卒。嗚呼惜哉！所述雖不駢麗，而其大概多有可取焉。」正音譜評其詞：「如西山爽氣。」作劇七種（見錄鬼正音）今不傳。

沈和甫，名和，杭州人。能詞翰，善談諠，天性風流，兼明音律，以南北調合腔，自和甫始。如瀟湘八景、歡喜冤家等曲，極爲工巧。後居江州卒。江西稱爲「蠻子關漢卿」者是也。正音譜評其詞：「如翠屏孔雀。」作劇六種（見錄鬼正音）今不傳。鍾嗣成弔和甫凌波曲云：「五言嘗寫和陶詩，一曲能傳冠柳詞。半生書法欺顏字，占風流獨我師，是梨園南北分司。」此數語可概其生平也。

睢景臣，字景賢，揚州人。大德七年，由揚赴杭。與鍾嗣成訂交。自幼讀書，以水沃面，雙眸紅赤，不能遠視。心性聰明，酷嗜音律。維揚諸公，俱作高祖還鄉套數，景賢作哨徧一套，出語新奇（見太平樂府）諸公

皆出其下。又有南呂一枝花題情云：「人間燕子樓，被冷鴛鴦錦。酒空鸚鵡盞，斂折鳳凰金。」亦爲工巧，人所不及也。正音譜評其詞：「如鳳管秋聲。」作劇三種，（見錄鬼正音）今不傳。余見景臣秋懷一套，詞頗平平。而太平樂府六國朝一套，亦未見精采。

周仲彬，名文質，其先建德人，後居杭州，因家焉。體貌清癯，學問該博，資性工巧，文筆新奇。家世業儒，俯就路吏。善丹青，能歌舞，明曲調，諧音律。性尚豪俠，好事敬客。元統二年十一月卒。正音譜評其詞：「如平原孤隼。」作劇四種，（見錄鬼正音）今不傳。余見其蝶戀花悟迷一套，所謂「楊柳樓臺春蕭索」是也，頗有新警語。又新水令春思一套，離亭宴帶歇指煞云：「相逢常約西廂等。到來不奉東牆命。無言暗省。秦樓何夕彩雲回。瑤琴昨日冰絃斷。碧天今夜孤星耿。露寒衣袂輕。風定簾籠靜。偏覺更長漏永。」此數語亦極似西廂。

吳仁卿，字弘道，號克齋先生。蒲陰人。歷仕府判致仕。有金縷新聲行於世。正音譜評其詞：「如碧山明月。」作劇五種，（見錄鬼正音）今不傳。余見其青杏子惜春一套，頗佳。又撥不斷四支，亦可追步東籬焉。詞云：「泛浮槎。寄生涯。長江萬里秋風駕。稚子和烟煮嫩茶。老妻帶月烹新鮮。醉時閒話。」又云：「利名無。宦情疏。彭澤升半微官祿。蠹魚食殘架上書。曉霜荒盡籬邊菊。罷官歸去。」又云：「選知音。日相尋。山間林下官無禁。閒復讀書困復吟。醉時睡足醒時飲。不狂圖甚。」餘一首略。又鬪鶴鶉三套亦佳。

秦簡夫，字里無考。按中州集，有秦滋字簡夫，陵川人，輩行長於元遺山，非此人也。錄鬼簿云：「見在都

下擅名，近歲回杭，」是亦至順時人矣。正音譜評其詞：「如峭壁孤松。」作劇五種，（見錄鬼正音）今存破家子弟趙禮讓肥二種。其散曲未多見也。

石君寶，字未詳，平陽人。正音譜評其詞：「如羅浮梅雪。」所作雜劇十種，（見錄鬼正音）今僅存秋胡戲妻、曲江池、紫雲庭三種。

趙公輔，字未詳，平陽人，儒學提舉。正音譜評其詞：「如空岩清嘯。」作劇二種，（見錄鬼正音）今不傳。

孫仲章，名無考，或云姓李，大都人。正音譜評其詞：「如秋風鐵笛。」作劇三種，（見錄鬼正音）今僅傳勘頭巾一種。（或云勘頭巾係陸仲良作）

岳伯川，鎮江人，或云濟南人。正音譜評其詞：「如秀林翹楚。」作劇二種，（見錄鬼正音）今止存鐵拐李一種。

趙子祥，名里未詳，正音譜評其詞：「如馬嘶芳草。」作劇四種，（見錄鬼正音）今不傳。

李好古，保定人，或云西平人。宋末元初，有兩李好古：（一）作碎錦詞者，自署鄉貢免解進士；（二）字敏仲，見趙聞禮陽春白雪。此李好古，當即二人中之一，正音譜評其詞：「如孤松掛月。」作劇三種，（見錄鬼正音）今存張生煮海一種。

陳存甫，名以仁，杭州人，以家務雍容，不求聞達。日與南北士大夫交遊，童僕輩以茶湯酒果爲厭，存甫

未嘗有難色。然其名，因是而愈重。正音譜評其詞：「如湘江雪竹。」作劇二種（見錄鬼正音）今不傳。鮑吉甫，名天祐，杭州人。初業儒，長計會簿書之役，非其志也。跬步之間，惟務修奇博古而已。故其編撰，多使人感動詠歎。竟止崑山州吏。正音譜評其詞：「如老蛟泣珠。」作劇八種（見錄鬼正音）今無存。其史魚屍諫衛靈公一劇，最負盛名。明周定王元宮詞云：「尸諫靈公演傳奇，一朝傳到九重知。奉宣齋與中書省，諸路都教唱此詞。」其風行可想矣。

戴善甫，名未詳，真定人。江浙行省務官。正音譜評其詞：「如荷花映水。」作劇五種（見錄鬼正音）今存一種風光好。

張時起，字才英，東平府學生，居長蘆。正音譜評其詞：「如雁陣驚寒。」作劇四種（見錄鬼正音）今不傳。

趙天錫，名祐，宛邱人。鎮江府判官，浙江行省照磨。案元有三趙天錫：（一）見元史列傳。（二）見輟耕錄卷六，吾竹房先生條。即爲吾邱氏買妾，禍及竹房者。（三）爲趙期頤之父。期頤登泰定四年進士，官至河南行省參政。其父祐，字天錫，初辟掾於吳，繼官浙江，故錄鬼簿有鎮江府判之語也。作曲者卽是此人。正音譜評其詞：「如秋水芙蓉。」作劇二種（見錄鬼正音）今不傳。太平樂府，有散曲，美河南王六曲，頗壯健。

尚仲賢，字未詳，真定人。江浙行省務官。正音譜評其詞：「如山花獻笑。」作劇十種（見錄鬼正音）

今存柳毅傳書、三奪槩、氣英布三種。

王伯成，名無考，涿州人，有天寶遺事、諸宮調行於世。正音譜評其詞：「如紅鴛戲波。」作劇三種，（見錄鬼正音曲錄）今存貶夜郎一種。

以上八十二人，正音譜各有四箇字的贊話。名望大的，還要加些不倫不類的批評語。如馬東籬至白無咎十二箇人，除照例四字贊語外，再有許多嚼嚙話。一班糊塗朋友，就說這十二箇人，是曲聖；其餘七十箇人，是曲賢。其實大謬。照他這樣批法，某人之詞如什麼什麼，實要弄得山窮水盡。他做了八十二位，以下一百另五人，就覺得無可批評，江郎才盡了，遂索性不做，反說道：「以下一百五人俱是傑作，尤有勝於前列者。」這明明是藏拙了。並且一百五人中，第一位就是董解元，難道比馬東籬反次一點麼？他簡直是忘把解元放在八十二人的首座，到此方想着，於是把他閣在第一位，自己也覺得不妥，所以說尤有勝於前列者。大名鼎鼎的正音譜，那知道有這一箇大笑話麼！而且照我看來，所列各人，頗有些懷疑，內中杜善夫、元遺山，明明是金朝人，如何放在元人隊裏。但此還可說失於檢點的。至於董解元，是人人知道是金朝人，偏偏正音譜說他是仕元始製北曲，這不是更可笑麼？吾且把有批評的作爲上篇，將一百五人無一字批評的，作爲下篇。可以勻勻篇幅。

第四章 元劇作者考略（下）

那末吾要把一百五人的小履歷說說了。吾未說以前，先要表明一句，這位寧獻王老官，做這部正音譜的卷首一卷，竟是隨筆亂寫。這一百五人中，也有寫名的，也有寫字的，也有寫別號的，也有寫官爵的，夾七夾八，實無一定體例，已覺得可笑了。還有十二分的糊塗處，如劉時中同劉逋齋，曾揭夫同曾瑞卿，吳克齋同吳仁卿，王敬甫同王愛山，明明都是一箇人，他却分而爲兩，當他是兩箇人，而且把吳仁卿閣在八十二位中，將吳克齋放百五人中。同是一副眼睛，對於同是一箇人，卻分出這樣高低來。這實難和他辯護的了。但是古書中，講元劇家之多，總算他是第一（錄鬼簿頗精核，但是人數不及他多）所以很有研究的價值，在下再把他一一考證起來。

董解元，名里無考，略見第二篇。

盧疏齋，名塾，字處道，一字莘老，涿郡人。至元五年進士，博洽有文思。累遷少中大夫，河南路總管。大德初，授集賢學士，持憲湖南，遷江東道廉訪使。復入翰林學士，遷承旨卒。著有疏齋集。元初中州文獻，東人往往稱李閻徐，而能文章者曰姚盧。蓋謂李賤受益閻復子靖徐琰子方姚燧牧庵及疏齋也。推詩專家，必以劉因與疏齋。論曲則疏齋爲首，徐子方鮮于伯機次之，此亦千古公論也。疏齋著文章宗旨，極言詩文作家之難。（見輟耕錄卷九）即可見其得力所自矣。所作諸曲，小令爲多。散見陽春白雪、太平樂府各選本。

鮮于伯機，名樞，漁陽郡人。至元間以材選爲浙東宣慰司經歷，改江浙行省都事，意氣雄豪，每晨出則

載筆檝，與其長廷爭是非，一語不合，輒欲置章綬去。嘗漁獵山澤間，軒騎所過，父老環聚曰：「此吾鮮于公也。」公卿以詞翰屢薦入館閣，不果用。遷太常典簿。晚年懶不耐事，閉門謝客，營一室曰困學齋。大德六年卒。元初車書大同，弓旌四出。宋金故老，交相徵辟，一時人物，號爲極盛。伯機與李仲芳高彥敬梁貢父郭佑之，皆以北人仕南，極湖山裙屐之樂。虞伯生題伯機像云：「歛風沙裘劍之豪，爲湖山圖史之樂。翰墨軼米蔡而有餘，風流擬晉宋而無忤。」亦可見其文望矣。所作散曲不多，八聲甘州江天暮雪一套，最著名云。

馮海粟，名子振，攸州人。博洽經史，嘗著居庸賦，首尾幾五千言。閎衍鉅麗，自號怪怪道人。仕爲承事郎，集賢待制。海粟於書無所不記，當其爲文也，酒酣耳熱，命侍史二三人，潤筆以俟。海粟據案疾書，隨紙數多寡，頃刻輒盡。事料濃郁，美如簇錦。與天台陳孚剛中友善。剛中極敬畏之，自以爲不可及。金華宋景濂曰：「海粟馮公，以博學英詞名於時。當其酒酣氣豪，橫厲奮發，一揮萬餘言，少亦不下數千言。眞一世之雄也。」所作曲至多，以鸚鵡曲爲最著。其自序云：『白無咎有鸚鵡曲云：「儂家鸚鵡洲邊住，是箇不識字漁父。浪花中一葉扁舟，睡煞江南烟雨，覺來時滿眼青山，抖擻綠箋歸去。算從前錯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處。」余壬寅歲，留上京，有北京伶婦御園秀之屬，相從風雪中，恨此曲無續之者。且謂前後多親炙士大夫，拘於韻度。如第一箇父字，便難下語。又甚也有安排我處，甚字必須去聲字，我字必須上聲字，音律始諧，不然不可歌。此一節又難下語，諸公舉酒索余和之。以汴吳上都天京風景試續之。』今摘錄若

干首，故園歸計云：「重來京國多時住，恰做了白髮僧父。十年枕上家山，負我湘烟瀟雨。斷回腸一首陽關，早晚馬頭南去。對吳山結箇茅庵，畫不盡西湖巧處。」山亭逸興云「嵯峨峯頂移家住。是箇不啣榴樵父。爛柯時樹老無花，葉葉枝枝風雨。故人曾喚我歸來，卻道不如休去。指門前萬疊雲山，是不費青蚨買處。」皆冥冥獨造語。

趙子昂，名孟頫，湖州人，年十四，以父蔭補官。宋亡，家居益自力於學。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以孟頫入見，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世祖顧之喜，欲大用之，議者不可。授兵部郎中，遷集賢直學士，出同知濟南總管府，歷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延祐中，累拜翰林學士承旨，得請歸。至治初卒，年六十九。追封魏國公，諡文敏。子昂以書法稱雄一世，畫入神品，四方萬里，重購其詩文者，所至車馬填咽。自號松雪道人，有松雪齋集。史稱其清邃奇逸，讀之使人有飄飄出塵之想。戴帥初謂其古詩，沈涵鮑謝。自餘諸作，猶傲睨高適李翺間。仁宗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子昂比唐李太白，宋蘇子瞻云：「虞雍公伯生，嘗以詩詣子昂，有「山連閣道晨留輦，野散周廬夜屬囊」之句。子昂曰：「若改山爲天，野爲心，則尤美矣。」伯生心服之。故有元之盛，稱虞趙楊范揭焉。子昂以宋王孫，仕元爲顯官，其從兄子固恥之，閉門不肯與見。子昂之沒也，宋逸士子虛題其詩卷曰：「文在玉堂多煥爛，淚經銅狄一滂沱。原陵禾黍悲豐鎬，人物風流繼永和。」亦深惜之詞也。子雍、奕，並以書畫知名。散曲不多，時有警策。

李溉之，名洞，滕州人。生有異質，作爲文辭，如宿習者。姚燧深歎異之，力薦於朝，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

辟中書掾，除集賢院都事，轉太常博士，擢拜監修國史長史。歷祕書監著作郎，太常禮儀院經歷。泰定間，除翰林待制。天歷間，超遷翰林直學士。俄授奎章閣承旨學士，預修經世大典，書成進奏，旋引疾歸。復以翰林直學士召，竟不起卒。年五十九。有文集四十卷。既之骨骸清峻，神情開朗，秀眉疎髯，目瑩如電，顏面如冰玉，而脣如渥丹。峨冠褰衣，望之者疑爲神仙中人也。其爲文章，奮筆揮灑，迅飛疾動，汨汨滔滔，思態疊出。縱橫奇變，若紛錯而有條理。意之所至，臻極神妙，每以李太白自擬。當世亦以是許之。僑居濟南，有湖山花竹之勝。作亭曰天心水面，文宗嘗勅虞雍公製文以記之。散曲不多見，北宮詞紀，有送友歸吳一套，錄之。夜行船 驛路西風冷綉鞍。離情秋色相關。鴻雁啼寒，楓林染泪，攔斷旅情無限。風入松 丈夫雙泪不輕彈，都付酒盃間。蘇臺景物非虛誕。年前倚棹曾看。野水鷗邊，蕭寺亂雲，馬首吳山。新水令 君行那與利名干。縱疎狂柳，羈花絆。何曾畏道途難。往日今番。江海上浪遊慣。喬牌兒 劍橫秋水寒，袍奪日曉霞燦。虹霓膽氣冲霄漢。笑談間人見罕。離亭宴 煞束裝預喜蒼頭辦。分襟無奈驪駒趲。容易去何時重返。見月客憇思，問程郵店宿，阻兩山家飯。傳情字莫違，買醉金宜散。千古事毋勞弔挽。闔閭墓野花埋，館娃宮淡烟晚。

曾謁夫，名瑞，大興人。自北來南，喜江浙人才之多，羨錢塘景物之盛，因而家焉。神采卓異，衣冠整肅，優游於市井，灑然如神仙中人。志不屈物，故不願仕，自號謁夫。江淮之達者，歲時餽送不絕，遂得以徜徉卒歲。臨終之日，詣門弔者以千數。著有侍酒餘音行世，卽其散曲也。今錄春思一套。「一枝花 春風眼底思。

夜月心間事。玉簫鸞鳳曲。金縷鷓鴣詞。燕子鶯兒，殢殺尋芳使。合歡連理枝。我爲你盼望着楚雨湘雲。擔閣了朝經暮史。梁州第七你爲我堆寶髻。羞盤鳳翅。淡朱唇懶注胭脂。東君有意偷窺視。翠鸞尋夢。彩扇題詩。花牋寫怨。錦字傳詞。包藏着無限相思。思量殺可意人兒。幾時得靠紗窗偷轉秋波。幾時得整雲鬟輕舒玉指。幾時得倚東風。喚撚花枝。新婚燕爾。到如今拋閃的人獨自。你那點志誠心有誰似。休把那海誓山盟作戲詞。相會何時。尾聲斷腸詞寫就龍蛇字。疊做個同心方勝兒。百拜嬌姿謹傳示。間別了許時。這關心話兒。盡在這殢雨尤雲半張紙。」

班彥功，名惟志，號恕齋，大梁人，或云松江人。少穎異，工文詞，善篆字。用鄧文原薦，補浮梁州學教授，判晉州。暇則延名士游，賡詠無虛日，歷官集賢待制。致和間，爲紹興推官。後至元間，知常熟州。陞浙江儒學提舉。散曲有秋夜聞箏最著。「一枝花透疎簾風搖楊柳陰。瀉長空月轉梧桐影。冷雕盤香銷金獸火。咽銅龍漏滴玉壺冰。何處銀箏聲。嘹唳雲霄應。逐輕風過短檣。耳纔聞天上仙韶。身疑在人間勝境。梁州第七恰便似濺石窟寒泉亂湧。集瑤臺鸞鳳和鳴。走金盤亂撒驪珠迸。嘶風駿偃。潛沼魚驚。天邊雁落。樹杪雲停。早則是字樣分明。更那堪音律關情。淒涼比漢昭君塞上琵琶。清楚如王子喬風前玉笙。悠揚似張君瑞月下琴聲。再聽。愈驚。叮嚀一曲陽關令。感離愁動別興。萬事縈懷百恨增。一洗塵清。尾聲他那裏輕籠纖指冰絃應。俺這裏謾寫花箋錦字迎。越感起文園少年病。是誰家玉卿。只恁般可憎。喚的人一枕蝴蝶夢兒醒。」

童童學士，又作仝，字里無考。元有三童童，一字同初，蒙古人，狀元及第，官至翰林待制。楊鐵崖云：「初詩多臺閣體，天不假年，故其詩文不多行於時。」又一同同。載江西通志，官廉訪司經歷。陳友諒攻陷郡城，與賊遇於合同巷，罵賊死。是又一蒙古人。合學士童童，則爲三矣。太平樂府，有開筵一套，錄之。關鶴鶉鶴背乘風。朝眞半空。龜枕生寒。遊仙夢中。瑞日融和。祥雲峙聳。赴天闕。遊月宮。歌舞吹彈。前後簇擁。（紫花兒）序畫錦堂筵開玳瑁，玻璃盞滿泛流霞，博山爐細裊香風。屏開孔雀，褥隱芙蓉，檜柏青松。瘦竹寒梅浸古銅。暗香浮動。品竹調絃，走斝飛觥。（小桃紅）筵前談笑盡喧哄。開一派笙簫動。媚景良辰自情重。拚那醉顏紅。一杯未盡笙歌送。金樽莫側。玉山低起。眞喫的涼月轉梧桐。（天淨沙）碧天邊桂魄飛騰。銀河外斗柄回東。暢好是更長漏永。梅花三弄。訪危樓十二簾籠。（調笑令）玉容。露春葱。翠袖殷勤捧玉鍾。降紗籠燭影搖紅。豔歌起韻梁塵動。都喫的開襟墮巾筵宴中。綺羅叢。醉眼矇矓。（尾）金樽飲罷彫鞍控。暢好是受用文章巨公。比北海福無窮。似南海壽長永。」

李羅御史，字里事實無考，曾見其辭官一套，錄之。一枝花。懶簪獬豸冠。不入麒麟畫。旋栽陶令菊。學種邵平瓜。覷不的鬧穰穰蟻陣蜂衙。賣了青驄馬。換耕牛度歲華。利名場再不行踏。風波海其實怕他。（梁州）當燕雀喧簷聒耳。任豺狼當道磨牙。無官守無言責相牽挂。春風桃李。夏月桑麻。秋天禾黍。冬月梅花。四時景物清佳。一門和氣歡洽。嘆子牙渭水垂釣。勝潘岳河陽種花。笑張騫河漢乘槎。這家那家。黃鷄白酒安排下。撒會頑放會耍。拚着老瓦盆邊醉後譁。一任他風落了烏紗。（牧羊關）王大戶相邀請。趙

鄉司扶下馬。則聽得撲冬冬社鼓頻搗。有幾箇不求仕的官員。東莊措大。他每都拍手譎豐稔。俺再不想巡案去奸猾。御史臺開除我。堯民圖添上咱。(賀新郎)奴耕婢織足生涯。隨分村疇人情賽。強如憲臺風化。趁一溪流水浮鷗鴨。小橋掩映蒹葭。蘆花千頃雪。紅樹一川霞。長江落日牛羊下。山中閑宰相。林外野人家。(隔尾)誦詩書稚子無閑暇。奉甘旨萱堂到白髮。伴轆轤村翁說一會挺膊子話。閑時節笑咱醉時節睡咱。今日裏無是非快活煞。

郝新齋，名天挺，字繼先，出於宋魯別族，居安肅州。父和上拔都魯，爲河南行省五路軍民萬戶。至元中，以勳臣子召見，元世祖嘉其容止，有旨俾執文字，備宿衛春宮。建省雲南，除參議雲南行尙書省事，尋陞參知政事，擢陝西漢中道廉訪使。入爲吏部尙書，尋除陝西行御史臺中丞。又遷四川行省參政。及江浙行省左丞，俱不赴。拜中書右丞。出爲江西河南二省右丞。召拜御史中丞。尋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皇慶二年卒，年六十七。贈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冀國公，諡文定。繼先嘗受業於元遺山，多所撰述。修雲南實錄五卷，注唐人鼓吹集一十卷，行於世。按金史隱逸傳，郝天挺字晉卿，澤州陵川人，爲國信史，經之祖。遺山嘗從學進士業。夫以同時而同姓同名，乃一爲其師，一爲其弟子，亦一奇事也。曲無考。

陳叔寶，字里無考，曲亦不見。

劉時中，名致，號通齋，石州寧鄉人，父彥文，字子章，著有玉亭小橐。歷官廣州懷集令卒，權殯長沙。大德戊戌，姚文公燧遊長沙，致自狀其先人懷集令之出處，丐銘幽墟。且手所爲文取正焉。燧讀之盡卷，賞其

爲辭清拔宏麗，爲之不已，可進乎古人之域。因爲之作墓銘。致初任永新州判，歷翰林待制，出爲浙江行省都事卒，貧無以爲葬。王真人壽衍，躬往弔哭，周其遺孤，舉其柩，葬於德清縣，與己之壽穴相近。春秋祭掃不怠。時中嘗與文子方矩，同過暢純父，值其濯足，暢聞二人至，輟洗迎笑曰：「佳客至，正有佳味。」於臥內取四大桃，置案上。以二桃洗濯足水中，持啖二人。時中與子方不食。以其置案上者，人持一顆去。曰：「公洗者其自享之，無以二桃汙三士也。」乃大笑而去。其曲以水仙子四支，最著盛名。自序曰：「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玉局翁詩也。填詞者竊其意，演作世所傳唱水仙子四首，仍以西施二字爲斷章，盛行歌樓樂肆間，每悔其不能佳也。且意西湖西子，有秦無人之感。崧麓有樵者，聞而是之，卽以春夏秋冬賦四章，命之曰西湖四時漁歌。共約首句韻以兒字，時字爲之，次西施二字爲句絕。然後一洗而空之。邀同賦，謹如約。今錄其曲：「水仙子 湖山堂下鬪竿兒。爛熳韶華三月時。朝來風雨催春事。把鶯花擲斷死。映蘇隄紅綠參差。淺絳雪緘桃萼，嫩黃金搓柳絲。風流呵，鬪草的西施。」又云：「蝦鬚簾捲水亭兒。玉枕桃笙睡起時。荷香勾引薰風至。掬清漣雪藕絲。嫩涼生壁月瓊枝。鸞刀切銀絲脰，蟻香浮碧玉卮。受用呵，避暑的西施。」又云：「西風逗入北窗兒。一扇新涼暑退時。白蘋紅蓼多情思。寫秋光無限詩。占平湖樹抹胭脂。雲擁扇青搖柄，粟飄香金綴枝。快活呵，翫月的西施。」又云：「梅花初試膽瓶兒。正是逋郎得句時。同雲把斷山中寺。軟香塵不到此。怯清寒林下風姿。侵素體添肌粟，妬雲鬢老鬢絲。清絕呵，賞雪的西施。」

徐子方，名琬，號容齋，一號養齋，又自號汶叟，東平人。嚴實領東平行台，招諸生肄古業，迎元好問試校其文，預選者四人，琬其次也。翰林承旨王磐薦其才，至元初爲陝西行省郎中。二十三年，拜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使。二十五年，以侍御中丞董文用薦，拜南臺中丞，建臺揚州。日與苟宗道程鉅夫胡長儒諸公互相倡和，極一時之盛。二十八年，遷江南浙西肅政廉訪使。召拜翰林學士承旨。大德五年卒，諡文獻。子方人物魁岸，襟度寬洪，有文學重望，東南人士，翕然歸之。盛如梓庶齋嘗稱其通州狼山僧舍白蓮長篇，最爲工緻。嘗作繭瓶詩，有云：「一竅鬼工開混沌，八喬神繭望扶桑。」王暉秋澗極賞之。余見其怨別一套，至佳，錄之。「一枝花風吹散楚岫雲。水滄斷藍橋路。硬分開鶯燕友。生拆散鳳鸞雛。暗想當初，實指望，常相聚。怎知道好姻緣成間阻。月初圓忽被陰雲。花正放頓遭驟雨。梁州第七我爲他畫閣中倦拈鍼黹。他爲我綠牕前懶誦詩書。過時不見心憂慮。琴閑雁足。歌歇驪珠。身心恍惚。鬼病挪揄。望夕陽對景嗟吁。倚危樓朝暮躊躇。覷不的小池中一來一往交頸鴛鴦。聽不的疎林外一遞一聲啼紅杜宇。看不的畫簷前一上一下鬪巧蜘蛛。事虛望孤。蜘蛛絲一絲絲又被風吹去。杜宇聲一聲聲喚不住。鴛鴦對一對對分飛不趁逐。感起我一弄兒嗟吁。尾聲幾時得柔條兒再接上連枝樹。暖水兒重溫活比目魚。那的是着人斷腸處。牕兒外夜雨。枕邊廂泪珠。則我這一點芳心做不得主。」

馬彥良，字里事節俱無考，散曲見春雨一套，錄之。「一枝花潤天桃灼灼紅。洗芳草茸茸翠。蝶愁漏香粉翅，鶯怕展縷金衣。堪恨堪宜。耽擱釀蜂兒蜜。喜調和燕子泥。遊春客怎把芳尋。鬪巧女難將翠拾。梁州第七

看一陣陣鎖層巒行雲嶺北。一片片泛桃花流水橋西。我醉來時怎臥莎茵地。難登紫陌，怎着羅衣。乾坤
慘淡。園苑岑寂。每日家陰雨霏霏。幾曾見麗日遲遲。辛苦殺老樹頭憎婦鳴鳩。淒涼也古墓上催春子規。
闌散了綠陰中巧舌黃鸝。酒盃食糧。可憐不見春明媚。正合着襄陽小兒輩。笑殺山翁醉似泥。四野雲迷。
尾聲 叮嚀這雨聲莫打梨花墜。風力休吹柳絮飛。留待清明好天氣。穿一領布衣。着一對草履。訪柳尋春
萬事喜。」

闕志學，字里事實俱無考，曾見春怨一套，錄之。「賞時花香逕泥融燕語喧。彩檻風微蝶翅翩。飛絮舞
香綿。嬌鶯時囀。驚起綠窗眠。賺尾惜花愁。傷春怨。縈繫煞多情少年。何處狂遊。玉鞭慢教人暗卜金錢。
空寫遍翠雲牋。魚雁難傳。似這般白日黃昏怎過遣。青鸞信遠。紫簫聲斷。畫樓中閑煞月明天。」

孫子羽，儀真人，事實無考，所作雜劇一種，杜秋娘月夜紫鸞簫，散曲未見。

曹以齋，名鑑，字克明，宛平人。大德五年，因翰林侍讀學士郝彬薦，爲鎮江淮海書院山長。南行臺中丞
廉恆，辟爲掾史。除興文署，命伴送安南使者。至治二年，授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泰定七年，遷湖廣行
省左右司員外郎。天歷元年，調江浙財賦府副總管。元統二年，陞同僉太常禮儀院。後至元元年，以中大
夫陞禮部尚書，俄卒，年六十五。追封譙郡侯，諡文穆。克明家無餘貲，惟蓄數千卷，皆手校定。爲詩賦尙騷
雅，作文法西漢。每篇成，學者爭相傳誦。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散套未見。

王繼學，名士熙，東平人，官浙東廉使，贈虞伯生代祀還蜀一詩，最傳人口。詩云：「蜀道揚鞭舊險摧。家

山遙認碧崔嵬。奉香暫別金鑾去。題柱真乘駟馬來。祠罷汾陰迎漢鼎。路經驪谷弔秦灰。歸釐宣室須前席。不似長沙遠召回。」此詩出，人爭誦之，卽袁伯長亦心服也。繼學嘗師事蜀郡鄧文原，博學工文，盛名日大。其詩長於樂府歌行，眞盛世之音也。散曲未見。堯山堂外紀，謂有塞鴻秋四闋贈名伎李芝儀，當已佚矣。

康進之名無考，棣州人。一云姓唐，字形易淆也。作劇二種，（見錄鬼正音）今存李逵負荆。散曲有贈伎武陵春一套，見北宮詞紀錄之。「新水令」當年曾避虎狼秦。是仙家幻來風韻。景因人得譽。人爲景摹眞。佳趣平分。人景共評論。駐馬聽。花片紛紛。過雨猶如彈泪粉。溪流滾滾。迎風還似皺湘裙。桃源路近與楚臺鄰。麗春園未許漁舟問。兩般兒情斷穩。濃粧淡抹包籠盡。喬牌兒。風流人常透引。塵凡客不相認。地形高更比天台峻。洞門兒關閉緊。沉醉東風瑤艸細。分明舞袖。翠鬢鬆彷彿溪雲。蜂蝶莫浪猜。魚雁難傳信。好風光自有東君。管領紅霞萬樹春。說甚麼河陽縣尹。甜水令。難描難畫。難題難詠。難親難近。無意混蒼塵。若不是夢裏相逢。年時得見。生前有分。等閑問誰敢溫存。折桂令。美名兒比並清新。比不的他能舞能謳。宜喜宜嗔。惑不動他疎勢利的心腸。老不了他永長生的鬢髮。瘦不損他無病患的腰身。另巍巍居世外天然異品。香馥馥產人間別樣靈根。最喜騷人。寓意超羣。把一段蓬萊境粧點入梁園。將半篇錦繡詞互換出韓文。雖然說清高不比那尋常賺客的烟花陣。追訪的須教自付。先辦下無差錯的意兒誠。後問他許成合的話兒準。」

張子益，名里事實無考，曲亦未見。（錄鬼簿作張子益學士）

陳子厚，名里事實無考，曲亦未見。

孫叔順，名里事實無考，曲亦未見。

呂元禮，名里事實無考，曲亦未見。

李茂之，名里事實無考，曲亦未見。

元文苑（洪武本作元文苑）名里事實無考，曲亦未見。

曹子真，名里事實無考，曲亦未見。（錄鬼簿作曹子真學士）

左山，商挺別字也。挺字孟卿，曹州濟陰人。其先本姓殷氏，避宋諱改焉。挺年二十四，汴京破，北走，依冠氏趙天錫，與元好問楊奐游。元初爲行臺幕官，入事潛邸，爲京兆宣撫司郎中。中統元年，改宣撫司爲行中書省，遂僉行省事。明年，進參知政事，坐言事罷。起爲四川行樞密院事，累遷副使。十年，出爲安西王相。十五年王薨，十七年，王府相罷，坐事得免。二十年，復爲樞密副使，尋以疾辭。二十五年薨，年八十。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諡文定。挺善隸書，著詩千餘篇。幼子琦，字德符，官至祕書卿。善畫山水，能世其家。元初西北鉅公，如楊西菴之蘊藉，姚雪齋之才鑒，王鹿菴之品潔，一世，商左山之凝重，朝右，皆爲詞林所宗。惜全集散亡，未窺全豹。而左山作流傳更少。今錄其數曲，俾讀者知元朝文章氣運之盛，皆開國諸公有以啓之也。散曲有步步嬌十九首最著。今錄其四。「綠柳青青和風蕩，桃李爭先放。紫燕忙，隊

隊。泥戲彫梁。柳絲黃。堪畫在幃屏上。又云：「悶向危樓凝眸望。翠蓋紅蓮放。夏日長。萱草榴花競芬芳。碧紗窗。堪畫在幃屏上。」又云：「敗柳殘荷金風蕩。寒雁聲嘹唳。閑盼望。紅葉皆因作夜霜。菊今黃。堪畫在幃屏上。」又云：「暖閣偏宜低低唱。共飲羊羔釀。宜醉賞。金池蠟梅香。雪飛揚。堪畫在幃屏上。」

孟漢卿，亳州人，著有魔合羅劇，今存散曲未見。

徐容齋，卽徐子方，見前。

嚴忠濟，爲嚴實子。實官東平行臺，卒後，忠濟襲爵。多惠政，元史有傳。散曲有落梅風、天淨紗最佳。落梅風云：「三閭些。伍子歌。利名場幾人參破。算來都不如藍采和。被這幾文錢，把這小兒人瞞過。」天淨紗云：「能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無權。大丈夫時乖命蹇，有朝一日天隨人願。賽田文養客三千。」

董君瑞，真定冀州人。錄鬼簿云：「隱語樂府，多傳於江南。」散曲有趕蘇卿一套，頗多本色語。詞云：「

醉花陰。雪浪銀濤大江迥。舉目玻璃萬頃。天際水雲平。浩浩澄澄。越感的人孤另。一葉片帆輕。直趕到金山可怎生不見影。喜遷鶯。見樓臺掩映。接雲霄金碧層層。那能上方幽徑。我則見那寶殿玲瓏紫氣生。真勝境。蕊聞的幽香縹緲。則不見可意的娉婷。出隊子。心中倏倏。意癡癡愁轉增。猛然見梵王宮得悟的老禪僧。何處也金斗郡。無心的蘇小卿。空閃下臨川縣多情的雙縣令。刮地風。我這裏叉手躬身將禮數迎。請禪僧細說叮嚀。他道有一個女裙釵寺裏閑踢蹬。他生的娉娉婷婷。閣不住的兩泪盈盈。愁切切有如癡掙。悶懨懨卽漸成病。拈霜毫。回廊下壁上標名。我便可猛擡頭恰定睛。正是俺可意的多情。走龍蛇字

體兒堪人敬。他訴衷腸表志誠。四門子他道狠毒娘硬接了馮魁定。揣與我個惡罪名。當初真心兒守。實意兒等。恰便似竹林寺有影不見形。真心兒守。實意兒等。我可便和誰折證。古水仙子覷絕罷雨淚傾。便有那九江水如何洗得清。當初指雁爲羹。似充飢畫餅。道無情卻有情。我我我。暗暗的仔細論評。俏蘇卿摔碎了粉面箏。村馮魁硬對上菱花鏡。蘇虔婆有甚前程。者刺古占天邊月共星。同坐同行。對神前說誓盟。言死言生。焚香在寶鼎。酒斟在玉觥。越感的人孤零。分開燕鶯。神仗兒喚梢公忙答應。休得要意掙。誰敢道半霎兒消停。直趕到豫章城。節節高碧天雲霧。翠波風定。銀蟾皎潔。猛然見俺多情薄倖。俺兩個附耳言。低聲語。攜手行。下水船如何見影。尾聲說與你個馮魁耐。心兒聽。俺兩個喜孜孜悄語低聲。我教你藍橋下細尋思。護護等。」

任則明，名昱，四明人。少年狎游平康，在小樂章流布裙釵。晚銳志讀書，爲七字詩甚工。散曲至多。見樂府羣玉者。如寒兒令云：「錦製屏，鏡涵冰。濃脂淡粉如故情。酒量長鯨。歌韻雛鶯。醉眼看丹青。養花天雲淡風輕。勝桃源水秀山明。賦詩題下竺。攜友過西泠。撐船向柳邊行。折桂令云：「盼春來又見春歸。彈指光陰。回首芳菲。楊柳陰濃。臺臺路遠。漢水迷烟。綵筆誰行畫眉。錦書不寄烏衣。寂寞羅幃。愁上心頭。人在天涯。」水仙子云：「閑開翠牖近滄洲。忽見蛾眉出舵樓。來倍燕席翻紅袖。舞春風宜佐酒。匆匆催去難留。解湖水烟中佩。駕潯陽江上舟。瘦損風流。」又云：「牙檣錦纜過沙汀。皓齒青娥捧玉觥。銀塘綠水磨銅鏡。缸如天上行。人傳李郭仙名。水晶寒瓜初破。藕花深酒易醒。無限詩情。」滿庭芳云：「香籠錦幃。歌

謳白苧。人比紅梅。風流杜牧新詩意。字字珠璣。桑落酒朝開綺席。杜陵花夜宿春衣。陶然醉。金勒馬嘶。歸路柳邊迷。」

呂濟民，字里事實無考。曲見其黑漆弩二支，錄之。其一云：「心猿意馬羈難住。舉酒處記送別那梁父。想人生碌碌紛紛。幾度落紅飛雨。么瞬息間地北天南。又是便鴻書去。問多嬌芳信何期。笑指到玉梅吐處。」其二云：「朱顏綠鬢難留住。調弄了幾拙訥的兒父。算光陰咫尺風波。恍看暮晴朝雨。么怎禁他地久天長。捱不過暗來明去。望桃源霧杳烟迷。夢覺也玉人那處。」

查德卿，字里事實無考。余僅見慶東原一支小令，存太平樂府中。詞云：「達時務，薄利名。秋風吹動田園興。鉏瓜邵平。思葦季鷹。採菊淵明。清淡老生涯。進退知天命。」

武林隱，字里事實無考。余見其有折桂令詠昭君一支，錄之。「天風瑞雪翦玉蕊。冰花駕單車的明妃。無情無緒，氣結愁雲，淚濕腮霞。只見十程五程峻嶺嵯峨。停驂一顧，斷人腸，際碧離天，漠漠寒沙。只見三對兩對，拋旌旗，古道西風瘦馬。千點萬點，噪疎林，老樹昏鴉。哀哀怨怨一曲琵琶。沒撩沒亂離愁。悲悲切切恨滿天涯。」

王元鼎，字里事實無考。堯山堂外紀云：「歌伎順時秀者，姿態閑雅，雜劇爲閨怨最高。駕頭諸旦本，亦得體。」劉時中以金簧玉管鳳吟鸞鳴擬聲韻。平生與王元鼎密，偶有疾，思得馬版腸充饌。元鼎殺所騎千金五花馬，取腸以供，都下傳爲佳話。時中書參政阿魯威尤屬意焉。因戲謂曰：「我比元鼎如何？」對曰：

「參政宰相也，學士才人也。變理陰陽，致君澤民，則學士不及參政。嘲風咏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不如學士。」參政付之一笑而罷。余見其嘲妓一套，謁談諧之致，錄之。「河西後庭花走將來涎涎瞪瞪冷眼兒睜。杓杓答答熱句兒侵。捨不得纏頭錦。心疼的買笑金。要您消任。鴛幃珊枕。鳳凰盃翡翠衾。低低唱淺淺斟。休逞波李翰林。么篇支楞絃斷了綠綺琴。玳瑁拈折了碧玉簪。嗨，墮落了題橋志。吁，闌珊了解珮心。走將來笑吟吟粧呆粧婪。硬厮掙軟厮禁。泥中刺，綿裏鍼。黑頭蟲，黃口鶻。鳳鸞吟自古到今。恩多須怨深。你說來的牙疼誓不害礮。有酒時噙。有飯時啃。你來我跟前委實待圖甚。小的每聲價兒賤。身材兒婪。請先生別覓箇知音。柳葉兒你休要也斜頭撒沁。不熨貼性兒胡臨。你卻待軟處假，硬處搗，甜處滲。休忒恁，莫沉吟。休辜負了柳影花陰。」

里西瑛，耀卿學士之子。事實無考。嘗築嬾雲窩，以殿前歡寫之，詞云：「懶雪窩。醒時詩酒醉時歌。瑤琴不理拋書臥。無夢南柯。得清閑儘快活。日月似攬梭過。富貴比花開落。青春去也，不樂如何。」一時名手，如貫雲石喬夢符衛立中吳西逸皆有和作云。

衛立中，字里事實無考。太平樂府中，有散曲殿前歡二支，其一云：「碧雲深。碧雲深處路難尋。數椽茅屋和雲賃。雲在松陰掛。雲和八尺琴。臥苔石將雲根枕。折梅蕊把雲稍沁。雲心無我。雲我無心。」其一云：「懶雲窩。窩窩裏客來多。客來時伴我閑些個。酒灶茶鍋。且停盃聽我歌。醒時節披衣坐。醉後也和衣臥。與來時玉簫綠綺。問甚麼天籟雲和。」

李伯瞻號熙怡。事實無考。有省悟殿前歡七支錄之：「去來兮。黃花爛漫滿東籬。田園成趣知閑貴。今是前非。失迷途尙可追。回頭易。好整理。閑活計。團圓燈火。稚子山妻。」又云：「去來兮。黃雞啄黍正秋肥。尋常老瓦盆邊醉。不記東西。教山童替說知。權休醉。老弟兄行都申意。今朝溷擾。來日回席。」又云：「去來兮。青山邀我怪來遲。從它傀儡棚中戲。舉目揚眉。欠排場占幾回。癡兒輩。參不透其中意。止不過張公喫酒。李老如泥。」又云：「到閑中。閑中何必問窮通。杜鵑啼破南柯夢。往事成空。對青山酒一鍾。琴三弄。此樂和誰共。清風伴我。我伴清風。」又云：「駕扁舟。雲帆百尺洞庭秋。黃柑萬顆霜初透。綠蟻香浮。閑來飲數甌。醉夢醒時候。月色明如晝。白蘋渡口。紅蓼灘頭。」又云：「好閑居。百年先過四旬餘。浮生待足何時足。早賦歸歟。莫遑遑盼仕途。忙回步。休直待年華暮。功名未了。了後何如。」又云：「醉薰薰。無何鄉裏好潛身。閑愁心上消磨盡。爛熳天真。賢愚有幾人。君休問。親曾見漁樵論。風流伯倫。憔悴靈均。」

趙顯宏號學村。有和李伯瞻殿前歡四支錄之：「去來兮。東林春盡蕨芽肥。回頭那顧名和利。付與希夷。下長生不死碁。養三寸元陽氣。落一覺渾淪睡。鶯花過眼。鷗鷺忘機。」又云：「去來兮。桃花流水鱖魚肥。山蔬野菜偏滋味。旋潑新醅。胡尋些東與西。拚了個醒而醉。不管它天和地。盆乾甕竭。方許逃席。」又云：「去來兮。生平志不尙輕肥。林泉疎散無拘繫。茶藥琴棋。聽春深杜宇啼。瞻天表玄鶴唳。看沙暖鴛鴦睡。有詩有酒。無是無非。」又云：「去來兮。楚天霜滿蟹初肥。黃花似得淵明意。開遍東籬。笑山翁醉似泥。喜稚子詩能綴。愛仙果甜如蜜。烟蘿路遠。車馬聲稀。」

劉逋齋，卽劉時中，見前。

粟元啓，字里事實無考。有殿前歡散曲三支，自樂云：「自由仙。對西風籬下醉金船。葛巾漉酒從吾願。富貴由天。與淵明和一篇。君休羨。省部選烏臺薦。好覩桐江釣叟。萬古名傳。」又云：「自由仙。據胡床閑坐老梅邊。形雲變態時舒卷。改盡山川。嘆藍關馬不前。君休羨。八位轉朝金殿。恰便似新晴雪霽。流水依然。」有詠梅花云：「月如牙。早庭前疎影印窗紗。逃禪老筆應難畫。別樣清佳。據胡床再看咱。山妻罵爲甚情牽掛。大都來梅花是我。我是梅花。」

唐毅夫，字里事實無考。有怨雪一套，錄之。「一枝花不呈六出祥。難應三白瑞。易教山失色。能使鳥呼飢。有甚稀奇。無主向沿街墜。不着人到處飛。暗敲牕有影無形。偷入戶潛踪躡跡。梁州第七纔苦上茅庵。舍。又鑽入破壁疎籬。似楊花滾滾輕狂勢。你幾曾見貴公子錦裯綉縟。你多曾伴老漁翁箬笠簑衣。爲飄風胡做胡爲。怕騰雲相趁相隨。只着你凍的箇孟浩然掙掙癡癡。只着你逼的箇林和靖欽欽歷歷。只着你阻的箇韓退之哭哭啼啼。更長漏遲。被窩中無半點兒陽和氣。惱人眼攪人睡。你那冷燥皮膏似鐵石。着我怎敢相偎。尾聲一冬酒債因他累。千里關山被你迷。似這等浪蕊閑花也不是久長計。儘飄零數日掃除做一堆。我將你溫不熱薄情化做了水。」

孫周卿，古邠人，事實無考。按傅若金字序孫蕙蘭綠窗遺稿云：「故妻孫氏蕙蘭，早失母。父周卿先生。」是周卿爲蕙蘭之父，若金之外舅矣。有折桂令漁父云：「浪花中一葉扁舟。到處行窩。天也難留。去歲蘭

江。今年湘浦。後日巴丘。青蕩笠白蘋渡口。綠簑衣紅蓼灘頭。不解閑愁。自號無憂。兩岸蘆花。一臥鷗鷗。」又題琵琶亭云：「到淖陽夜泊星槎。送客江頭。忽聽琵琶。下馬維舟。迴燈借問。何處人家。妾本是京師館娃。嫁商人淪落天涯。再轉龍牙。細撥輕爬。聲裂檀槽。月滿蘆花。」又云：「見樂天細問根芽。襟搭鮫綃。玉笋籠紗。家住長安。十三學樂。髻縮雙鴉。今老卻朝雲暮霞。再休題秋月春花。自嘆咱家。兩鬢霜華。有錦難纏。淚濕琵琶。」又寄友人云：「憶湖南冷落鷗盟。木落庭臯。滿院秋聲。夜月關河。西風天地。自笑浮生。歸興動江神飲客。客情多山鬼知名。月殿龍庭。雲路鵬程。獨跨天風。直上瑤京。」又題恨云：「到春來鬱悶懨懨。晝夜相兼。粉黛慵拈。塵滿粧奩。香消寶鬢。翠淡眉尖。封淚錦絲絲恨添。唾窗絨縷縷情粘。翠幙朱簾。玉管牙籤。綠慘紅恹。燕妬鶯嫌。」

高棅，字則定，作琵琶記者。或謂方國珍據慶元時，有高明者，避地鄞之櫟社，以詞曲自娛。因感劉後村詩，「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爭唱蔡中郎」之句，乃作琵琶記。余案高明，温州瑞安人，以春秋中至正乙酉第。其字則誠，非則成也。（堯山堂外紀卷七十二）明初詞家多謂高棅作琵琶記。其實作琵琶記者，係高明而非高棅。明長才碩學，爲時名流。授處州錄事，辟丞相掾。方國珍叛，省臣以溫人知海濱事，擇以自從。與幕府論事不合。國珍就撫，欲留置幕下，卽日解官。旋寓鄞之櫟社沈氏樓居。因作琵琶記。記成時，清夜按拍歌舞。几上蠟炬二枝，光忽交合，因名曰瑞光樓。明太祖聞其名，召之，以老疾辭還，卒於家。所著有柔克齋集。高棅小令，北詞居多；高明則皆南曲套數。棅之殿前歡，題小山蘇堤漁唱云：「小溪奴。錦囊無日不西湖。」

才華壓盡香奩句。字字清殊。光生照殿珠。價等連城玉。名重長門賦。好將如意擊碎珊瑚。

李愛山事實無考。有壽陽曲卽落梅風四支。厭紛云：「離京邑。出鳳城。山林中隱名埋姓。亂紛紛世事不
欲聽。倒大來耳根清淨。」懷古云：「項羽爭雄霸。劉邦起戰伐。白奪成四百年漢朝天下。世衰也漢家屬
了晉家。則落的漁樵人一場閒話。」飲興云：「玉液殷勤勸。金杯莫斷絕。拚了玉山低起。彈者舞者唱者。
只喫到楊柳岸曉風殘月。」風情云：「半擁凌波被。微寬金縷衣。蹕金翹亂堆著雲髻。托香腮醉眠在錦
帳裏。嬌滴滴海棠春睡。」

宋方壺，名里事實無考。有送別一套，錄之。「雙調鬪鶉鶻落日遙岑。淡烟遠浦。蕭寺疎鐘。戍樓暮鼓。一葉
扁舟。數聲去櫓。那慘感。那淒楚。恰待歡娛。頓成間阻。紫花兒序瘦岩岩香消玉滅。冷清清夜永更長。孤另另
枕剩衾餘。羞花閉月。落雁沉魚。躊躇。從今後誰寄蕭娘一紙書。無情無緒。水滄藍橋。夢斷華胥。調笑令肺
腑。恨怎舒。三疊陽關愁萬縷。幽期密約權娛處。動離愁暮雲無數。今夜月明何處宿。依依古岸黃蘆。禿廝
兒。懽笑地不堪舉目。回首處景物蕭疎。星前月下誰共語。謾嗟吁。何如。聖藥王別太速。情最苦。鬆金減玉
瘦了身軀。鬼病添。神思虛。心如刀剜。泪如珠。意兒裏懶上七香車。尾聲眼睜睜怎忍分飛去。痛殺我也吹
簫伴侶。不甫能恰住了送行客一帆風。又添起助離愁半江雨。」

姚牧菴，名燧，字端甫，文獻公樞之姪。少孤，隨樞學於蘇門；及長，以所作就正於河內許衡。衡賞其辭。至
元七年，衡爲國子祭酒，奏召舊弟子二十人，驛致館下。始爲秦王府文學，尋提舉陝西四川中興等路學。

校除陝西漢中道按察司副使。調山南湖北道。入爲翰林直學士。遷大司農丞。元貞元年，以翰林學士，與侍讀高道凝，總裁世祖實錄。大德五年，出爲江東廉訪使。移病太平，拜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至大元年，入爲太子賓客，進承旨學士，太子太傅。明年授榮祿大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四年得告歸，卒年七十六。諡曰文。所著有牧菴文集五十卷。散曲有冬怨一套。——新水令 梅花一夜漏春工。隅紗牕暗香時送。篆消金睡鴨。簾捲綉蟠龍。去鳳聲中。又題覺半衾夢。駐馬聽 心事匆匆。斜倚雲屏愁萬種。襟懷穴穴。半欹鴛枕恨千重。金釵剪燭曉猶紅。膽瓶盛水寒恨凍。離思擁。掩流蘇帳煖和誰共。喬牌兒 悶懷雙泪湧。偏鎖兩眉縱。自從執手河梁送。離愁天地永。雁兒落 琴閑吳麝桐。簫歇秦臺鳳。歌停天上謠。曲罷江東弄。得勝令 呀，書信寄封封。烟水隔重重。夜月巴陵下。秋風渭水東。相逢。枕上歡娛夢。飄蓬。天涯悵望中。沽美酒 龍濤傾白玉鍾。羊羔泛紫金觥。獸炭添煤火正紅。業身軀自擁。聽門外雪花風。太平令 悔當日東牆窺宋。有心教夫婿乘龍。見如今天寒地凍。知他共何人陪奉。想這廝指空。話空。一步步脫空。巧舌頭將人搬弄。水仙子 朔風掀倒楚王宮。凍雨埋藏神女峯。雪雹打碎桃源洞。冷丁丁總是空。簌湘簾翠靄重重。寫幽恨題殘春扇。鼓鬱悶聽絕暮鐘。數歸期曲損春蔥。折桂令 數歸期曲損春蔥。魚深潛鴨綠寒江。雁唳殘羊角旋風。碎寒金照腕徒黃。收香烏藏烟近黑。守宮砂點臂猶紅。雪一番霰一陣。時間驟擁。雲一攜雨一握。何處行踪。途路西東。烟霧溟溟。魂也難通。夢也難通。尾聲 這冤讎懷恨千鈞重。見時節心頭氣擁。想盼的我腸斷眼睛兒穿。直擱的他臉皮兒腫。——

景元啓，名里事實俱無考。疑卽粟元啓，但不敢必。有得勝令二支。歡會云：「梅月小窗橫。斗帳惜娉婷。未語情先透。春嬌酒半醒。書生稱了風流興。卿卿。愿今宵閨一更。」孤另云：「雨溜和風鈴。客館最難聽。枕冷兼衾剩。心焦睡不成。離情閃得人孤另。山城。愿今宵只四更。」又上小樓客情云：「欲黃昏梅稍月明。動離愁酒闌人靜。則被它簷鐵聲寒翠被難溫。致令得倦客傷情。聽山城。又起更。角聲幽韻。想它綉幃中和我一般孤另。」

曾瑞卿，卽曾褐夫，見前。

李伯瑜，名里事實無考，其小桃紅磕瓜云：「木胎毡觀要柔和。用最軟的皮兒裹。手內無它諶難過，得來呵。普天下好淨也應難躲。兀的般砌末。守着箇粉臉兒窠。未諱笑聲多。」

吳克齋，卽吳仁卿，見前。

李德載，名里事實無考，有陽春曲（卽喜春來）十支。贈茶肆云：「茶烟一縷輕輕颺。攪動蘭膏四座香。烹煎妙手賽維揚。非是說。下馬試來嘗。」又云：「黃金碾畔香塵細。碧玉甌中白雪飛。掃腥破悶和脾胃。風韻美。喚醒睡希夷。」又云：「蒙山頂上春光早。揚子江心水味高。陶家學士更風騷。應共笑。銷金帳飲羊羔。」又云：「龍團香滿三江水。石鼎詩成七步才。襄王无夢到陽臺。歸去來。隨處是蓬萊。」又云：「一甌佳味侵詩夢。七椀清香勝碧筩。竹爐湯沸火初紅。兩腋風人在廣寒宮。」又云：「木瓜香帶千林杏。金橘寒生萬壑冰。一甌甘露更馳名。恰二更。夢斷酒初醒。」又云：「兔毫盞內新嘗罷。留得餘香在齒牙。一

瓶雪水最清佳。風韻煞。到底屬陶家。」又云：「龍鬚噴雪浮甌面。鳳髓和雲泛。蓋絃。勸君休惜杖頭錢。學玉川平地便升仙。」又云：「金尊滿勸羊羔酒。不似露芽泛玉甌。聲名喧滿岳陽樓。誇妙手。博士便風流。」又云：「金芽嫩採枝頭露。雪乳香浮塞上酥。我家奇品世間無。君聽取。聲價徹皇都。」

王和卿，大名人。輟耕錄所記關漢卿一事，頗堪發噱。錄之。和卿滑稽佻達，傳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一蝴蝶，其大異常。王賦醉中天小令云：「掙破莊周夢。兩翅駕東風。三百處名園一采一箇空。難道風流種。誠殺尋芳蜜蠶。輕輕的飛動。賣花人搨過橋東。」由是其名益著。時有關漢卿者，亦高才風流人也。王常以譏諷加之。關雖極意還答，終不能勝。一日，王忽坐逝，而鼻垂雙涕尺餘。人皆歎駭。關來弔唁，詢其由。或對云：此釋家所謂坐化也。復問鼻懸何物。又對云：此玉筍也。關云：「我道你不識，不是玉筍，是鼻。」咸發一笑。或戲關云：「你被王和卿輕侮半世，死後方才還得一籌。」凡六畜勞傷，則鼻中常流膿水，謂之鼻病。又愛許人之短者，亦謂之鼻。故云爾。散曲甚多，今錄冬閨一套。驀山溪。冬天易晚。又早黃昏後。修竹小闌干。空倚遍寒生翠袖。蕭蕭寶馬。何處狂遊。一篇人已靜。夜將闌。不信今宵又大抵爲人圖甚麼。彼各青春年幼。似恁的廝禁持。兀的不白了人頭。女冠子。過一宵。勝秋。且將鍼線把一扇鞋兒綉。聽聽的馬嘶人語。甫能來到。卻又早十分殢酒。好觀音。枉了教人深閨裏候。疎狂性淹然依舊。不成器。喬公事做的洩漏。衣紐不會扣。待伊酒醒明白究。雁過南樓。蒸問着時只辦擺着手。罵着悄不開口。放伊不過耳朵兒扭。你道不會共外人歡偶。把你愛惜前程。遙指定梅梢月兒呢。」

杜遵禮，字里事實無考。余見其醉中二支，一詠歪口伎云：「一點櫻桃挫，半壁杏腮多。每日長吁暖耳朵。正覷着傍邊睡。小唱單吹海燄。側踉兒把戲做。口兒恰迎着。」一詠佳人臉上黑痣云：「好似楊妃在逃脫馬嵬災。曾向宮中捧硯臺。堪伴詩書客。叵耐無情的李白。醉拈班管。洒松烟點破桃腮。」或云黑痣爲白仁甫作。

程景初，字里事實無考。余見其春情一套，錄之。新水令。落紅滿地暮春天。另一番蜂愁蝶怨。愁切切。恨綿綿。待要團圓。除非是夢中見。駐馬聽。小小亭軒。燕子來時簾未捲。深深庭院。杜鵑啼處。月空圓。金釵撥盡。玉爐烟。香塵漬滿琵琶面。誰共言。新來枕匾黃金釧。喬牌兒。日高猶自眠。病體尙嫌倦。細將往事思量遍。越無心整翠鈿。落梅風。鸞釵斷。鳳髻偏。膩殘粧。泪痕滿面。隔紗牕。俏聲兒喚玉蓮。那人兒敢有些交變。離亭宴帶歌拍煞。桃腮搵濕胭脂淺。榴裙摺皺香羅軟。這相思教人怎遣。分開翡翠巢。拈損螳螂玉。空鎖鴛鴦殿。十分病怎禁。兩葉眉難展。有愁煩萬千。羞栽並頭蓮。懶整合歡帶。怕見雙飛燕。情書附錦鱗。佳信憑黃犬。何處也風流少年。我待將魂魄夢中尋。只恐怕陽臺路兒遠。

趙彥輝，名里事實無考。有醉中天二支。嘲人右手三指云：「把盞難舒手。施禮怎合十。虧它朝朝洗面皮。早是剛拿管筆。便有那舉鼎拔山的氣力。諸般兒都會。怎拿它鞭簡銅錘。」又云：「把盞難舒手。學舞不風流。與你架銀箏。怎地搗。難挽衫兒袖。他媳婦問它索休。別無甚成就。到官司打與一箇拳頭。」又省悟一套云：「點絳脣。萬種閒愁。一場春瘦。迷花酒。燕侶鶯儔。鶻煞青雲友。混江龍。長想着少年時候。拈花

摘葉甚風流。見了些春風謝館。夜月秦樓。馬上抱雞三市門。袖中攜劍五陵遊。八個字非虛謬。玲瓏剔透。軟款溫柔。油葫蘆。一世疎狂一筆勾。從今後都罷手。一場恩愛變爲讎。赤緊的紅裙不解嘲風口。因此上青衫緊退揉花手。想着眼底情眉角愁。則管裏雲來雨去空迤逗。終不見下場頭。天下樂只被你乾賺得。潘郎兩鬢秋。想着你恩情也不是未久。恰便似風中落花水上漚。我恰待踏折他花套竿。撞出錦圍頭。早是咱千自在百自由。哪吒。想當初您愛我時。剪青絲半紐。想當初敬您時。贈新詞一首。您如今棄俺也。斷金釵兩頭。想着您月底盟。星前呪。則怕你悔去也嬌羞。鵲踏枝。俺如今志難酬。和俺不相投。誤了俺雁塔題名。虎榜名留。有一日博得五花誥在手。則怕你消不得粉面油頭。寄生草。俺如今時間因。目下憂。三尺劍掃蕩紅塵垢。萬言策補盡乾坤漏。五言詩奪盡江山秀。若是柳耆卿剝得個紫袍新。你便是謝天香。不避黃齏臭。尾深縷笠緊遮肩。粗布衫寬裁袖。撇罷了狂朋怪友。打扮做個儒流。風月所近新來給了解。由。誰信你鬼狐由。誤了我談笑封侯。早難道萬里鷓鴣得志秋。氣衝斗牛。胸藏錦綉。釣鯨頭。誰釣您這樂官頭。」

王敬甫，名愛山，長安人。事實無考。有水仙子十闋。怨別離云：「鳳凰臺上月兒彎。燭滅銀河錦被寒。謾傷心空把佳期盼。知他是甚日還。悔當時不鎖彫鞍。我則道別離時易。誰承望相見呵難。兩泪闌干。」又云：「鳳凰臺上月兒偏。和泪和愁聞杜鵑。恨平生不遂於飛願。盼佳期天樣遠。月華涼風露涓涓。欸單枕難成夢。擁孤衾怎地眠。兩泪漣漣。」又云：「鳳凰臺上月兒斜。春恨春愁何日徹。桃花另落胭脂謝。倏忽

地春去也。舞翩翩忙煞蜂蝶。人去了無消息。雁回時音信絕。感嘆傷嗟。」又云：「鳳凰臺上月兒低。香爐空嘆息。悶厭厭怎不添憔悴。夜迢迢更漏遲。冷清清獨守香閨。急煎煎愁如醉。恨綿綿意似癡。泪眼愁眉。」又云：「鳳凰臺上月兒高。何處何人品玉簫。眼睜睜盼不得它來到。陳搏也睡不着。空教人穰穰勞勞。銀臺上燈將滅。玉爐中香漸消。業眼難交。」又云：「鳳凰臺上月兒孤。倒鳳顛鸞護嘆吁。盼行雲鎖了西樓暮。似闌干十二曲。雁來也還又無書。情脉脉空惆悵。意懸懸無是處。恨滿天隅。」又云：「鳳凰臺上月兒明。短嘆長吁千萬聲。香閨寂寞人孤另。枕消香寒漸生。碧熒熒一點殘燈。別離是尋常事。淒涼可慣經。冷冷清清。」又云：「鳳凰臺上月兒昏。忽地風生一片雲。浙零零夜雨更初盡。打梨花深閉門。冷清清沒箇溫存。它去了無消息。枉教人空斷魂。瘦臉啼痕。」又云：「鳳凰臺上月兒沉。一樣相思兩處心。今宵愁恨更比昨宵甚。對孤燈無意寢。泪和愁付與瑤琴。離恨向絃中訴。淒涼在指下吟。少一箇知音。」又云：「鳳凰臺上月兒圓。月上紗窗人未眠。故人來人月皆如願。月澄清人笑喧。訴別離在月下星前。蒼天滿中秋月。月嬋娟良夜天。人月團圓。」

鄧學可名里無考。與勾曲外史張伯雨友善。伯雨集中有雪中寄鄧學可一律可證。其樂道一套中滾繡球三支皆佳。錄之。其一云：「千家飯足可週。百結衣不害羞。問甚麼破設設歇着皮肉。傲人問伯子公候。閑遙遙唱些道情。醉醺醺打個稽首。抄化些剩湯殘酒。咱這愚鼓簡子便是行頭。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錢明日求。散誕無憂。」又云：「恰見元宵燈挑在手。又早清明至門插柳。正修禊傳觴曲流。不覺擊

灑鼓競渡龍舟。恰才七月七。又早是九月九。咱能勾幾番價歡喜廝守。都在煩惱中過了春秋。你子見紛紛世事隨緣過。都不顧急急光陰似水流。白了人頭。」又云：「剗荆棘鑿做沼池。去蓬蒿廣栽榆柳。四時間如開錦綉。主人公能得幾遍價來往追遊。亭臺卽漸摧。花木取次休。荆棘又還依舊。使行人嗟嘆源流。往常間奇葩異卉千般秀。今日個野草閑花滿地愁。葉落歸秋。」

沙正卿，名里事實無考。元詩選癸辛集，有沙可學，疑卽其人。可學永嘉人，登至正進士第，爲行省掾。楊鐵厓有送沙可學序云：「某官來總行省事，求從事掾之賢能者，首得一人焉。曰沙可學氏。又得一人焉。曰高則誠氏。又得一人焉。曰葛元哲氏。三人者用而浙稱治，三人者，天府登其鄉書，大廷榮其高第，而拜進士出身，賜任州理佐理之職者也。」此段可以參考。散曲有閨情一套。「鬪鸚鵡挑綉也無心。茶飯不應口。付能打撲起傷春。誰承望睡不過暮秋。暗想情懷。心兒裏自羞。兩件兒出盡醜。臉淡似殘花。腰纖如細柳。紫花兒序愁的是針拈着玉筍。怕的是燈點上銀缸。恨的是簾控着金鈎。赤緊的爺娘又不解，語話也難投。休休。央及煞眉兒八字愁。靠誰成就。鳳隻鸞孤。幾時能勾。燕侶鶯儔。么想殺我也枕頭兒上恩愛。盼煞我也懷抱兒裏多情。害煞我也被窩兒裏風流。渾身上四肢沉困。迅指間一命淹留。休休。方信道相思是歹証候。害的來不明不久。是做的沾粘。到如今潑水難收。尾實丕丕罪犯先招受。直到拆倒了龐兒罷收。若不成就美滿好因緣。則索學文君駕車走。」

趙明道，卽趙明遠，見前。

王仲誠，字里事實無考。散曲有避紛一套。「鬪鷓鴣露冷霜寒。雲低霧黯。洒洒消消。淒淒慘慘。眼底繁華。心頭有感。名利絕。是非滅。愛的是雪月風花。怕的是官民要覽。紫花兒昨宵酩酊。今日模糊。來日醞酣。帶一頂嵌肩幔笠。穿一領麻衫。粧一座栽梅結草庵。誰能搖撼。跳出這蟻穴蜂衙。再不入虎窟龍潭。小桃紅刀名劍利大鱷感。詭碎閑人膽。白酒黃鷄捱時暫。就中甘。這般滋味誰曾啖。諸音人卽參。通經史親探。世事要經諳。尾此身有似舟無纜。恁意教旁人笑嚼。富貴總由天。清閑盡在俺。」

夢簡，字里事實無考。散曲有射雁一套。「一枝花忙拈鵲畫弓。急取鵬翎箭。端直了燕尾鉞。搭上虎筋弦。秋月弓圓。箭發如飛電。覷高低無有偏。正中賓鴻。落在蒹葭不見。梁州魚尾紅殘霞隱隱。發頭綠秋水涓涓。芙蓉燦爛搖波面。見沉浮鷗伴。來往魚缸。平沙衰草。古木蒼烟。江鄉景堪愛堪憐。有丹青巧筆難傳。揉藍靛綠水溪頭。鋪膩粉白蘋岸邊。抹胭脂紅葉林前。將笠簷兒搵捲。迎頭仰面偷睛兒覷。見碧天外雁行現。寫破祥雲一片箋。頭直上慢慢盤旋。尾轉過了紫荆扉。白草塚黃蘆堰。驚起些紅腳鴨。金頭鵝錦背鴛。誠得這鷓鴣兒連忙向敗荷里串。血模糊翅搵。撲刺刺可憐。十二枝梢翎向地皮上剪。」

李邦基，字里事實無考。散曲有寄別一套。「鬪鷓鴣百歲光陰。寄身宇宙。半世蹉跎。忘懷詩酒。竊玉偷香。尋花問柳。放浪行。不自羞。十載江淮。胸蟠星斗。紫花兒鬢絲禪榻。眉黛吟窗。扇影歌樓。獻書北闕。挾策南州。遲留。社燕秋鴻幾回首。壯懷感舊。嫵媚精神。羅綺風流。調笑令漸久。過清秋。今古盟山惜未休。琴樽相對消閒晝。盡烏絲醉圍紅袖。陽關一聲人去後。消疎了月枕雙謳。禿齷兒浩浩寒波野鷗。悄悄夜雨蘭

舟。津亭送別風外柳。甚不解繫離愁。悠悠。聖藥王夜氣收。人語幽。西樓夢斷月沉鉤。惜勝遊。憶唱醉。追思往事到心頭。腸欲斷。泪先流。尾彩雲冉冉巫山岫。還相逢。邂逅綢繆。終日惜芳心。思量歲寒友。」

呂天用，字里事實無考。散曲有秋蝶一套。「一枝花數聲孤雁哀。幾點昏鴉噪。桂花隨雨落。梧葉霜凋。園苑消條。冷落了芙蓉萼。見一箇玉蝴蝶體態嬌。描不成雅淡風流。畫不就輕盈瘦小。梁州難趁逐鶯期。月夜怎追隨。燕約花朝。棲香覓意誰知道。春光挫過。媚景輕拋。虛辜艷杏。忍負妖桃。夢魂杳不在花梢。精神懶。豈解爭高。喜孜孜翠袖兜籠。嬌滴滴玉纖捻拈。笑吟吟羅扇招搖。替他審約。秋深何處生芳草。殘陽邊且胡鬧。不似姚黃魏紫好。忍負良宵。隔尾金風不念香鬢少。玉露那憐粉翅嬌。風露催殘冷來到。艷陽時過了。暮秋天怎赦。將一捻兒香肌斷送了。」

睢玄明，揚州人。景臣子。（景臣見前）事實無考。散曲有詠鼓一套。摘錄一支，耍孩兒云：「樂官行徑咱參破。全仗着聲名過活。且圖時下養皮囊。隱居在安樂之窩。鞦韆的打得我難存濟。緊緊的棚扒的我沒奈何。習下這等喬功課。搬得人賞心樂事。我正是鼓腹謳歌。」

王仲元，杭州人。與鍾嗣成至交。所編雜曲，有東海郡于公高門，袁盎卻坐，私下三關等，今皆佚。散曲有詠雪一套。摘錄二支。鬪鶻鶻云：「雲幕重封。風刀勁刮。玉絮輕擣。瓊苞碎打。粉葉飄揚。鹽花亂撒。一色白六出花。密密疎疎。瀟瀟洒洒。」聖藥王云：「是宜開繡闥。斟玉斝。泛羊羔美酒味偏佳。樂韻雜。歌調雅。肉屏風羅列女嬌娃。開宴競奢華。」么云：「不覺的洒力加。和氣多。佳人爭賞笑誼譁。玉纖將雪片拿。玉鈎

將雪地踏。只見雪光人影兩交加。似一片玉無瑕。」皆傳述人口云。

高安道，字里無考，有御史歸莊南呂小曲，已佚。散曲有行雲一套。錄哨遍一支云：「暖日和風清晝。茶餘飯飽齋時候。自嘆抱官囚。被名韁擗挽無休。尋故友。出來的衣冠濟楚。像兒端嚴。一箇箇特清秀。都向門前等候。待去歌樓作樂。散悶消愁。倦遊柳陌戀煙花。且向棚闌翫俳優。賞一會妙舞清歌。噫一會皓齒明眸。踈一會開茶浪酒。」

張子友，名里事實無考，曲亦未見。

侯正卿，名克中，號良齋先生。眞定人。幼喪明，聆羣兒誦書，不終日能悉記其所授。稍長習詞章。自謂不學可造詣，既而悔之。以爲刊華食實，莫首於理。研討易理，乃爲得之。於是精意讀易。著書名大易通義。年至九十餘卒。有良齋詩集十四卷。散曲有客中寄情一套。「菩薩蠻鏡中兩鬢皤然矣。心頭一點愁而已。清瘦仗誰醫。羈情只自知。月照庭半紙功名。斷送關山雲渺渺。草萋萋。小樓風重閉。月應盼人歸。歸心急。去路迷。喜春來。家書端可驅邪祟。鄉夢眞堪療客飢。眼前百事與心違。不投機。除賴酒支持。高過金盞兒舉金杯。倒金杯。杯未倒先心醉。酒醒時候更淒淒。情似織。招攬下相思無盡期。告他誰。牡丹春。忽聽樓頭更漏催。別鳳又孤棲。暫朦朧枕上重歡會。夢驚回。又是一別離。醉高歌客窗夜永岑寂。有多少孤眠况味。欲修錦字憑誰寄。報與些淒涼事實。尾披衣強拈紙與筆。奈心緒煩多書萬一。欲向芳卿行訴些憔悴。筆尖頭陶寫哀情。紙面上敷陳怨氣。待寫個平安字樣都是俺虛脾。拍塞一封愁信息。向銀臺畔讀不去也。

傷悲。蠟炬行明知人情意也。垂下數行紅淚。」

史九敬先，眞定人，亦作史九散人。武昌萬戶。作劇有莊周夢一種，散曲未見。

李寬甫，大都人。刑郎令史。除廬州合肥縣尹。作劇有漢丞相丙吉問牛喘一種，散曲未見。

彭伯城，保定人，一作伯威。作劇有夜月京娘怨一種，散曲未見。

李行道，又作行甫，絳州人。作劇有包待制智賺灰欄記一種，散曲未見。

趙君祥，名良弼，東平人。少時與鍾嗣成、同師鄧善之、曹克明、劉聲之三先生。又於省府同筆硯，經史問難，詩文酬唱，及樂章小曲，隱語傳奇，無不究竟。所編梨花雨，其辭甚麗。後補嘉興路吏，遷調杭州。天曆元年冬，卒於家。散曲春思一套，錄二支。「新水令 枕痕一線玉生春。未惺惚眼波嬌困。別離纔幾日。消瘦勾十分。杜宇愁聞。無端事繫方寸。駐馬聽 寡宿孤辰。歲晚佳期猶未準。舊愁新恨。鏡中眉黛鎖常顰。一庭芳草翠鋪茵。半簾花雨紅成陣。雨聲潺風力緊。韶華卽漸消磨盡。」

汪澤民，亦作江澤民，字叔志，眞定人。元史有傳，散曲未見。

陸顯之，汴梁人。錄鬼簿云：有好兒趙正話本，散曲未見。

孔文卿，平陽人，事實名里無考。有祿山謀反一套，摘錄之。「梁州第七不幸遣東歸薊北。更勝如西出陽關。看幾時捱徹相思限。怕的是朔風箭急。殘月弓彎。戍樓人靜。紙帳更闌。思量殺玉砌瑯闌。消磨盡綠鬢朱顏。再幾時染濃香翡翠衾溫。迷醉魂芙蓉帳暖。解餘醒荔枝漿寒。近間瘦減。業身軀不似當年胖。這証

候誰經慣。都只爲百媚千嬌在翠盤。出落着廢寢忘餐。三煞拚了做匆匆行色催征雁。止不過拍拍離愁滿戰鞍。驅兵早晚到驪山。若奪了娘娘，教唐天子登時兩分散。休想再能勾看一看。四件事分明緊調犯。勢倒也怎遮攔。尾聲把六宮心事分明的慢。將半紙音書擋閉的慳。教千里途程阻隔的難。我因此上一點春心醞釀的反。」

狄君厚，平陽人，事實無考。散曲揚州憶舊一套，錄之。「夜行船憶昔揚州念四橋。玉人何處也吹簫。絳燭燒春，金船吞月，良夜幾番歡笑。風入松東風楊柳舞長條。猶似學纖腰。牙檣錦纜無消耗。繁華去也難招。古渡漁歌隱隱。行宮烟草蕭蕭。喬牌兒悲時空懊惱。撫景慢行樂。江山風物宜年少。散千金常醉倒。新水令別來雙鬢已刁騷。綺羅叢夢中頻到。思前日。值今宵。絡緯芭蕉。偏恁感懷抱。甜水令世態浮沉。年光迅速。人情顛倒。無計覓黃鶴。有一日舊跡重尋。蘭舟再買。吳姬還約。安排着十萬纏腰。離亭宴煞珠簾十里春光早。梁塵滿座歌聲遶。形勝地須教翫飽。斜日柳隄行。暖風花市飲。細雨蕪城眺。不拘束越錦袍。無言責烏紗帽。到處裏疎狂落魄。知時務有誰如。攬風情似咱少。」

張壽卿，東平人。浙江省掾吏。作劇有詩酒紅梨花一種，尙存，散曲未見。

費君祥，大都人。與關漢卿交。有愛女論行於世；作劇有才子佳人菊花會，已佚，散曲未見。

陳定甫，大名人，事實無考。作劇有風月兩無功一種，已佚，散曲未見。

劉唐卿，太原人。皮貨所提舉。在王彥博左丞席上，曾詠「博山銅細鼻香風」者。作劇有蔡順摘椹養

母，李三娘麻地捧印二種，皆佚。按博山銅一曲，卽折桂令。詞見楊朝英陽春白雪。「博山銅細裊香風。兩行紗籠。燭影搖紅。翠袖殷勤捧玉鍾。半露春葱。暢好是會受用文章巨公。綺羅叢。醉眼朦朧。夜宴將終。十二簾櫳。月轉梧桐。」其詞頗美。但又署姚牧庵作。未識何故。

阿里耀卿，卽西瑛之父，事實無考，曲亦未見。

王愛山，卽王敬甫，見前。

與敦周卿，與敦卽漢族曹氏。字里事實無考。散曲有折桂令二支，至佳。其一云：「西山雨退雲收。縹緲樓臺。隱隱汀洲。湖水湖烟。畫船歌棹。妙舞輕謳。野猿搦丹靑畫手。沙鷗看皓齒明眸。闌苑神州。謝安曾遊。更比東山。倒大風流。」其二云：「西湖煙水茫茫。百頃風潭。十里荷香。宜雨宜晴。宜西施淡抹濃粧。尾尾相啣畫舫。儘歡聲無日不笙簧。春暖花香。歲稔時康。真乃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蒲察善長，蒲察卽漢姓李氏，名里事實無考。散曲有新水令一套，題爲託雁傳情，摘錄數支。「川撥棹不由我泪盈盈。聽長空孤雁聲。我與你暫出門庭。聽我丁寧。自別人情。雁兒，我其實捱不過衾寒枕冷。相思病漸成。七弟兄雁兒，你卻是怎生暫停。聽我訴離情。一封書與你拴定。疾忙飛過蓼花汀。那人家寢睡長門靜。梅花酒雁兒，呀呀的叫幾聲。驚起那人聽。說着咱名姓。他自有人相迎。從別後不見影。閃得人亡了魂靈。羅帷中愁怎禁。則爲他掛心情。朝忘餐。泪如傾。曲慵唱。酒慵斟。雙江南雁兒，可憐見今宵獨自個冷清清。你與我疾回疾轉莫留停。山遙水遠煞勞神。雁兒，天道兒未明。且休要等閒尋倦宿沙汀。尾你是

必飛空雲淡風力緊。我這里想誰醫治相思病。傳示我可意情人。休辜負海誓山盟。唱道性命也似看承。心脾般欽敬。准辦你鵬程。我這裏獨守銀釭慢慢的等。」

范冰壺，名居中，字子正，冰壺其號也。杭州人。父玉壺，爲一代名儒。假卜術爲業。居杭之三元樓前。每歲元夕，必以時事題於燈紙之上。杭人聚觀，遠近皆知父子之名。冰壺精神秀異，學問該博。嘗出大言於肆，以爲筆不停思，文不闕筆，諸公知其有才，不敢難也。善操琴，能書法。其妹亦有文名。大德年間，被旨赴都，遂北行，以才高不遇，卒於家。散曲有秋思一套，其賽鴻秋云：「想那人妒青山愁蹙在眉峯上。泣丹楓泪滴在香腮上。投金釵劃損在雕闌上。託瑤琴哀訴在冰絃上。無事不思量。總爲咱身上。爭知我懶看書羞對酒也只爲他身上。」其怕春歸云：「白髮陡然千丈。非關明鏡無情，綠愁似個長。相別時多，相見時難。天公自主張。若能勾相見，我和他對着燈兒深講。」語頗佳。

施均美，名惠，一字君美，杭州人。居吳山城隍廟前，以坐賈爲業。巨目美髯，好談笑。鍾嗣成嘗與趙君卿、陳彥實、顏君常至其家。每承接款，多有高論。詩酒之暇，惟以填詞和曲爲事。有古今砌話，編成一集。其好事也如此。所作幽閨記最著名。散曲未見。

蕭德潤，錄鬼簿作德祥，亦作黃德潤，杭州人。以醫爲業，號復齋。凡古文俱隳爲南曲，街市盛行。又有南曲戲文等雜劇，有四春園、小孫屠、殺狗勸夫、四大王歌舞麗春園、包待制三勘蝴蝶夢。今僅存殺狗勸夫一種。散曲有秋懷一套。其雙調夜行船云：「一夜秋聲入井梧。碧紗廚枕剩珊瑚。秦鳳東歸，楚雲西去，舊歡

娛等閒辜負。風入松翠屏燈影滿人孤。花外響啼姑。丁寧似把閒愁訴。淒涼待怎支吾。泪珠伴簷花簌簌。夢魂驚城角鳴鳴。慶宣和猶憶尊前得見初。淺淡粧梳。附耳佳期在朝暮。間阻。間阻。喬牌兒相思病忒很毒。風流債久担誤。波濤隔斷藍橋路。枉只把鵲聲占龜卦卜。甜水令到如今鏡破青銅。釵分金鳳。簫閒碧玉。無語自躊躇。果若命分合該。於飛終做。姻緣當遇。甘心兒爲你嗟吁。鴛鴦煞錦回文織就別離譜。碧雲牋寫徧傷心句。舊物空存。薄情何處。暢道往事千端。柔腸九曲。軟玉溫香作念着何曾住。人問我秋到也較何如。怕的是戰碎芭蕉畫闌雨。」

沈拱之，名拱，拱之其字也。杭州人。天資穎悟，文質彬彬。然惟不能俯仰，故不願仕。所編樂府最多，以老無後，病無所歸，陳存甫館之於家，不旬日而亡。存甫殯送之，重友誼也。其劇曲俱未見。

劉聰，字里事實無考，曲亦未見。

張九，錄鬼簿作張九元帥，字里事實無考，曲亦未見。

廖弘道，名毅，弘道其字也。建康人。泰定三年丙寅春，與鍾嗣成訂交，由周仲彬爲介，一見卽敍平生懽。時出一二舊作，皆不凡俗。如越調一點靈光，借燈爲喻，尤其著者也。其仙呂賺煞云：「因王魁淺情，將桂英薄倖，致令得潑煙花不重俺俏書生。」發越新鮮，皆非蹈襲。天曆二年春抱疾，喪於友人江漢卿家。漢卿與黃煥章買棺具殮，召其親來，火葬城外寺中。公能書，善行文，皆不草率。題伍王廟壁，有折桂令一曲，又有絕句云：「浩浩凌雲志，巍巍報國心。忠魂與潮汐，萬古不消沉。」其感慨激烈，徒增悵快矣。曲未見。

陳彥實，名無妄，東平人。與鍾嗣成及趙良弼同舍。生性沈重，事不苟簡。以苛刻爲務，訐直爲忠，與人寡合，人亦難與交也。公於樂府隱語，無不用心，補衢州路吏，後遷婺州。陞浙東憲吏，調福建道。天曆二年三月，以憂卒，其弟彥正殯葬之。樂府甚多，惜乎其不甚傳也，曲亦未見。

吳中立，名本世，杭州人。天資明敏，好爲詞章，隱語樂府。有本道齋樂府小藁，及詩謎數千篇。以貧病不得志而卒。高明柔克齋集，有採蓮曲送越中吳本中一首，疑卽此人。

錢子雲，名霖，松江人。棄俗爲黃冠，更名抱素，號素菴。類次諸公所作，曰江湖清思集。其自作樂府，有醉邊餘興，語極工巧。小令有清江引四支，其一云：「夢回晝長簾半卷，門掩茶蘼院。蛛絲掛柳綿，燕嘴粘花片。啼鶯一聲春去遠。」其二云：「高歌一壺新釀酒，睡足蜂衙後。雲深鶴夢寒，石老松花瘦。不如五株門外柳。」其三云：「春歸牡丹花下土，唱徹鶯啼序。戴勝雨餘桑，謝豹烟中樹。人困晝長深院宇。」其四云：「恩情已隨紈扇歇，攢到愁時節。梧桐一葉秋，砧杵千家月。多的是幾聲兒簷外鉄。」

高敬臣，名克禮，號秋泉，河間人。以蔭官至慶元理官，治政以清淨爲務，不爲苛刻，以簡澹自處，工古今樂府，有名於時云。散曲有雁兒落過德勝令二支。其一云：「新愁因甚多，淺黛教誰畫。倦將珊瑚枕，款款要朱屏亞。正月明閒照綠窗紗，酒冷重溫白玉罌。五花驄繫何處垂楊下，少年心虧負殺，不恨你個冤家。高燒銀蠟，寬鋪綉榻。今夜來麼。」其二云：「尋致爭不致爭，旣言定先言定。論至誠俺至誠，你薄倖，豈不聞舉頭三尺有神明。忘義多應當罪名。海神廟見有他爲證。似玉魁負桂英，磳可可海誓山盟。縷帶難逃命。」

鸞刀上更自刑。活取了個年少書生。」

曹明善，名里無考，衢州路吏。甘於自適。居大都。有樂府，華麗自然，不在小山之下。以長門柳二詞得名。按長門柳詞，見堯山堂外紀七十四卷。伯顏擅權之日，劾王徹徹都，高昌王帖木兒不花，皆以無罪見殺。山東憲吏曹明善時在都下，作眠江綠二曲以風之。大書揭於五門之上。伯顏怒，令左右暗察得實，肖形捕之。明善出避吳中一僧舍，居數年，伯顏事敗，方再入京。其曲曰：「長門柳絲千萬縷。總是傷心處。行人折柔條。燕子啣芳絮。都不由鳳城春做主。長門柳絲千萬結。風起花如雪。離別重離別。攀折復攀折。苦無多舊時枝葉。」散曲如折桂令云：「問城南春事何如。細草如烟。小雨如酥。不駕巾車。不拖竹杖。不上籃輿。遊一日將息塞驢。索三杯分付奚奴。竹裏行廚。花下提壺。共友聯詩。臨水觀魚。」沉醉東風云：「鴟夷革屈沈了伍胥。江魚腹葬送了三閭。數間諫時獨醒處。豈是遭誅。被放招伏。一舸秋風去五湖。也博個名傳萬古。」小梁州云：「紫霞仙侶翠雲裘。文彩風流。新詩題滿鳳凰樓。揮吟袖。來作爛柯遊。玉樵不管梅花瘦。教白鶴舞着相留。聽我歌。爲君壽。一杯春酒。一曲小梁州。」

張子堅，名里事實無考。散曲有德勝令一支云：「宴罷恰初更。擺列着玉娉婷。錦衣搭白馬。紗籠照道行。齊聲唱的是阿納忽時行令。酒且休斟。俺待據銀鞍馬上聽。」

王日華，名曄，杭州人，號南齋。有臥龍岡、雙賣華、桃花女三劇。今僅存桃花女，見元曲選。錄鬼簿云：「有與朱士凱題雙漸小卿問答，人多稱賞。」案此套久佚，今從樂府羣玉中，摘錄於此，方知此套名風月所

舉問汝陽記。雖鍾嗣成亦未之知也。自黃肇退狀，至議擬，凡十六首。此又元曲選外增一故實矣。

慶東原（黃肇退狀）

於飛燕並帶蓮。有心也待成姻眷。喫不過雙生強囑。當不過馮魁鬥詭。甘不過蘇氏胡搨。且交割麗春園。免

打入卑田院。折桂令（聞蘇卿）

俏排場慣戰曾經。自古惺惺。愛惜惺惺。燕友鶯朋。花陰柳影。海誓山盟。那一箇堅心志誠。那一箇薄

倖離情。則問蘇卿。是愛馮魁。是愛雙生。么篇（答）

平生恨落風塵。虛度年華。減盡精神。月枕雲窗。錦衾綉褥。柳戶花門。一箇將百十

引江茶問肯。一箇將數十聯詩句求親。心事紛紜。待嫁了茶商。怕誤了詩人。殿前歡（再問）

小蘇卿。言詞道得不實誠。江茶詩句相

兼併。那件着情。休胡蘆提二四應。相俵俵。端的接誰紅定。休教問。便索招承。么篇（答）

滿懷寬。被馮魁掩撲了麗春園。江茶萬引

誰情願。聽妾明言。多情小解元。休埋怨。俺違不過親娘面。一時間不是。誤走上茶缸。水仙子（駁）

明明的退伍麗春園。暗暗的開除

了雙解元。嚟可可說下神仙顯。卻元來都是詭。再誰聽甜句兒留連。同他行坐。和他過遣。怎做的誤走上茶缸。么篇（招）

書生俊俏

卻無錢。茶客村虔倒有緣。孔方兄教得俺心窩變。胡蘆提過遣。如今是走上茶缸。拜辭了呆黃肇。上覆那雙解元。休怪咱赴臨川。折桂

令（問馮魁）

馮魁。你自尋思。這樣嬌姿。做了琴瑟。不用紅娘。則留紅定。便繫紅絲。量你呵有甚麼風流浪子。怎消得多情俊俏。孩

兒。供吐實詞。說了緣由。辨箇妍媸。淺波仙（答）

黃金鑄就劈開刀。茶引糊成割怪揪。廬山鳳髓三千號。陪啜油儘力攪。雙通叔你自

才學。我揣與娘通行鈔。他掂了咱傳世寶。看誰能勾鳳友鸞交。折桂令（問雙漸）

小蘇卿。窩變了心腸。改抹了因緣。倒換排場。強拆

鴛鴦。輕分鶯燕。失配鸞鳳。實丕不兜籠富商。虛飄飄蹬脫了才郎。你試思量。不害相思。也受淒涼。淺波仙（答）

陽臺雲雨暫教晴。金

斗風波且慢行。小蘇卿是接了馮魁定。俏書生便嚟聲。沒來由鬧戰開爭。非于是咱薄倖。既然是他淺情。我着甚干害心疼。折桂令（

問黃肇）

麗春園黃肇姨夫。人道你聰明。我道你胡塗。蘇氏拮據。雙生拘塗。你割地粧孤。怕不你身上知心可腹。爭知他根前似水如

魚。休強支吾。這樣恩情。便好開除。淺波仙（答）

風流雙漸慣輪鋪。浪蘇卿能跳塔。小機關背地裏商量下。把俺做皮燈籠看待咱。從

來道水性難拿。從他起過。由他演撒。終只是箇路柳牆花。折桂令（問蘇媽媽）

蘇婆婆。常只是熬煎。臨逼得孩兒。一謎地胡搨。使會

虛脾。着些甜唾。引起頑涎。用力的從教氣喘。着昏的一任頭旋。只爲貪錢。將個嫖娟。賣上茶缸。淺波仙（答）有錢問甚糊紙鏝。沒鈔由他古錠刀。是誰俊俏誰折拗。俺老人家不性索。馮員外將響鈔。氣得雙生眺。休干鬧黃鞵。嘆莫且焦。價高的俺便成交。擬議雙生好去覓前程。黃鞵休來戀寡情。馮魁統錢剛婚聘。老虔婆指證的明。小蘇卿既已招承。風月所成文案。鶯花寨擬罪名。麗春園依例施行。

王舉之事實名里無考，散曲未見。

陳德和，事實名里無考。樂府羣玉中有雪中十事錄之：「落梅風（貧兒鬻桑）茶烟細。酒力微。都不索比評風味。鬻桑兒悄聲私自提。省可裏臘前呈瑞。又（謝女比絮）騷人謝。女論吟。雪飄時絮飛還恁。七言句兒誇到今。偏梨花比他爭甚。又（袁安高臥）身貧暴。志趣高。羨袁安那時清操。縱如今閉門僵睡着。道是儘教他忍寒乾傲。又（陶穀烹茶）龍團細。蟹眼肥。竹爐紅。小窗清致。試烹來是覺風韶美。比羊羔較爭些滋味。又（浩然騎驢）窮東野。忒好奇。凍得來戰欽欽地。待吟詩滿前都是題。偏則麼灞橋驢背。又（李愬擊鵝）翻銀漢。戰玉龍。遍乾坤似粉粧胡洞。擊鵝羣亂軍成了大功。全不道藍關路馬蹄難動。又（孫康映光）無燈蠟。雪正積。想孫康向學勤力。映清光展書讀較畢。待天明困來恰睡。又（游揚侍立）立來倦。睡未足。覷門前雪深迷路。師父覺來遲半步。忍不得也索回去。又（泛剡王猷）乘雪夜。訪故人。剡溪冰斷蓬難進。凍歸來怕人胡議論。強支吾道興來還盡。又（寒江釣叟）寒江暮。獨釣歸。玉蓑披滿身祥瑞。他道縱如圖畫裏。則不如銷金帳暖烘烘地。」

丘士元，名里事實無考。散曲如滿庭芳云：「愁山悶海，沉吟暗想，積漸難捱。冷清清無語人何在。瘦損

形骸。愁怕到黃昏在側。最苦是兜上心來。咱無奈。相見痛哉。獨自靜書齋。」《折桂冷》云：「楚天秋萬頃煙霞。孤雁一聲悲。淒切傷咱。鐵馬叮嚀。寒蛩不住。砧杵聲雜。銀臺上燒殘絳蠟。金爐內煙篆香加。感嘆嗟呀。痛憶嬌姿。恨滿天涯。」《普天樂》云：「月空圓，人何在。寒蛩切切。寒雁哀哀。菊漸衰。荷錢敗。葉落西風雕欄外。斷腸人如此安排。秋雲萬里，滿天離恨。伴我愁懷。」

以上一百七十八人，吾一一爲他們作一小傳。但無可考者。仍從「蓋闕」的法子。大約元朝曲家，略具於此了。卽此小小考證，已費了多少心思，可見讀書是不容易罷。

文體論

顧盡丞著

一 本編的目的，在敘述吾國從古代到現在所有各種文章的體別，作一有系統的研究。先推溯牠的來源，次論列牠的體要，再辨別牠的異同，使一般喜歡探討國學的人，讀了本編以後，對於吾國歷來的一切文體，可以一目瞭然。

二 本編分別各種文體，所有編制的方法，多根據於姚姬傳氏古文辭類纂的分類。每舉一類文體，先列姚氏的序目，作一個綱要。然後再分論每類中的各種文體，說明牠的內容。此外有名目雖然不同，而體例上却可以歸併的，便把牠附列在某體的下面，以清眉目。

三 本編所搜羅的各種文體，也有爲姚選篇目中所遺漏的，我現在便采任昉文章緣起中所有，分別按體補入。其有無可歸附的，我便舉牠的體例，放在結論裏，可以供參閱的。

四 本編的取材，自以姚選爲主幹；而陳師曾所編的京師優級師範國文講義幫助也不

少。其他的參考書，有下列幾種：

- (1) 任昉文章緣起
- (2) 劉勰文心雕龍
- (3) 王應麟辭學指南
- (4) 吳訥文體明辨
- (5) 徐

師會文章辨體

尚有徐炬的事物原始，封演的封氏聞見記，梁佐的丹鉛總錄，顧亭林的日知錄，以及其他……等等，雖是一鱗一爪，沒有前列(1)……(5)各書引證的多，但內中有關於論述文體的，沒有不採錄牠，以求考證的詳備。

顧藎丞，中華民國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於光華大學。

目	次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類辨類	四
第三章 序跋類	一三
第四章 奏議類	一六
第五章 書說類	二四
第六章 詔令類	二七
第七章 傳狀類	四四
第八章 碑誌論	四七
第九章 雜記類	五四
第十章 箴銘類	五七
第十一章 頌贊類	六〇
第十二章 哀祭類	六四
第十三章 辭賦類	六八
第十四章 結論	七六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文章的定名和牠的起原

天地間無論甚麼東西，起初都先定有一個名號的，名號有了，牠的意義才能明顯。不然，便是天地也沒有稱謂，各種東西也沒有本原了。天地間一切，惟有文章這樣東西，最爲可貴。古人有道：「齊天地於古今，後萬物而不朽。」這句話很是不錯。所以文章而不曉得牠的名號，那麼，對於文章的意義，怎能明瞭對於作品的區類，又怎能辨別呢？

從前的時候，聖人立說以訓後人，用來「經綸天下」的，後人便尊牠爲「經」。世代有官專掌，敘述國家社會的事情，和帝王大臣的言行，這類的著作，便稱他爲「史」。唐虞三代以後，「道術」既經分裂，「方術」便漸漸地起來了，諸子百家各得他的一說，以自鳴於世，後人又稱他爲「子」。春秋戰國以後，一般文人學士，正如風起雲湧；他們所做文章，氣勢的雄偉，修辭的爛雅，真足以炫亂人的心目，這是中國學術思想最興盛的時期了！

兩漢的時光，帝王多知道崇「儒術」，尊「六經」，於是是一般著作家，也能迎合心理，一切文章，都肯

推究牠的本原，立言也便有典則了。後人稱賞那時的文章，說是「淵懿而醇厚，「雍容而愉夷，「精覈而明辨，「這些論調，足見漢代文章的美了。自從魏晉六朝一直下來，文章卻專好「華麗」和「侈靡，」不曉得講求「實際，」文格便日趨於衰落。到了唐朝，文章又有振作的氣象，他那詞令的美妙，議論的闊大，諷諭的深切，很足以媲美從前的秦漢。他們所有的作品，或者是根據於「六藝」「經術，」或者是有關於政策典制，人民風俗，雖然不能像戰國諸子各守一家之說，而才智之士，多以爲他有所取。這便是「集」的所由起。清代學誠章實齋氏說，「經史子不專家，而文集以興，」這句話很有意思的。

第二節 文章的體制和文集的創興

文章的體制，大概多根據於「六經」和「傳記」，而又適應於世風的變遷。我現在借重顏氏的一段話，把牠來做個明證。他說道：「詔令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這一段話，把文章各種體制，和牠的源流，說得透切極了。

文章的各種體制既經具備了，但沒有人把牠整理起來，編成一本有統系的「文集，」供人研究文體之用，這也是一件缺憾的事。直等到六朝梁代的蕭統——昭明太子——始編了一本文選，他把秦

漢以來各種文體，搜羅一處，分門別類，採擇很精；可惜祇限於「有韻之文」一方面，而區類又有失當的地方，這是草創者不能避免的疵累。後來繼踵而起的有姚鉉的唐文粹，呂祖謙的宋文鑑，蘇天爵的元文類，程敏政的明文衡，姚椿的國朝文錄。以上這幾部書有些分類很詳細，有些僅僅立個綱要；選擇的有善有不善，錄取的有多有簡單，總之都是一代的作品罷了。

清朝乾隆時，桐城的古文大家姚姬傳——名鼎——氏，他選了一本古文辭類纂，編制得非常精審，不但姚鉉以下各人所遠不能及，便是創始編制「文集」的蕭統，也覺得精粗有別。這部書的內容取材是從兩漢起，至唐宋為止，各大家的有名作品，和歷來的各種文體，都詳備於此了。「子」「史」中的文章，因有專書可讀，舍去不錄。他把各種文體，分爲十三類——論辨，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記，箴銘，頌贊，辭賦，哀祭——每類的前面，做了一篇小序，詳細地說明這類的原始，很能得其要領。後來又有曾國藩的經史百家雜鈔，黎庶昌，王先謙的兩部續古文辭類纂，大體都是祖法姚氏的，不過和姚氏所選，稍有出入罷了。

第三節 評幾部辨論文體的參考書

以上所說的幾部書，僅舉其關於文體方面編制而言，至於辨論文體的書，還沒有說到。辨論文體的書最初的，有黃初典的論和塾虞的流別兩種；後人批評這兩部書的內容，說是「約而不詳，分別乖謬。」後

來又有梁代——南北朝時——任昉的文章緣起，和劉勰的文心雕龍，這兩書對於各種文體之辨別，說得很是精細。除此以外，還有宋時王應麟的辭學指南，明時吳訥的文章辨體，和徐師曾的文體明辨，他們書中所有的說理，都有考證的，很可以供我們研究文體的人作參考之用。

現在我們要知道：文章之有各種體制，決不能互相混亂，好比日月星辰的各有牠的位置，山川邱陵的各有牠的形勢，宮室臺榭的各有牠的奇觀；高的決不能當牠爲深，大的決不能當牠爲小，方的決不能當牠爲圓，微的決不能當牠爲顯，這是很明瞭的了。文章的各種體別，各有牠的妙用，各有牠的意義，各有牠的作法；我們應當格外認得清楚，辨得明白，這纔不致於執筆爲文的時候，有「望洋興嘆」之感了！

我這本文體論編制的方法，是用姚姬傳氏古文辭類纂的篇目爲本。惟將「十三類」改爲「十二類」，因其中「序跋」「贈序」兩類，古來本爲一體，亦祇有一個名稱，一歸併後，反覺得眉目清楚許多。每類的前面，便用姚氏的「序目」，作一個總說明，使讀者知道牠綱領的所在。此外對於各種文體的辨別，則多採各家的說解，分列許多子目，證明於後；缺的，便將牠增補。這麼一來，我人研究古代各種文體，對於牠一切源流，派別，體制的大概情形，可以一目瞭然了。學者苟能辨別而認識牠，於國學方面，一定有很大的幫助！

第二章 論辨類

姚姬傳氏說：「論辨類者，蓋原於古之諸子，各以所學，著書詔後世。孔孟之道與文，至矣！自老莊以降，時有是非，文有工拙。然則論辨類者，蓋本於學而不可以已也。」

第一節 論

「論」的起源，和牠的體例，劉勰文心雕龍論說中，講得最爲詳盡，我現在便引他幾段話來說明牠。他道：

述經敘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喑。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爲論語，蓋羣論立名，始於茲矣。白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

以上一節，是說「論」的起源。至於「論」的體例，他又說：

原夫「論」之爲體，所以辨正然否，窮於有數，追於無形，迹堅求通，鈞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

這一節，是說明「論」的體例。我人作「論」，如果能根據他幾句重要的條例，便不致落於空疏膚泛了！

李充說：

文貴於允理，不求支離。

這也是對於「論」體文字一句深切的話。

上面一大段關於「論」的起源和體例，都說過了。我現在再引吳訥文章辨體，徐師曾文體明辨兩書中話，來說說「論」的種類，共有多少？

吳訥文章辨體中說：

按韻書：「論，議也。」梁昭明文選所載，論有二體：一曰「史論」，乃史官於傳末作論議，以斷其人之美惡，若司馬遷之論項籍，商鞅是也；二曰「論」，一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人物，或評經史之言，正其訛謬，如賈誼之論過秦，江統之論徙戎，柳子厚之論守道，守官是也。唐宋取士，用以出題，然求其詞精義粹，卓然名世，則以韓歐為最。

徐師曾文體明辨中說：

蕭統文選，則分為三：「設論」居首，「史論」次之，「論」又次之；較諸臧說，差為未盡。惟「設論」則臧所未及，而乃取答客難，賓戲，解嘲，三首以實之。夫文有答，已各自為一體，不明言其體，而概謂之「論」，豈不誤哉？

綜上兩人的所說，我以為「析理」的文字和「議」體是相契合的；「諷寓」的文字和「箴」「解」是同科的；「設辭」一類的文字，又和「問對」是一致的。我現在再綜合他二人所舉的例子，定「論」體為八種：一曰「理論」，二曰「政論」，三曰「經論」，四曰「史論」，五曰「文論」，六曰「諷論」，七曰「寓論」，八曰「設論」。牠的題名，有些人作「某論」，有些人作「論某」，這都隨作者的便，可以任意命名，於意義上是沒有甚麼差別的。

第二節 議 駁議

「議」的起源與牠的體例，徐師曾文體明辨中，說得最清楚。他道：

按劉勰云：「議者，宜也；周爰諮謀，以審事宜者也。」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弗迷。」此之謂也。昔管仲稱軒轅有明堂之議，則

「議」之來遠矣。至漢始立「駁議」。「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蓋古者國有大事，必集羣臣而廷議之，若「罷鹽鐵」

「擊匈奴」是已。厥後下公卿議，乃始撰詞書之簡牘以進，而學士偶有所見，又復私議於家。

這一段是講「議」體的起源，和牠的流別；此外徐氏對於「議」的體例，也說得非常簡要，我現在再引他，寫在下面：

議體之文，以辨潔爲能，不以繁縟爲巧；事以明覈爲美，不以深隱爲奇；此其大要也！

由上所說，「辨潔」「明覈」是作「議」體文的要則；而「繁縟」「深隱」便是作「議」體文的弊病了；這是我們不可不注意的！

我嘗按考「議」的起源，原是始於「廷議」；以後纔有「私議」，如韓退之的改葬服議，柳子厚的晉文公問守原議都是的。至於「論」和「議」兩種的區別，我可用兩句話來包括，便是：「『論』的範圍，包含稍爲廣些；而『議』則多牽涉政治問題，以創立意義的。」

第三節 說 解 經解

「說」的起源，和牠的流別，吳訥文章辨體中說得最詳，我今採錄他一大段文字，作本節的說明。他說：

按「說」者，釋也；述也；解說經義，而以己意述之也。「說」之名，起於吾夫子之說卦，厥後漢許慎作說文，蓋亦祖述其名而爲之辭也。魏晉六朝文載文選，而無其體；獨陸機文賦，備論作文之義，有曰：「說煒煌而論誣。」是豈知言者哉？至昌黎韓子，闢斯文之日，警，作師說以譏抗顏爲學者師。迨柳子厚及宋室諸大老出，因各卽理卽事而爲之說，以曉當世，以開悟後學，由是六朝陋習，一洗而無餘矣。

以上所引的一段文字，是說明「說」的起源，和牠的流別，若論牠的體例，那末徐師曾的文體明辨中，有一段簡當的話。他文內說：

魏晉以來，作「說」者絕少；獨曹植集中有二首，而文選不載，故其體闕焉。要之傳於經義而更出己見，縱橫抑揚，以詳贍爲上，已而與「論」無大異也。

本節的最後一段話，便是講到「說」的體例了。除此以外，還有什麼，「字說」，「名說」，「牠的名稱雖然相同，但牠的施用，是各異的，所以又別爲一類。

「解」的起源，到底創始於甚麼人，和甚麼時代，古書上一時無考證可尋，揚子雲的解嘲，是一篇「諷論」——論體中的一類——的文字，並不是後世所傳的「解」體文。我嘗按考字書「解」，判也；緩也；險難解釋，物情舒緩，故爲解也。劉彥和謂：「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牒，所以能解釋結滯，徵事以對

也。」到後來，私家的著述，或者因一字一義，世人有所疑惑，於是便做了一篇「解」來說明牠。例如韓退之的獲麟解，王半山的復讎解，都是「解」體的正工文字。其後又有以經出題而作「解」的，便名牠曰「經解」。這種體裁，是唐朝以後始有的。

至於「解」的體例，是專以「講釋解剝」爲要件，和「說」的體例，沒有甚麼大的差別。

第四節 釋 難 設難 喻難

「釋」的起源，當在春秋的時候。按之吳語：「使行人奚斯，釋言於齊。」釋言兩字，便是以言自解的意思；後世人的作「釋」，多根據於此。不過奚斯「釋言」所載於吳語的，還不是後世「釋」文的正宗。文體明辨，說是「釋」體始於蔡邕作釋誨，其說很有意思，我現在引其說於下。

文體明辨說

「釋」解也；「解」之別名也。蓋自蔡邕作釋誨，而郤正釋譏，皇甫謐釋勸，東晉元居釋，相繼有作；然其辭旨，不過遞相祖述而已。至唐韓愈作釋言，別出新意，乃能追配邕文，而免於蹈襲之陋。即此二篇，亦可備一體矣。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下個斷語，便是：「釋」的創始，當自奚斯的釋言於齊；而蔡邕的釋誨，韓愈的釋言，卻是後世作「釋」的所祖！

「難」體沒有專文，見於古書的，有「喻難」和「設難」兩種。「難」的意思，按文章緣起注中所

說：「難，難也；以己意難之，以諷天子也。」大概以寓言之文爲多。「喻難」是見於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設難」是見於漢書，東方朔傳；我現在便錄牠兩段文字於後。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司馬相如使蜀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惟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喻巴蜀，并難，蜀父老文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之意。

「喻難」文的創作，當是始於這個時候。

漢書，東方朔傳：

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因自頌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喻。

此後「設難」的文字，大都是模倣牠的。

第五節 辨

「辨」的起源，當推孟子。孟子書中所載的文字，幾於十之八九有「辨」的意味；而子豈好辯哉一章，尤覺明顯。唐代的韓柳，於此體也很擅長。我現引用文章辨體中的一段，來補充我的意思。

文章辨體中說：

昔孟子夫子答孫丑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中間歷敘古今治亂相尋之故，凡八節，所以深明聖人與己不能自己之意。終而又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蓋非獨理明義精，而字法，句法，章法，亦足爲作文格式。是「辨」體之始也。迨唐韓昌黎作諱辨，柳子厚作桐葉封弟辨，說者謂其文效孟子，信矣！

這一段，是說「辨」體的起源；至於「辨」的體例，他又說：

大抵辨須有不得已而辨之意，苟非有關世教，有益後學，雖多又奚爲哉？

徐師曾文體明辨，對於「辨」體的起源和體例，也有一段清切的理論，我再把牠錄在後面，作本節的結束。他說：

按字書：「辨，判別也。」其字從言，或從辵。近世魏校，謂從刀，而古文不載。漢以前，初無作者。至唐韓柳，乃始作焉。然其原實出孟莊。蓋本乎至當不易之理，而以反覆曲折之詞發之。

最後我還有幾句話，便是：「『辨』的命題，和『論』體的格式一樣。有些作『某辨』，有些作『辨某』，都隨作者的便，任意裝置，於意義上是沒有甚麼差別的。」

第六節 經義

「經義」的起源，考之於歷史，當始自宋代。按宋史：

熙寧四年二月丁巳朔，罷「詩賦」，以「經義」「論策」試進士。

「經義」的始於宋代，這便是證據。而古代考試「經義」的制度，則選舉志說得最爲詳盡，今錄其說於左：

今欲復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

「經義」的創制，原來是本於宋神宗的改「貢舉」法；當時王安石獨排斥衆人的議論，主張建立「經義」試士的新法，他的見解和理想，未嘗不算偉大；但是蘇軾等一般名流，卻以爲難行而駁斥他，亦正因安石欲想傳他一家之學，有近於私曲，且其辦法，還有未盡完美的地方罷了。傳到明朝的時候，格式愈變愈壞，遂流成「時文」的一派，把「聖經」割裂得不成樣子，極好的「體制」也給他敗壞無餘，很有些像俳優的所爲。「經義」文體的敗落如是，我們本不當論及，不過牠的作用，能够「解釋經義」，「昌明聖經」，所以這種文體，也不可缺少的。

至於「經義」的作法，明朝茅坤——鹿門——說得最是精審；我因爲牠可以參會其他一切的作法，所以錄在後面。

茅坤論作「經義」之法：

一日，「認題。」題中精神脈處，須先認明，印於心中，方可下筆，然後洞中骨理。

二曰，「布勢。」勢者，一篇呼吸之概也。大將提百萬之兵以合戰，其要只在得勢，得勢者，百戰百勝。學者爲文，亦然。大略，善將兵者，操百萬之兵，如左右手。善爲文者，累數千百言，如探喉而出。得其勢，則相題沿情，如風之襲雲，泉之出峽。蘇文忠所謂「行乎其所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是也。不得其勢，其語意窘澀，叩之不成聲矣。

三曰，「練格。」格者，猶言品局也。後世之論古文，首先秦西京者，以其去古未遠，神理渾雄也；薄晉宋以下者，以其行既衰薄，而神理不振也。唐三百年，僅得韓昌黎柳柳州一二人；宋三百年，僅得歐蘇曾王三四人，何者？諸君子能窺測理道，得「六經」之旨而成文，是以其格高耳。

四曰，「中毅。」毅者，式也；世所稱「中式」是也。

第三章 序跋類

姚姬傳氏說：「序跋類者，昔前聖作易，孔子爲作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之傳，以推論本原，廣大其義。詩書皆有序，而儀禮篇後有記，皆儒者所爲其餘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莊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

第一節 序 引

我在未書本節以前，先得有個申明，就是「姚姬傳氏所編的古文辭類纂，他所舉十三類中，把『序

跋』和『贈序』分作兩種；其實考之古代書籍中，兩種序體，原祇一類，亦且只有一個名稱，所以我把牠併在一起說，比較清楚簡捷些。」

「序」的起源，和牠的體例，有王應麟的辭學指南，和吳訥的文章辨體，說得極其簡明，今分錄他兩家的說解。

王應麟辭學指南

「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文選始於詩序，而書序，左傳序次之。宋朝端拱元年，王元之試詔，臣僚和御製雪詩序，遂爲直史館，則「試序」亦舊制也。

吳訥文章辨體

爾雅曰：「序，緒也。」「序」之體，始於詩之大序，首言「六義」，次言「風」「雅」之變，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謂之「序」也。東萊云：「凡序『文籍』，當序作者之意；如『贈送』『燕集』等作，又當隨事以序其實。」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語，善敘事理爲上。近世應用，惟「贈送」爲盛，當取法昌黎，則庶得古人贈言之義，而無枉己徇人之失也。

以上兩節，是引來說明「序」的起源和體例的，至於「序」的種類多少，那可以參看徐師曾文體明辨中的一段話。他說：

爾雅云：「序，緒也。」字亦作「敘」，言其善敘事理，次第有緒，若絲之緒也。又謂之「大序」，則對「小序」而言也。其爲體有二：一曰「議論」，二曰「敘事」，其「敘事」又有正變二體。至唐柳氏，又有「序略」之名，則其題稍變，而其文益簡矣。

「序」的起源，體例和種類，上面都已說過，現在要說到「引」的起源和體例。「引」的名稱，在唐朝以前的文章，沒有見過。漢朝的班固，他雖然做了一篇典引，但是實際上卻屬於「符命」——詔令類的一種——之文。他所以稱爲「引者」，亦正如一切雜著的命題，各隨自己的意思而定，並不是就以「引」爲「序跋」的一體。直到唐朝以後，「序跋類」中，始有這「引」的名稱。牠的體例，大略和「序」相同，而稍爲「短簡」一點，好像是序的濫觴。

第二節 題跋 題辭 書證 書後

「題跋」一體中，包括「題辭」、「書讀」、「書後」三種文體，大概和「序」的作用相彷彿；不過「序」文總在一部書，——劉子政戰國策序——或一篇文，——歐陽永叔唐書藝文志序——的前面，而「題跋」則或在前，——趙岐孟子題辭——或在後，——韓愈讀儀禮，曾鞏書魏鄭公傳後——沒有一定。而牠們的名稱上，也因各有其用，不相一致的。至於「題跋」的起源和體例，我仍引用吳氏文章辨體，徐氏文體明辨兩家的說解，而徐氏所論，格外見得詳備。

吳訥文章辨體

按 蒼崖金石例云：「跋者，以贊語於後，前有序引，當撮其有關大體者以表章之，須明白簡嚴，不可墮人窠臼。」予嘗卽其言考之，漢晉諸集，「題跋」不載；至唐韓柳，始有「讀某書題其後」之名；迨宋歐曾而後，始有「跋語」，然其辭意，亦無大相遠也。故文鑑，

文類總編之曰「題跋」而已。近世疏齋盧公又云：「跋，取古詩『狼跋其胡』之義。」狼之行，則前隨其胡，故跋語不可太多，多則冗。尾語，宜峭拔使不可加，若然，則「跋」比「題」與「書」尤貴乎簡峭也。

徐師曾文體明辨

按「題跋」者，簡編之後語也。凡經傳、子史、詩文、圖書之類，前有「序引」，後有「後序」，可謂盡矣；其後覽者，或因人之請求，或感而有得，則復撰詞以綴於末簡，而總謂之「題跋」。至綜其實，則有四焉：一曰題，二曰跋，三曰書，四曰讀。夫「題」者，諦也，審諦其義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見本也。「書」者，書其語也。「讀」者，因於讀也。「題」「讀」始於唐，「跋」「書」起於宋。「題跋」者，舉類以該之也。其詞，考古證今，釋疑訂謬，為以簡勁為主，故與「序引」不同。又有「題辭」，所以題號其書之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然「題跋」書於後，而「題辭」冠於前者，此又其辨也。

上面所引的，對於「題跋」的起源和體例，已經說得很明盡了；我現在再來補充牠幾句，按說文：「題，額也。」字書稱：「題，諦也，審諦其名號也。」例如十三經注疏中有趙岐的孟子題辭，所以題孟子的書的，足的后跟為「跋」，故書在文字後面的曰「跋」。至於「書讀」亦猶「題跋」之類，如韓退之的讀儀禮，荀子是。又如張中丞傳後跋，則開後世「書後」一類的文字了。

第四章 奏議類

姚姬傳氏說：「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尚書具之矣，周衰，列國臣子為國謀者，誼忠而辭美，皆本謨誥之遺也。」

第一節 至言 奏疏 奏啓 奏狀 奏劄 封事 彈事 白事 讓表 謝恩

奏議類中，包含的體例，最爲豐富。按唐虞禹皋陳謨以後，至商朝的伊尹，周朝的姬公，就有伊訓，無逸等篇，這便是用文辭告君的開始。漢朝高祖惠帝的時候，沒有聽見說以書陳事的。到了孝文帝，他廣開了言語之路，於是賈山先獻了一篇至言，賈誼便上了一篇陳政事疏。從此以後，進言的人，一天多一天，有些稱「上疏」，有些稱「上書」，有些稱「奏狀」，如果怕牠泄漏秘密，便用「皂囊」封好，然後送進去，這又稱之爲「封事」。以上許多的體例，考之歷史上，都很容易看見的。古人有道：「君臣相遇，雖一語有餘；未孚，雖千萬奚補；爲臣子者，惟當罄其忠愛之忱而已！」這幾句話，對於君臣之間，進言的情形，說得明切極了！我現在再引徐師曾文體明辨中一大段話，來說明奏議類中各種文字的起源，和體例。

文體明辨說：

按「奏疏」者，羣臣論諫之總名也。奏御之文，其名不一，七國以前，皆稱「上書」，秦初，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以謝恩；二曰「奏」，以按劾；三曰「表」，以陳情；四曰「議」，以執異。然當時「奏章」或上災異，則非專以謝恩。至於「奏事」，亦稱「上疏」，則非專以按劾也。又按劾之奏，別稱「彈事」，尤可以徵「彈劾」爲「奏」之一端也。又置八儀，密奏陰陽，皂囊封板，以防宣泄，謂之「封事」。而朝臣補外，天子使人受所欲言，及有事下議者，並以書對。則漢之制，豈特四品而已哉！然自

秦有天下，以及漢孝惠，未聞有以書言事者。至孝文廣開言路，於是賈山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則四品之名，亦非叔孫通之所定明矣。魏晉以下，「啓」獨盛行。唐用「表狀」，亦稱「書疏」。宋人則監前制而損益之，故有「劄」，有「狀」，有「書」，有「表」，有「封事」，而「劄子」之用居多，蓋本唐人「榜子」，「錄子」之制，而更其名。上書表章，已列前編，其他篇目，更有八品：一曰「奏」，「奏」者，進也；二曰「疏」，「疏」者，布也；——漢時諸王官屬於其君，亦得稱「疏」，故以附焉。——三曰「對」，四曰「啓」，「啓」者，開也；五曰「狀」，「狀」者，陳也；——「狀」有二體，散文，儻語，是也。——六曰「劄子」，「劄」者，刺也；七曰「封事」，八曰「彈事」，各以類從。而以「至言」冠於篇，以其無可附也。至於「疏」「對」「啓」「狀」「劄」五者，又皆以「奏」字冠之，以別於臣下私相對答往來之辭。

以上所引，是說奏議類中各種文字的起源和流別。至論牠的體例，則徐氏也有一節說到。他道：

及論其文，則皆以明允篤誠爲本，辨析疏通爲要，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大體也。「奏啓」入規而忌侈文，「彈事」明憲而成善罵，此又學者所當知也。

這一節論「奏議」文的體例，真是精切極了！不過「奏議」文字的各種名稱，歷代屢有變更；在明清的時候，則論政事的名曰「題」，「陳私情的名曰「奏」，但這兩種，又都同稱爲「本」。——普通稱爲「奏本」。——此外還有「讓表」，「謝恩」等類，雖然是別立名目，也只是「奏議」類中的一體。至於牠的作法，都用散文，亦有間以儷語的。自此以後，進陳主上的文字，祇有「本」和「表」兩種，作法亦歸於一致，把歷代的各種雜稱，一律革除；而中世通行的儷語，也一併減去；這種便捷的方法，實在是勝過前代的一切繁文縟禮了！

第二節 議對

「議」的起源，遠在上古的時候。按說文：「議，語也；一曰，謀也。」管子：「軒轅有明堂之議，」這便是「議」起於上古的證據，不過「議」的起源雖古，卻祇有其名，而沒有明文可供參讀。直到漢朝時候的賈捐之，始做了一篇罷珠厓對，「議對」的文字，當以此爲始。

文中子說：

議其盡天下之心乎？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間，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

這一節話，我引來作這「議對」文的小小概論。至於牠的體例，那末劉彥和文心雕龍「議對」中，說得最見精當。他道：

夫勳先擬議，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羣務，弛張治術。故其大體所資，必樞紐經典。探故實於前代，觀變通於當今，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郊祀」必洞於禮，「戎事」必練於兵，「田穀」先曉於農，「斷訟」務精於律，然後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此綱領之大要也。若不達政體，而舞筆弄文，支離構辭，穿鑿會巧，空騁其華，同爲事實所擯，設得其理，亦爲遊辭所埋矣。

以上劉氏對於「議對」文字的一切利病，說得明密極了！我現在再簡單地把牠總括說幾句：「凡是議對的文字，立論應當『平實真切』，『辭約指明』，所以備君上的採擇。倘使『繁文稠辭』，而所

說的又不切中事務，那末，未有不厭牠迂遠疏闊，而置之不問的。」

第三節 章表 笏記

「章」的起源，流別，以及牠的體例，詳見於文體明辨中。他說：

「章」者，明也。古人言事，皆稱「上書」。漢定禮儀，乃有四品，其一曰「章」，用以謝恩。及考後漢，「論諫」、「慶賀」間亦稱「章」。自唐而後，此制遂亡。……至論其體，則漢晉多用散文，唐宋多用四六，而唐宋之體，又自不同。唐人聲律，時有出入，而不失乎雄渾之風。宋人聲律，極其精切，而有得乎明暢之旨。

「表」在三王以前，都稱牠爲「敷奏」。到了秦朝，始改稱曰「表」。「表」的起源，大約便始於此時了。王應麟辭學指南對於「表」的流別，說得最有根據；吳訥文章辨體對於「表」的體例，說得也很有意思。我今分錄兩家之說。

辭學指南：

「表」明也；標也；標著事緒，使之明白。三王以前，謂之「敷奏」。秦改爲「表」。漢羣臣書四品，三曰「表」。陽嘉元年，左雄言孝廉先詣公府，文史課「牋奏」；又胡廣以孝廉試「章奏」；然則「章奏」試士，其始此歟？唐顯慶四年，進士試關內父老迎駕表；開元二十六年，西京試擬孔融薦禰衡表；則進士亦試表。

這一節，是講「表」的流別，并及於古代以「表」試士的事實；而後文所引，是專講「表」的體例，

和種類的。

文章辨體：

竊嘗考之，漢晉表文，皆尙散體，蓋用陳達情事。若孔明前後出師，李令伯陳情是也。唐宋以後，多尙四六。其用則有「慶賀」，有「辭免」，有「陳謝」，有「進書」，有「貢物」，所用既殊，則其辭亦各異焉。

此外宋人又有一種「笏記」。「笏」就是俗所謂「朝板」，古代大臣上朝所執持的。大臣上朝，有什麼要事，恐怕遺忘，便書其詞於「笏」上，以便宣奏，蓋用作當時面表之詞的。這也是「章表」的一種，所以附於「章表」的後面。總之「表文」是寫在書牘上面的，所以牠的詞句稍繁；「笏記」是當場宣之於朝廷的，所以牠的語意欲短而簡；這是「章表」的別體。

第四節 致辭 訓 勸進

「致辭」是「表」的一種餘義。牠的起源，當自越臣祝其主，後世便取此以爲法，而創爲一種「致辭」。大概朝廷上遇着有什麼大慶賀，做臣子的，各撰了一篇表文，寫在書牘上面，奉送進去；而同時對於朝廷的宣揚，以及宮闈內的贊頌，又不可缺少。因此便節錄「表」中的話，而各做一篇「辭」，說幾句歌功頌德的話，這就是「致辭」的大體情形了。我曾見宋文鑑中，牠把這一類雜併在「表」類之內，便知道牠是「表」的附屬品罷了。現在通行的「祝辭」，卽沿用牠的體制。

「訓」的起源，當是始於伊尹所做的伊訓。書序說：「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太甲是商朝初葉的國君，伊尹是商朝開國的功臣；幼主有了過失，臣子便作「訓」以警戒，足見古代君臣間的規過勸善，真是坦白純正極了！而「訓」體文內有價值，也於此可見。書經上面說：「伊尹乃明烈祖之成德，以訓於王。」按「訓」的意義，照字書上說：「訓者，導也，順理以迪之也。」淺近的說一句，就是根據道理，開導他一番罷了。漢丞相主簿繁欽，有祠先主訓，就本伊訓之體而作的。

「勸進」的文字，是用於非常的時候的。須得在上者有「讓德弗嗣」的真心，而在下者有「欽崇勳業」的實際，那末勸而進之，這纔兩無所愧。秦漢以前，沒有這種文體。直到後來，王莽篡奪漢家天下，揚子雲做了一篇劇秦美新文，後人說：「進不能辟戟丹墀，充辭鯁議；退不能草玄虛室，顯性全真；露才耽寵，詭情懷祿，雖非勸進新莽，實成莽之僭。」這便是一「勸進」文的先聲。至三國時，魏尚書令荀攸，始作勸魏王進文；後世凡作「勸進」文的，多根據於此了。

第五節 策問 射策 對策 策 制策 試策 策策

「策問」的體制，秦以前是沒有的，直到漢朝的文帝，始有在上者設策，在下者屬對之法。而「策問」中又包有許多門類，今且引文章辨體和文體明辨中的話來說明牠。

文章辨體

按說文：「策者，謀也。」凡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考之於史，實始漢之龔錯，遇文帝恭謙好問之主，不能明目張膽，以答所問，惜哉！惟董仲舒學識醇正，又過孝武初政清明，策之再三，故克罄所蘊。帝因是罷斥百家，專崇孔氏，以表章六經，厥功茂焉！迨宋蘇軾之答仁宗制策，亦克輸忠陳義，婉切懇到，君子有取焉。

文體明辨：

按古者選士詢事，考言而已，未有問之以「策」者也。漢文中年，始策賢良；其後有司，亦以策試；蓋欲觀其博古通今，與夫剴劇解紛之識也。然「對策」存乎士子，而「策問」發於上人，尤必善爲疑難。今取古人策問之工者，分爲二類：一曰「制策」，二曰「試策」。以上兩段，對於「策問」的起源，體例和種類，已經說得很詳細了，我現在再總括起來說上二段：

按之漢書音義：「作簡策難問，例置案上，在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若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劉勰說：「『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上面所舉的「對策」和「射策」都是古代選賢的要術。大概從前用策取士的方法，創始於漢朝的文帝，當時龔錯所對的，推他爲第一。從此以後，歷代的天子，常常臨軒以策士。而有司亦常用牠來策「舉人」；這個制度，直到後來還用牠。此外又有學士大夫私自議政，而上進於天子的，也稱牠爲策。綜合上項所列的說起來，又可分成三種的名稱：第一種，曰「制策」，是天子稱制以問，而臣下對答的；第二種，曰「試策」，是有司以策試士，而士人對答的；第三種，曰「進策」，是士人私自著策而上進於天子的。至於牠的體制，以「練治」爲第一要義，「工文」還在其次呢。

又按「論以觀識，策以觀才。」這是歷朝以來，用科目網羅天下人才的一種方法。文中子說：「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私，勞而不怨，其惟策乎！」又說：「廣仁益智，莫善於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非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從這一點看來，可知「策對」之關繫於國政，是大極了！古來大臣之能專對的，要算漢朝的董仲舒，他所做的舉賢良諸策，真所謂「明白剴切，淵懿醇厚。」所有一切舉陳政治的得失，都是有本有原，很足以感動當時的人主，啓發後代的帝王，牠的效力和關係，不是很大的嗎？等到後世取士，雖然沿用他的體制，但多習爲空疏，是在上者所求的，和在下者所應的，都漸漸地失去牠的本意了。

第五章 書說類

姚姬傳氏說：「書說類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爲書相遺，其義一也。」

第一節 書記 上書 書

「書」的起源，當在春秋的時候；而「書」的名稱，卻早見於周易，尚書，易經繫辭說：「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書經彙典說：「書用識哉！」大概古代聖賢的言辭，有紀錄的價值的，總得替他「書」起來。

「書」的作用，便是以「表言」爲最大的原則的。到了後世，始正式有「書」的體制，於中又可以分牠爲兩類：凡屬臣僚的敷奏，稱曰「上書」，這是創始於樂毅之報燕惠王；若是平常親知往來所用的，便單稱爲「書」，這是創始於鄭子家之與趙宣。劉勰說：「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漢來筆札，辭氣紛紜；」這又是說春秋以後，「書」體文字的美妙了。揚雄說：「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則君子小人見矣；」於此又見得「書」的重要了。

「書」體的流別，包含很爲豐富，所以劉勰文心雕龍中說：

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削雜名，古今多品。

我曾經按考他書中所舉的各種名目，大約有下列的幾種：

第一種，曰「書」，「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也。」

第二種，曰「記」，「記者，志也；謂進己志也。」

第三種，曰「啓」，「啓者，開也；開陳其意也。」一曰，跪也；跪而陳之也。

第四種，曰「簡」，「簡者，略也；言陳其大略也。」或曰「手簡」，或曰「小簡」，或曰「尺牘」，皆

簡略之稱也。

第五種，曰「狀」，「狀之爲言，陳也；陳列事情，昭然可見也。」

第六種，曰「疏」，「疏之爲言，布也；布置物類，撮題近意也。」

以上六種的「書記」體，秦漢以來，都是用於親知往來問答之間的。

「書記」的起源，和牠的流別，前面已經很詳細地說明了。我現在再引文心雕龍書記中的幾句話，來論論牠的體例。他說：

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臨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懣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

此外吳訥的文章辨體，關於「書記」文體的說解，也很見明當，我更錄其語，以作本節的補充。

文章辨體說：

按昔臣僚敷奏，朋黨往復，皆總曰「書」。近世臣僚上言，名為「表奏」；惟朋黨之間，則曰「書」而已。蓋論議知識，人豈能同，苟不具之於書，則安得盡其委曲之意哉？戰國兩漢間，若樂生，若司馬子長，若劉歆諸書，敷陳明白，辨難懇到，誠可為修辭之助。至若唐之韓柳，宋之程朱張呂，凡其所與知舊門人答問之言，率多本乎進修之實；讀者誠能熟復以反之於身，則其所得，又豈止乎文辭而已。

第二節 竿牘 牒 簡札

「竿牘」、「牋」、「牒」、「簡札」這四類的文體，大概是「書記」中的各種別稱，體例上也沒有大分別。至於牠的起源，和「書記」大約在差不多的時候。我現在錄梁佐丹鉛總錄和徐炬事物原始，這兩家的所論，來說明這四種的起源，和體例。

梁佐丹鉛總錄說

莊子曰：「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注曰：「苞苴以遺，竿牘以進。」竿牘，卽簡牘也。以竹曰竿，又曰簡。以木曰牘，又曰札。說文：「牘，書版也。古者與朋儕往來，以版代書帖，故從片曰「牘」。曰「牒」，皆此意也。說文作「箋」，表議書也。後轉作「牋」，亦是。用竹爲箋，用木爲牒也。紙亦曰箋紙，不忘其本也。「牒」，說文曰：「牒，札也。」徐鉉曰：「議政未定，短札證謀，曰牒。」增韻：「官府移文，曰牒。」說文：「札，牒也。」釋名：「札，櫛也；如櫛齒相比也。」

徐鉉事物原始說

詩，出車篇：「畏此簡書。」簡書者，治竹殺青，作簡以書。今人直用紙，名曰簡，以通慶弔問候之禮。錫帶前書曰：「書版曰牘，書竹曰簡。」

以上對於「竿牘」、「牋」、「牒」、「簡札」四種的大概情形，約略說過了，我再來概括的說幾句，作本節的結束。按之「書」、「札」、「簡」、「牘」牠的名稱，大體是相同的。現在凡是下行上的，曰「上書」；平行的，單稱曰「書」；上行下的，則稱之曰「札」；而「簡牘」卻是隨意往來的通信罷了。漢朝遺單子的信，「以尺一牘」；中行說教單子，「以尺二牘報漢」；故現在又總稱書信曰「尺牘」。

第六章 詔令類

姚姬傳氏說：「詔令類者，原於尚書之『誓』、『誥』。周之衰也，『文誥』猶存，昭王制肅強侯，所以

悅人心，而勝於三軍之衆，猶有賴焉。秦最無道，而辭則偉。漢至文景，意與辭俱美矣，後世無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雖有善意，而辭氣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諭下之辭，故悉附之。」

第一節 詔策 諭 命 令 遺命 遺令

「詔策」的體制，是創始於秦朝，到漢代而格外見得詳備。按劉勰說：

古者王言，若軒轅，唐虞，同稱爲「命」；其在三代，始兼「誓」「誥」而稱之；今見於書者是也。秦并天下，改「制」「令」曰「詔」，於是「詔策」興焉。漢初定儀，則「命」有四品，其三曰「詔」。後世因之。

以上是說「詔策」的起源和流別，至於牠的體例，以文體明辨中說得最明。他說：

「詔」者，告也。古之詔詞，皆用散文，故深厚爾雅，感動乎人。六朝而下，文尙偶儷，而「詔」亦用之；然非獨用於「詔」也。後代漸復古文，而專以四六施之。「詔誥」「制敕」「表箋」「簡啓」等類，則失之矣。然亦有用散文者，不可謂古法盡廢也。

又按劉熙釋名：「詔，昭也。人暗不見事宜，則有所犯，以此示之，使昭然知所由也。」「詔」的種類很多，在漢朝的時候，有「制詔」「親詔」「密詔」「特詔」「優詔」「中詔」「清詔」「手詔」「筆詔」「遺詔」等……這許多名目，都是隨各種事實而定名的。「策」者，簡也。在漢朝的時候，又有「制策」「詔策」「親策」等……許多名稱，而以漢文帝的「策賢良」爲創始，這也是取古代王者「周爰諮謀」的意義罷了。如有封拜諸侯王公，便稱牠爲「策書」，原來是「詔策」的一種別

體。

「諭」的意義，與「告」相同的，是一種「以上勅下」的文字。商周時代的書籍，沒有這種文體。直至春秋內外傳，始載有「周天子諭告諸侯」和「列國往來相告之辭」。後世凡是天子的「制命」，便都稱爲「上諭」，或者稱爲「諭旨」。

「命」和「令」本來是一種東西，朱子說：「命，猶令也。」而按之字書，又說：「大曰命，小曰令。」這好像「命」和「令」又有分別了。其實上古時代的「王言」，同是稱「命」的。這種文體，卻是創始於尚書。有些用來「命官」的，如說命，冏命，有些用來「封爵」的，如微子之命，蔡仲之命，有些用來「飭職」的，如畢命，有些用來「錫賚」的，如文侯之命，有些用來「傳遺囑」的，如顧命。此外又有士大夫庶人臨死的時候，顧命而囑託後事的，這種叫做「遺命」。古書上最早看見的，則有晉散騎常侍江統的所作。漢朝的酈炎，他又做了一篇遺令，這是「遺令」文體的創始。而「遺命」和「遺令」的體裁，大致是很相近的。漢唐兩代以下，凡有什麼「王言」，便以「策書」封爵，於是「命」的名稱，就失傳了。

以上關於「命」的文體，已經說過了，現在再來說「令」的文體。按漢書藝文志：「書者，古之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周書：「慎出乃令，令出推行。」風俗通：「時所制曰令，承憲履繩，不失律令。」釋名：「令，領也；理領之使不相犯也。」劉良云：「令，卽命也；七國之時，並稱曰令。」「令」的起源很古，

牠的大體，又和「命」差不多，這些我們都已明白了。至於牠施用的方式，在秦朝的制度，惟王室中可以用之。秦法，「皇后太子稱令，」所謂「出令申禁，俾民從也。」到了漢朝，漢王有「赦天下之令，」淮南王有「謝羣公令，」那末，諸侯王也都可以稱「令」了。

第二節 制 誥

「制」和「誥」的文體，都是古代帝王所特用的。牠的起源，「制」是創始於秦朝，而「誥」則遠出於商代的湯誥。按王應麟辭學指南所說：

唐虞至周，皆曰「命」。秦始改「命」爲「制」。漢因之，下書有四，而「制書」次焉。顏師古謂爲制度之作。唐「王言」有七，其二曰「制書」，大除授用之。

這是論「制」體的大概情形，至於「誥」，按字書：「誥，告也。」其起源，當是創始於成湯的湯誥，周官：「太祝六辭，三曰誥；」「士師五戒，二曰誥。」成王的時候，封康叔，唐誥，漢朝，元狩六年，「封三子爲王，初作誥；」這都是繼湯誥而作的，爲「誥」體的正宗。大凡「誥」的體例，都須有一種「訓飭戒勵」的意義，才爲合式。我現在再引文章辨體中的一節，來補充一下。

文章辨體說：

周官，「太祝六辭，三曰誥。」考之於書，「誥」一以之播告四方，若大誥，洛誥是也。漢承秦制，有曰「制書」，用載制度之文。若命官，

則各賜印綬，而無命書也。迨乎唐世，「王言」之體曰「制」者，大賞罰，大除授用之。宋承唐制，其曰「制」者，以拜三公，三省等職；辭必四六，以便宣讀於庭。「誥」則用散文，以其直告某官也。

以上是論「制」和「誥」的流別，至於這兩種的體例，他又說：

制誥皆是「王言」，貴乎典雅溫潤，用字不可深僻，造語不可尖新，文武宗室，各得其宜，斯爲善矣。

又按釋名：「上敕下曰『告』。『告』，覺也，使覺悟知己意也。」所以古代諸侯齊集相會的時候，天王將有所爲，便做一篇「文誥」以通告他們，使諸侯知道他的所以然。蔡邕獨斷說：「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制書」所用的文字，便稱「制詔」。凡三公有什麼「赦令」，「贖令」這一類的東西，都是屬於「制誥」的。唐朝的時候，把「制誥」來作「賞罰」「除授」的用處。宋朝卻用來處分軍國大事，和頒布一切「赦宥德音」的。而「誥命」則以應文武官員的遷改職秩，和內外命婦的除授，以及一切「封敍」「贈典」等，都用着牠。從這麼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制」「誥」這兩種文字，完全是古代帝王所專有的東西了。

第三節 冊書

「冊書」的方式和牠的類別，徐師曾的文體明辨中，說得最爲詳盡，他說：

按說文：「冊，符命也。」字本作策。蔡邕云：「策者，簡也。」漢制命令，其一曰「策書」。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長一短，兩編下附

篆書，以命諸侯王公，亦以誅讞；而三公以罪免，則一木兩行，隸書而賜之，其長一尺。當是之時，惟用木簡，故其字作策。冊，蓋以金玉爲之。說文所謂：「諸侯進受於王，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者是也。又按古者「冊書」施之臣下而已；後世則「郊祀」、「祭享」、「稱尊」、「加謚」、「寓哀」之屬，亦皆用之，故其文漸繁。今彙而辨之，其目凡十有一：一曰「祝冊」，郊祀祭享用之；二曰「玉冊」，上尊號用之；三曰「立冊」，立帝，立后，立太子用之；四曰「封冊」，封諸王用之；五曰「哀冊」，遷梓宮，及太子諸王大臣薨逝用之；六曰「贈冊」，贈號，贈官用之；七曰「謚冊」，上謚，賜謚用之；八曰「贈謚冊」，贈官，并賜謚用之；九曰「祭冊」，賜大臣祭用之；十曰「賜冊」，報賜臣下用之；十一曰「免冊」，免大臣用之。今制：郊祀，立后，立儲，封王，封妃，亦皆用冊，而玉金銀銅，各有等差。蓋自古迄今，「王言」之不可闕者也。

以上關於「冊書」的方式和類別，已引徐氏的一大段話說明了。現在再說牠的起源。按說文：「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古文曰「簡」，或曰「策」。周禮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牠的意思，就是說，凡諸侯有土的君王，以及孤卿大夫在朝的臣子，都是書其辭於「策書」以上，以命令他的。尚書金縢：「周公植璧秉珪，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公歸，乃納冊於『金縢』之匱中。」史爲「冊書」，卽「祝辭」也。顧命：「成王命作冊」，畢命：「康王命作冊」，內史是專管「冊命」的，所以命內史作「冊書」。由此看來，「冊書」的起源，當在這個時候，而牠的制作，也可算得古極了。

第四節 敕書

「敕書」的起源，當在周代穆王的時候，而其體制的詳備，當以漢唐宋三朝爲最。我現在再錄徐氏文體明辨中的一段話，來說明牠。

文體明辨說：

按字書云：「敕，戒敕也。」字亦作勅。劉熙云：「敕，飭也。使之警飭，不敢廢慢。」劉勰云：「戒敕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王命郊父受「敕憲」，此其事也。漢制，天子命令有四，其四曰「戒書」，卽戒飭也。唐制，「王言」有七，其四曰「發敕」，廢置州縣，增減官吏，發兵，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上官則用之。五曰「敕旨」，百官奏請施行則用之。六曰「論事敕書」，戒約臣下則用之。七曰「敕牒」，隨事承制，不易於舊則用之。則唐之用「敕」廣矣。宋亦有「敕」，或用之於契論，豈「敕」之初意哉？其詞有散文，有四六，故今分古俗二體。宋制，戒勸百官，曉諭軍民，別有「敕榜」。今制諸臣差遣，多予「敕」行事，詳載職守，申以勉詞，而褒獎，責讓亦用之。詞皆散文。又六品以下官贈封，亦稱「敕命」。始兼四六，亦可見古文興復之漸云。

第五節 敕 戒

「敕」和「戒」的起源，當在唐虞的時候，雖然沒有明文可讀，而書經所載的，有曰：「契敷五敕，」有曰：「戒之用休，」牠的名稱，所見已很古了。至於「敕」和「戒」兩種的流別與體例，有劉勰文心雕龍，徐師曾文體明辨兩書中的文字，可供參考。

劉勰文心雕龍

「敕」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契敷五敕，故王侯稱「敕」。昔鄭弘之守南陽，「條教」爲後所述，乃事緒明也。孔融之守北海，

「文教」麗而罕於理，乃治體垂也。若諸葛孔明之詳約，庾稚恭之明斷，並理得而辭中。「教」之善也。戒者，慎也。禹稱「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閭極。漢高祖之敕太子，東方朔之戒子，亦順命之作也。及馬援以下，各貽家戒。班姬女戒，足稱母師也。

徐師曾文體明辨

按劉勰云：「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李周翰云：「教，示於人也。」秦法，王侯稱「教」；而漢時大臣，亦得用之。若京兆尹 王尊，出「教」告縣屬是也。按書云：「戒者，警敕之辭。」字本作誠，「箴」之別名歟？淮南子載堯戒，曰：「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躐於山，而躐於堦。」至漢杜篤，遂作女戒，而後世因之，惜其文弗傳，意未必若堯戒之簡也。其詞，或用散文，或用韻語，故分爲二體云。

上面對於「教」和「戒」的起源，流別，體例，已經說明了，我現在再來補充幾句。按「教」的文體，是一種上有作爲，而教下面的人效法的言詞。蔡邕獨斷稱：「漢天子命令，四曰戒書。」「戒書」是用來戒敕刺史、太守，以及三邊營官的。所被敕的文字中，常稱有「詔敕某官」的語句，這就是所謂「戒敕」。

「戒」亦有用作自己的警戒的，文中子說：

誠其至矣乎！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盂，勒於几杖，居有常念，動無福事，其「戒」之功乎？

第六節 璽書

「璽」是用玉做成的一種貴重「印信」。在古代的時候，無論尊卑上下，都可以取用的。按左傳稱：

「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這是諸侯大夫之印信，也可稱「璽」的明證。而「璽書」的名稱，即始見於這個時候。衛宏說：「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這又可反證天子之印信，用玉做成，而獨稱牠爲「璽書」。一切大臣莫敢取用的禮制，是秦朝開始的。漢朝的初年，有三種璽，而天子的書，用「璽印」把牠封起來，所以稱爲「璽書」。又稱曰「賜書」。唐朝以後，卻獨稱爲「書」。其實亦是「璽書」之類，不過名稱上稍微有些不同罷了。

至於牠的作用，有些用作「告諭」的，有些用作「答報」的，有些用作「獎勞」的，有些用作「責讓」的，各隨事實的不同，而異其用。

又「璽書」是一種「王者之言」，所以牠的體例，應當用「委曲懇到」的言辭，能够盡「褒勸警飭」的意義，爲最合式。

更考古時候圭璧的用處，不止一途，周禮典瑞，玉人兩篇所載的，最是詳細。馬端臨氏說：「圭璧，蓋即符節，璽印之類。三代以來，天子所佩爲璽，臣下所佩曰印，唐時改稱璽曰寶，而圭璧之制無聞，蓋亦不經見矣。」清朝的制度，陳設御寶於交泰殿，最初立一個尚寶司的官，掌管其事，其後用內監典守。常用的時候，由內閣請示皇上，然後用牠。所有一切「璽印」的文字，都預先制定的。凡遇到「崇上慈寧徽號」，則有「冊寶」，「中宮正位」，「妃嬪受封」，則寶印之，分別牠的制度分寸，備有一種規定的方式，這些職務，都由禮官執掌的。至於百官的印信，用來「昭法守」而「防詐僞」的，另外有什麼「印」

「關防」、「條記」、「圖記」等……許多名目。這些印信的鑄造，都由禮部鑄印局專司其事。如印信文字有模糊不清的，那末，鑄印局可以請命於朝廷而改鑄牠。

第七節 赦文 德音

「赦」的名稱，最初的，是見於虞代，尚書舜典中，便有「肆赦」的話，可見牠起源的古了。按字書：「赦者，舍也。」周禮司刺：「掌三赦之法」；呂刑，有「疑赦」之制；這都是古人對於「赦」的處置方法。不過人既犯罪，何以又要赦呢？那就因為或者其中情形，有可以原諒的地方；或者這事情，有什麼可疑之點；或者這犯罪的人，在古人所說「三赦」，「三宥」，「八議」——這三個名稱，都見於周禮——之例，所以赦免他。並不是不問他情節的深淺，和罪狀的輕重，一概赦免的。到了後代，才有大赦之法，同時又做了一篇文字，布告四方，於是「赦文」便由此而起。或又稱牠為「德音」，那就以「赦」為天子「布德之音」了。然而唐朝的時候，凡有布告天下，整頓風俗的，亦稱牠為「德音」，那末「德音」之和「赦文」，自然是兩件事情，不應當勉強把牠合併起來。所以我現在各照牠的名稱，而以「德音」附在「赦文」的後面。

第八節 檄 移 關 牒 符

「檄」是一種軍用的文書，牠的起源，當在春秋戰國的時代。關於這一點，王應麟辭學指南中說得最詳，且於「檄」文的方式和流別，亦曾說到，我現在錄其說於左。

辭學指南說：

「檄」軍書也。祭公謀父所謂：「威賁之令，文告其辭。」東萊先生曰：「晉侯使呂相絕秦，檄書始於此。」然春秋之世，鄭子家使執訊與書，以告趙宣子；晉之邊吏賁鄭，王使詹伯辭於晉，王子朝使告諸侯，皆未有「檄」之名。戰國時，張儀爲檄告楚相，其名始見。漢有羽檄，顏師古曰：「檄，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有急加鳥羽，示速也。」急就篇注：「檄，以木爲之，長二尺。」說文亦云：「二尺書。」李左車曰：「秦咫尺之書。」自相如之後，「檄書」見史策者，不可勝紀。揚雄曰：「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枚舉。」謂其爲文敏速也。唐以前，不用四六。周益公擬漢河西大將軍論隗囂，倪正文擬晉奮威將軍豫州刺史論中原豪傑，皆用四六。然散文爲得體，如東萊漢使論莎車諸國是也。

「檄」的起源和流別，看了上面一段，我們已經明白了。現在再引劉勰 文心雕龍中的一節，來說說牠的體例。

文心雕龍說：

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敘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算強弱，角權勢；標著龜於前驗，懸鑿鑑於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譎詭以馳旨，煥曄以騰說；凡此衆條，莫或違之者也。故其植義嚴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若由趣密巧，無所取材矣。

「移」是一種諸司互相移告的文章。牠的起源，或有說司馬相如的難蜀父老文，已露其骨；等到後

來，劉歆有移書太常博士論左氏春秋，這才是「移文」的創始了。文心雕龍對於「移文」的流別，體制，也有一段明切的話，我再引用牠一下。牠說：

「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相如之難對，老，文顯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及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陸機之移百官，言約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故「檄」「移」爲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則逆黨用「檄」，順命資「移」，所以洗濯民心，堅同符契，意用小異，而體義大同。

「關」和「牒」兩種文體，都是屬於「移文」一類的。牠的起源，是在唐朝的時候，關於「移文」一類的許多文體，那末吳訥文體明辨中，說得最明。

文體明辨：

按「公移」者，諸司相移之詞也。其名不一，故以「公移」括之。唐世凡下達上，其制有六：其二曰「狀」，百官於其長，亦爲之；其五曰「辭」，庶人言爲辭，其六曰「牒」，有品以上公文，皆稱「牒」。諸司自相質問，其義有三：一曰「關」，謂關通其事也；二曰「刺」，謂刺舉之也；三曰「移」，謂移其事於他司也。今制，上達下者，曰「照會」，曰「割付」，曰「案驗」，曰「帖」，曰「故牒」。下達上者，曰「咨呈」，曰「案呈」，曰「呈」，曰「牒呈」，曰「申」。諸司相移，曰「咨」，曰「牒」，曰「關」。上下相通用者，曰「揭帖」。大略因前代之制，而損益之耳。

「符」也是官司文書的一類。按字書說：「符，信也。」從前是沒有這種文體的。直到晉朝以後，才始有了唐朝的時候，凡是上司及於下屬，他們所用的文書方式，共有六種，第六種，就名曰「符」。尙書省下命令於州，州下命令於縣，縣下命令於鄉，都是用這種文書的。大概就是沿用晉朝的制度吧。

第九節 露布

「露布」亦軍用文書的一種。牠的起源，有些人說是起於漢朝的；有些人說是起於魏晉時代的；依我看來，還是以後說爲近。王應麟辭學指南說：「露布之名，本於光武時重封露布；」這不過說是有「露布」之名罷了。任昉文章緣起說：「漢賈洪爲馬超伐曹操，作露布；」這纔是作「露布」的起源。我現在便引牠兩人的理論於下。

王應麟辭學指南說：

「露布」之名，始於漢。按光武紀注：「漢制度曰制，詔三公皆釐封；尙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祭祀志注：「引東觀書有司奏孝順，號『露布』奏可。」又鮑昱詣尙書封胡降檄曰：「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李雲，「露布」上書注：「謂不封也。」魏改元景初，詔曰：「司徒『露布』，咸使聞知。」蜀漢建興五年，春，伐魏，詔曰：「丞相共『露布』天下。」此皆非將帥獻捷所用。通典云：「後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爲『露布』，自此始也。」王廂獲賊二三，皆爲「露布」。韓顯宗有「高叟長纒，虛張功捷」之譏。李文稱傳修期下馬作露布。齊神武破芒山軍，爲「露布」。杜弼卽書絹不起草。唐制，下之通上，其制有六，三曰「露布」。兵部侍郎，奉以奏聞，集羣官於東朝堂，中書令宣布。張昌齡爲崑丘道記室，平龜茲，露布爲士所稱……

任昉文章緣起說：

漢賈洪爲馬超伐曹操，作露布。其注曰：「露布者，露而不封，布諸視聽者也。」魏志注：虞松從司馬宣王征遼東，又破賊，作「露布」。

《隋書·藝文志》有「魏武帝露布文九卷」。

世說云：「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前作『露布』，手不輟筆，俄成七紙。」

是則「露布」之文，魏晉已有之矣。

以上關於「露布」的起源，流別，已引古書說明了，現在再將封演聞見記中所說「露布」一段，照錄於下，以作本節的補充。

封演聞見記說：

「露布，捷之別名也。諸軍破賊，則以帛書建諸竿上，兵部謂之「露布」，蓋自漢來，有其名。所以名「露布」者，謂不封檢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謂之「露版」。魏武奏事云：「有警急，輒『露版』，插羽」是也。宋時，沈璞爲盱眙太守，與臧質共拒魏軍，軍退，質謂璞城主，使自上「露版」。後魏韓顯宗大破齊軍，不作「露布」，高宗怪而問之，答曰：「頃聞諸將獲二三驢馬，皆爲『露布』，臣每晒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線，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然則「露布」，「露版」古今通名也。近代諸「露布」，大抵皆張皇國威，廣談帝德，動踰千字，其能體要不煩者，鮮矣！」

此外關於「露布」的起源，還有一說，可供參考。按杜佑通典說：「露布」是起於元魏，那是錯的。徐炬事物原始，和任昉文章緣起所載的，兩人一樣，說是起於賈洪，這也就是我所主張的。王應麟辭學指南則以爲「露布」的名稱，本於光武時「重封露布」，這不過是有「露布」之名，而沒有「露布」之文罷！徐堅初學記：「春秋佐助期說：『武露布，文露沈。』宋均云：『甘露見於國布散者，人上武；文采」

者，則甘露沈重；豈『露布』之名，當始於此歟？」這一段話，太覺玄幻，採牠來姑備一說罷了。

第十節 批判

「批答」和「詔敕」，雖都是出於天子的手筆，而這兩種的體制，卻各不相同的。「詔敕」是專門用來宣達皇上的意思的，而「批答」則先採取臣下章疏中的意義，斟酌牠的情由，然後答復的。「批答」的文字，古代書籍上沒有考證；直到唐朝的時候，才始有「批答」的名稱。我現在引用文體明辨中的一節，來說明牠。他說：

古者君臣，都俞呼嘯，皆口陳面命之詞。後世乃有「書疏」而答之者，遂用「制詞」。若漢人答報「蠶書」是已。至唐始有「批答」之名，以爲天子手批而答之也。其學士初入院，試制詔，批答，共三篇，則求代言之人，而詞華漸繁矣。

「判」，又稱爲「判詞」。牠的名稱，最初的是見於周禮。至於牠實在的明文，古書上一時沒有考證，大概也是起於唐朝。按字書說：「判，斷也。」可知「判詞」中的文字，都是斷定的情事了。古時候官吏審問獄事，用「五聲聽訟」的方法，考察牠的情事，情事既經明白，便把犯罪的人，施以刑罰，這件事就算完結。秦朝的人，是以吏爲師的，所以專喜歡用刑法來解決獄事，那就未免太慘酷了！漢朝是承秦酷法之後，當時的制度，雖說「儒」和「吏」兩者並重，但是斷獄的時候，必貴於引經據理，還有些近於古聖先王的禮儀制度，和春秋所說「誅意」的微旨。由此以後，才始有「判詞」。唐朝選士的方法，「

判」亦算考試的一種，於是牠的用處，就格外重大了。現代人的斷獄判詞，執法據理，雖然說好弄文墨，但去古法，還不甚相遠咧。

又按說文：「判，分也。周禮秋官，朝士：『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鄭司農云：『謂若今時辭訟有券書者，爲治之。』這便是後世「判詞」之所根據的。

總結上面的話：大概「判詞」是一種官吏對於斷獄上重要的文件。所以官吏爲百姓判決訟事，應當考察這件事情的實在情狀，而以國家所定的法律條令作根據；使社會上一般好訟的人，爲之駭伏，官署中一般舞文之吏，不能改變；這纔可以說得是：「本末具舉，精粗無間」的文字了！

第十一節 文券 明文 鐵券文 契約

「文券」和「契約」都是社會上人羣締結雙方一切事物的文書。古代帝王，對於諸侯功臣，也有一種「誓約」，如史記漢高帝本紀中所見的便是。劉勰文心雕龍書記中說：「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僞。契者，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他把「券」和「契」的意義，說得簡切極了。我再引文體明辨中的一節，來說明「券」的起源。

文體明辨說：

按字書云：「券，約也；契也。」劉熙云：「券，締也；相約纏纏，以爲限也。」史記稱漢高帝定天下，大封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

石室藏之宗廟，其誓詞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文券」之作，實始於此。

後世所行的「鐵券文」就是根據於漢高帝的「河山之誓」。東漢的時候，泰山太守應劭又創作了一篇「明文」，這也是「文券」的一種，所以一併附在本節之下。

以上是說關於「文券」一類的文字，請再說「契約」。按字書：「約束也。」凡是「言語要結，戒令檢束」都是用着「契約」的。古代向沒有這種體裁，直到西漢時的王褒開始做了一篇僮約，然而後世卻未聞有繼續的作品，豈不是因為這一種文字之功用，不十分廣大，而把牠略去不提嗎？我以為後世所有一切「鄉約」等類的東西，也應當模仿牠這種體例去做，庶幾能不失古人之意咧。

又按周禮天官，小宰之職：「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傅別……六曰聽取予以書契……」鄭司農注云：「傅別：傅者，傅著約束於文書；別者，別爲兩，兩家各得一也。」書契載於簡牘，謂之書；合而驗之，謂之契也。」李景齋說：「周公制作，凡所爲織悉委曲者，不獨爲一時言，實爲後世慮也。教化之孚者，誠不待要約之固；而後世誠信之已薄，則文籍可稽，猶足以濟治道之窮也。」這幾句話，是允當極了。而後世「契約」一類的文字，原來是根據於周朝的制度，於此也可以證明了。

後來唐朝有一種，名曰「驛券」，是館驛中往來所用的。宋朝又有一種，名曰「給券」，凡是文武官員奉命出使於外，或者有藩郡來入朝，給他們作一種飲食禮物之用的。近代還有什麼「檔案」，「契券」，「婚書」，「庚帖」，「簿據」，「合同」，「條約」……一切等等，都是屬於這「契約」一類的。

第七章 傳狀類

姚姬傳氏說：「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爲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爲「圻者」「種樹」之流而已。其人既稍顯，卽不當爲之傳，爲之「行狀」上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不甚拘品位，所紀事又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撮敘其平生賢否。今實錄不紀臣下之事，史館凡仕非賜諡及死事者，不得爲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諡，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按其意，凡爲人作傳，不必盡歸之史氏也。」

第一節 傳

「傳」的名稱，是始見於春秋各傳，不過有「傳」的名，而並非是後世所行「傳狀」的文字罷了。漢朝的司馬遷，他創作了一部史記，內中有「列傳」一種，這是「史傳」體的所祖。至於「小傳」，「家傳」，「外傳」……這一類東西，又是「史傳」以後所出的。我現在分引各家的理論，說明「傳」的起源，流別，和體例。

事物原始說

孝經云：「學問五傳」，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文中子曰：「三傳作春秋散。」陶潛著五柳先生傳；習鑿齒作襄陽耆舊傳，王

續飲酒五斗，著五斗先生傳，趙抃之忠臣傳，徐廣之孝子傳，劉向之列女傳，後作傳者，不可盡錄。

文章辨體說

太史公創史記列傳，蓋以載一人事，而爲體亦多不同。迨前後兩漢書，三國晉唐諸史，則第相祖襲而已。厥後世之學士大夫，或值忠孝才德之士，慮其湮沒弗白，或事迹雖微，而卓然可爲法戒者，因爲立傳，以垂於世，此「小傳」、「家傳」、「外傳」之例也。西山云：「史遷作孟荀傳，不正言二子，而旁及諸子，此體之變，可以爲法。」步里客談又云：「范史黃憲傳，蓋無事跡，直以語言模寫其形容體段，此爲最妙。」由此觀之，傳之行迹，固繫其人，至於辭之善否，則又繫之作者也。若退之毛穎傳，迂齋謂以文滑稽，而又變體之變者乎？

文體明辨說

按字書云：「傳者，傳也。自漢司馬遷作史記，創爲「列傳」，而後世史家，卒莫能易。或有隱德而弗彰，或有細人而可法，則皆爲之作傳。寓其意而馳騁文墨者，間以滑稽之術雜焉，皆傳體也。其品有四：一曰，「史傳」，二曰，「家傳」，三曰，「託傳」，四曰，「假傳」。使作者有考焉。

以上所舉的三家，對於「傳」的起源，流別，和體例，已經說得很詳明了，我現在更引顧亭林日知錄中所說的一大段，作本節的結束。而「傳」體文字的大概情形，格外見得明白。

顧亭林日知錄說

「列傳」之名，始於太史公，蓋史體也。不當作史之職，無爲人立傳者，故有碑，有誌，有狀，而無傳。梁任昉，文章緣起，言：「傳，始於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是以寓言而謂之傳。韓文公集中，「傳」三篇：太學生何蕃，圻者王承福，毛穎。柳子厚集中，「傳」六篇：宋清，

郭夔駝，童區寄，梓人李赤，蝟蠖。何蕃，僅採一事而爲之「傳」；王承福之輩，皆微者而爲之「傳」；毛穎，李赤，蝟蠖，則戲耳而謂之「傳」。蓋比於裨官之屬耳。若段太尉，則不曰「傳」，曰「逸事狀」，子厚之不敢傳段太尉，以不當史任也。自宋以來，乃有爲人立傳者，侵史官之職矣。然則非史官之職，固不當爲人作傳也。愚謂宋明以後，史官自失其職，潛德幽光，不爲之顯，而後學者不能已矣。若章野之間，名儒宿學，孝子節婦，無一官之職，官吏冥然罔顧，不達之天聽，因以湮沒無聞者，不可勝記。非仕宦賜諡死者，不下史館，其分固甚嚴也。故若歸震川，方望溪等，多爲孝子貞婦立傳者，蓋侵史職之罪尙小，使希世之行，不顯於天下，其罪更大也。

第二節 行狀

「行狀」是一個人死了之後，在未會立「傳」以前，詳細地紀述死者一生的事實，供人作「列傳」之用的一種文字。牠的起源，當在漢朝的時候。魏晉六朝間，作者很少。後世做「行狀」的，自以韓柳的作品爲楷式。今引徐師曾的文章辨體，說明牠的起源和流別。

文章辨體說

按「行狀」者，門生故舊，狀死者行業，上於史官；或求銘誌於作者之辭也。文章緣起云：「始自漢丞相曹傳，胡幹作楊原伯行狀。」然徒有其名，而無其辭。蕭氏文選，惟載任彥昇所作齊竟陵王行狀，而詞多嬌誕，識者病之。今採韓柳所作，載爲楷式。

以上是說「行狀」的起源和流別；至於牠的體例，吳訥文體明辨中，說得很詳。還有所謂「逸事狀」者，是「行狀」的一種變體，吳氏也曾說及，今一併附錄於後。

文體明辨說

按劉鑿云：「狀者，貌也，體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謚，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漢丞相曹傳，胡幹始作楊原伯行狀，後世因之。蓋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之詳，或牒考功太常使議謚，或牒史館請編錄，或上作者乞墓誌碑表之類，皆用之。其文多出於門生故吏親舊之手，以謂非此輩不能知也。其「逸事狀」，則但錄其逸者，其所已載，不必詳焉，乃「狀」之變體也。

又按潛確類書說：「摹其德行曰狀。」自從唐朝以來，凡是沒有做「墓誌銘」以前，必先有一篇「行狀」；大概是總敘這個人的生平一切，以備做「傳」或「墓誌銘」的，可以採擇。後世又稱牠爲「事略」。若是求人作「壽序」的，又稱爲「節略」。以上種種，但只能用之於朋友故舊，以及家長；沒有說行之於婦人的。自古以來，所有用於志婦人的，止有什麼「碑」和「誌」。這兩種，未曾有稱「行狀」的。

第八章 碑誌類

姚姬傳氏說：「碑誌類者，其體本於詩歌頌功德；其用施於金石。周之時，有石鼓刻文，秦刻石於巡狩所經過。漢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體，蓋秦刻琅邪具之矣。茅順甫譏韓文公碑序異史遷，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與史家異體，如文公作文，豈必以效司馬氏爲工耶？誌者，識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誌。爲之銘者，所以識之之詞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爲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誌；

乃分誌銘二之，獨呼前序曰誌者，皆失其義。蓋自歐陽公不能辨矣。

第一節 碑 碑陰文 墓碑 神道碑

「碑」的名稱，最早的，是見之於儀禮中，士昏禮所載。但是牠的用處，和後世作爲記刻文字用的不同。「碑」的作爲記刻文字之用，當起於秦朝的時候。自從兩漢以後，牠的用處格外多，而關於這一類的文字，也就日增月盛了。吳訥文體明辨中，論述「碑」的起源，流別，和體例，最是詳盡。還有什麼「碑陰文」，也是「碑」的一種，現在一併錄在後面。

吳訥文體明辨說：

考士昏禮：「入門，當碑揖。」註云：「宮室有碑，以識日影，知早晚也。」祭義云：「牲入甕于碑。」註云：「古宗廟立碑繫牲。」是知宮廟皆有碑，以爲識影繫牲之用；後人因於其上紀功德，則「碑」之所從來遠矣。後漢以來，作者漸盛。故有「山川之碑」，有「城池之碑」，有「宮室之碑」，有「橋道之碑」，有「壇井之碑」，有「神廟之碑」，有「家廟之碑」，有「古迹之碑」，有「土風之碑」，有「災祥之碑」，有「功德之碑」，有「墓道之碑」，有「寺觀之碑」，有「託物之神」，皆因庸器漸闕，而後爲之；所謂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者也。故「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此「碑」之體也。又「碑」之體，主於敘事；其後漸以議論雜之，則非矣。

以上是說「碑」的一切情形，至於「碑陰文」，我再錄吳氏之說於下。

凡碑面曰陽，背曰陰。「碑陰文」者，爲文而刻之碑背也，亦謂之紀。古無此體，至唐始有之。或他人爲「碑文」而題其後，或自爲「碑文」而發其未盡之意，皆是也。

「墓碑」和「碑」體制是不相同的。大概「碑」是用以紀功銘物的，而「墓碑」是專寫死者的一生事實，放在墓的前面，牠的用處，比較「碑」是小些。「墓碑」的起源，徐師曾文章辨體中有一段考證，可以供參考。此外還有一種「神道碑」，牠也曾說及，現在一併附錄在後面。

徐師曾文章辨體說：

按檀弓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肩假曰：「公室視豐碑。」註云：「豐碑，以木爲之，形如石碑，樹於槨前後，穿中爲鹿盧，繞之繹，用以下棺。」

這便「墓碑」的起源。至於「神道碑」，我再引用其說於下。他說：

事祖廣記曰：「古者，葬有豐碑以窆。秦漢以來，死有功業，則刻於上，稍改用石。晉宋間，始有『神道碑』之稱，蓋地理家以東南爲神道，因立碑其地而名耳。」

第二節 墓誌銘

「墓誌銘」也是「碑誌」的一種，是專用以記述死者的功德事業，使牠傳之於無窮的「墓誌銘」的起源，流別，和體例，吳訥文體明辨中，說得詳盡極了。他說：

按「誌」者，記也。「銘」者，名也。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於世，沒則後人爲之鑄器以銘，而俾傳於無窮，若蔡中郎集所載朱公叔鼎銘是已。至漢杜子夏，勒文理墓側，遂有「墓誌」，後人因之。蓋於葬時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卒葬月日，與其子孫之大略，勒石加蓋，埋於壙前三尺之地，以爲異時陵谷變遷之防，而謂之「誌銘」。其用意深遠，而於古意無害也。迨夫末流，乃有假手文士，以爲可以信今傳後，而潤飾太過者，亦往往有之，則其文雖同，而意斯異矣。至論其題，則有曰「墓誌銘」，有誌有銘者是也。曰「墓誌銘并序」，有誌有銘，而先有序者是也。然云「誌銘」，而或有誌無銘，有銘無誌者，則別體也。曰「墓誌」，則有誌而無銘。曰「墓銘」，則有銘而無誌。然亦有單云誌而卻有銘，單云銘而卻有誌者，有題云誌而卻是銘，題云銘而卻是誌者，皆別體也。其未葬而權厝者，曰「權厝誌」，曰「誌某」。殯後葬而再誌者，曰「續誌」，曰「後誌」。歿於他所而歸葬，曰「歸附誌」。葬於他所而後遷者，曰「遷附誌」。刻於蓋者，曰「蓋石文」。刻於碑者，曰「墓碑記」。曰「墓碑銘」。書於木版者，曰「墳版文」。曰「墓版文」。又有曰「葬誌」，曰「誌文」，曰「墳記」，曰「壙志」，曰「壙銘」，曰「槨銘」，曰「埋銘」。其在釋氏，則有曰「塔銘」，曰「塔記」，凡二十題。或有誌無誌，或有銘無銘，皆誌銘之別題也。其爲文，則有正變二體，正體，惟敘事實，變體，則因敘事而加議論焉。又有純用「也」字爲節貫者，有虛作誌文而銘始述事者，亦變體也。若夫「銘」之爲體，則三言，四言，七言，雜言，散文，有中用「兮」字者，有末用「兮」字者，有末用「也」字者。其用韻，有一句用韻者，有兩句用韻者，有三句用韻者，有前用韻而未無韻者，有前無韻而未用韻者，有篇中既用韻，而章內又各自用韻者，有隔句用韻者，有全不用韻者。其更韻，有兩句一更者，有四句一更者，有數句一更者，有全篇不更者，皆雜出於各篇之中，難以例列。

第三節 墓碣 墓表 阡墓道

「墓碣」的起源，是在晉朝的時候。按晉人潘尼，牠曾做了一篇黃門碣，這便是證據。在潘尼以前，沒有見過「墓碣」的文字。唐朝造碣的制度，質料用石，鑿成「方趺圓首」的樣子，凡是五品以下的官，都可以用的。後世還有增高增闊等種種方法，那末牠的制度，便格外精密了。又考從前的時候，「碑」和「碣」兩樣東西，原來是互相通用的，乃後世因為限於官爵階級的緣故，就分別牠的名稱。至於「碣」的文體，亦和「碑文」相類，不過有「銘」或是無「銘」，各隨人的便。所以牠的命題，有稱爲「碣銘」，有稱爲「碣」，有稱爲「碣頌并序」。此外還有專言「碣」而卻有「銘」的，或是專言「銘」而卻無「碣」的，這也猶之「誌銘」的常有變例，不可據以爲典要一樣。「墓碣」的文體，也有正變二種，牠的銘辭，和用韻的方法，亦和「誌」同。

「墓表」是起於東漢的時候，按漢安帝元初元年，立謁者景君「墓表」，這便是「墓表」的創始。牠的文體，和「碑碣」相同，無論有官爵，或是無官爵的人，都可以用的，不像「碑碣」這一類的文字，有官爵階級來限制牠。也有因牠立在「神道」之上，所以又稱牠爲「神道表」。這種文體，也是有正有變的。還有取「阡表」以附於「墓表」之後，用來遡流而窮源的，那便又稱爲「阡墓道」了。

附錄幾段話：

按「墓碣」這一種文字，後世凡是五品以下的官所用，其文和「碑」相同。「墓表」則不論有官爵，無官爵，都可以用的，內中文詞，大概是敘這個人的學行德履的。「墓誌」是直述這個人的世

系，歲月，名字，爵里，所以防陵谷的變遷的。「埋銘」「墓記」是「墓誌」的異名，牠的差別，不過沒有「銘詞」罷了；古今以來的作者，只有昌黎算最高，所有行文敘事，以及面目首尾，從來沒有互相蹈襲的。以上各種文字，凡屬「碑碣」一類，表於外面的，行文應當詳細些；凡屬「銘誌」一類，埋於壙中的，行文應當嚴謹些。牠的書法，只書他的學行大節，所有一切小善寸長，是一概不錄的。近代甚至有將「墓誌」也刻在墓前的，那就不對了。總之，「碑銘」的文字，所以論列人的德善功烈，雖然說銘的意義，只稱人的善而不稱人的惡，以盡他孝子慈孫的心；但是沒有什麼善而稱他爲善，這便謂之「誣」，有善而不給他稱揚，這便謂之「蔽」，「誣」與「蔽」這兩種弊病，都是君子所不取的。

人死葬了以後，既經做了一篇「誌」，藏在幽深的地方，又替他做些「碑」「碣」「表」等，把他揭揚於外，真可算盡善盡美了。這一種文字的體裁，內中有文有銘，又或有序。而這個「銘」或者稱牠爲「辭」，或者稱牠爲「系」，或者稱牠爲「頌」，總之，都是「銘」的變稱罷了。「文」和「誌」，大略是相彷彿的，不過稍爲詳細些，所以也有正變二種體例。其他或稱「碑」，或稱「碑文」，或稱「墓碑」，或稱「神道碑」，或稱「神道碑文」，或稱「墓神道碑」，或稱「神道碑銘」，或稱「神道碑銘并序」，或稱「碑頌」，這些都是別體。至於釋氏老氏的葬，也得立碑以僭擬有品的官，所以有時候也直稱曰「碑」，或稱爲「碑銘」，或稱爲「塔碑銘并序」，或稱爲「碑銘并序」，這

也是別體。

除上所述，此外更引王止仲、潘景梁、顧亭林三家之說，以作本章的補充。

王止仲說：

「墓誌銘」書法，其大要十有二事：曰諱，曰字，曰姓氏，曰鄉邑，曰族出，曰行治，曰履歷，曰卒日，曰壽年，曰妻，曰子，曰葬地，其序如此。如韓文集賢校理石君墓誌銘是也。其他雖序次或有先後，要不越此十餘事而已，此正例也。其有例所有而不書，例所無而書之者，又其變例各以其故也。又曰，「墓銘」不始於唐，而舉唐人以爲例者，何也？以八代之衰，又不足以據也。

潘景梁說：

禮記曰：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惟賢者能之。「銘」者，論譏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旣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弗伐，可謂恭矣！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

我讀了潘氏引的禮記，很覺得「墓誌」的不可以苟且做作，而做「墓誌」的人，是不可不謹慎小心的了。

顧亭林說：

「誌狀」在文章家爲史之流，上之史官，傳之後人，爲史之本。史以記事，亦以載言，故不讀其人一生所著之文，不可以作。其人生

而在公卿大臣之位者，不悉一朝之大事，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曹署之位者，不悉一朝之掌故，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監司守令之位者，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因革利病，不可以作。今之人未通乎此，而妄爲人作誌；史家又不考而承用之，是以輒悟不合。子曰：「蓋有不知而作者，」蓋謂是歟？

又說：

名臣碩德之子孫，不必皆讀父書，讀父書者，不必能通有司掌故。若夫爲人作誌者，必一時文苑名士，乃不能詳究，而曰子孫之狀云爾，吾則因之。夫大臣可有不識字之子孫，而文章家不可有不通今之宗匠……

按以上亭林所論的，才知「墓誌」這一類的作品的確有關於國家大體，以及人品，風俗等等事情的。如果專頌功德，而不知切合事實，那末，後世文人，不免有阿曲從諛的弊病了。所以曾子固以爲「非蓄道德能文章者，無以爲也」這句話，很是不錯的！

第九章 雜記類

姚姬傳氏說：「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小事殊；取義各異。故有作序與銘，全用碑文體者；又有爲紀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紀事小文，或謂之序，然實記之類也。」

第一節 記

「記」的起源，有些人說是發源於書經，其中像禹貢、武成等篇，都是「記事」文的體裁。漢魏六朝的時候，這種實用的文字，書籍中可以看得的，很少很少。到了唐朝以後，便盛行了。或又說，「記」的起源，是創始於禮記、中學、樂記兩篇。但是以上所舉的這些文字，都不是後世所盛行的「記」體的正工文字。「記」體的正工文字，應當以唐朝的韓柳爲法。我現在引王應麟、辭學指南中的話，來說明牠的起源和流別；引徐師曾、文章辨體中的話，來說明牠的體例。

王應麟辭學指南說：

記者，紀事之文也。西山先生曰：「禹貢、武成、金縢、顧命，記之屬似之。」文選止有「奏記」而無此體。古文苑載後漢樊毅、修西嶽廟，其末有「銘」亦「碑文」之類，至唐始盛。獨孤及風后八陣圖記，今之擬題倣此。

以上是說「記」的起源和流別，以下再說牠的體例。

徐師曾文章辨體說：

金石例云：「『記』者，紀事之文也。」西山云：「『記』以善敘事爲主；後人作『記』，未免雜以議論。」陳后山亦曰：「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竊嘗考之，「記」之名，始於戴記、學記等篇。厥後揚雄作蜀記，文選不列其類，劉勰不著其說。後之作，固以韓退之之畫記、柳子厚之游山諸記爲體之正。然觀韓退之之燕喜亭記，亦微載議論於中；至柳之記，新堂鐵爐步，則議論之詞多矣。迨至歐蘇而後，始專有以議論爲記者，宜乎后山諸老，以是爲言也。大抵記者，蓋所以備不忘，如記營建，當記日月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敘事之後，略作議論以結之，此爲正體。至若范文正公之記嚴祠，歐陽文忠公之記畫錦堂，蘇文忠公之記山房藏書，張文潛之記進學齋，晦翁之作葵源書閣記，雖專尚議論，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爲體之變焉。

以上是說「記」的體例；現在我再附說幾句，關於古來各家工於這種文體的，分述他們的優點於下。

按水經注說：「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後堯壇於河，受「龍圖」作握河記，逮虞舜夏商，咸亦受焉。」是「記」的文體，來源很古了。唐宋以來的作家，自然以韓柳爲正宗。韓氏的「記」體文，可算得「雄拔超峻」，柳氏遊山水的幾篇作品，也是「幽絕人寰」，讀了牠，真使人爲之神往。其他像樊紹述的「艱僻奇澀」，劉夢得的「清麗峭刻」，能作奇語，終不及韓柳文章的氣味深厚。宋朝的歐王曾蘇諸公，也多很好的作品，都能使人流連涵泳，好像身入其境，以上這些文字，都是不可不讀的。

第二節 志錄

「志錄」的創作，當起於漢朝的揚雄。按任昉文章緣起註中所說：「志，識也；錄，頌也。書曰：『書用識哉！』謂錄其過惡，以識於冊。古史世本，編以簡冊，領其名數，故曰錄也。」今按字書上說：「志者，記也。」字亦作誌。班固的漢書中，有天文志，地理志……等共十篇，後世人的作「志」，都取以爲法，大概都是「記事」的作品。所謂「記事」，就是「記志」的別名，也就是野史之類罷了。從前的時候，史官掌記時事，而耳目有所不及的地方，於是一般文士，遇到有什麼見聞，便隨手把牠紀錄下來，以供給史官的

採擇，增補史籍的遺亡，所以統統用「記事」的名稱來概括牠。古人說：「史失而求諸野，」就靠這麼一點點。

第十章 箴銘類

姚姬傳氏說：「箴銘類者，三代以來，有其體矣。聖賢所以自戒警之意，其詞尤質，而意尤深。若張子之作西銘，豈獨其意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幾也。」

第一節 箴 規

「箴」的起源，遠在三代的時候，用來箴規人過的。自從漢朝揚雄作了一篇十二州二十五官箴以後，這種文體，便盛行了。王應麟辭學指南，徐炬事物原始，關於「箴」的起源和流別，說得很清楚，我現在錄他兩家的理論於下。

王應麟辭學指南說：

「箴」者，諫誨之詞，若鍼之療疾，故名箴。文心雕龍曰：「夏商二箴，餘句猶存。」夏箴，見於周書文傳篇，商箴，見於呂氏春秋名類篇，周辛甲爲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闕，虞人掌獵爲箴。漢揚雄擬其體，爲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後之作者，咸依倣焉。隋杜正藏舉秀才，擬匠人箴，擬題始於此。唐進士亦或試箴。

徐炬事物原始說：

「箴」戒也。張繼古作大寶箴。揚雄作酒箴。戒成帝。唐李德裕以敬宗昏荒，上丹扈六箴。謂宵衣，正服，罷歡，納誨，辨邪，防微。

宋晦庵有視聽言動四箴。按文心曰：「軒轅刻輿几，以彌不逮」，卽爲「箴」之始。

以上兩家的所論，是說「箴」的起源和流別的。至於牠的體例，那末，劉勰的文心雕龍和徐師曾的文章辨體中，說得最詳，現在再分錄他兩家之說於下。

劉勰文心雕龍說：

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聲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

徐師曾文章辨體說：

許氏說文：「箴，誡也。」商書盤庚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蓋「箴」者，規誡之詞。東萊云：「凡作『箴』，須用『官箴王闕』之意，箴尾須依漢箴『獸臣司原，敢告僕夫』之類。」大抵箴銘頌贊，雖或均用韻語，而體不同。「箴」是規誡之文，須有警誡切劘之意。

以上是說「箴」的體例。現在關於「箴」體的文字，再補充說幾句。

按左傳襄公四年：「無終請和戎，晉侯欲伐之。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

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鹿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這就是虞箴的詞句。後來揚雄依據牠，做了一篇十二州二十五宮箴，可惜內中有九箴，已經闕失了。晉唐以來，作者格外的多。祇有李德裕的丹辰六箴，對於忠君愛國之道，藹然可觀。韓退之的五箴，他能自己訴述其惡，詞意非常樸厚。宋朝朱子的視聽言動四箴，都是精粹警切之言，人人可以當作座右銘的。

「箴」的大概情形，前面已經說明了。如今且說「規」的起源和體例。「規」的起源和體例，吳訥文體明辨中，說得最清切。他說：

按字書云：「規者，爲圓之器也。」書曰：「官司相規。」今人以「箴」「規」並稱，而文章固分爲二體，何也？「箴」者，箴上之闕而「規」者，臣下之互相規諫者也。其用以自箴者，乃箴之濫觴耳。然「規」之爲名，雖見於書，而「規」之爲文，則漢以前絕無作者。至唐元結，始作五規，豈其緣書之名，而創爲此體歟？

第二節 銘

「銘」的起源，或有人說是始於黃帝的時候。牠的起源，和流別，王應麟辭學指南中說得最詳細。我現在引其說於下。

王應麟辭學指南說：

「銘」始於黃帝，漢書藝文志道家有高帝銘六篇。禹銘荀處，湯銘于盤，武王開丹書之言，爲銘十六。臧武仲曰：「夫銘，天子令德，

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文心雕龍曰：「夏鑄九鼎，周勒楛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昆吾，仲山鑄唐器，計功之義也。魏顓景鐘，孔悝衛鼎，稱伐之類也。」蔡邕銘論曰：「德非此族，不在銘典。」詩傳曰：「作器能銘，可以爲大夫。」考工記：「嘉量有銘。」文選序曰：「銘則序李清潤。」陸倕石闕漏刻二銘，皆有序。張載劍閣銘末云：「勒銘山阿，敢告梁益。」則寓儆戒之旨。隋，杜正元舉秀才，擬燕然山劍閣銘。杜正藏，擬弓銘。唐，崔渙還調吏部侍郎，嚴挺之施特榻，試彝尊銘，謂曰：「子，清廟器，故以題相命。」建中三年，進士別頭，試欽器銘。興元元年，朱千銘，則以銘試士矣。

「銘」的起源，和流別，既經引王氏之說，把牠敘得很明盡了；現在再引吳訥的文體明辨中一段話，說明牠的體例。

吳訥文體明辨說：

「銘」者，名也。劉勰云：「觀器而正名也。」故曰：「作器能銘，可以爲大夫矣。」考諸夏商鼎彝尊卣盤匱之屬，莫不有銘，而文多殘缺，猶湯盤見於大學，而大戴禮備載武王諸銘。其後作者浸繁，凡山川，宮室，門井之類，皆有銘詞，蓋不但施之器物而已。然要其體，不過其二，一曰，警戒，二曰，祝頌。陸機曰：「銘貴博文而溫潤，」斯言得之矣。

第十一章 頌贊類

姚姬傳氏說：「頌贊類者，亦詩頌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第一節 頌

「頌」的名稱，最初是見於詩之「六義」。春秋以後，「頌」的文字，便盛行了。徐師曾文章辨體中，關於牠的起源和流別，說得最清切。我現在錄其說於後。

文章辨體說

詩大序曰：「詩有六義，六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神明者也。」晉書莊子天運篇稱：「黃帝張咸池之樂，秦氏爲頌。」詩蓋寓言爾。故「頌」之名，實出於詩。若商之那，周之清廟諸什，皆以告神，爲「頌」體之正。至如魯頌之駉等篇，則當時用以祝頌；僖公爲「頌」之變，故胡氏有曰：「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頌而已。」

「頌」的起源和流別，文章辨體中，已經說得很清切了。至於牠的體例，劉勰文心雕龍論得最的當。他說：

原夫「頌」惟典雅，詞必清鑿。數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惟纖曲巧致，輿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

又按「頌」是爲王道太平，功成治定而作的，所以牠的措詞，以「遊揚德業，褒讚成功」爲指歸的。例如商周及魯諸頌是了。後世亦有用「頌」來考試士人的，像隋朝杜正元舉秀才的時候，擬一篇聖主得賢臣頌。唐開元十一年，進士試一篇黃龍頌；十五年，試一篇積翠甘露頌；這些都是以「頌」考試士人的證據。宋書「鮑照爲河清頌，其序甚工」那末「頌」也許有「序」的。還有終篇用一個韻的，例如元和聖德詩是。有四句一換韻的，例如平淮西碑是。摯虞說：「其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

之『詩』。班固揚雄諸人所作，尙近乎古。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賦』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這句話說得對極了。西山說：「頌者，形容功德，然『頌』比於『贊』，尤貴瞻麗宏肆。昌黎聖德詩，徂徠慶歷頌，此正格也。其用事造語，最忌塵俗。」

第二節 封禪 玉牒文

「封禪」也是「頌」的一種。按史記上所載的，說是「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禪梁父，刻所立石。於是乃並勃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兩登瑯邪，作瑯邪臺，立石刻，頌秦德。」從這一段文字看來，才知道「封禪文」是創始於秦始皇的時候了。後世的文人，很有許多模倣他而做的。就像司馬長卿的『封禪文』，班孟堅的『典引』，這些都是的。不過他們所做的文字中，都不免假託一切符瑞，以開啓皇上

的侈心罷了。封禪告天的文字，有時也稱牠爲「玉牒文」。又按白虎通說：「王者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升封泰山者，增高也；下禪梁父之山，基廣厚也。厥體備乎書中，非雕龍所可幾及也。」這一段是說「封禪」的意義，我引來作本節的結束。

第三節 贊 評

「贊」是一種贊美人物的文章。據任昉文章緣起中所說，是起於司馬相如的荊軻贊，但是這篇文章，世已不傳了。後來做「贊」的，大概以班孟堅漢書中的「贊語」爲法。我現在用徐師曾文章辨體中的話，來說明牠的起源，流別，和體例。用吳訥文體明辨中的話，來說明牠的種類。

文章辨體說：

「贊」者，贊美之詞。文章緣起曰：「漢司馬相如作荊軻贊，世已不傳。厥後班孟堅漢史，以「論」爲「贊」。至宋范曄，更以韻語。唐建中中，進士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迨後復置博學宏詞科，則「贊」「頌」二題皆出矣。西山云：「贊頌體例，貴乎瞻體宏肆，而有雍容俯仰頓挫起伏之態，乃爲佳作。」大抵「贊」有二體：若作散文，當祖班氏史評；若作韻語，當宗東方朔畫象贊。

文體明辨說：

「贊」體有三：一曰「雜贊」，意專褒美，若諸集所載人物，文章，書畫，諸贊是也；二曰「哀贊」，哀人之歿，而述德以贊之者是也；三曰「史贊」，詞兼褒貶，若史記索隱，東漢書諸贊是也。此外又有「傳贊」，如劉歆列女傳贊是也。

以上是說「贊」的文體，現在要說到「評」的文體了。原來「贊」和「評」兩種文體，是差不多的。按字書說：「評，品論也。」是史家的一種褒貶之辭。大概從前的史官，各有他的論著，用來載述一時君臣言行的是非，不過各人隨意命名，不能歸於統一罷了。所以司馬遷的史記，稱做「太史公曰」，而班固的西漢書，則稱做「贊曰」，范曄的東漢書，則稱做「論曰」，其實都是屬於「評」。「評」的名

稱，實在是最初見於三國志。後世做這種文字的漸漸地多了，那就不必手操史筆的，也可做得，所以「二評」載在文粹之中，而「評史」見於蘇文忠公的文集裏。總括說起來：「評」的文體，應當以陳壽三國志中的「史評」爲主；若和其他作者相並，便可分爲「史評」「雜評」兩種了。

第十二章 哀祭類

姚姬傳氏說：「哀祭類者，詩有頌，風有黃鳥，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詞至工，後世惟退之介甫而已。曾滌生曰：『人告於鬼神者，書之武成金縢祝詞，左傳荀偃趙簡告詞皆是。』」

第一節 哀辭 哀策 哀頌 挽辭

「哀辭」的起源，據任昉文章緣起中說：「漢班固始作梁氏哀辭，」由此可知「哀辭」是始於東漢的時候了。又按摯虞流別中說：「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爲之，率以施於童孺夭折，不以壽終者。其體以哀痛爲主，緣以歎息之辭。」文心雕龍中，對於「哀辭」的體例，說得格外精細。他道：「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幼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乎膚色。隱心而結文，則事愜；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體爲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

「哀辭」的文體，大概如是了。此外還有簡其人之功德，而作篇文章來哀悼他的，稱爲「哀策」。任防文章緣起中，說是始於「漢樂安相李尤，作和帝哀策。」又有頌揚人的德行，想做篇文章來贊美他，這種文字，那就稱他爲「哀頌」。據文章緣起中說：「漢會稽東郡尉張紘，作陶侯哀頌。」這便是「哀頌」的創作。以上兩種的文體，我因爲牠和「哀辭」相彷彿，所以一併附在「哀辭」之下。

「挽辭」是含有一種「悼往哀苦」的意義的文章。崔豹古今註說：「薤露，蒿里，並喪服也。田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乎『蒿里。』」原來「薤露」「蒿里」同屬「哀辭」一類的文字。直到漢武帝的時候，李延年把牠分爲二曲：「薤露」是用來送王公貴人的；「蒿里」是用來送大夫庶人的。在送葬的時候，使一般挽柩的人，同聲歌唱，世人都呼牠爲「挽歌」。但是按之「虞殯拂謳」這一句話，已經見之於左傳，莊子，並不是創始於田橫的門人。到了魏光祿勳繆襲，他開始做了一篇「挽詞」，原來就是取法於「挽歌」的體制而作的。

第二節 弔文 誄

「弔」的名稱，最初見於春秋的時候。按左傳：「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周禮上面說：「弔禮哀禍災。」這是指人家遭了水火之災而去弔他的。詩經上面說：「神之弔矣。」註：「弔，至也；神之至，猶言來格也。」從這幾句話看來，可知「弔」的名稱，來源很遠了。等到漢朝的賈誼，他做了一篇

弔屈原文，這才有「弔文」的體制。「弔」的意義，包含很爲豐富，古代的時候，弔生的曰「唁」，弔死的曰「弔」。文心雕龍中對於「弔」的各種意義，說得最是清晰。他說：

或驕貴而殞身，或窮忿而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美才而兼累，後世追而慰之，並名曰「弔」。

以上一段引證，亦足見「弔文」的用處大極了。自從賈誼以後，這種文體，到了唐朝，真是盛極一時，所以有弔戰場弔鐘文。大概是髣髴楚騷，而「切要惻愴」，稍爲有些不同罷了。不如是，或者華麗太過，或者行韻太緩，便化而爲「賦」了，人家將加牠以「奪倫」之譏呢！

「誄」的起源，考之於古書上所見的，當在春秋的時候。吳訥文體明辨，對於「誄」的起源，流別，和體例，說得最周到，今引其說於左。

吳訥文體明辨：

按「誄」者，累也；累列其德行而稱之也。周禮，太祝，作六辭，其六曰「誄」。魯莊公誄縣賁父，士之有「誄」始此。今考其時，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故天子崩，則稱天以誄之，卿大夫卒，則君誄之。魯哀公誄孔子曰：「昊天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桀桀予在，疾嗚呼哀哉！尼父！」古誄之可見者止此，然亦略矣。竊意周官讀「誄」以定諡，則其辭必詳；仲尼有「誄」而無諡，故其辭獨略；豈制「誄」之初意然歟？又按劉勰云：「柳婁誄惠子，辭哀而韻長。」則今「私誄」之所由起也。蓋古之「誄」，一本爲定諡，而今之「誄」，惟以寓哀，則不必問其諡之有無，而皆可爲之；至於貴賤長幼之節，亦不復論矣。其體，先述世系行業，而末寓哀傷之意，所謂「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者也。

第三節 祝文 盟 誓 祭文 悲文

「祝文」是饗神時所用的一種文字。牠的起源，是在周朝的時候。我現在引吳訥的文體明辨來說明牠的起源和體例。

文體明辨中說：

按「祝文」者，饗神之辭也。昔伊祈始蟄，以祭八神。——其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周禮設太祝之職，掌六祝之辭。春秋以降，史辭浸繁，則「祝文」之來尙矣。考其大旨，實有六焉：一曰告，二曰修，三曰祈，四曰報，五曰辟，六曰謁，用以饗天地山川社稷宗廟五祀羣神，而總謂之「祝文」。其辭亦有散文，儷語之別也。

「盟」的意義，照字書上說：「盟者，明也。」文心雕龍關於「盟」的文體，說得很精當。他的理論，我現在引之於下。

文心雕龍說：

在昔三王，盟盟不及，時有要誓，結言而退。周衰屢盟，以及要契，始之以曹沫，終之以毛遂。及秦昭盟夷，設黃龍之盟；漢祖建侯，定山河之誓。然義存則克終，道廢則渝始，崇替在人，况何預焉？

按「盟」的文字，原是用來祝告於神明的。有時亦稱牠爲「誓」，意思是說牠爲一種約信之辭。「誓」的文體，最初見於夏書的甘誓，其實和「盟」一體而兩名罷了。從商周以下，代代繼續有作品

的，書經中所載，也有好幾篇。直到漢朝的蔡邕，他做了一篇艱誓，一切體段，都是仿照古人「誓」體的制度的。劉勰釋名上面說：「誓，制也；以拘制之也。」這是論「誓」的意義的。劉勰文心雕龍，其中有一段，是合「盟」「誓」兩種文體，而論牠體例的。他說：

夫盟誓之文，必序危懼，獎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靈以取鑒，指九天以爲正，感激以立誠，切至以數辭，此其所同也。然非辭之難，處辭爲難。後之君子，宜在殷鑒，忠信可矣，無恃神焉。

按「祭文」是一種用來祭奠親友的文辭。古時候的祭祀，祇不過告饗罷了。自從中世紀以後，便兼贊人的言行，以表示哀傷的意思，乃是「祝文」的一種變體。牠的行文方法，有用「散文」的，有用「韻語」的，有用「儷語」的；而「韻語」當中，又有「散文」「四言」「六言」「雜言」「騷體」「儷體」的不同。劉勰說：「祭奠之楷，宜恭宜哀。」這句話，真對極了！倘若文辭很華麗，而失了牠的實際；或是情緒鬱滯，而不能够宣達，那就不是工於此道了。後漢時候，車騎郎杜篤，他做了一篇祭延鍾文。「祭文」的創作，大概是起於此時。此外還有一種叫做「悲文」，據任昉文章緣起中說，是始於「蔡邕之悲溫舒文。」注：「悲文者，傷痛之文也。」大概這種文字，也是「祭文」的一種別體罷了。

第十三章 辭賦類

姚姬傳氏說：「辭賦類者，風雅之變體也。楚人最工爲之，蓋非獨屈子而已。余嘗謂漁父及楚人以弋

說襄王，宋玉對王問遺行，皆設辭無事實，皆辭賦類耳。太史公劉子政不辨，而以事載之，蓋非是。辭賦固當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在託諷，亦謂之賦耳。漢世校書，有辭賦略，其所列者甚當。昭明太子文選，分類碎雜，其立名多有可笑者。後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編『辭賦』，一以漢略爲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惡其靡也；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古人韻格存焉。惟齊梁以下，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錄耳。」

第一節 騷 反騷

「騷」是離騷的簡稱，又稱爲楚辭。這種體裁，創始於戰國時候的楚大夫屈原。其實是詩之變格，而「辭賦」的所祖，後世人又稱牠爲「有韻之文」，或稱爲「美文」。劉勰文心雕龍中有辨騷一篇，關於「騷」的各種情形，說得詳明極了。我現在且引吳訥文體明辨中的話，來說明「騷」的起源，流別，和體例。

吳訥文體明辨說：

按楚辭之變也。詩無楚風，然江漢間皆爲楚地。自文王化行南國，漢廣，江有汜諸詩，列於二南，乃居十五國風之先，是詩雖無楚風，實爲風首也。風雅既亡，乃有楚狂風兮，孺子滄浪之歌，發乎情，止乎禮義，與詩人「六義」不甚相遠。但其辭，稍變詩之本體，而以「兮」字爲讀，則楚聲固已萌蘗於此矣。屈平後出，始本詩義爲「騷」，蓋兼「六義」而「賦」之意居多。厥後宋玉繼作，並號楚

辭自是辭賦家悉祖此體。故宋祁云：「離騷爲辭賦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加規。」信哉，斯言也！後來漢朝揚雄，又撫取離騷的文字而反之，投在江中，以弔屈原，叫做反離騷。徐禎卿說：「原含忠憤，且復獲謗，故爲之賦反騷云。」「反騷」是「騷」的變例，所以一併附於此。

第二節 賦

「賦」的名稱，最早見於詩經。按詩有「六義」，其二曰「賦」。什麼叫做「賦」？古人說：「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古代的時候，凡是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當雙方互相揖讓之時，必先稱詩以表示各人的意思，所以分別別人的賢和不肖，而觀察他的盛衰。考之於左傳中所載，這種情形，很是不少。例如「晉公子之秦，秦穆公饗之，賦六月」；「魯文公如晉，晉襄公饗之，賦菁菁者莪」；「鄭穆公與魯文公宴于棗，子家賦鴻雁」；「魯穆叔如晉，見中行獻子，賦圻父」之類，都是用來吟詠性情，各從義類的。所以古人說：「情形於辭，則麗而可觀；辭合於理，則則而可法。」揚雄亦說：「詩人之賦麗以則，」這幾句話，真是對極了。

自從春秋以後，到了戰國，一切聘問詠歌的事情，便不行於列國之間了。於是學詩的人，都隱之於布衣之中，而一般賢士，因失志而作賦的，便起來了，就像楚辭一類的作品便是。揚雄說：「詞人之賦麗以淫，」正是指楚辭這類的文字而說的。但是從現在所流傳的楚辭看起來，覺得內中所說的，亦能發乎

情，而以「諷」爲主的；有時兼詩經「六義」之意，而常常能表發出來。他的措詞，雖未免失之太麗，但是他的立意，似尙可取以爲法。此外趙人荀况，出外到楚國做官，我曾按考其時，還在屈原之前。他所做的五賦，眞所謂工巧深刻，不過純用隱語，好像又別爲一家了。

兩漢的時候，著名的「辭賦家」很多；惟有賈生，以命世之才，一切作品，多能俯就「騷」的規律，所以文格的高妙，決非一時許多文人所能及。其他像司馬相如的賦，敘事很擅長，而情節卻有闕味之處。揚雄的賦，說理很擅長，而辭旨或有疏略之處。至於班固，「辭」和「理」兩件要事，都有缺點的地方。這是甚麼道理呢？因爲他們都不能「發乎情」罷了。但是像上林、甘泉等賦，雖然極其鋪張，結果還是歸之於「諷諫」；那末，風之意義，尙沒有泯滅；兩都等賦，雖然極其炫耀，結果還能折之以「法度」；那末，雅頌之義，亦還沒有泯滅；長門、自悼等賦，能因情節以發意義，託事物以著詞旨，都有一種和平從容的意義，那末，比興之義，也還未曾泯滅；所以後世君子，尙承認他爲古賦之流。

三國兩晉，一直下來，沿及六朝，「賦」的文體，再變而爲「俳」；唐人的「賦」，又再變而爲「律」；宋人的「賦」，又再變而爲「文」；眞可算得盡變化之能事了。不過「俳賦」，專重於辭藻，而不講求情節，所以讀牠的人，沒有可以興起的妙趣，那就不可稱牠爲「則」了。「文賦」，專重於說理，而不甚注意於修辭，所以讀牠的人，便沒有詠歌的遺音，那就不可稱牠爲「麗」了。至於「律賦」，他的變格，更覺卑下了。這種弊病之所由來，始誤於沈約「四聲八病」的拘束，中誤於徐庾「隔句作對」的固

陋，而結果是壞於隋唐宋取士限韻的制度。像這一類的文字，僅僅以「音律諧協」、「對偶精切」爲工緻，而「情節」和「辭藻」兩件要事，全不顧到的，那也未免太褊狹了。

綜合以上所論，我現在分賦體爲四類，第一種，曰「古賦」，第二種，曰「俳賦」，第三種，曰「文賦」，第四種，曰「律賦」。

上面關於「賦」的文體，大概已說得很明白了，我現在再引摯虞文章流別和章實齋文史通義中話，作本節的結束。

摯虞文章流別說：

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當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莊，則與事相遠；辨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

這一段話，說得精審極了。

章實齋文史通義說：

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假設問對，莊列寓言之遺也。恢廓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排比諧隱，韓非儲說之屬也。徵材聚事，呂覽類務之義也。雖其文逐聲韻，旨存比興，而深探本原，實能自成一子之學，與夫專門之書，初無差別也。

此外「賦」的體例，前面沒有說到，現在再引劉勰文心雕龍中的話，來把牠補充一下。他說：

原夫登高之旨，蓋觀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揉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蟲，貽詒於霧縠者也。

第三節 對問

「對問」的文體，古書中可以看得的，很少很少，其實也是屬於「辭賦」的一種。考之經籍，則詩經上面，有一句「對揚王休」，書經上面，有一句「好問則裕」，大概「對問」的文字，是載述主客兩方的話，以表著一種親善諷勸的意思的。那末「對問」的來源，也可算遠極了。直到戰國的時候，楚人宋玉，始有一篇對楚王問，這是文人的假託之辭，沒有這件真實的事情的。其他像稱「難」的，稱「喻」的，稱「答」的，稱「應」的，雖然是分類各有不同，也都屬於這種文體的。古代君臣朋友間，口相問對，他們的說話，在古書上歷歷可考；後來的人，模倣牠的體段，假託文辭，以發表他的志趣，於是有這種應對之文。至於牠的內容，則「反覆縱橫」以「舒憤鬱」而「通意慮」爲要義。

第四節 七

「七」也是「辭賦」的一種。牠的起源，原來是本於楚辭的七諫。這種文體，大概是設爲問答之詞，

詞凡有八首，而內中「問對」有七，所以稱牠爲「七」。摯虞文章流別中說：「雖有甚泰之詞，而不沒其諷諭之義。」這句話，評論「七」的體例，真是對極了。徐師曾文章辨體中，關於「七」的起源，流別，和體例，說得最詳細，我現在引其說於下。

徐師曾文章辨體說：

昭明韓文選，其文體有曰「七」者，蓋載枚乘七發，繼以曹子建七啓，張景陽七命而已。容齋隨筆云：「枚生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詞，固爲可喜。後之繼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辨，桓麟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桓麟七說，左思七諷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及唐柳子厚作晉問，雖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漢晉之間，沿襲之弊一洗矣。」竊嘗考對偶句語，六經所不廢。「七」體雖尙駢儷，然辭意變化，與全篇四六不同。自柳子厚後，作者未聞。迨元袁伯長之「七觀」，洪武宋王二老之志釋文，其富麗固無讓於前人，至其論議，又豈七發之可比焉？

第五節 連珠

「連珠」的文體，也屬於「辭賦」一類的。據晉傅玄連珠序說：

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才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矣。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徵悟，合乎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覩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

這一段是說「連珠」的起源和體例，很覺得清切簡當。古來做「連珠」的人，班固「喻美辭壯」文

章宏麗，「最得做「連珠」的體。蔡邕的「連珠」，有些像議論文字，言語質直，而文辭細碎；不過他的意旨，是篤實極了。賈逵所做的，儒雅而不艷麗。傅毅所做的，雖然有文采，而不十分典要。以上諸家，都有缺點的地方，不及班固的完美。梁朝沈約，上注制連珠表，對於「連珠」的文體，也有發揮。他說：

竊尋「連珠」之作，始自子雲，放易象論，動模經語。班固謂之命世，桓伊以爲絕倫。「連珠」者，蓋謂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結珠也。

除上兩段外，我更引徐師曾文章辨體，和吳訥文體明辨中的話，來補充本節中未盡之意。

徐師曾文章辨體中說：

文選止載陸士衡五十首，而曰演連珠，言演舊文以廣之也。大抵「連珠」之文，貫穿事理，如珠在貫。其辭麗，其言約，其體則四六對偶而有韻。自士衡後，作者蓋鮮。洪武初，宋濂王偉有作，亦如士衡之數。

吳訥文體明辨中說：

按「連珠」者，假物陳義，以通諷諭之詞也。連之爲言，貫也，穿貫情理，如珠之在貫也。蓋自揚雄綜述碎文，肇爲「連珠」，而班固賈逵，傅毅之流，受詔繼作，傳玄乃云：「興於漢章之世」，誤矣。然其云：「辭麗言約，合於古詩風興之義」，則不易之論也。其體輾轉，或二或三，皆駢偶而有韻。故工於此者，必使義明而詞淨，事圓而音澤，否則，惡能免於劉勰之詬邪？

又按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韓子，便是韓非子，韓非書中有連語，先列其目，後著其解，謂之「連珠」。

綜合以上所引各家的理論看來，我可以下一個斷語，便是：「『連珠』的文體，兆始於韓非的文中，引申於揚雄班固的作品。而牠的體制，則『言近旨遠，假物連類』，很寓有一種諷諫的意義的。」

第十四章 結論

第一節 附錄幾種任昉文章緣起中無可歸附的文體

前面所敘的十三章，除第一章是總論一切文章外，其餘十二章的編制和定名，盡照桐城姚姬傳氏所編古文辭類纂的篇目。不過姚氏所編的古文辭類纂，內中共分十三類，我現在將「贈序」、「序跋」兩類，併在一起，縮成十二章，牠的理由，在第一章緒論中已經說明白了；自信編制上比較覺得簡當些。然按任昉文章緣起中所載的各種文體，在姚選十三類中，沒有地方可以歸附，我現在分引其例，錄在本章中，也足以供研究文體的人，作參考之用。

文章緣起中所未列入本書的文體：

第一種，曰「薦」。文章緣起說：「『薦』，後漢雲揚令朱雲，薦伏湛。」注：「薦，舉也，進也；舉其功能而進乎上也。」

第二種，曰「旨」。文章緣起說：「『旨』，後漢崔駰，作達旨。」注：「旨，美也，令也。達，簡言取達意也。」

第三種，曰「篇」。文章緣起說：「『篇』，漢司馬相如作凡將篇。」注：「篇者，積句成章，出情布事，明而徧也。」

第四種，曰「圖」。文章緣起說：「『圖』，漢河間相張人作玄圖。」注：「易繫辭，『河出圖，聖人則之。』釋名，『圖，度也；盡其品度也。』」

第五種，曰「勢」。文章緣起說：「『勢』，漢濟北相崔瑗作草書勢。」注：「蔡邕作篆勢云：『揚波振繁，龍躍鳥震，延頸脅翼，勢欲凌雲。』又云：『若行若飛，岐歧翾翾，遠而望之，若鴻鵠羣遊，絡繹遷延。迫而視之，湍際不可得見，指揮不可勝原。』」

以上五種文體，我因為牠沒有可以歸附的地方，所以附錄在此。但是這些文體，都不甚十分流行；而古人既有所作，不妨把牠提出來說一下，以備文體的一格罷了。

第二節 姚氏古文辭類纂和曾氏經史百家雜鈔兩書編制的比較

曾滌生氏選編經史百家雜鈔，他約省姚氏十三類的篇目爲十一，另外增加「典志」一門。其言曰：「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錄古文，不復上及六經，以云尊經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棄六朝駢儷之文，而反之於三代兩漢。今舍經而降以相求，是猶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家臣耳，焉敢知國將可乎哉？」這一段議論，真是偉大極了。依我看來，曾氏的選文，以六經放在各類的前面，

這是「取法乎上」的意思，方法是好極。然而論到「文體」上面，那就稍有不同了，因為經傳是兼包任何體例的，當然不能和後世的枝流末葉，相提並論。「子」和「史」兩種，都是各有專書的，也不能和後世文家的作品，列在一起。至於「典志」一類，那末，從周禮一直到歷代的典制，也都有專書，私家的著述，很少很少，所以也不可列入選文之中。從上面所論的幾點看來，曾氏經史百家雜鈔中所選的文字，若為研究國學的人，作一種窮源竟委的探討，而兼備一些經濟學問的，那是一部「極好的選本」。倘使就各種文體上立論，而以古代文家的作品，做一個印證，那就曾氏的所選，遠不及姚氏古文辭類纂所選的「純粹精審」了。

中國歷代文選

周 候 于 編

一 本書內容，以時代爲經，以文學種類爲緯；讀之可以知道中國歷代文學變遷的「原因」和「過程」。

一 每期所選作品，務取可以代表一時代的精神，或一時代的特色者；讀之可知中國歷代文學的「概況」和「特點」。

一 全書所選作品，所有散文、詩、歌、詞、賦、筆記、小說、劇曲，一一俱備；讀之可知中國歷代文學體例的「發生」和「演進」。

一 每期選文之前，先敘述這一期的文學概況，每篇選文之前，先說明這篇作品的要義，可使讀者先得一個明確的概念。

一 每期所選作品，排列次序，是依各期文學狀況而定。每期選文之後，各舉參考書若干。

種，可爲讀者擴大研究的指導。

目 次

第一章	總論……………	一
第二章	從唐虞到周初的文學……………	三
第三章	從周初到春秋的文學……………	九
第四章	從戰國到秦的文學……………	二四
第五章	從前漢到後漢的文學……………	三九
第六章	從三國到晉的文學……………	五三
第七章	從南北朝到隋的文學……………	六四
第八章	從唐到五代的文學……………	七五
第九章	從宋初到宋末的文學……………	八六
第十章	從遼到元末的文學……………	九九
第十一章	從明初到明末的文學……………	一一二
第十二章	從清初到清末的文學……………	一二一
第十三章	從清末到現代的文學……………	一三三

一 總論

論起源 人是一種動物，是有心理生理兩種作用的。從這兩種作用，第一對於外界現象，有感受的性質，這是人的感受性；第二因為感受外界的刺激，一定要發生心理作用，把這作用發表出來，這是人的表抒性。譬如上古人類，他們的智識雖然幼稚，但是這感受和表抒兩種作用，是與生俱來的。他們看見疾雷、大風、高山、巨海、毒蛇、猛獸，便發生畏懼崇拜的心理；看見了青山、綠水、奇花、異草，聽見了鳥語、蟲鳴、風聲、雨響，便發生快樂需要的心理。這種心理，包含着喜、怒、哀、樂、愛、憎、惡、欲的情感；這種情感發生了，便不期然而然表現出來，便是歌舞，歌舞便是初期文學了。所以沈約說：『歌詠所興，自生民始。』王灼說：『天地著，人生焉；人莫不有心，此歌曲所由起也。』都很對的。不過這種原始文學，他的表現方法，是用言語動作；到後來造了文字，便有正式的文學。以後所論的文學，是專指這正式的文學，不是指那原始社會的文學啊。

論性質 上面說文學之興，是從感受表抒兩種作用，把他的喜怒哀樂的情緒表現出來的。所以要論文學性質，還須從來源去想；上面說因內外刺激而起，所說內外刺激，便是人生現象；所以人生現象，

是文學要素之一。又說文學從情感思想面發；所以情感思想，是文學要素之二。更說文學要用文字記述；所以文字藝術，是文學要素之三。這三要素，是文學的構成原質。什麼叫人生現象？我們但看一種文學作品，不論他所記述的，是一人一事一物，總不出人生現象之外。離騷是什麼？屈原的人生表現啊。詩經是什麼？當時社會的人生表現啊。孔子說：『詩可以觀，可以興，可以羣，可以怨。』觀什麼？興什麼？羣什麼？怨什麼？人生表現而已！他又說：『不學詩，無以言。』言什麼？言人生現象呀！人們表現這人生現象，一定含有喜怒哀樂的情感思想，這情感思想，是文學要素之要素。所以詩序上說：『情感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成語也有『情生文，文生情，情文備至』的一類說話。當我們讀一種悲哀作品，每每爲之聲淚俱下；讀一種快樂作品，每每要欣喜欲狂；這是什麼原故？因作者把情感打入文學裏，我們從同情的作用，和他表同情了。不過文學有了情感思想，當他記述時候，還得用些藝術工夫；想怎樣可以入神，怎樣可以動衆，這也和言語一樣的。有善於辭令的屈原，才有千古不朽的離騷；有夫子好辯的孟軻，才有雄文浩盪的孟子；所以文字藝術，也是文學要素之一，不過這是文學之輔，不是文學之主罷了。

論變遷

文學性質，因人而異，就羣衆講，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這一時代的文學，可以代表這時代的社會思潮和人生現象。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周秦之學術文，明清之考據文，六朝之駢儷文，……都是一時代的文學精神。攷求他一時代一時代變遷之跡，每每隨時代精神爲轉移的。有了六朝的綺

靡浮華，方才有初唐的反古文學；有了清代的刻意摹古，方才有民國的白話文學；前因後果，此因彼果，互有關係的。講到變遷，每每有人以爲今不如古；論詩的一定說明清不如唐，宋不如魏晉，魏晉不如三百首；照這樣說，李杜屈陶，還不如周秦時代的一個閭巷之人，恐怕說不過去罷。實在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這時代的文學，他對於這時代總有價值，決不能和那時代相比。因爲文學是人類生活的結晶，人生和宇宙是無窮的，文學是依人生變遷的軌道，在這無窮宇宙中，作那曲線的過程罷了。

二 從唐虞到周初的文學

一 文學概況

時代精神 中華民族，從西方中央亞細亞到黃河流域來生活，沒有別種人種來爭奪，不過那北方的高山大川，在在足以引起他的畏懼恐怖的心理；加之黃河水患，觸目驚心，所以當時民衆，都有敬天畏命的思想，服從合羣的觀念。做皇帝的人，以教人爲主；做百姓的人，以服從爲主。所說這種世界，是垂拱而平無爲而治的天下呀。直到湯武征伐以後，時代精神，才從弛緩轉到緊張方面去。

文學狀況 這時候的文學作品，都帶一些宗教色彩，在政治界的人，都是訓誥式，和牧師宣道一樣；那一般民衆，都是崇拜式，和教士禱告一樣。可惜當時沒有記載，現在所傳的，一大半還在可信不可信

之列哩。

文學特點 在這期中文學界裏的作品，並不十分多，流傳到現在的，那更少了。他們的篇幅，都是短的；並且也絕不注意修辭的工夫，都是自然合節奏的天籟。最可代表的，便是尚書和流傳到今的古詩歌。就這兩種，還是古詩歌所含的文學分子多一些；那尚書裏的作品，漸近於學術的文字了。

二 作品選粹

1. 卿雲歌——虞舜

卿雲爛兮，糺縵縵兮；
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說明】虞舜做了三十年皇帝，覺得夏禹的人很好，而且治水有功於人民，所以決定把帝位傳給他。他的臣子知道了，都很贊成，於是便相和唱歌。虞舜先唱，八伯後和，和完了，舜再唱。這歌名便叫卿雲。有時寫做慶雲。民國成立後所用的國歌，便是這歌，不過末二句複唱一遍罷了。

2. 南風歌——虞舜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說明】虞舜在位的時候，天下太平，相傳五日一風，十日一雨，禾穀豐登，各安其業，虞舜心裏也很快樂。有一天，便用他所常用的五弦琴，彈唱一曲歌兒，這歌兒叫做南風歌。

3. 擊壤歌——擊壤老人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說明】唐堯做皇帝的時候，天下也很是太平，百姓安居樂業；他自己却也很不注意政治，時時出去遊歷。他平日抱定小心謹慎，曾經做一首小詩，作爲他自勉的座右銘，這詩說道：『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躓于山，而躓于堦！』這也可見他的爲人了。他一天出去走走，看見一個老人，用手杖在地上拍節，嘴裏唱道：

4. 康衢謠——古詩

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說明】唐堯做五十年領袖，他自己不知天下究竟怎樣，也不知道天下的人究竟推戴他不推戴他；所以他時常換了平常的衣服，出去遊歷。有一天，遊到康衢，聽見許多小兒，在那兒唱山歌；所以這山歌就叫康衢謠。

5. 帝載歌——虞舜

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姓允誠。

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於賢善，莫不咸聽。

鼙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褻裳去之。

【說明】這歌便是八伯和了虞舜舞雲歌以後，虞舜再唱的一只歌兒，所以也可以作爲舜做的。

6.

湯誓——尙書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說明】湯名履，是夏桀的臣子。夏桀荒淫無道，百姓怨恨，於是湯起兵去征伐他。但是恐怕人家不贊成，兵士不出力，所以在出兵的時候，誓師於衆，藉以激士卒而安人心。後來的誓師詞和出兵通電，都從此起。作者疑是史臣追述的，所以開始便說「王曰。」

7.

泰誓——尙書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

『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

棄鞶老，呢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祐命成湯，降黜夏命。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助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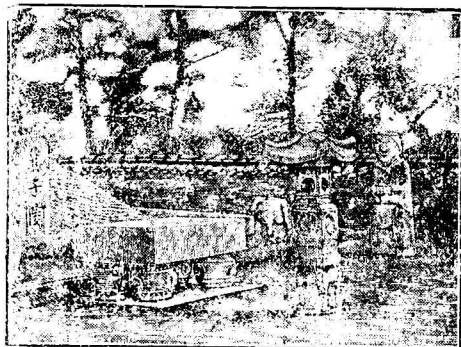
【說明】商湯得位後，傳到商紂，暴虐無道，和夏桀相仿，於是周武王又與師討伐他。兵士會在河朔，武王便宣讀誓師詞，共三篇，底下的一篇，是第二篇。

8. 麥秀歌——箕子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說明】武王討平商紂，定國號曰周，許多諸侯，都來朝貢。有一個殷國的臣子，名叫箕子，也去朝周武王，走過殷國故址，（殷原都亳，到了盤庚，才遷到殷。）看見從

護 子 箕



前的王宮帝室，都已毀壞，變成平地，種了禾黍了。他觸目驚心，傷懷故國，便做一首麥秀歌，拿來發洩他悲傷的情緒。到後來武王滅殷，箕子便率五千人，逃到朝鮮去做國王；至今朝鮮平壤地方，還有箕子廟，叫做箕子陵，年年有人祭祀的。

9. 采薇歌——伯夷叔齊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農虞夏忽焉沒兮，吾適安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說明】殷的孤竹君有二子，長的叫伯夷，小的叫叔齊。父親死的時候，遺命立叔齊；等到父親死了，叔齊卻要讓伯夷做，伯夷說這是父命，不能違背的，便逃了出去。叔齊也不做，一同逃出去。當武王伐紂的時候，他們二人，叩馬而諫，武王不聽。後來武王滅殷，一統天下，他們二人，覺得很可恥，立誓不吃周之米粟；便同逃到首陽山，采些薇草吃。到將要餓死的時候，便唱這采薇歌。

10. 五子之歌——尚書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後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說明】夏禹接位之後，傳到太康，荒淫耽樂，流連忘反，國家漸漸衰弱；他的五個弟弟，看他不大好，便做五只歌兒警戒他。裏面大抵述祖先的功德，和他們自己勸導的說話；前面一段序言，相傳是史臣做的。

【參考書】

《古詩源》

《古詩苑》

《尚書》

《竹書紀年》

三 從周初到春秋的文學

一 文學概況

時代精神 周代興起，文化大進，人生現象，越變越複雜，於是上期的詩歌文學，到現在格外發達；民間男女，都會做詩；朝廷士大夫，也都要做詩。到後期孔子老子出來，一個倡儒，一個倡道；雖然不是正式提倡文學，但是文學却受他們的影響。子游、子夏、公羊、穀梁……便是孔子弟子；戰國諸子文學，又都受老子的影響。所以當時文學背景，除掉民間詩歌以外，完全受孔老精神的支配。

文學狀況 在從前社會上，民間詩歌，本已有了，到了此時，格外普遍。人們有了喜怒哀樂的情緒，便

用詩歌表抒出來。現在的詩經，共有三百零五篇，據說孔子未刪以前，有三千多篇咧！這是描寫民間一般的情形，此外北方有個孔子，便有孔派北方文學；南方有個老子，便開老派南方文學。

文學特點 詩經是民間的歌謠，當時政府裏專請許多人出去探訪，藉以探察民情，作為吏治方針。就中共分六義，什麼六義便是「風」「雅」「頌」「賦」「比」「興」六種。風是普通人民做的，雅是士大夫做的，頌是朝廷裏做的，這三種差不多是出處的分類。賦是直陳其事的，比是借物比喻的，興是混合前面兩種方法的，這三種可以說是作法的分類。不過我們要知道這是後人編詩所定；做詩的人，沒有想到什麼「賦」「比」「興」的方式罷。除掉詩經以外，便要算論語和左傳，這幾部書，雖不是專門研究文學，但他們卻用文學手腕，來描寫或記述他們的學術思想的。

二 作品選粹

1. 燕燕 莊姜作——詩經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

之子于歸，遠送於野；

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飛，頡之頡之。

之子于歸，遠于將之；

瞻望勿及，伫立以泣。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

之子于歸，遠送於南；

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

終溫且惠，淑慎其身；

先君之思，以勸寡人！

〔說明〕據詩經序說：莊姜沒有兒子，把陳國女子戴媯的兒子，算做他的兒子。等到莊公死了，戴媯的兒子便接位，忽而被嬖人的兒子州吁殺掉，於是戴媯仍舊回到陳國。莊姜送他，有說不出的悲哀的戀舊情感，便做此詩。

2.

靜女——詩經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汝之爲美，美人之貽！

〔說明〕這詩不知作者是誰？（三百篇大都沒有作者姓名的。）大概是男女戀情詩吧！

3.

氓——詩經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於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

爲期！

乘彼坳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

我賄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

吁嗟鳩兮！無食桑葚；

吁嗟女兮！無與士耽；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

不可說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

自我徂爾，三歲食貧。

淇水湯湯，漸車帷裳；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

三其德！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

言既遂矣，至于暴矣；

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

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

淇其有岸，隰則有泮。

總角之宴，言笑晏晏；

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

亦已焉哉！

〔說明〕這是一個女子，失戀於他的丈夫，被丈夫棄逐，怨憤而作此詩；我們看他追敘已往的事實和他懷憐的精緒，可以知道了。

4.

黍離

——詩經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知我者，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此

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

行邁靡靡，中心如醉；

知我者，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此

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

行邁靡靡，中心如噎；

知我者，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此

何人哉？

【說明】周室自從平王東遷以後，有大夫走過故都，看見宗室宮宇，都已毀壞，種了禾黍了；回首從前，傷心觸目，便做此詩。他的動機，正和箕子的麥秀詩一樣。

5.

黃鳥——詩經

交交黃鳥，止于棘。

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

臨其穴，惴惴其慄。

彼蒼者天，殲我良

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桑。

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

臨其穴，惴惴其慄。

彼蒼者天，殲我良

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

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

臨其穴，惴惴其慄，

彼蒼者天，殲我良

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說明】秦穆公死了，當他入殮的時候，用子車氏的三個兒子殉葬的；這三個人，都是好人，所以國人悲哀他，做成這首詩，真是惟一無二的哀情詩。

6. 鴉鴉周公旦作——詩經

鴉鴉！鴉鴉！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今汝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

予所掇荼；

予所蓄租，

予口卒瘁；曰：

『予未有室家。』

予羽譙譙，

予尾脩脩，

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

予維音曉。曉

【說明】周武王打败了商紂，教他的弟弟管叔蔡叔，監禁紂子武庚。等到武王死了，成王接位，周公做宰相，二叔擁戴了武庚反叛，並且說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於是周公便去征討他，二年討平。成王還不知道他的意思，周公便做此詩，給成王看，表示他的苦衷。

7. 蒹葭——詩經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
遡迥從之，道阻且長；
遡迥從之，道阻且躋；
遡迥從之，道阻且右；
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說明】這是朋友或男女戀人的思慕詩。

8. 陟岵——詩經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說明】國家多戰事，壯年男子，被迫出征，櫛風沐雨，爬山過嶺，離其家室，罷其稼穡，上不能養父母，俯不能畜妻子，怨憤填胸，故作此詩。詩經裏這一類很多，這不過是一個例子罷了，可以代表非戰文學的。

9. 無爲——道德經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說明】老子比了孔子，大約大二十歲，他眼見當時「有爲」「好爭」的風尚，就發生一種反動的革命思潮。精修道德，著道德經，要想宣傳他「無爲」「不爭」的主張，下舉兩章，就是從道德經中選出的代表作品。

10. 不爭——道德經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說明】上章足以表示老子「無爲」的主張，因主「無爲」，所以又主「不爭」。他的不爭，是從兩方面說，一不爭名，因是又言「無名」。二不爭欲，因是又言「無欲」。下章是言七善俱備，雖不自居功，不與人爭，亦可無尤，足以表示他「不爭」之旨。

11. 長沮——論語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



孔子像

【說明】這是論語裏的一章，論語是孔子弟子所記述纂輯的，大都是孔子和門人或時人的談話。孔子的一切學術思想，盡在於此。底下的幾章，就是從論語裏錄取的。

12.

侍坐——論語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擾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赤爾何如？』對曰：『非日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說明〕這也是論語裏的一章，可與言志章合看的。這是孔子和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坐在一塊，教他們各言其志，趁便教導他們。

13 季氏——論語

季氏將伐顓臾。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孔子曰：『求！毋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冉有曰：『今夫顛與，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

【說明】冉有季路做了季氏的官，季氏想伐顛與，季路冉有也想幫忙，所以去見孔子商量方法，却被孔子大罵一頓，說季氏不應當伐顛與。

14. 曹劌論戰——左傳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遂入見。

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勿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

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

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劇曰：「未可！」齊人三鼓，劇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劇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

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說明】左丘明是魯之太史，從孔子受經的。孔子修春秋。左丘明作傳，所以叫做左傳。後來他瞎了眼睛，又做一部國語，所以太史公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左傳共六十卷，是史學的文學。所有記敘方式，却很好的。這曹劇論戰一篇，是記一個布衣，諫魯莊公

攻齊的一回事。

15. 齊桓公伐楚盟屈完——左傳

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

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

人是問！

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師進，次於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

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

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

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

屈完及諸侯盟。

【說明】這是僖公四年的事情，齊桓伐楚，楚子使屈完和管仲辯論，結果竟被屈完說服，成盟而退。

16. 燭之武退秦師——左傳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理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利焉。』許之，夜縋而出。

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

鄭以倍隣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

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

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敵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說明】魯僖公三十年，晉秦圍鄭，鄭請燭之武見秦伯，用利害相關的說話，離間秦晉，成盟而反。

17. 虞師晉師滅夏陽——穀梁傳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廡而置之外廡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

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又諫曰：『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復舉虞，荀息牽馬操壁而前曰：『壁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說明】穀梁名赤，傳經授弟子，弟子錄下來，編成此書。這是傳裏面的一篇，全書共二十卷，稱穀梁傳。和左傳、公羊傳（公羊高所撰述的）合稱三傳，都是治春秋所必需的書。

18.

曾子易箠——檀弓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箠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晄，大夫之箠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箠。』

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說明】檀弓是禮記裏的一篇篇名，所說都是孔子弟子和後學者的記述，因為檀弓爲人很有禮，所以把他當做篇名。底下所錄

的，是記曾子害病臨終的一回事，也是講禮節的文字，是和禮教很有關係的。

19. 苛政猛於虎——檀弓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20. 餓者不食嗟來——檀弓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屣，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子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

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參考書】詩經 國語 詩經研究 檀弓 論語 周秦文讀本 左傳 道德經新註 公羊傳 卷耳集 穀梁傳

四 從戰國到秦的文况

一 文學概況

時代精神

周從春秋以後，王室漸漸衰微，列國競爭，人生現象，緊張到十二分的狀態。在這時期裏，貴族專制的魔力消失。君主專制的壓力未張；於是一般文人學士，大家用他們的心思才力，互相競爭。有孔老開端在前，有孟莊鼓吹於後；所以一切學術思想，在這時代最發達，而且發達的過程，是十二分急進的。文學也受他的影響了。

文學狀況

文學和一切學術，都突然進步，所以戰國文學，可以說是中國古文學最盛之世。直到六國互忌，秦用武力統一天下，焚書坑儒，壓制言論出版的自由；於是五花八門光明燦爛的戰國文學，好像經過一番狂風驟雨的摧殘，把花團錦簇，打一個乾乾淨淨，文學到此是一大大變遷了。

文學特點

這一期蓬勃文學裏面，最占勢力而最有價值的，便是：（一）楚辭。楚辭是屈原、宋玉、景差……一般人的作品，代表南方文學的，他們的作品，總稱楚辭，因為他們都是楚人。這個作品，開後代辭賦之源，也便是漢代文學之祖。正式文學，三百篇後，便要算這派，可說是中國正式文學開幕之日。（二）學術的文學。孟、莊、荀、呂、列、墨……一般人，他們都不是文學家，有的研究政治，有的

屈 原 像



研究哲學，有的研究科學；不過他們每每用文學手腕，來描寫或發表他們的學術思想。孟莊二人，更是顯著。而且孟子和荀子一派人，都在北方，代表北方文學，和南方對峙的。這南北兩派的文學家，大抵都是齊楚間人；後來六國先後滅亡，秦統天下，還有文學資格的，只有李斯一人了。

二 作品選粹

1. 離騷——屈平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阨之木蘭兮，夕攬中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此度？乘騶驥以馳聘兮，來吾道夫先路。

昔三后之純粹兮，因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猖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

惟夫黨人之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

莖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怒！余因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脩之故也。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旣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

余旣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余旣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埃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說明〕 屈原名平，號靈均，楚國人。楚王起初用他，給壞人說了離間的話，便要趕他出去。於是屈平憂愁幽思，便做離騷，拿來發洩他的憂憤，至後遠遊客地，投汨羅江而死。生平著作，共二十五篇；經今人攷訂其中有許多是假的，恐怕還不到二十五篇。他的作品裏面，都用美人香草作象徵，以寄其愛國的幽懷。中國文學的浪漫派和象徵派的成立，便從屈平始。中國正式文學家，也推他第一。後人把他和宋玉景差一般人的騷賦作品，彙爲一集，叫做楚辭。

2.

九歌 湘夫人 —— 屈平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蘋兮聘望，與佳期兮夕張。鳥萃兮蘋中，[？]何爲兮木上？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

聞佳人兮召余，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橈，辛夷

楮兮藥房；罔薜荔兮爲帷，擘蕙櫨兮旣張；白玉兮爲鎮，疎石蘭兮爲芳；芷蕘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含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嶷續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襟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說明〕 楚國南部地方，湘沅之間，風俗多信鬼，迷信祭祀的。祭祀的時候，又要用樂曲享神。屈平流逐到此，心裏一百二十分的憂憤，因此就做了他們的作爲，做九曲歌兒，發抒他的牢騷，這湘夫人是其中的一曲。

3.

卜居——屈平

屈原旣放，三年不復得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

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

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

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甯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甯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甯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呶訾栗斯，喔咿嚅唳，以事婦人乎？甯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甯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甯與騏驥抗軔乎？將隨騫馬之迹乎？甯與黃鶴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

默兮！誰知吾之廉貞？」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說明〕 風平蔽障于譏，要卜一個安甯的地方，拿來安身。心中却有此想，事實未必有之；所說鄭詹尹，也許是假設的。

4.

漁父——屈平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

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萬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溷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歎其醜；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說明】這一篇有人說真的，有人說假的。說真的，因為漁父鼓枻之歌，不和屈平同調，假使屈平有此思想，一定不肯沈汨羅江了。又有人說屈平確有這思想，也能說出，不過志不同罷了，所以又說他是假設的。

5. 齊宣王章——孟軻



孟 子 像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

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已，則王乎？」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觥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殼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

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曰：「有役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

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說明〕 孟子名軻，鄒縣人，是子思的學生。游歷各國，提倡仁義，和弟子討論學問，把討論的記述下來，成孟子七篇。除掉他所包含的學術思想不論，那文學的手腕，就大可欣賞。後世議論文字，每每從此脫胎，底下所記三章，是節錄出來的。

6. 齊人章——孟軻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曰：『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

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

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7.

舜發於畎畝章——孟軻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土，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亂，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亡於安樂也。』

8.

逍遙遊

莊周



莊周像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

後乃今將圖南。

蜩與鶯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蒼莽者，三殮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

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

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說明】莊子名周，學問崇拜老子，著作稱南華經，是哲學家；不過他的文字，都有很重的文學色彩，而且浪漫派的文學，舍楚辭而外，便稱到他了。

9.

庖丁解牛養生主篇——莊周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

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文惠君曰：『諱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卻，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軋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

【說明】這章的意思，是說做事必順天理，用庖丁解牛做比喻。順天理便是順自然的條理，人們能知此意，便可安時處順，哀樂不生，因此可以養生了。

10.

蝶化

齊物篇

——莊周

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11.

愚公移山

湯問篇

——列子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

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

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齠，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返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北山愚公長嘆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患其不平？』河曲智叟無以應。

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說明】

列禦寇和他學生討論學問，學生把他記述出來，成爲列子一書。這是裏面的一篇，全完是寓言體，却又可當短篇小說看。

12.

蘇代止孟嘗君入秦

——戰國策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

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

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

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說明】戰國策是漢朝劉向所編輯的，他把戰國時候名人所記的時事彙集起來，成爲一書，名叫戰國策。後來司馬遷做史記，多採取這裏的東西。這是戰國策裏的一篇。

13. 非十二子——荀卿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欺惑愚衆，喬宇嵬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縱性情，安恣睢，禽獸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它真魏牟也。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鱗也。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僂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

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鉞也。尙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紉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辯，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說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瞽儒，嚶嚶然不知其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說明〕 荀卿是趙國人，比孟子後一些。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惡，格不相入，晚年做秦國的宰相，不滿意於當時朝政，便做荀子一書，做論語的體裁做的。

14. 泰山刻石文——李斯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君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說明〕李斯是荀卿的學生，楚國人。做秦國的宰相，能治文學，但並不顯著。他改大篆變做小篆，倒是一件大有功於後世的事呀。

【參考書】

《楚辭》

《莊子》

《屈原》

《列子》

《楚辭研究》

《荀子》

《孟子》

《戰國策》

《周秦文讀本》

《諸子菁華錄》

五 從前漢到後漢的文學

一 文學概況

時代精神 從戰國到秦，沒一天不在戰爭裏過日子；天下人心，厭苦煩苛，想安息的機會長久了，身心所受的痛苦，急急乎想恢復。漢高接暴秦而起，人心渴望和平，所以到處歡迎他。這一點，便是漢初研究老莊文學的原因。其二，秦滅漢興，天下統一，戰國時候的策士和游說家，都用不到。所以大家轉變生活，策論變做辭賦，游說變做疏表；從前是用嘴說硬話，是動的表现；現在是用筆說軟話，是靜的表现了。再加上幾個君王的提倡辭賦，所以辭賦勃興，而開六朝之端。其三，漢武帝罷黜百家，一宗孔子；王莽篡漢，提倡復古；這兩個原動力，便是研究古文學的原因。

文學狀況 上面三種文學，老莊文學，為期頗短；復古文學，為數又少；所以可注意的，便是辭賦。當漢初時代，亦不需鄼食其、蒯通、賈誼、晁錯……一般人做的東西，還帶戰國氣息。到文景之世，天下治平無事，於是文人漸起，談風雅，作辭賦，加上楚元王、吳王濞的鼓吹，漢武帝的提倡，司馬相如、東方朔、枚乘……一般人的得意；於是辭賦便正式成立了。此後揚雄、崔駰、蔡邕、班固、張衡，再繼續進行，稍加變改，便開

六朝麗靡排偶之先聲。

文學特點 辭賦之盛，固然是漢代文學特點之一。此外還有幾種，須得注意的。第一，便是詩的演進；北方詩是四言，南方騷是七言，到這時候，兩方接觸，五言詩發生成立了。第二，當時有一個司馬遷，他因為受了冤屈，遭不白之罪，他是個文學天才者，因此他發憤著書，做部史記，是不朽的。第三，便是一種文字，像說苑、穆天子傳、洞冥記、解嘲、客難……開後代小說雜記之風。第四，女子能文學的很多，著名的也不少。這樣看來，漢代文學，雖上不及戰國之蓬勃，下不及六朝之爛漫，但也彬彬稱盛，不可期及哩！

二 作品選粹

1. 弔屈原——賈誼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嗚呼哀哉！逢事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闕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隨夷為溷兮，謂跖蹻為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于嗟默默，生之無故兮，幹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訊

像 誼 賈



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獨壹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倘蟻癩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蟻？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曾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夫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說明】賈誼是洛陽地方人，漢文帝召他做博士，不過二十多歲。其後屢次升官，被一般奸臣說了壞話，皇帝便疎了他，貶謫到長沙去。賈誼心上很是憂鬱，過湘水的時候，便做一篇文字弔屈原。因為屈原是忠賢之臣，被謗而投汨羅江，正和他自己境遇相仿；同病相憐，憐君便是憐我呀。

2. 子虛賦——司馬相如

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好烏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可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車駕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罟網彌山。掩兔，麟鹿，射麋，腳麟，鴛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

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觀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

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峩鬱，隆崇畢舉，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垩，錫碧金銀，衆色炫耀，照爛龍麟。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琅昆吾，瑊玕玄厲，瑱石碻砮，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芎藭、菖蒲、江薺、靡蕪、諸柘、巴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葦、菰、苞荔、薛、青蘋、莎、青蘋；其埤濕則生藏、蓂、葦、葭、東牆、雝、胡、蓮、藕、觚、盧、菴、閭、軒、于。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花，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鼈、鼉。其北則有陰林；其樹榿、柵、豫章、桂、椒、木蘭、檠、離、朱楊、櫨、梨、棗、橘、芬芳。其上則有鷓鴣、鸞、鷩、鷮、鷦、鷯、鷯、鷯。其北則有陰林；其樹榿、柵、豫章、桂、椒、木蘭、檠、離、朱楊、櫨、梨、棗、橘、芬芳。其上則有鷓鴣、鸞、鷩、鷮、鷦、鷯、鷯、鷯。其北則有陰林。於是乎乃使剗諸之倫，手格此獸。」

楚王乃駕馴駿之駟，乘彫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熾阿爲御，案節未舒，卽陵狡獸，螫蚤蚤，鱗距虛，軼野馬，轆陶駮，乘遺風，射游騏，條帥情利，雷動森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眦，洞胸達掖，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虜受誣，殫觀衆物之變態……」

【說明】

司馬相如號長慶，成都人。他因爲羨慕相如的爲人，便改名叫司馬相如。皇帝見了他的子虛賦，十分滿意，便召他做官。

他再做上林賦給皇帝看，末了做大人賦給他看。其後相如害病，死在茂陵地方的。當他在家時候，卓王孫有女，名叫卓文君，新寡，夜裏聽見司馬相如彈琴，便發生了戀愛的情緒，深夜逃到司馬相如那裏去，這也是千古稱豔的事情。

3. 古詩十九首——枚乘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疎結綺窗，阿閣三重階。上有弦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黃鵠，奮翅起高飛。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

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中帶，沉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涕泣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說明】古詩十九首，均不知著作者姓氏；後人考訂，說其中有八首是枚乘所做。這裏所錄的三首，便在其內。十九首都沒有題目的，大抵是抒情感懷之作。

4. 蘇李贈答詩——蘇武李陵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踐路側，悵悵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有因。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况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乖離，恩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尊酒，可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

【說明】蘇李二人，都是漢之官吏。李陵帶兵打匈奴，力竭而降，受社會人士的詬罵。蘇武使匈奴，又被匈奴留住，居海上，吃雪吞糞，都是不可一世的像人物。他們是好朋友，下面兩首詩，是他們贈答品。第一首是李給蘇的，叫與蘇武詩，第二首是蘇給李的，叫別詩。

蘇 武 像



5. 孔雀東南飛——失名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

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箏篋，十六誦詩書，十七爲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既爲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機鳴入機織，夜夜常不息，三日斷五疋，大人故嫌遲；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

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

府吏得聞之，堂上啓阿母：「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王泉共爲友。共事二三年，始爾未爲久，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

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爲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府吏長跪告，伏惟啓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

阿母得聞之，椎床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

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違我語！」

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苦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後人。留待作遣施，於今無會因。時時爲安慰，久久莫相忘！」

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袂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

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裏。」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驅遣，小姑如許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

出門登車去，涕落百餘行。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隱何甸甸，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誓不相隔卿，且暫歸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

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盤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紐如絲，盤石無轉移。我有親兄弟，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舉手長勞勞，二情依依。

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阿母大拊掌，『不圖子自歸！』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箏篴，十六知禮儀，十七遣汝嫁，謂言無誓違。汝今何罪過？不迎而自歸。『蘭芝慚阿母：『兒實無罪過。』阿母大悲摧。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

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阿女含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

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家門。不堪吏人婦，豈合令郎君？幸可廣問訊，不得便相許。』

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遠，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爲媒人，主簿通語言。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成大義，故此來貴門。』

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言，老姥豈敢言？』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

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謝家事夫壻，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雖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登即相許和，便可作婚姻。』

媒人下牀去，諾諾復爾爾。還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

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曆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雲。青雀白鶴舫，四角龍子蟠，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縷鞍。齋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綵三百疋，交廣市鮭珍。從人四五百，鬱鬱登郡門。

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明日來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舉！』

阿女默無聲，手巾掩口啼，淚落便如瀉；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朝成繡袂裙，晚成單羅衫。唵唵日欲暝，愁思出門啼。

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新婦識馬聲，躑躅相逢迎；悵然遙相望，知是故人來。舉手拍馬鞍，嗟歎使心傷。『自君別我後，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願，又非君所詳。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

府吏謂新婦：『賀卿得高遷！盤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我獨向黃

泉。』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
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

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

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慎勿謂婦死，貴賤情何薄？東家有豔女，窈窕豔城郭；阿母爲汝求，便復在旦夕。』

府吏再拜還，長歎空房中，作計乃爾立。轉頭向戶裏，漸見愁煎迫。

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奄奄黃昏後，寂寂人定初。『我命絕今日，魂去尸長留。』攬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

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顧樹下，自掛東南枝。

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旁。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桐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爲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

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徬徨。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

【說明】這是一首古今最長的詩了！共有一千七百四十五字哩！相傳漢朝末年，有小吏焦仲卿，他的妻子，給他的母親遣去，她自誓不嫁，家裏人逼她，她便投水而死。仲卿知道這事，也弔死在樹上。當時有人哀傷他們，便做此詩。

6.

項羽本記——司馬遷

……沛公且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臣與將軍有隙。』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藉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曹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

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如何？』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啖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

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於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小人之言，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闕，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山，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

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檣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藉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

「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吾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竄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尙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說明】司馬遷龍門地方人，他生平喜歡遊歷，後來因爲李陵辯能得罪受刑，便發憤做史記一百三十卷，是文學上史學上很有價值的資料。他做史記的志願，在他給任少卿的一封信裏說道：「……所以隱忍苟活，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未盡，沒出而文采不表於世也……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僕竊不遜，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看了這段，便知道了。

7. 離騷贊序——班固

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懷王，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寵，讒之王，王怒而疎屈原。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並爭，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羣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風懷王，終不覺寤。信反間之說，西朝於秦，秦人拘之，客死不還。至於襄王，復用讒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風諫，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原死之後，秦果滅楚；其辭爲衆賢所悼悲，故傳於後。

【說明】班固，字孟堅，九歲便能作文。他父親敎一部漢書，沒有完結，他便代接續下去，這部書也是很重要的。

8. 女誠——蔡邕

禮：女始行服纁；纁，絳也；絳，正色也；紅紫不以爲褻服；細綠不以爲上服；繪貴厚而色尙深，爲其堅紉也；而今之務在奢麗！志好美飾，帛必薄細，采必輕淺，或一朝之宴，再三易衣，從慶移坐，不因故服。夫心猶首面也，是以甚致飾焉。面一旦不修飾，則塵垢穢之心一朝不思善，則邪惡入之；人咸知飾其面而莫修其心，惑矣！夫面之不飾，愚者謂之醜；心之不修，賢者謂之惡；愚者謂之醜，猶可；賢者謂之惡，將何容焉？故覽照拭面，則思其心之潔也；傅脂，則思其心之和也；加粉，則思其心之鮮也；澤髮，則思其心之順也；用櫛，則思其心之理也；立髻，則思其心之正也；攝鬢，則思其心之整也。

【說明】蔡邕，字伯喈，園地人，從小好學，而且很孝父母。其後因爲他附和董卓，死在獄中。

【參考書】

史記

古文苑

漢書

說苑

古詩源

漢魏叢書

玉臺新詠

漢魏文讀本

揚子法言

文選

六 從三國到晉的文學

一 文學概況

時代精神

本期之初，承漢之餘風，辭賦仍舊繼續，加上曹氏父子的嗜好，更加風行。但是漢末有黨錮之禍，黃巾之亂，所以人心又趨重老莊之學。到晉室東渡，中原五胡逐鹿，人格外厭世了。清談之風，徧地皆是，於是頹喪文學，一時興起。再加佛教漸盛，很有助於清談，因此晉代文學，便寂寞起來。在這時期裏，什麼「四聰」「八達」「林下七賢」把禮義算刑罰，把經術當糟粕，一天到晚，不是談禪說理，便是飲酒著棋，一部世說新語，便是他們生活的寫照；所不同流合污的，只有劉琨、郭璞、陶潛三個人。這三個人，他們受社會的刺激，從反動力的作用，所以不蹈虛無頹廢的弊病。

文學狀況

三國之初，曹氏父子，提倡文學，時時批評文學。孔融、王粲、徐幹、陳琳、阮瑀……許多人，都漢末文士，都給魏武帝所用，這是貴族文學極盛時代。他們的作品，比漢代更靡麗一些了。到後來頹廢派發生，清談盛行，山濤、阮籍、嵇康、劉伶、阮咸、王戎，向秀七個人出來，便有頹廢文學。再到東晉末年，王坦之倡廢莊論，殷仲文、謝叔源、陶淵明……起來反對，稍爲替文學上生一些色彩。

文學特點

這期的文學，最特色的。第一是辭賦；能繼續漢代的成績。第二是五言詩歌；五言詩從十

九首後，到此時正式成立，陶潛更是其中的代表。第三，是一種別代所無的頹廢文學。第四，是小說雜記。

二 作品選粹

1. 短歌行——曹操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無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說明】曹操，字孟德，大家知道他是一個奸雄，不過他的文學手腕却很好，作品能把個性表現出來，時露奸雄之氣。

2. 七哀詩——曹植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客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說明】曹植，字子建，是建安七子之領袖，文學天才，很充足的。他的哥哥曹丕忌他，要謀害他，罰他七步之內做成一詩；他便做道：

「煮豆燃豆其，漉豉以爲汁，其在釜下燒，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這也可見他的才具了。他做的洛神賦，更有名氣。

當時的人都說「天下才共一石；子建一人，獨得八斗。」你想他的名譽好不偉大？

3. 歸去來辭——陶潛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載欣載奔。童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依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

陶潛像

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說明】陶潛，字淵明，又號元亮，柴桑地方人，是陶侃的曾孫。他是一位平民文學者。思想很高超，行爲很率真。他做鼓澤令的時候，有督郵來見，有人和他說：『須得束帶相見。』淵明說：『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明天就回去，做一首歸去來辭，從此就不再出仕。他的作品，處處足以見他的個性。屈原司馬而後，便要推他。歸去來辭尤其他個性表現最赤裸裸的，無怪歐陽修說：『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一篇而已』了。

桃花源記——陶潛

晉太原中，武陵人以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詢。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復各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說明〕這是陶潛理想表現，陶潛看了社會上腐敗狀況，恨不能得一世外安樂之地，所以發表這一篇文字。

5. 飲酒——陶潛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6. 大人先生傳——阮籍

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隣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蝨之處，禪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檔，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蝨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禪中乎？

〔說明〕阮籍，字嗣宗，竹林七賢之一。作咏懷詩八十餘篇，很有名的。有一天，他在蘇門山和孫登談道，登不理他，他便長嘯而退。至牛嶺，聞有聲像鸞鳳之音，響乎山谷，便是孫登的長嘯。於是回到家裏，便做這一篇大人先生傳。

7. 詠懷——阮籍

少年平生時，輕薄好弦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車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

8. 酒德頌——劉伶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鑰，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

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蠶起，先生於是方捧罌承槽，銜杯漱醪，奮鬚蹠踞，枕藉糟粕，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慾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說明】劉伶，字伯倫，沛國人，放情肆志，不修小節，他每出去，必帶一壺酒，酒後跟著一個人，拿着鋤子。他和這人說：『我醉死了，你馬上埋我。』這是他的曠達。有一天，他妻子勸他戒酒，他答應了，教妻子買了酒菜，立誓做個紀念，他妻子準備好了，劉伶跪在桌前，祝道：『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切不可聽！』說罷，便拿來大吃，這是他的滑稽。

9. 前出師表——諸葛亮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

諸葛亮像



諒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又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効，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効；不効，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說明』諸葛亮，字孔明，是劉備的宰相，劉備死後，他一心輔後主。平定南蠻之後，想出兵北征；所以做這表上後主。共有前後兩篇，這是前篇。

10. 蘭亭集序——王羲之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

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

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



王羲之白鵝換字

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况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不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

【說明】王羲之，字逸少，會稽地方人。善於寫草字，是很有名的。有一年春天，他們聚了多少文人雅士，會在會稽山蘭亭修禊，大家

有文有詩，彙合起來，稱爲《關亭集》，他便做了一篇序文，也是家紆戶誦的。

11. 陳情表——李密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基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茕孑獨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

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

伏維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

微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奉表以聞！」

【說明】李密，字令伯，武陽地方人。他的父親早死，母親又改嫁他人，於是李密便由他祖母撫養。秦始皇初年，皇帝召他做官。他因為祖母年紀很大，無人侍奉，不肯答應，所以做這表上呈。

12. 登樓賦——王粲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消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離墳衍之廣陸兮，臨臬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邱。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迴兮，川既漾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嘆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鳥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唯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瓠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闕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忉而慄慄。循階除而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說明】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能強記碑帖，過目不忘。作文的時候，舉筆便做，做了便錄，不再改作。《登樓賦》是很有名的。

13. 世說二則——世說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又王戎弱冠詣阮籍，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與焉。』或問之，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惟公榮可不與飲酒。』

孫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

【參考書】

漢魏六朝名家集

古詩源

文心雕龍

搜神記

文選

山海經

陶淵明集

世說新語

漢魏文讀本

陳

壽三國志

七 從南北朝到隋的文學

一 文學概況

時代精神 從漢到晉的民風，是從剛強趨向柔弱，從古樸趨向靡麗，這是人文進化不可變易的途

徑。到東晉末年，大家喜歡老莊之學，崇尚清談；一方發展辭賦，黃河直瀉，有一日千里之勢，這是一個精神表現。佛教從漢代輸入後，信的人越變越多，空無玄妙，在在和老莊相合；一般皇帝和文人，都十分崇拜，南朝四百八十寺，你想多不多？這又是一個精神表現。綺靡之風，到陳後主到極點；北朝文學，也漸漸退化；隋統一天下，南北混合，物極必反，遂開唐代復古的運動。

文學狀況 本期文學，是上古中古的交界，也是文學最爛漫的一期，又是分派文學變到統一文學的交代期。初期和魏晉相仿，中期靡綺浮華，惟北朝文學，稍硬一些；直到隋代，便傾向收縮一方，形成唐之古文學，駢儷文告終。所說漢魏六朝大名鼎鼎的文學界，從此捲旗息鼓，宣告閉幕。

文學特點 從上所說，本期文學之特點，當然第一是辭賦，第二是駢儷文，第三是詩歌。這三種都是靡靡之音，此外因為佛教清談的勢力，便有含有禪性的文學發生。因為華胡接觸，便有文學研究品發生，因為北方還帶殺伐之氣，所以北朝文學，還和南朝不同，仍有硬性的表現。

二 作品選粹

1. 西洲曲——蕭衍

憶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單衫杏子紅，雙鬢雅雛色。西洲在何處？兩漿橋頭渡。日暮伯勞飛，風吹烏桕樹。樹下即門前，門中露翠鈿，開門郎不至，出門採紅蓮。採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

置違懷袖中，蓮心徹底紅。憶郎郎不至，仰首視飛鴻。飛鴻滿西洲，望郎上青樓。樓高望不見，盡日闌干頭。闌干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卷簾天自高，海水搖空綠。海水夢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風知我意，吹夢到西洲。

【說明】蕭衍便是梁武帝，能文學，他的臣子，也都能文學；作品是表現優柔之美的。西洲曲，河中之水歌，更有名於世。

2. 河中之水歌——蕭衍

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采桑南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掛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擎履霜。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

3. 登池上樓——謝靈運

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怍淵沉。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狗祿及窮海，臥疴對空林。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嶠嶽。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幽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

謝靈運像



離羣難處心，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

【說明】謝靈運是晉末人，一時文章，爲江左冠。有一天，靈運在永嘉郡西堂思詩，做不出；忽夢見惠連，使得「池塘生春草」之句，大以爲工，說是有神助的。

4. 木蘭詩——佚名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嘆息。

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朝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至黑水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

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疆。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尙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

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

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間床，脫我戰時袍，着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

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
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

5. 恨賦——江淹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
拱木斂魂，人生到此，
天道寧論。

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
直念古者，伏恨而死。

至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
削平天下，同文共規，
華山爲城，紫淵爲池，
雄圖旣溢，武力未畢，
方架鼉鼉以爲梁，
巡海石以送日。一旦魂斷，
宮車晚出。

若乃趙王旣虜，遷於房陵，
薄莫心動，昧旦神興，
別艷姬與美女，喪金輿及玉乘，
置酒欲飲，悲來填膺，
千秋萬歲，爲怨難勝。

至於李君降北，名辱身冤，
拔劍擊柱，弔影慚魂，
情往上郡，心留雁門，
裂帛繁書，誓還漢恩，
朝露溘至，握手何言？

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
紫臺稍遠，關山無極，
搖風忽起，白日西匿，
隴雁少飛，代雲寡色，
望君王兮何期？
終蕪絕兮異域！

至乃敬通見抵，罷歸田里，
閉關却掃，塞門不仕，
左對孺人，右顧稚子，
脫略公卿，跌宕文史，
齋志沒地，長懷無已。

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濁醪夕引，素琴晨張。秋日蕭索，浮雲無光。鬱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暘。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此人但聞悲風汨起，血下霑衿；亦復含酸茹嘆，銷落湮沈。若乃騎疊迹，車屯軌，黃塵布地，歌吹四起，無不煙斷火絕，閉骨泉裏。

已矣哉！春草莫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邱隴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

〔說明〕江淹，字文通，濟陽人。夜夢神人授以五色筆，翌日文采大進，世傳江淹夢筆生花。他的恨別兩賦，最負盛名。恨賦的意思是說古人不得逞心如意，大都飲痛含恨而死，所以叫做恨賦。

6. 小園賦——庾信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況乎管寧藜床，雖穿而可坐；嵇康鍛籠，既煖而堪眠。豈必連闔洞房，南陽樊重之第；赤墀青瑣，西漢王根之宅。

余有數畝敝廬，寂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適閑居之樂。況乃黃鶴戒露，非有意於輪軒；爰居避風，本無情於鐘鼓。陸機則兄弟同居，韓康則甥舅不別。蝸角蚊睫，又足相容者也。

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坯。桐間露落，柳下風來。琴號珠柱，書名玉杯。有棠梨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猶得

欹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榆柳兩三行，桃梨百餘樹，撥蒙密兮見窗，行欹斜兮得路，蟬有翳兮不驚，雉無羅兮何懼？草樹混淆，枝格相交。山爲簣覆，地有堂坳，藏狸並窟，乳雀同巢，連珠細菌，長柄寒匏。可以療飢，可以棲遲，敝隄兮狹室，穿漏兮茅茨，簷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眉，坐帳無鶴，支床有龜，鳥多閑散，花隨四時。心則陵歷枯木，髮則睢陽亂絲，非夏日而可畏，異秋天而可悲。

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蔭於叢著，金精養於秋菊。棗酸梨酢，桃褫李奠；落葉半床，狂花滿屋。名爲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

試偃息於茂陵，乃久羨於抽簪。雖有門而長閉，實無水而恆沈。三春負鋤相識，五月披裘見尋。問葛洪之藥性，訪京房之卜林。草無忘憂之意，花無長樂之心。烏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

加以寒暑異令，乖違德性。崔駟以不樂損年，吳質以長愁養病。鎮宅神以蘊石，厭山精而照鏡。屢動莊鳥之吟，幾行魏顓之命。

薄晚閑閨，老幼相攜；蓬頭王霸之子，椎髻梁鴻之妻。焦麥兩甕，寒菜一畦，風騷騷而樹急，天慘慘而雲低。聚空倉而雀噪，驚懶婦而蟬嘶。

昔早濫於吹噓，藉文言之慶餘。門有通德，家承賜書。或陪玄武之觀，時參鳳凰之墟。觀受釐於宣室，賦長楊於直廬。

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盜潛移，長離永滅。摧直轡於三危，碎平途於九折。荆軻有寒水之悲，蘇武有

秋風之別。關山則風月悽愴，隴水則肝腸斷絕。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之雪。百齡兮倏忽，光華兮已晚，不雪雁門之跡，先念鴻陸之遠。非淮海兮可變，非金丹兮能轉。不暴骨於龍門，終低頭於馬坂。諒天造兮昧昧，嗟生民兮渾渾。

【說明】庾信，字子山，新野人，梁時到西魏去，從此不回来了，後來便做周代的官，是北方文學的代表。小園賦是有寓意的，大致表示他屈服於魏周之國，不能隱居的意思。

7. 與陳伯之書——邱遲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耶？

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剝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功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友，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伸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尙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雁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借

命，馳驅氍毹之長，寧不哀哉？

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況僞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昔。撫絃登陣，豈不愴悵？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惟北狄野心，倔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說明〕 邱遲，字希范，吳興人，八歲便能作文，也是六朝能手。

8. 與諸甥姪書——范曄

吾狂矍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己任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吾少懶，學問晚成，人年三十許，政始有向耳。自爾以來，轉爲心化，推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盡爲性，不盡注書。心氣惡小，苦思便憤，閱口機又不調利，以此無談功。至於所通解

處，昔自得之於胸懷耳。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所以每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類。政可類工巧圖績，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是；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爲人言，多不能貴，意或異故也。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爲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

【說明】范曄，字蔚宗，順陽人，便是編後漢書的。他的文學，不帶靡綺之習。後漢書也確可繼史記之後；這封信是他因罪入獄，在獄中寫的。

9. 文選序——蕭統

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自茲以降，源流實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抑鬱之懷靡愜，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

中而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途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嘆，舒布爲詩，旣言如彼，總成爲頌，又亦若此。次則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誅發，圖像則贊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詞引序，碑碣誌狀，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爲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玩；作者之致，蓋云備矣！余監撫餘閑，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於紺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輿，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詞，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辯士之端，冰釋泉湧，金相玉振，所謂坐狙邱，議稷下，仲連之卻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紀事之史，繁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贊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

【說明】蕭統是梁朝的昭明太子，喜歡創作文學，批評文學，和劉孝威庾肩吾等，在文選樓討論墳籍，稱高齋十學士，成文選三十

卷這一篇作品，便是文選義類序。

【參攷書】

六朝唐賦

南北朝文讀本

文選

古詩源

文心雕龍

駢文箋詩

詩品

玉臺新詠

四聲譜

漢魏六朝

名家集

八 從唐到五代的文學

一 文學概況

時代精神 唐承隋後，朝廷取士，把詩賦做標準；還設宏文館，置十八學士，獎勵文學；而且皇帝也出幾個能文學愛文學的人。到後來韓愈出來，極力復古，提倡革命，也可以算六朝靡麗的反動力。到唐之末年，國勢不振，士氣不興，加之五代之亂，人心厭亂，於是民風又轉到柔靡一方去，而詞學便逐漸發生了。

文學狀況 初唐文學，還和六朝相近，到李杜韓柳……等人出，於是有雄偉的詩文發現。一時文壇狀況，熱鬧到一百二十分的程度。到後來漸漸轉變，由文而產生說薈，由詩而產生詞品。

文學特點 本期文學的特點，當然是詩。唐代之詩，是橫絕今古的；唐之詩人，也是不可勝數。除詩以外，便是古文，古文以外，便是詞和說薈兩種。

二 作品選粹

1. 開官軍收河北——杜甫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登高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說明】杜甫，字子美，襄陽人。是唐時惟一

的詩人，和李白齊名的，後人稱杜甫為詩聖，李

為詩仙。李白流夜郎時，他做兩首詩，叫做

李白，中國詩學界裏，被這兩人占掉位置不

小，作品也很多，各人都有專集傳世。

杜 甫 像



2. 春望——杜甫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3. 石壕吏——杜甫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守。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辭：『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
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猶與老翁別。

4. 行路難——李白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值萬錢，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天，閑來垂釣坐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挂雲帆濟滄海。

【說明】李白，字太白，隴西人。相傳他母親夜夢太白入懷，所以生下來，便名太白。天性豪放，絕對不受外界拘束，賀知章稱他是謫仙，真是天才文學家。這一篇《行路難》，是寓意的。因為世路崎嶇，他便有感而發，做成此詩。

5. 古風——李白



李 白 像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萎
蔓草，戰國多荆榛。龍虎相啖食，兵
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
人。揚馬激頰波，開流蕩無垠。廢興
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
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
清真。羣才屬休明，乖運共躍鱗。文
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我志在刪
述，垂暉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
於獲麟。

6.

勞勞亭

李白

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春風知客苦，不遣柳條青。

7.

白雪歌

岑參

北風捲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然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散入珠簾濕羅幕，狐裘不暖錦衾薄。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著。瀚海闌干百丈冰，愁雲慘淡萬里凝。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旗凍不翻。輪臺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路；山迴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8.

琵琶行——白居易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弦。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弦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弦弦掩抑聲聲思，似訴生平不得志；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撚抹恢挑，初爲霓裳後六么；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水泉冷澀弦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曲終收撥當心劃，回弦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

沈吟收撥插弦中，整頓衣裳起斂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曾教善才服，妝成每被秋娘妬。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鈿頭銀篋擊節碎，血色

羅裙翻酒污，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閑度，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遶船明月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

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住近湓江地低濕，黃蘆苦竹繞宅生；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調嘶難爲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爲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卻坐促弦弦轉急；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溼。

【說明】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後來住香山，所以又稱白香山。他的作品最多。而且和他人不同；他是用很清淺很平易的字句來做詩的，世人說白香山詩，老嫗都解。這琵琶行也是借題發揮，寫他的騷怨的。

9. 與孟東野書——韓愈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之心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併，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材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

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雖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

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韓愈 像



【說明】韓愈，字退之，先世居昌黎。所以稱韓昌黎。他是提倡復古文學的一人，崇孔孟，排佛老，斥莊荀，教弟子學文，要從養氣入手，茅鹿門推他爲八大家之首，文字能表現雄偉浩澀之美，所以世稱韓文如潮。這封信，却能含優柔之美，那是特別的。

10. 祭十二郎文——韓愈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

「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

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猶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舍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

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且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感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天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往往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致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

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以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尙饗！」

11.

始得西山記

柳宗元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恆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怪泉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

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再溪，斫榛莽，焚茅茨，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傲，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若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將灑氣以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

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神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向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爲之序以誌，是歲元和四年也。

【說明】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他的文學天才很高，做遊記更是有藝術的手腕。兩次貶官，文學越是進步；這也是一篇謫居後做的遊記。

12. 弔古戰場文——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夙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曠，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鋌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嘗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說歸路，寄身鋒刃，膺臆誰訴？

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斲，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宜，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

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旄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

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鷲鳥休翼，征馬踟躕，繒纒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剪屠，逕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覆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磧，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沈沈，鬼神聚兮雲霧霧，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

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瘠，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旣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四海爲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

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歿，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惛惛心目，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守在四夷。

【說明】李華，字遐叔，贊皇人。因為被讒貶官，便去做和尚的。這篇弔古戰場文，是千古有名的。

13 浪淘沙——李煜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說明】唐的復古文學，興奮之後，到五代又漸漸衰弱，詩學慢慢轉到詞學去了，上面是李後主的浪淘沙，寫他自己亡國之恨的。宋太祖聽見了，便賜他一個「死」。

【參考書】唐詩三百首 全唐詩話 唐文粹 白香山詞譜 古文觀止 花間集 唐代叢書 唐人說薈 唐宋詩醇
唐宋八大家全集

九 從宋初到宋末的文學

一 文學概況

時代精神 宋承五代之後，人心經過擾亂，大家喜靜；到宋太祖定了天下，統一中國，人心又興奮了，這是宋代研究學術的原動力。再加王安石廢詞賦取士，改爲策論和四書五經題，歐陽修也提倡復古，所以格外有力。南北思潮，到隋接觸；佛儒學理，到唐融化；至此四種學術，合而爲一，便從比較抽象的作

用，發生出性理論來，這是理性之學發達的最大原因。南宋以後，人心柔靡，那唐代開創的詞曲，便大興特興，成爲宋之文學特點了。這是因爲詩歌在唐已經發達到極點，至此自然有轉變詞曲之勢。

文學狀況 唐代文學，從前人說是詞勝時代；宋代以下，說是理勝時代；實在是前者偏重在形式和情感，後者偏重在實質和理智的原故。當宋之初，還和五代相彷彿，到中期便不同，詩文都很蓬勃，一方再發生理性之學；直到南宋到宋末，詞學大興，而劇曲也發生了。至於小說，還沒有正式成立，和文曲還相混的。

文學特點 宋之文學，第一是詞曲，第二是詩文，第三是理性文學。這三種都是宋代文學的特點，不差！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是並傳不朽的。

二 作品選粹

1. 雨霖鈴——柳永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悵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咽。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沈沈楚天闊。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

便總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說明】柳永，字耑卿，崇安人。爲人多情，詞曲爲宋人之冠。妓女倡婦，都能讀他的作品。兩霖鈴一曲，最是有名。

2.

念奴嬌——蘇軾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蘇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蘇軾 像

【說明】蘇軾，號東坡，字子瞻，眉山人。和他的父親弟

弟三個人合稱三蘇，他們的學問，和二程不同，所以有

洛蜀之爭。其實洛是哲學，蜀是文學，不能相提並論的。東坡有三個兒子，都能文學。

3.

賀新郎——辛棄疾



蘇

綠樹聽啼鳩，更那堪杜鵑聲住，鷓鴣聲切；啼到春歸無啼處，苦恨芳菲都歇。稱未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輦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

將軍百戰聲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心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伴我，醉明月。

【說明】辛棄疾，字幼安，歷城人，號稼軒。稼軒詞和前人不同，於婀娜之中，寓強健之氣，自成一派的。

4. 暗香——姜夔

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喚起玉人，不管清寒與攀摘。何遜而今漸老，都忘卻春風詞筆。但怪得竹外疎花，香冷入瑤席。

江國，正寂寂，歎寄與路遙，夜雪初積。翠樽易泣，紅萼無言耿相憶。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又片片吹盡也，幾時見得？

【說明】姜夔，字堯章，鄞陽人。蕭東夫因為愛他的詞，便拿哥哥的女兒給他做妻子。後來搬到吳興，和白石洞天爲隣，自號白石道人。他的作品，比辛還要清妙，和吳文英相近。

5. 醉翁亭記——歐陽修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窮，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僂僂提攜，往來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誼誨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頽乎其間者，

歐陽修像



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說明】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自號六一居士，是極力復古的人。散文詩歌詞曲，都能做，和韓愈後先輝映。但是他文學天才實在比韓愈高。有人批評韓文像靜女，歐文像名姝；歐文像德驥，柳文像天馬。所說「德」「靜」是學問的工夫；「名」「天」是天生的個性呀。一韓、一柳、一歐、一曾、一曾鞏——一王——王安石——三蘇，合稱唐宋八大家。這一篇醉翁亭，是他特別的創調。

6. 明妃曲——歐陽修

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無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已成拙，女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洒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東風當自嗟。

【說明】永叔的詩，他自己最喜歡的，爲廬山高和明妃曲。他自己說：「廬山高今人不能做，惟李太白能够；明妃曲後半篇，李太白不能做，杜子美能做；至於前半篇，那麼杜子美也不能做，只有我能做了！」

7. 辨姦論——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足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伎不求，與物浮沈，使晉無惠帝，雖衍千百，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欺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夷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說明】

蘇洵，字明允，便是東坡的父親。他們父子三人，初到京師，一般縉紳大夫，都贊成他們；惟有王安石反對，說他們的作品是

戰國之文體了。明允也恨安石，說他不近人情，因此便做一篇辨姦論，暗暗的罵他。正可爲他們父子三人論說文的代表作品。

8. 讀孟嘗君傳——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烏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尙取鷄鳴狗盜之力哉？鷄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說明】王安石，字介甫，是歐陽修的學生。實在長於政治經濟，不

必拿文學推崇他。

王安石像



9. 前赤壁賦——蘇軾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

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臨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

憑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余懷，望美人兮天一方！』

客有吹洞簫者，依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

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軸轡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傲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托遺響於悲風。』

蘇子曰：『客亦知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寓之而成色，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10.

月夜與客飲杏花下

蘇軾

杏花飛簾散餘春，明月入戶尋幽人。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花間置酒青香發，爭挽長條落香雪。山城薄酒不堪飲，勸君且吸杯中月。洞簫聲斷月明中，惟憂月落酒杯空。明朝捲地春風惡，但見落葉棲殘紅。

11. 春江晚景——蘇軾

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蒹葭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

12. 岳武穆遺札——岳飛

軍務倥傯，未遑修候。恭維台履康吉！伏冀爲國自珍！近得敵報，知逆豫既廢，虜倉卒未能鎮備，河洛之民，紛紛擾攘，若乘此興弔伐之師，則克復中原，指日可期，真千載一機也。乃廟議迄無定術，遲數月，事勢將不可知矣！竊維閣下素切不共之憤，熟籌恢復之才，乞於上前，力贊諭旨；則他日廓清華夏，當推首庸矣！輕瀆清嚴，不勝惶汗！飛再頓首。

岳飛像



13. 滿江紅——岳飛

怒髮衝冠，憑闌處，瀟瀟雨歇。擡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憾，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說明】岳飛，是軍事家，很忠心於宋室的。他的作品，也自成一體，這信也不知寫給誰的。

14. 過沈園作——陸游

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無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見驚鴻照影來。

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飛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踪一泫然。

【說明】陸游，字務觀，山陰人。他長於詩，和白居易相近。他的前妻，是

白的表妹，後來被他母親出掉，他們非常悲傷。有一次，在沈園相見，精

陸游像



神大受刺激，此後每過沈園，必泣然流淚。

15. 正氣歌——文天祥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勵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



文天祥像

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

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闐鬼火，春院闐天黑。牛驥同一皂，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謬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宿昔。

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說明】文天祥，字宋瑞，號文山，宋之名臣。元兵滅宋，天祥募兵接戰，打了幾十次，兵敗被執，入獄，不肯屈。在獄中做這「正氣歌」。受刑死後，發見他衣帶上有個鉞兒，叫做「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仁至，所以義盡。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可以見他的志操了。

16. 朱子語錄——朱熹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國策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

歐公文章及三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會使差異的字，換卻那尋常的字。

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會盡，東坡雖是宏闊翻瀾，成大片滾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是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學一滾做將去。

文字自有穩當的字，只是始者思之不精。又曰：文字，自有一個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貼這天生成腔子，今世士大夫，好作文字，論古今利害，比並此說曰：不必如此，只要明義理；義理明，則利害自明。古今天下，只是此理。所以今人做事，多暗與古人合者，只爲理一故也。

人做文字不著，只是說不著，說不到，說自家意思不盡。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

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既不得正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

【說明】朱熹，字元晦，主「躬行實踐」之學，用「居敬」做學行的

基礎，和程子周子一樣，都以研究道學，發揚儒道為務。他們的文學作品，却不能稱上乘，因為理智作用太甚，不過文字却很淺顯的，差不多和白話文相近。底下是節錄他語錄的話。

17. 失題——朱熹

少年學易志難成，一寸光陰不可輕。未覺池塘春草夢，階前梧葉已秋聲。

【參考書】宋文鑑 詞選 唐宋詞醇 絕妙好詞 花間集 朱子語錄 三朝詞綜 涑水紀聞 詞學全書 唐宋八大

家全集

一〇 從遼到元末的文學

一〇 從遼到元末的文學

朱熹像



一 文學概況

時代精神 宋代建國，遼便興起，這時和漢人不十分接觸，也沒有什麼文學表見。等到南宋時候，金滅遼而代之，有半個中國，北方漢人，多變做金人；雙方同化機會，比遼代多，一切政治，每取法於宋；而且臣子每每用漢人，因此文學進步，詩詞很好，其中以元好問爲第一。再到後來，元滅金，滅宋，統一中國，和漢族同化，於是一切文化，都漢蒙合璧，成爲元文學之特色。

文學狀況 金詩絕佳，元承其後，所以詩也很好。最要注意的，元滅金，宋南北混合，華胡同化，雙方接觸，不期然而然的，便要發生一種化合文學。從詩歌變爲樂府，從樂府變爲詞曲，從詞曲變爲劇曲，這是一種變化。從詩歌變爲銘頌，從銘頌變爲散文，從散文變爲筆記，從筆記變爲小說，這又是一種變化。所以劇曲小說，是元代文學的特點。

文學特點 元末用雜劇取士，所以劇曲格外風行，一時風起雲湧，人才輩出。在元初的叫北曲，後來因爲北曲不合南方人心理，便發生南曲。大抵南曲比北曲平直一些，柔遠一些，和緩一些，詳細的分別，是要另外研究的。當時和劇曲並興的，便是小說。小說從周秦便有，不過規模較小，到元代才正式成立。所以這劇曲小說二項，是元代文學的特點。從前人鄙棄他，看不起他，實在是不對的。劇曲小說，是文學的最高型式，也可以說是文學正宗，比之屈騷陶詩馬史莊子，真是並駕齊驅，千萬不能忽略的。

二 作品選粹

市立圖書館

1. 三十年前好用工——吳澄

三十年前好用工！男兒何者爲英雄？世間有事皆當做，天下無堅不可攻；萬里行方由足下，一毫非莫入胸中。拳拳相勉無他意，三十年前好用工！

三十年前好用工！日間莫只恁從容；養成驕習皆因懶，差過光陰只爲慵。人不修爲何異獸？蛇能變化卽成龍。拳拳相勉無他意，三十年前好用工！

三十年前好用工！爲師不過發其蒙；十分底蘊從他說，百倍工夫自己充；舊學要加新學養，今朝不與昨朝同。拳拳相勉無他意，三十年前好用工！

三十年前好用工！過時力學強求通。從頭莫枉青春日，卅角俄成白髮翁。旣冠當除嬰孺態，居今貴有古人風。拳拳相勉無他意，三十年前好用工！

【說明】吳澄，字幼清，崇仁人。學問很好，學生有幾千。他到老死，還是住一間草屋，自稱草廬先生。

2. 西樓曲——元好問

游絲落，絮春漫，西樓曉晴花作團。樓中少婦弄瑤瑟，一曲未終坐長嘆。去年與郎西入關，春風浩蕩隨金鞍；今年疋馬妾東還，零落芙蓉秋水寒。并刀不剪東流水，湘竹年年露痕紫。只合雙飛便雙死，重城車馬紅塵起。乾鵲無端爲誰喜？鏡中獨語人不知，欲插花枝淚如洗。

【說明】元好問，字裕之，太原人。本是金時人，生活到元代，所以也有人稱他是元人。著作很多，中州集、金詩是有名的。他自己的作品有元遺山文集。

3. 紀舊遊——趙孟頫

二月江南鶯亂飛，雜花開樹柳依依，落紅無數迷歌扇，嫩綠多情妒舞衣。金鴨焚香川上暝，畫樓搗鼓月中歸。如今寂寞東風裏，把酒無言對夕暉。

【說明】趙孟頫，字子昂，湖州人。本來是宋人，後來做元代的官，他不單文學好，字畫也很有名的。

4. 自贊畫像——虞集

邈乎千載之下，而謂古今一時也；眇乎五尺之軀，而謂天地一體也。廓乎不自知其所知也；欲乎未能至

其所至也。俛乎若憂，非有傷乎其內也；泊乎若休，無所待乎其外也。服今人之服，食今人之食，同乎今之人，聊以順乎際也。讀古人之書，頌古人之詩，思夫古之人，不知老之至也。

【說明】虞集，字伯生，號道園，是吳澄的弟子。却不像吳澄有道學氣，和楊載范梈揭傒斯共稱四傑，也是元代文學的代表。——除掉劇曲小說——這是他贊自己的像的像贊。

5. 治小圃記——馬祖常

余環堵中，治方一畝地，縱橫爲小溪者二十一塍。崑崙奴頗善汲，晝日緝水十餘石，井新浚，土厚泉美，灌注四通。春陽土脈亦債起，古所謂「滋液滲漉，何生不育」者，信矣哉！雜蘿菔、蔓菁、葱、薤諸種，布分其間，柵以楷薪，限狗馬越入蹂躪。

圃在前時，爲故主馬廐，土有糞，合水之膏澤，併積之後，菜熟筆羹。以侑廩米之饋餽。吾於世資，蓋寡取也，如是可日計矣。

學子汪瑄曰：「鑄鐵作齒，綴於橫木，使土平細，尤宜菜。」余謂不然，土之力完，則繁殖；若力盡則亦不殖矣，因爲治小圃記。

【說明】馬祖常，字伯庸，光州人。能文章，著石田集，文字倒和柳宗元相近的。

6. 武松打虎水滸——施耐菴

武松提了哨棒，大著步自過景陽岡來。約行了四五里路，來到岡子下，見一大樹，刮去皮一片，上寫兩行字。武松亦頗識幾字，抬頭看時，上面寫道：『近因景陽岡大蟲傷人，但有過往客商，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夥成隊過岡，請勿自誤！』武松看了笑道：『這是酒家詭詐，驚嚇那等客人，便去那廝家裏宿歇。我卻怕什麼鳥？』橫拖著哨棒，便上岡子來。

那時已有申牌時分，這輪紅日，厭厭地相榜下山，武松乘着酒興，只管走上岡子來。走不到半里多路，見一個敗落的山神廟，行到廟前，見這廟門上貼着一張印信榜文。武松住了腳讀時，上面寫道：『陽穀縣示：『爲景陽岡上新有一隻大蟲，傷害人命，見今杖限各鄉里正并獵戶人等，行捕未獲。如有過往客商，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伴過岡，其餘時分，及單身客人，不許過岡，恐被傷害性命，各宜知悉！政和年月日。』』

武松讀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欲待轉身，再回酒店裏來。尋思道：『我回去時，須吃他恥笑，不是好漢！』難以轉去，存想了一回，說道：『怕什麼鳥？且只管上去，看怎地！』武松正走，看看酒湧上來，硬把甌笠兒掀在脊梁上，將哨棒縮在肋下，一步步上那岡子來。回頭看這日色，漸漸地墜下去了。此時正是十月間，天氣容易得晚。武松自言自語道：『那裏什麼大蟲？人自怕了，不敢上山。』

武松走了一程，酒力發作，焦熱起來，一隻手提着哨棒，一隻手把胸膛前袒開，踉踉跄跄，直奔過亂樹林來。見一塊光撻撻大青石，把那哨棒倚在一邊，放翻身體，卻待要睡。只見發起一陣狂風，那一陣風過了，

只聽得亂樹背後，「撲」地一聲響，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來。武松見了，叫聲「啊呀！」從青石上翻將下來，便拿那條哨棒在手裏，閃在青石邊。那大蟲又饑又渴，把兩隻爪在地下略按一按，和身往上一撲，從半空裏攛將下來。武松被那一驚，酒都做冷汗出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見大蟲一撲來，只一閃，閃在大蟲背後，那大蟲背後看人最難，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膀一掀，掀將起來。武松只一閃，閃在一邊。大蟲見掀他不著，吼一聲，卻如半天裏起個霹靂，振得那山岡也動，把這鐵棒也似虎尾倒豎起來；只一剪，武松卻又閃在一邊。原來那大蟲拿人，只是一撲、一掀、一剪。三般捉不着時，氣性先自沒了一半。那大蟲又剪不着，再吼了一聲，一兜兜將回來。武松見那大蟲，便翻身回來，雙手輪起哨棒，盡平生氣力，只一棒，從半空劈將下來，只聽得一聲響，簌簌地將那樹連枝帶葉劈臉打將下來；定睛看時，一棒劈不着大蟲，原來打急了，正打在枯樹上；把那條哨棒打做兩段，只拿得一半在手。那大蟲咆哮起來，翻身又只一撲，撲將來，武松又只一跳，卻退了十步遠，那大蟲卻好把兩隻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將半段棒丟在一邊，兩隻手就勢把大蟲頂花皮脰踏地揪住，按將下來。那大蟲急要掙扎，被武松儘氣力捺定，那裏肯放半點兒鬆。武松把隻腳望大蟲面門上眼睛裏，只顧亂踢，那大蟲又咆哮起來，把身底下爬起兩堆黃泥，做了一個土坑。武松把那大蟲嘴直按下黃泥坑裏去，那大蟲吃武松奈何沒得了氣力，武松把左手緊緊地揪住頂花皮，偷出右手來，提起鐵鏈般大拳頭，儘平生之力，只顧打打到五七十拳，那大蟲眼裏、口裏、鼻子裏、耳朵裏，都迸出鮮血來，更動彈不得。只剩口裏，兀自氣喘。武松放了手，來松樹邊，尋那

打折的哨棒，拿在手裏，只怕大蟲不死，又打了一回。眼見氣都沒了，方才丟了棒……

【說明】水滸是元代小說之冠，其中描寫各盜的個性，個個不同，文字也極好。施耐庵的履歷，惜不可考，並且有人說是羅貫中做的。底下一段，是節錄出來的。相傳施耐庵做水滸，先畫許多人在壁上，男女老少不一，惟妙惟肖，然後着筆做書。所以書中一百〇八人，各有各的個性，活龍活現，正是極偉大的文學。全書宗旨，就是「赤日炎炎似火燒，田中禾黍十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二十八字，是感於勞逸不均而作的。

7.

孫行者三調芭蕉扇 西遊記 —— 失名

卻說三藏與沙僧，立一會，坐一會，盼望行者，許久不回，何等憂慮。忽見祥雲滿空，瑞光滿地，飄飄搖搖，各衆神行將近。這長老害怕道：「悟靜那壁廂是誰神兵來也？」沙僧認得道：「師父啊！那是四大金剛金頭揭諦，六甲六丁護教伽藍，與過往衆神牽牛的是哪吒三太子，拿鏡的是托塔李天王。大師兄執着芭蕉扇，二師兄並土地隨後，其餘的都是護衛神兵。」

三藏聽說，換了毘盧帽，穿了袈裟，與悟靜拜迎衆聖，稱謝曰：「我弟子有何德能，敢勞列位尊聖臨凡也？」

四大金剛曰：「聖僧喜了！十分功行將完，吾等奉佛旨，差來助汝。汝當竭力修持，勿得須臾怠惰。」三藏叩齒叩頭，受身受命。孫大聖執着扇子，行近山邊，儘氣力揮了一扇；那火燄山平平息燄，寂寂除光；又搨一扇，只聞得習習瀟瀟，清風微動；第三扇，滿天雲漠漠，細雨落霏霏，有詩作證。

『火燄山遙八百程，火光大地有聲名，火煎五漏丹難熟，火燎三關道不清，時借芭蕉施雨露，幸蒙天將助神功。牽牛歸佛休顛劣，水火相連性自平。』

此時三藏解燥助煩，清心了意，四衆皈依，謝了金剛，各轉寶山。六丁六甲，升空保護，過往神祇四散。天王太子牽牛，徑歸佛地回繳。止有本山土地押着羅刹女，在旁伺候。行者道：『那羅刹你不走路，還立在此等甚？』羅刹跪道：『萬望大聖垂慈，將扇子還了我罷！』八戒喝道：『潑賤人不知高低，饒了你的性命就殺了，還要討什麼扇子？』我們拿過山去，不會賣錢買點心吃？費了許多精神氣力，又肯與你雨濛濛的，還不去哩？』羅刹再拜道：『大聖原說搨息了火還我，我等也修成人道，只是未歸正果，只今真身現象歸西，我再不敢妄作，願賜本扇。從立自新，修身養命去也。』土地道：『趁此女深知息火之法，斷絕火根，還他扇子。小人居此，苟安拯救這方生民，求些血食，誠爲恩便。』行者道：『我當時問着鄉人說：『這山搨息火，只收得一年五穀，便又發火，如何始得除根？』』羅刹道：『要是斷絕火根，只要連搨四十九扇，永遠不再發了。』

行者聞言，執扇子使着筋力，望山頭連搨四十九扇。那山上大雨沖沖，果然是寶貝。有火處下雨，無火處天晴。他師徒們立在這無火處，不遭雨溼。坐了一夜，次早才收拾馬匹行李，把扇子還了羅刹，又道：『老孫若不與你，恐人說我言而無信，你將扇子回山，再休生事！看你得了人身，饒你去罷！』』羅刹接了扇子，念個咒語，捏做個杏葉兒，噙在口裏，拜謝了衆聖，隱姓修行，後來也得正果，經藏中萬

古流名。羅利土地俱感謝聖恩，隨後相送，行者八戒沙僧三藏前進，身體清涼，誠所謂：

「坎離既濟真元合，水火均平大道成。」

【說明】西遊記不知誰作，是中國舊小說裏面最精密的一部，也是世界上神怪小說第一部。用玄奘取經做中心，無中生有，做成一部理想的神怪小說。作者的想像力，真令人拜倒！上面是節錄第六十一回裏的一段。

8.

驚夢 西廂——王實甫

張生引琴童上云：『離了蒲東，早三十里也。兀的前面是草橋店，宿一宵，明日行。』

『這馬百般的不肯走啊！』

【新水令】張生唱：望蒲東，蕭寺暮雲遮；慘離情，半林黃葉。

馬遲人意懶，風急雁行斜。愁恨重疊，破題兒第一夜。

【步步嬌】昨宵個翠被香濃薰蘭麝，欹枕把身軀兒起，臉兒廝搵著，仔細端詳，可憎得別雲鬢玉梳斜，恰似半吐的初生月。

『早至也！店小二哥，那里店？』小二云：『官人！俺這里有名的草橋店，官人頭房裏下者。』

張生云：『琴童撒和了馬者，點上燈來，我諸般不要吃，只要睡些兒。』琴童云：『小人辛苦，待歇息也。』就在床前打鋪；琴童先睡着科。張生云：『今夜甚睡魔到得我眼裏來！』

【落梅花】旅館歌單枕，亂蟲鳴四野。助人愁，紙窗風裂；乍孤眠，被兒薄又怯；冷清清，幾時溫熱？

張生睡科，反覆睡不着科，又睡科，睡熟科，入夢科。自問科云：『這是小姐的聲音呀！我如今卻在那里？待我立起身來聽咱！』

內唱。張生聽科。

【喬木查】走荒郊曠野，把不住心嬌怯。喘吁吁難將兩氣按，疾忙趕上著。

張生云：『這明明是吾小姐的聲音，他待趕上誰來？待小生再聽咱。』

他打草驚蛇，攪箚，把俺心腸捨。因此不避路途賒，瞞過夫人，穩住侍妾。見他臨上馬，痛傷嗟，哭得我似癡呆，不是心邪。自離別已後，到初日西斜，愁得陡峻，瘦得陣嘯。半個日頭，早掩過翠裙三四褶，我曾經這般磨滅。

張生說：『然也！我的小姐，只是你如今在那裏呀？』又聽科。

【錦上花】有限姻緣，方才寧貼；無奈功名，使人離缺。害不倒愁懷，恰才較些；掉不下思量，如今又也。

張生云：『小姐的心，分明就是我的心，好不傷感呵！』再聽科。

【後】清霜淨碧波，白露下黃葉；下下高高，道路坳折。四野風來，左右亂捩。俺這里奔馳，你何處困歇？

張生云：『小姐我在這裏也！你進來波！』

忽醒云：『哎呀！這裏卻是那里？』看科。『呸！原來卻是草橋店。』喚琴童，童熟睡，不應科，仍復睡科。睡

不着，反覆科，再看科，想科。

【清江引】張生唱：呆打孩店房裏，沒話說，悶對如年夜。

『竟不知此時是甚時候了？』

是暮雨催寒蛩，是曉風催殘月，真個今宵酒醒何處也？

睡着科，重入夢科。

鶯鶯上敲門云：『開門！開門！』張生云：『誰敲門哩？是一個女子聲音作怪也。我不要開門呵！』

【慶宣和】是人呵，疾忙快分說；是鬼呵，速滅！

鶯鶯云：『是我！快開門咱！』張生開門科，攜鶯鶯入科。



鶯 鶯 像

聽說將香羅袖兒拽，元來是小姐！小姐！

鶯鶯云：『我想你去了呵，我怎得過日子？特來和

你同去波！』張生云：『難得小姐的心腸也！』

【喬牌兒】你爲人真爲微，將衣袂不藉，繡鞋兒被泥

水露沾惹，腳心兒管踏破也。

【甜水令】你當初廢寢忘餐，香消玉減；比花開花謝，
猶自較爭些。又便枕冷衾寒，鳳只鸞孤，月圓雲遮，尋

思怎不傷嗟？

【折桂令】想人生最苦是離別，你憐我千里關山，獨自跋涉。似這般挂肚牽腸，倒不如義斷恩絕。這一番花殘月缺，怕便是瓶墜簪折。你不戀豪傑，不羨驕奢；只要生則同衾，死則同穴。

卒子上云，張生驚科。卒子云：「方才見一女子渡河，不知那裏去了？打起火把者，走入這店裏去了。將出來！將出來！」張生云：「卻怎生了也？小姐！你靠後些！我自與他說話。」鶯鶯下。

【水仙子】你硬圍著普救下鍬鏹，強當住我咽喉仗劍鉞，賊心賊腦天生劣。

卒云：「他是誰家女子？你敢藏着！」

休言語，靠後些。杜將軍，你知道是英傑，覬覦著你化爲醯醬，指教你變做醬血，騎著匹白馬來也。

卒子怕科，卒子下。

張生抱琴童云：「小姐！你受驚也。」童云：「官人怎麼？」張生醒科，做意科。

「呀！原來是一場大夢！且將門兒推開者！」只見一天露氣，滿地霜華，曉星初上，殘月猶明。無端燕雀高枝上，一枕鴛鴦夢不成。

【雁兒落】綠依依牆高柳半邊，靜悄悄門掩清秋夜，疎刺刺林梢落葉風，慘離離雲際穿窗月。

【得勝令】顛嶽巍竹影走龍蛇，虛飄飄莊生夢蝶，絮叨叨促織兒無休歇，韻悠悠砧聲兒不斷絕。痛煞煞傷別，急煎煎好夢兒應難捨。冷清清咨嗟，嬌滴滴玉人兒何處也？

童云：『天明也。早行一程兒。』前面打火去。

【鴛鴦煞】柳絲長，咫尺情牽惹；水聲幽，彷彿人嗚咽，斜月殘燈，半明不滅，舊恨新愁，連綿鬱結。別恨離愁滿肺腑，難陶寫；除紙筆，代喉舌；千種相思對誰說？

【說明】西廂原本元稹的會真記，王實甫演爲劇曲，流傳至今，可稱爲劇曲第一種，是絕妙的戀情劇曲。實甫是大都人，事實也十分可攷。並且有人說後面的是關漢卿續的。底下是末一齣張生別了鶯鶯，在旅店做夢的情形。

【參考書】

西廂記

金詩絕佳

元曲通

小說的研究

西遊記

元文類

水滸

琵琶記

三國

太和正音譜

一一 從明初到明末的文學

一 文學概況

時代精神 元之末年，人心又漸漸柔靡；所以明代興起，人心又復旺盛，起復古的現象。當時仍行科舉制，用經術題，所以復古作用，力量更大。但是也有一部人和他反對的。

文學狀況 從上面所說，所以明文學有復古派有反對派。此外元曲流風未盡，還很昌行。東林黨禍發生，便引起講學之風，成明末一派氣節文學。最特別的，便算王陽明。王陽明是唯心哲學家，很有提倡文學的表示，也自成一派的。

文學特點

上面所說的復古文學、氣節文學、陽明文學三種，都可算明代文學之特點。此外詞曲和

反對復古文學，也還有注意的價值。

二 作品選粹

1. 梅花——高啓

瓊枝只合在瑤臺，誰向江南處處栽？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寒依疎影蕭蕭竹，春掩殘香漠漠苔。自去何郎無好詠，東風愁寂幾回開。

【說明】高啓，字季迪，長洲人。元末避亂在青邱，自號青邱子。才氣浩蕩，感情濃厚，年三十九，因文觸明太祖怒，被腰斬於市，和鶴基、張羽、徐賁並稱四傑的，而高是代表。

2. 白燕——袁凱

故國漂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庭院冷侵衣。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

【說明】袁凱，字景文，善做詩，戴烏巾，倒騎黑牛，遊九峯。有一次在楊維禎座上，楊維禎拿一首人家做的白燕詩給他看，他笑了一笑，另做一首給楊看，楊大贊成。人家便稱他叫做袁白燕。

3. 一世歌——唐寅

一一 從明初到明末的文學

人生七十古來稀！前除幼年後除老，中間光景不多時，又有炎霜與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過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且高歌，急須滿把金樽倒。世上錢多賺不盡，朝裏官多做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落得自家頭白早。春夏秋冬撚指間，鐘送黃昏雞報曉：請君細點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荒草，草裏高低多少墳，一年一半無人掃。

【說明】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吳縣人，善畫，文學也很好。而且清淺通俗，富於滑稽的情感；吳中四子，他名氣獨大。

4. 先妣事狀——歸有光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尚，姪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他子乳加健。然數顰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姪不數矣。』孺人飲之盡，暗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

孺人諱桂林，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貴雄，敦尚簡實，與人媿媿說村中語，見子弟姪

姓，無不極愛。儒人之吳家橋，則治木棉；入城，則緝糶；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三日，使人問遺。儒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爐火屑炭，使婢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閑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抱乳，手中紐輟不輟，戶內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至笞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



歸 有 光 像

留也。儒人中夜覺，促有光暗誦孝經，卽熟，無一字齟齬，乃喜。儒人卒，母何儒人亦尋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病，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儒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儒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儒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儒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說明】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後人稱震川先生。學術文章，很可以爲明之中葉的代表。門人也很多，著作有歸震川文集。

5. 報劉一丈書——宗臣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卽亦幸甚矣！何至更辱餽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

書中情意甚殷，卽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稱位」語不才，則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至於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爲甚！且今之所謂孚者何哉？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故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卽門者持刺入，而主人又不卽出見，立廡中僕馬之間，惡氣襲衣袖，卽饑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卽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雞鳴，卽起盥沐，走馬抵門，門者怒曰：「爲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恥之，強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久之。又立向所立廡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上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然後命吏納之。則又再拜，又固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無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卽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卽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與人曰：「某也賢！某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長老謂僕能之乎？

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卽經年不往也。問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褊衷，以此長不見悅於長吏，僕則愈益不欲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而已！」長者聞之，得毋厭其爲迂乎？

【說明】宗臣，字子相，興化人。這是寫給劉一丈的一封信，看了便是知道明末諂諛之風，已盛行了。

6. 賣柑者言——劉基

杭有賣柑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剖其中，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街外以惑愚瞽乎？甚矣哉！爲欺也！』

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聞有言；而獨不足於子乎？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臯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



劉基像

法斲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

予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憤世嫉邪者耶？而託於柑以諷耶？

【說明】劉基，字伯溫，青田人。博學多能，文學也好，死了封誠意伯。是明初文學代表。

7.

答茅坤書——唐順之

熟觀鹿門之文，及鹿門論文之書，門庭路徑，與鄙意殊有意合。雖中間小小異同，異日當自融釋，不待喋喋也。至於鹿門所疑於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則有說，鹿門所見於我者，殆故吾也，而未嘗見夫槁形灰心之吾乎？吾豈欺鹿門者哉？其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謂一切抹煞，以文字絕不足爲也。蓋謂學者先務，有源委本末之別耳！文莫獨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論，只就文章家論之，雖有繩墨布置，奇正轉摺，自有專門師法；至於中間一段精神命脈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隻眼者，不足以與比。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爲文章，但直據胸臆，如寫家書，雖或疎鹵，然絕無烟火酸醜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章，其一人，猶塵中人也，雖其顯顯學爲文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翻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話，索其所謂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爲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卽如以詩爲喻，陶彭澤未嘗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病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苦卻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只見其細縛齷齪滿卷累牘，竟不曾道出一兩句好詩；何則？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況非其本色者哉？且夫兩漢而下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謂繩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

如老莊家有老莊本色，縱橫家有縱橫家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爲術也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勦儒家之說，縱橫家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爲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於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托於儒家，然非其涵養蓄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勦設，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漢而上，雖其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絕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爲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然則吾之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也！鹿門其可以信我矣……

【說明】唐茅二人，都是提倡古文的。清代所流行的古文觀止，便是茅所定的。他兩人很有名，這是一封論文的信。

8. 瘞旅文——王守仁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姓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間詢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旁兩人哭之哀。』余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哭。』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屍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

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舂錘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余曰：『噫！吾與爾猶彼也！』二童聞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鷄飯三盂，嗟呼涕洟而告之曰：

『嗚呼！傷哉！醫何人？醫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爲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逾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爾妻子躬耕可有也；胡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胡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勝其憂者，夫衝冒霜露，扳援崖壁，行萬峯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然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耳，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旣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三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

王守仁像



『連峯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惟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遇兮，莫必余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

又歌以慰之曰：

『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余兮，吾與爾傲以嬉兮，參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唏噓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尙爾隨兮，道路之塚壘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餐風飲露無爾飢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棲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

【說明】王守仁，字陽明，餘姚人，是明代唯心哲學家，主張「良知」「良能」「知行合一」的。他因事貶官，謫居龍場，頗有傷感。有一次，碰到旅人客死的事，悲從中來，便作此文。

【參考書】藝苑卮言 金瓶梅 明文在 靈川文集 剪燈新話 陽明集 徐霞客遊記 宋元明詩 明文讀本 萬古愁 牡丹亭 廿一史彈詞

一二 從清初到清末的文學

一 文學概況

時代精神 滿族入關，統一中國，版圖很廣。時期很長，各種民族的同化很深，一切文學，合爲一爐，做

皇帝的，又出了幾個能文之人，表章儒術，開博學鴻詞科，收買文士，買服人心。再加上顧炎武方苞姚鼐的提倡，所以文學雖無特出之長，卻也彬彬稱盛，包羅萬有的。只是一層，皇帝固然外面提倡文學，可是很不自由，必定要合於皇帝的思想，假使有超出範圍的，他便要用強力壓制，但看他用八股取士，和三朝文字獄的事跡，便知他們的用意了。因此清代文學，沒有什麼特長的表現。

文學狀況 就清代全期說，是中國文學的總合期，什麼都有的。初期承明末理學餘風，所以經術文學也很好。到中期桐城一派，相繼續出，成爲桐城文學，號召一時，風行天下。不過這經術文學桐城文學，都是生硬詰屈的。弄到臨了，變到瑣屑不堪，文人專門注意字句之間，不能注意到文學的大體。所以晚清時候的文學，生氣奄奄，成爲死文學了。

文學特點 清代文學，本無特點，就其可注意之點說：有經術文，桐城文。此外詩詞歌曲小說，也頗有可觀。至於應試的八股文，實在不能算文學。

二 作品選粹

1.

獄中雜詩——錢謙益

良友冥冥恨夜臺，寡妻稚子尺書來。平生何限彈冠意，死後空餘掛劍哀。千載汗青終有日，十年碧血未成灰。白頭老淚西窗下，寂寞封題一雁回。

【說明】錢謙益，是明末遺臣，字受之，號牧齋。歸清後，便做清代的官，和吳梅村並稱。他倆都是詩人，能代表清初的詩學界。

2. 靈澤夫人祠和露筋祠——王士禛

霸氣江東久寂寥，永和宮殿草蕭蕭。都將家國無窮恨，分付潯陽上下潮。

翠羽明璫尚儼然，湖雲祠樹碧於烟。行人繫纜月初墮，門外野風開白蓮。

【說明】王士禛，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新城人，順治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能詩，和朱彝尊齊名，可以代表清代中葉詩壇的一派。他做詩主風韻，尚自然，曾經說過：「做詩像羚羊掛角，不着一字，盡得風流。」以此號召一般詩人。最有名的是四首秋柳詩；其實秋柳詩並不好，好的確有哩。

王 士 禛 像



3. 金縷曲——顧貞觀

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魍魅搏人應見慣，料輸他覆雨翻雲手。冰與雪，周旋久。

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够？比似紅顏多薄命，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寒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投。置此札，兄懷袖。

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齊名非忝竊，只看杜陵消瘦，曾不減夜郎僂僂。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淒涼否？千萬恨，爲君剖。

君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時冰霜催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翻行戍稿，把虛名料理傳身後。言不盡，觀頓首。

【說明】吳漢槎，名兆騫，吳江人，因罪謫貶甯古塔，顧貞觀便去向納蘭性德，請求說法。性德沒有答應，貞觀便做這兩曲詞，寄兆騫，却又被性德看見，泣然淚下，硬去代他贖罪歸還。顧貞觀，字華峯，號梁汾，無錫人，能文學。這首以詩代信，是一種創作。

4. 與阮光祿書——侯方域

僕竊聞君子處己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今執事之於僕，乃有不然者，願爲執事陳之！

執事，僕之父行也。神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相得甚歡；其後乃有欲終事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大人削官歸，僕時方小，每侍，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嗟惜者彌日。及僕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將戒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雖於我爲後進，我常心重之；汝至，當以爲師。又有老友方公孔昭，汝當持刺拜於床下。』語不及執事。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去，僅見方公。而其子以智，余

之夙交也，以此晨夕過從；執事與方公同爲父行，理當謁，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今執事乃責僕與方公厚，而與執事薄，噫！亦過矣！

忽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既得之，必喜，而爲僕貰酒，奏伎，招遊舫，攜山履，殷殷積旬不倦。僕初不解，既而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詬，顧更以道之君之友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瀚乎？』僕歛容謝之曰：『光祿身爲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之二君，必重爲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遊，又竊恐無益光祿。』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凡此皆僕平生稱量，自以爲未甚太過，而執事顧含怒不已，僕誠無所逃罪矣。

昨夕方寢，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僕曰：『左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阮光祿揚言於清議堂云：「子與有舊，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且恨之，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僕與左誠有舊，亦已奉熊尚書之教，馳書止之。其心事尚不可知。若其犯順，則賊也；僕誠應之於內，亦賊也；士君子稍知禮義，何至甘心作賊？萬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若昔日乾兒義孫之徒，計無復之，容出於此；而僕豈其人耶？何執事文織之深也？

竊怪執事常願下交天下士，而展轉蹉跎，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甚違其本念。倘一旦追念天下士所以相遠之故，未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必不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

執事之門。僕果見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亦必且隨屬其後，長揖謝過，豈爲晚乎？而奈何陰毒左計，一至於此？僕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獨惜執事伎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復得志，必至殺盡天下士以酬其宿所不快，則是使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僕且去，可以不言，然恐執事不察，終謂僕於長者傲，故敢述其區區，不宣。

【說明】侯方域，字朝宗，商邱人。少年肆志聲色歌伎，及壯悔之，發憤爲文，文才浩放，和魏禧並稱，可以代表清初散文的。

5. 與友人論學書——顧炎武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嘆夫百餘年以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語，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祧東魯而直接

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千駟一芥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

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之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與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伎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伎且求而可與言道者，亦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

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

【說明】顧炎武，字寧人，崑山人。是長於史學、政治、經濟、音學的，文學尤其餘事。著作很多，有顧亭林文集和黃梨州王而農，稱清初三先生。這封信是寫給他的學友的。

6. 病梅館記——龔士珍

江寧之龍蟠，蘇州之鄧尉，杭州之西谿，皆產梅。或曰：『梅以曲爲美，直則無姿；以欹爲美，正則無景；以疎爲美，密則無態』固也！此文人畫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詔大號，以繩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刪密、鋤正，以天梅病梅爲業，以求錢也。梅之欹、之疎、之曲，又非蠢蠢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爲也。有以文士畫士孤僻之隱，明告鬻梅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天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

予購三百瓮，皆病者，無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瓮，悉埋於地，解其縲縛，以五年爲期，必復之全之。予本非文士畫士，甘受詬罵，鬪病梅之館以貯之。烏乎！安得使余多暇日，又多閒田，以廣貯江寧杭州蘇州之病梅，窮余生之光陰以療梅也哉？

【說明】嬰自珍，號定菴，仁和人。他看一般文人畫士，都不能欣賞自然之美，去戕賊梅的本性，加上人工，反而成爲病態，所以做篇文字。

7. 登泰山記——姚鼐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日觀峯，在長城南十五里。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丁

未，與知府朱孝純子穎，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爲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繞泰安城下，酈道元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门；東谷者，古謂之天门谿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门云。道中迷雾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戊申晦，五鼓，與子穎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攜菹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縷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迴視日觀以西峯，或得日，或否，絳皜駁色，而皆若僂。

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圓，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迹；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桐人姚鼐記。

【說明】姚鼐，字姬傳，桐城人。文學一本震川，但却另成一家，所謂桐城古文就是。清末此派最盛，曾國藩便是直接心傳他的。

8. 觀巴黎油畫記——薛福成

光緒十六年春，余遊巴黎蠟人館，見所製悉仿生人，形體、態度、髮膚、顏色，長短、豐瘠，無不畢肖。自王公卿相，以至工藝雜流，凡有名者，往往留像於館，成立，或臥，或坐，或俯，或笑，或哭，或飲，或博，驟視之，無不驚爲

生人者。余亟嘆其技之奇！

譯者稱西人絕技，尤莫逾油畫。乃偕往油畫院，觀普法交戰圖。其院爲一大圓室，週懸巨幅，由屋頂放光入室。人在室中，極目四望，則見城堡岡巒，溪澗樹木，森然布列。兩軍人馬雜遝，馳者，伏者，奔者，追者，開槍者，燃炮者，舉大旗者，挽炮車者，絡繹相屬，每一巨彈墜地，則火光迸裂，煙焰迷漫，其被轟擊者，則斷壁危樓，或黔其廬，或赭其垣；而軍士之折臂斷足，血流殷地，偃仰僵仆者，令人目不忍視。仰視天，則明月斜掛，雲霞掩映；俯視地，則綠草如茵，川原無際。幾自疑身外卽戰場，而忘其在一室中者。迨以手捫之，始知其爲壁也，畫也，皆幻也。

余聞法人好勝，何以自繪敗狀，令人氣喪若此？譯者曰：『所以昭炯戒，激衆憤，圖報復也！』則其意深長矣！

【說明】薛福成，字庸齋，無錫人，講求經世之學。光緒間，出使歐西各國，文學很好。

9.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驚芳心

曹雪芹

那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寶玉攜了一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閣橋那邊桃花底下一塊石上坐着，展開會真記，從頭細看。正看到「落紅成陣」，只見一陣風過，樹上桃花吹下一大斗來，落得滿身滿書滿地，皆是花片。寶玉要抖將下來，恐怕腳步踐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來至池邊，抖在池內。那花瓣浮在水面，飄飄蕩蕩，竟流出沁芳閣去了。回來只見地下還有許多花瓣，寶玉正躊躇間，只聽背後有人說道：『你

在這裏做什麼？」寶玉一回頭，卻是林黛玉來了；肩上擔着花鋤，花鋤上掛着紗囊，手內拿着花帚。寶玉笑道：「好好！來把這花掃起來，擱在那水裏去罷，我才擱了好些在那裏呢。」黛玉道：「擱在水裏不好！你看這裏的水乾淨，這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什麼沒有？仍舊把花糟蹋了。那峭角上，我有一個「花塚」，如今把他掃了，裝在這絹袋裏，埋在那裏；日久隨土化了，豈不乾淨？」寶玉聽了，喜不自禁，笑道：「待我放下書，幫你收拾。」黛玉道：「什麼書？」寶玉見問，慌的藏之不迭，便說道：「不過是中庸大學！」黛玉道：「你在我跟前弄鬼！趁早兒給我瞧瞧，好多着你。」寶玉道：「妹妹！若論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別告訴別人，真正這是好文章。你若看了，連飯也不想吃呢！」一面說，一面遞了過去。黛玉把花具放下，接書來瞧，從頭看去，越看越愛，將十六齣俱已看完。但覺詞句驚人，餘香滿口，雖看完了，卻只管出神，心內還默默記誦。寶玉笑道：「妹妹！你說好不好？」林黛玉笑道：「果然有趣。」寶玉笑道：「我就是個「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貌」。」「林黛玉聽了，不覺連腮帶耳通紅，登時豎起兩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兩隻似睜非睜的眼，桃腮帶怒，杏面含暎，指着寶玉道：「你這該死的胡說！好好的把這淫詞艷曲弄了來，說這些混帳話來欺負我！我告訴舅舅舅母去！」說到「欺負」二字，就把眼圈兒紅了，轉身就走……

這裏林黛玉見寶玉去了，聽見衆姊妹也不在房中，自己悶悶的，正欲回房，剛走到梨香院牆角，只見牆內笛韻悠揚，歌聲婉轉，林黛玉知是那十二個女子演習戲文；雖未留心去聽，偶然兩句，吹到耳內，明

明白，一字不落道：「原來是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林黛玉聽了，倒也十分感慨纏綿，便止步側耳細聽。又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聽了這兩句，不覺點頭自嘆，心下自思，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戲，未必能領略其中的趣味。想畢，又復悔不該胡想，耽誤了聽曲子。再聽時，恰唱道：「只爲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黛玉聽了這兩句，不覺心動神搖，又聽道：「你在幽閨自憐……」等句，越發如醉如癡，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塊山石子上，細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個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見古人詩中，有「水流花謝兩無情」之句；再詞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之句；又兼方才所見西廂記中有「花落水流紅，閒愁萬種」之句，都一時想起來，湊在一處，仔細忖度，不覺心痛神馳，眼中落淚……

【說明】紅樓夢是曹雪芹做的，是中國第一部言情小說。他寫各人的個性，真是各有其妙。所以流傳至今，千古不會磨滅了。精細考證，可看本書。

10. 耳中人——蒲留仙

譚晉元，邑諸生，篤信引導之術，寒暑不輟，行之數月，若有所得。一日，方跌坐，聞耳中，小語如蠅曰：『可以見矣！』開目，卽不復聞，合眸定息，又聞如故。謂是丹將成，竊喜自是，每坐輒聞。因思俟其所言，當因以覘之。一日，又言，乃微應曰：『可以見矣！』俄覺耳中習習然，似有物出，微睨之，長三寸許，小人，貌猶惡，如夜

又，旋轉地上。心竊思之，始凝神以觀其變。忽有隣人假物，扣門而呼，小人聞之，意張皇，遶屋而道，如鼠失窟。譚覺神魂俱失，不復知小人何所之矣；遂得顛疾，號叫不休；醫藥半年，始漸愈。

【說明】蒲留仙做的聊齋誌，都是神怪的筆記，却是好文學，可惜是文言，所以不能如紅樓夢的通行。清代有三種好筆記，一種是西青，一種是諧鐸，一種便是聊齋。

【參考書】清文匯 飲水詞 清詩評註讀本 桃花扇 三朝詞選 紅樓夢 國朝名人小簡 兒女英雄傳 聊齋誌

儒林外史

一三 從清末到現代的文學

一 文學概況

時代精神 清廷自廢科舉與學堂之後，社會情狀，爲之一變。歐化東漸，中外交通，社會情狀又一變。革命軍興，民國肇立，社會情狀更一變。這三變，都是使社會人心，變做緊張的狀態，複雜的狀態。可以說從前是死的，現在是活的；從前是靜的，現在是動的；這種大變化，歷史上是不多見的。

文學狀況 社會情狀既然有這激烈變化，因之文學界也有一個急進的變化，從變法到現在，更可以分做二期。第一期是清之末代，那時薛福成、梁啟超、康有爲、林琴南……做第一期文學革命。到民國成立，五四前後，陳獨秀、蔡子民、胡適、康白情、郭沫若……做第二期文學革命。此時新文學已宣告成立；

到現在，各地都有文學研究機關，時時有文學作品出版，文壇上的旗幟，已很鮮明了。

文學特點 現代文學，統名新文學，把他的美點提出來，有左面許多特點：

(一) 對於一切舊文學作品，都能够用一種新目光新方法去研究，不用前人舊說。例如新出的陶淵明 屈原研究，紅樓夢攷證……

(二) 歐西文學，從林琴南介紹之後，現在譯本一天多一天，幾個有名文學家，幾件有名文學作品，都介紹過來了，例如：太戈爾集，獄中記，飛鳥集……

(三) 新文學興起之後，有文學天才的人，努力創作，出品很多。內中無價值的固不少，但好的也很多，例如：嘗試集，女神，星空，超人……

(四) 研究文學的機關和出版物，也很多很多，例如：文學研究會，文學社，創造社，小說月報，新詩……

(五) 中國從來不注意的兒童文學，此刻也同時產生。例如：兒童文學叢書，愛羅先珂童話集，兒童世界。

二 作品選粹

均詳現代文學類選，不另錄。

【參考書】

國語文類選

飲冰室文集

嘗試集

歐美名家小說集

女神

中國文學研究續 (小說月報)

蕙的風

兒童文學叢書

超人

天方夜談

小說研究

新文學概論

白話小說集

白話詩三百首

新詩作法

國語文學史